“书香文丛”总序

王先霈

这一套丛书为什么叫做“书香文丛”，书籍里面哪里有什么香气？

中国的书，从龟甲上、竹简上刻写的，到帛和绢和纸上写印的，外国的书，包括欧洲的羊皮纸书、埃及的纸莎草纸书——世界上已有的各种各样的书，虽然或多或少会带上一点制作原料所有的气味，但放置日久，其气味不免渐淡渐消；就是制成的当初，那气味也并不见得宜人、诱人，谈不上有多么的“香”。人们在话语或者在诗文中涉及“书香”，说的并不是做书的原料给人的嗅觉的感受，多半指的是书的内涵给人的心灵撒播的芬芳。仅就南宋来说，有林景熙的诗句：“风烟万里别离梦，草木一溪文字香。”他又写过：“旧篋题《诗》扇，疏帘读《易》香。”朱熹的诗说：“微月黄昏句里香”；“妙语空传醉墨香”。杨万里的诗句：“故有涪翁句子香”。张元干的诗句：“故国书题冷，新诗齿颊香。”陆游《晚兴》中的“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在胸中”，虽说不曾直接点出“香”字，但同他的“焙火微温书画香”一样，道出了书给人的精神陶醉。一个忘情地读书的人，从书中领略到某种新鲜的思绪、特别的体验，获得了某种微妙的感触，进入了某种悠远的意境，他便觉得吟诵起来嘴里是香的，抚摸起来手上是香的，嗅一嗅空气是香的。这些香气不会随着书籍印制岁月

的长久而消失，相反，它历久弥新；经过了时间的消磨，更加清纯、更加醇厚。

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都带着香气。书有各种各样的，书的气味也有多种。我们这套丛书选择的是经过时光淘洗，流传广远的，能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轮廓的一部分书籍。其中，有儒、道、释诸家的经典，有从古代神话到明清戏曲、笔记、民歌的若干文学作品，有谈诗论画的小品……入选书籍多数全文收录，以尽量不以删节损害其完整。一个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读了这些书，应该是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产生初步的直感印象。毛泽东主席曾经向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将军说，“不读《红楼梦》，算不得一个中国人，算不得一个完整的中国人，顶多能算半个中国人。”这可以看作是对所有未能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而有志于看书学习的人们的告诫、叮嘱和指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也是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一切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有必要看看这些书。德国的前总理，七个发达国家首脑定期会议的两位发起者之一（另外一位是已故法国总统德斯坦）H. 施密特，在“21 世纪的中国”国际讨论会上作的主题发言中，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认为，没有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书而企图对俄国人进忠言，不了解中国五千年文化背景而企图对中国人进行说教，都不但可笑，并且无益。在发言的末尾，他再强调，“想对我们自己，对年轻人，对各民族和各个国家说一下”：基督教徒必须努力理解儒教，对儒教表示出尊敬；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也应该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努力理解，应该充分尊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增强，世界上的中国学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不少外国人迫切要求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中国人自己倒可以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懵然无知或知之甚少吗！期望每个人都系统地深入地把握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选读有代表性的典籍，在

智慧的启悟、审美的愉悦中，提高修养，增进知识，对自己民族之魂、民族之根有更切近的体认——我们编撰“书香文丛”正是为着这一目标提供服务的。所以，本丛书并不是一套有严密结构的课本，而是十分注意把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的业余读物，它只期望引起和加强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起到举一反三的示例作用。

汉语里的“书香”主要不是指这本那本具体的书而言，那个“香”字主要不是用来形容书本身，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形容读书使人具备的优雅气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简洁地说明了读书与人的风度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自然而然的熏陶浸染过程。过去人常以出身“书香门第”为荣，书香门第的本意是读书形成风气、形成传统的家族；世代读书，文化的品级应该是高于他人的。清代梁章钜的《退庵随笔》说，“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同是清代的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从另外一个角度立论，告诉人们，“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即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们的这类话，都只是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全面。读书并不能保证使人高尚、俊逸；读书人，读书很多的人，而粗俗，而无耻，也非罕见。《儒林外史》就生动地描绘了一批可鄙可悲的儒生。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读书毕竟还是比不读书要好。读书，读好书，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读好书，毕竟能够使一个人的视野开阔，能够促进人独立的思考，能够提炼、升华人的情操。一个人，读书与不读书，爱好读书与讨厌读书，毕竟还是有雅俗之分、文野之分、深浅之分、高下之分。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读书风气盛衰，也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书声琅琅，是健康、蓬勃、兴旺的气象；打牌声、划拳声沸沸扬扬，是病态、萎缩、衰歇的征兆。文化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难的工程。我们不是只要培育一个或一批书香门第，而是要让960万平方公里处处书香飘溢。我们不仅要在GNP上赶上发达国家

(据施密特预测,我国 GNP 绝对值在 21 世纪初将超过日本,而人均值水平的提高则须更长得多的时间),也还应关心在图书的人均占有量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宏伟的目标的实现,要从一步一步踏实的工作做起。《书香文丛》能否被读者接受,能否为读者喜欢,能否对读者有益,我们等待实践的回答,准备着不断改进,把这件事情坚持做下去。希望在下一个世纪,我们不但继续在经济上翻番,而且在文化上进步,书香更浓更浓。

这套丛书的创意是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同志提出的,具体的设计以及组稿、统稿,则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谭邦和同志承担。现在,多数书稿已经完工,即将发排,他们命我写几句话放在前面,向读者介绍编撰的目的。我很高兴地写了如上的话,并预祝这套丛书取得成功。

1996 年 7 月 7 日

于武昌桂子山

前 言

——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文献

禅宗是中国佛教六大宗派[①] 之一，也是最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的产生和演化构成了古代中国文化吸收、选择、消化外来宗教文化——对禅宗而言就是印度佛教文化——最成功的范例，因而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东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学界蔚然兴起，禅宗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关于禅宗和禅学的各种书籍也倍得读书界青睐，但是关于禅宗的基本思想文献的介绍仍然甚为缺乏。为应一般读书界提高了的文化心理需求，我们特编著了此部禅宗文选，书题《一花五叶》。为什么美其名曰“一花五叶”呢？这个譬喻来历有自。它实寓涵着禅宗那扑朔迷离然而意味丰饶的历史原委。下面就让我们对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文献情况作一比较系统的、“括摘枢要”的绍述吧，这也将有助于读者诸君在进入正文阅读之前，对禅宗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整体性了解。

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 中国禅宗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日本佛学家忽滑谷快天在其名著《禅学思想史》[②] 中，从一思想演变史角度，将中国禅宗的发展分为五期：“准备时代”（从东汉桓帝至南朝梁武帝）；“纯禅时代”（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至“六祖”慧能去世）；“禅机时代”（从六祖慧能之后以至五代末）；“禅道烂熟时

---

① 中国佛教实际上分为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这里是用“中国佛教”的狭义，即中国佛教的主体“汉地佛教”。“六大宗派”除禅宗外，其他五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不包括早已消亡的三论宗、法相宗。

② 是著“中国部分”由朱谦之先生译成中文，书名《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5 月出版。

代”(他又将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北宋,后期在南宋);“禅道衰落时代”(大致指元、明、清三代)。考虑到禅宗毕竟是一个佛教宗派,为了更便于读者理解这一宗派的演进史,我们在参照忽滑谷快天这个历史分期框架的同时,对作为早期或前期中国禅宗的“纯禅时代”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切分,而对成熟期或鼎盛期的中国禅宗即“禅机时代”与“禅道烂熟时代”则作了归并处理。我国的禅宗历史分期如下:

(一)禅宗禅学背景期(即菩提达摩之前禅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二)禅宗创宗准备期(“达摩禅”时期)

(三)禅宗创宗期(“东山法门”时期)

(四)禅宗分化与发展期(“南能北秀”时期)

(五)禅宗成熟期或鼎盛期(“五家七宗”时期)

(六)禅宗嗣续与衰落期(元、明、清三代)

其中,(一)即相当于忽滑谷快天所说的“准备时代”。(二)、(三)、(四)可以认为是指早期或前期中国禅宗的发展。而(五)、(六)则指后世中国禅宗。并需先行说明的是,(四)中的“南能”即创立禅宗南宗的被称作“六祖”的唐代慧能(638—713),他实为后世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后世禅宗即指慧能所创南宗,因为在神秀(606—706)所创禅宗北宗(即所谓“北秀”)在唐末消亡后,“南宗”就成为整个中国禅宗的代名词,禅宗即指南宗。以下依次叙说。

禅宗禅学背景期。在所谓宗门禅(即作为佛教宗派的禅宗的禅法)存在之前,中国就已流行着各种印度禅学。佛教是约于西汉末明帝时(公元前一世纪末)从天竺(古印度)传入我国的,到了东汉、南北朝时已翻译了印度禅经多种,禅学成为当时佛教思想(佛学)中的重要流派。所以从时间先后而言,是先有禅学(禅修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后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在中国的创立。这段时期各种禅修思想或禅学观念(禅观)构成了中国禅宗在禅学

或佛学形成上的思想历史背景。禅宗之名就因“禅”字而来。

禅宗中的“禅”字，本为梵语禅那(Dhyāna)汉语音译的略称，又译作“禅定”，意译有“暝想”、“静虑”、“弃恶”、“思惟修”、“功德丛林”等。它包括修定和智慧两方面，原是古印度各原始宗教共同的修行方法即所谓“瑜珈”实践的一个阶段(“瑜珈”是梵语 Yoga 音译，精神集中之意)；它要求修行者经由禅定，将精神集中于一定的对象，以平息心灵的纷扰，取得心的安定，从而获得据说是“梵我合一”(宇宙与人冥合)的无上智慧。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也讲授修习禅定(习禅、禅修)，禅定成为后来所谓佛教“三学”(戒、定、慧)主要内容之一，佛教徒皆是由“定”发“慧”，即通过禅定启发智慧，而进入成佛的境界。但是中国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一种日益世俗化、生活化的宗教，一种所谓“觉悟的修行”，在某种意义上，禅宗之“禅”则变成了与“慧”(智慧)而不是与其原意“定”(禅定)是同义语，因为后来的禅宗主张“定慧等”，即定即慧，慧即定，定慧平等无二的。就其禅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国禅宗也并非与“原装的”印度禅(佛)学直接相关，而是与印度禅(佛)学的“中国化”发展有直接关联。例如为后世中国禅宗所极力倡言的“人人皆有佛性”、“顿悟成佛”、“不立文字”、“行住坐卧皆道场”等命题，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佛教学者那里就已经有了其观念的雏形。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胡适先生称为“革命和尚”的晋代高僧竺道生(355—434)了。道生和尚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地加以考校，对印度禅法表示了不满意。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在这几句充溢着中国固有的道家方法论智慧的“宣言”中，道生强调，我们中国人已经可以跳过佛教经论文字的拘滞、束缚，自己来创造了，因为一切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即

"得意",就应"忘象"、"忘言",所谓"入理则言息"。道生甚至敢于在尚无印度经典可据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地剖析经义。"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指不信佛法、罪大恶极者)皆具佛性"皆是他的创造,"革命的教义"。① 所以可以说,从晋代竺道生起,印度佛禅之学就开始依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风俗等而发生变通即"中国化",这就为中国禅宗的诞生在佛学思想上准备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忽滑谷快天称之为中国禅宗勃兴的"准备时代"。

禅宗创宗准备期。中国禅宗在宗派创立上的真正准备期,则一般是从菩提达摩开始算起的,他被后世禅门史家尊称为禅宗"东土六祖"之始,即所谓"东土初祖"。菩提达摩(摩一作磨,? —536)是南天竺(印度)僧人,约于南朝梁普通年中(520—526)渡海到达中国,在南海(今广东广州)登陆,应请先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因与梁武帝晤谈不契合,遂渡江至北魏。相传他在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号称"壁观婆罗门"。达摩下传弟子慧可(487—593),后人称之"东土二祖";慧可下传弟子僧璨(? —606),后称"东土三祖"。这三代祖师递相传授,据说已开始形成所谓"内以密付为印,外以衣钵为信,一代一人"的付衣传法制度。后世称中国禅宗为"祖师禅",当从这禅宗"前三祖"即所谓"达摩禅"时期就已始显端倪了。再者,从菩提达摩起,一般印度禅学也开始向所谓"宗门禅"演进。所以,"达摩禅"时期,被称作禅宗"创宗"的真正准备期。

达摩在北魏所传是以四卷本佛经《楞伽经》为依据的独特的佛教大乘禅法,后人称之为"达摩禅"。它是菩提达摩在中国开创的新禅法。菩提达摩标榜所谓的"藉教悟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将"教"与"宗"作了明确区分。所谓"教"是指佛教经典的教授(经教),佛学上"十二分教"之称即泛指全部佛教经典;在经教上,菩提达摩倡导只以四卷本的《楞伽经》方便授徒。所谓"宗"即"自宗通",亦即

① 此处可参见胡适《中国禅学的发展》,收入《胡适讲演》(姚鹏、范桥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所谓“远离文字”的自证自觉。“藉教悟宗”也就是说，借经典提供的种种教法以证得佛教真理（佛法），达到成佛的觉悟境界，强调经教只是手段，宗通才是目的。由此实已透露 出后世中国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消息。在标榜“藉教悟宗”，藉《楞伽经》传法的同时，达摩又提出了所谓“二入四行”作为“入道”的门径。亦来源于《楞伽经》。“二入”指理入、行入，“四行”即指行入的方法。“理入”意为悟入佛教真理，即“见道”，即所谓的“壁观”，要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舍伪（抛弃现实世界）、归真（追求超现实的真如世界）、无自（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他（否认他人以至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偏执之见。由此在禅定上，达摩仍然坚持了佛教传统的坐禅方法，“面壁而坐”，即是此意。这一点与后世中国禅宗（慧能南宗）反对执著，“坐禅”显然有所不同。“行入”则是强调悟了佛法还得在实际行事中融洽它，以消除种种恶业、积习达到解脱，有所谓“四行”——即报怨行（逢苦不忧）、随缘行（苦乐得失皆随缘）、无所求行（有求皆苦，无求乃乐）、称法行（依佛法而行，本性自清净）。在“四行”中，菩提达摩实际上是在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是主“苦行”的，这一点也为后来成立的中国禅宗所抛弃。所以从整体上看，达摩禅仍属印度禅范围，“中国化”程度尚很不够。但与当时流行的种种繁琐的印度禅法相比较，达摩禅将禅法理论（理入）和实践（行入）相结合，倡导只以四卷本《楞伽经》传宗，毕竟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简易禅法。

需指出的是，菩提达摩在中国传法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的最后岁月，由于史料记载甚少，因而关于他有许多充满神秘感的传说。而他之后的两代传人慧可、僧璨，佛教史籍中也难见其详，只知他们仍主以倡言“自性清净”的《楞伽经》传法，阐扬达摩禅。史载之少，而后代禅门史家追溯历史时又尊他们为禅宗前三代祖师，所以后世禅宗史籍就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大胆虚构，“杜撰”和“改编”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其中，“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指达摩由西

东来)这一为后世禅门弟子参学的重要“话头”就是他们的创造发明。另外,这三人“人世非远,碑记难闻”,当时就对他们很少记载,也表明其时佛教界对达摩禅法并不看重,更表明禅宗尚在“创宗”的酝酿之中。

禅宗创宗期——“东山法门”时期。到了“四祖”道信,“达摩禅”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道信传弘忍为“五祖”,形成了印度禅法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比较完善的“东山法门”,中国禅宗正式进入“创宗”期,时间已在初唐。道信(580—651),蕲州广济县(在今湖北武穴境内)人,俗姓司马,少年出家,后往舒州皖公山(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从三祖僧璨习禅。蒙受法要后,遂往南方游学。后应道俗所请,回湖北蕲州,并定居黄梅县西北双峰山(又名破头山),宣讲禅法凡三十余载,徒众五百余人,“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后世称之“东土四祖”。弘忍(602—675),俗姓周,蕲州黄梅县(即今湖北黄梅)人。据说他七岁就随道信出家,后成为道信法统继承人,为“五祖”。弘忍后定居双峰山以东的冯墓山(一作冯茂山),故又名“东山”,开演道信禅法,受其学者七百余人,二十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经道信、弘忍近半个世纪的惨谈经营,黄梅禅法名震天下,黄梅遂成为当时中国的禅学传播中心,史称“东山法门”。“东山法门”由弘忍所创,而涵括了道信、弘忍两人的禅法思想,弘忍禅法正是对道信禅法的弘扬光大,所以它又是两人禅门——所谓“黄梅门庭”——的统称。禅宗史上这段时期,称“东山法门”时期。

“东山法门”时期中国禅宗正式形成了从禅学到禅宗的“创宗”的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1)门庭施设上的更易。首先是四祖道信,他毅然抛弃了“前三祖”所奉行的所谓头陀行(即苦行),并改变了他们独来独往、来去不定、近乎云水的修行传统,定居下来,择地建寺,设道场(诵经修道的场所),讲学授徒,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僧团组织,这为他们所传禅法的昌隆及其向“禅宗”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外部社会条件。接着到了五祖弘忍,他又改变了以前禅宗

“一代一人”的秘密单传的付法形式，创立了“当理与法”(即领悟禅理就可付之于法，为教化一方的宗师)的“分头并宏”的新形式，为禅宗的弘大增加了内在的生命活力。当然必须提及，弘忍仍然坚持了非常郑重的秘密授法形式，他把作为禅门“印信”的衣钵传给慧能，立为“六祖”。慧能(638—713)是作为后世中国禅宗之“全权代表”的禅宗南宗的创立者，到了慧能，“付衣传法”制度才彻底废止。由于弘忍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的付衣传法制度，也为后来禅宗内部“南能北秀”的法统之争埋下“祸根”。这些都是后话。尽管如此，五祖弘忍毕竟倡导并践行“不问根机”的普遍传授了。弘忍之前的祖师 们总是反复审察学子的根器天性(根机)，决不轻易传授，而“一代一人”秘密单传的付衣传法方式，因无自我增殖能力，则无法在派系纷呈的中国佛教“舞台”上吸收更多的徒众。所以经由弘忍此“法门大启，根机不择”的“革命”，禅宗就获得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命力，“分头弘化”的局面开始形成，禅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2)宗门教理上的重大发展。首先是四祖道信，他扩大了“藉教悟宗”的范围，在传统的四卷《楞伽经》“印心”(印证佛心、禅理)的基础上，引入了《般若经》中的“一行三昧”(注：“一行”即一种行相，所谓“法界一相”，众生与佛平等无二；“三昧”梵文 Samādhi 音译，意译为“定”、“等念”，精神集中、思想专一之意，与“禅定”义同。“一行三昧”即不取形相、万物一如的专心成佛之意)，倡导守戒向禅定的合一，念佛向成佛的合一，达摩所传“行人”向“理人”的合一。虽然遵循的依然是达摩开创的“藉教悟宗”、“依教明禅”的道路，但毕竟他的“一行三昧”为后世中国禅宗(即“六祖”慧能所创“南宗”)“定慧等”的境界开启了通道。而到了五祖弘忍，“禅宗”的思想宗旨更为明确，他以“东山法门”独树一宗，自认独得如来“正法”，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的法统意识开始自觉，为后世禅宗“东土六祖”之说奠定了基础。在教理上，弘忍把传

统的达摩禅(一种印度禅)改造成所谓“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禅法,后世中国禅宗(南宗)的“教外别传”的禅法意向在这里首次明确显示出来。这标志着弘忍自觉不自觉地在进行着禅宗“中国化”的关键性转变,也可以侧面说明何以要将法衣传付给慧能立为“六祖”而不是传给神秀,因为正是慧能实现了中国禅宗宗门教理上“中国化”的转变。

当然道信、弘忍都没有放弃所谓的“藉教悟宗”,从整体上看“东山法门”时期的禅学,仍处于印度禅走向“中国化”(接受传统中国儒、道思想的浸染)而没有完全中国化即印度禅仍居主流的时代。无论是门庭设施还是宗门教理,“东山法门”都还处在兼融、折衷形态之中。这为弘忍之后“南能北秀”的分化,各各从禅门中分离独立出去埋下了“伏笔”。而这种包容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开放”形态,它似乎象征着“盛唐气象”的到来。“东山法门”时期,就我们一般认定佛教宗派创立的几个要素——佛(禅)学宗旨,僧团组织及其修行生活方式,法统序列,传播区域等——来看,无疑到了“五祖”弘忍,中国禅宗作为一大佛教宗派已正式形成①,弘忍可以称得上是(早期)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这也是目前国内外禅宗史研究界正在形成的“共识”。

禅宗分化与发展期。禅宗史上,继“东山法门”之后有所谓“南能北秀”之说。“南能北秀”本指五祖弘忍门下最有影响的两大弟子,即在南方广东弘法的慧能与在北方中原地区弘法的神秀。根据他们禅法的差异及宗教势力范围的不同,又分别称慧能禅宗为“南宗”,神秀则为“北宗”。“南能北秀”代表着早期或前期中国禅宗的分化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宗”、“北宗”禅宗的两位创立者在世时都遵循着五祖弘忍“分头并宏”精神,即只是分头弘化而并无所谓“法统”之争。南、北二宗由分头弘化向“相敌如楚汉”,展开“法

① 详可见杜继文、魏道儒所著《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1993年8月版)或洪修平所著《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

统”之争则是在这两位大师死后，由慧能弟子神会(684—758)“挑起”，而在南、北二宗两位创始人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之间展开的。就历史的客观事实看，固然对后世影响最大并成为后世中国禅宗的全部的无疑是慧能所创立的禅宗南宗，但是至少在中唐以前，在中国本土(中原)广大地区势力最大者却是神秀北宗。所以从对中国佛教文化影响力大小的时间先后看，则“南能北秀”当称“北秀南能”。可以这样说，北宗神秀乃是把早期中国禅宗发展到顶峰的领袖人物。为了历史的完整性，这里有必要对神秀及其北宗作一简单介绍。

神秀(606—706)，本是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俗姓李，少年出家，他在往湖北黄梅参谒五祖弘忍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义，说通训诂”所谓“内外兼修”的大学者(学僧)了。他五十岁左右才至黄梅冯墓山东山寺礼拜弘忍和尚，获器重，位至上座(首席弟子)。弘忍未死前，神秀已离开黄梅。但据说弘忍曾誉之为：“东山之法，尽在秀矣！”若结合我们前文对道信、弘忍“东山法门”的分析，倘弘忍曾口出此言，则是指神秀对“东山法门”中的“达摩(印度)禅”进行了深入的、更为纯粹的发明；忽滑谷快天所说“纯禅时代”即“纯粹达摩禅之实行时代”当正是指此而言。弘忍对神秀的称誉，似乎也侧面“证实”了在“东山法门”中印度禅仍占据着主流的位置；而“东山法门”中的“中国(中华)禅”则尚处在构成“质素”阶段，只有到了弘忍所立“六祖”慧能及其门下才完成中国禅宗之宗门禅的彻底的中国化。五祖弘忍灭度时，神秀正在荆州当阳玉泉寺。经过不满十年的弘化，神秀“北宗”门庭若市，成为当时中国禅法的主流，而慧能南宗则偏于南方一隅，“潜滋暗长”着它日后主宰天下的力量。大足元年(701)，神秀以九十六岁高龄奉旨进京，女皇武则天亲执弟子礼，恩隆无比，神秀遂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北宗禅遂成为“京派官禅”。神秀活了一百零一岁才去世。其嗣法弟子普寂、义福等亦

为当时朝野所重视。可见在此禅宗分化与发展的前期是神秀“北宗”禅的时代。其禅法特色就是坚持了纯粹印度化的所谓“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法门，与慧能南宗禅之中国化的主“顿悟”迥然异质。所以禅宗史上又有“南顿北渐”以及“顿、渐二教”之称。

禅宗分化与发展的后期则不仅包括慧能(638—713)在世的弘化传教，而且也当包括慧能门下主要是后世所称“五大宗匠”在全中国传播慧能南宗“顿教”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泽神会(684—758)、南岳怀让(677—744)、青原行思(？—740)。他们将分别在本书所编《神会语录》前面的“内容绍述”、《五灯会元》前面的编选“简述”中述及，兹不烦言。这里只需略为提到的就是神秀“北宗”禅衰亡的原因。从禅宗内部可以说是禅宗内部“统一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似乎是“一国难容二主”(以今观之，这是令人遗憾的)，就五祖弘忍的付衣传法看，南宗慧能确为“正统”，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是慧能南宗禅是“中国化”的禅，是“中国(中华)禅”而不是印度禅，故更能满足中国人尤其是广大普通民众的宗教文化的心理需求。在“统一化”的情势下，南宗就成为中国禅宗的唯一“正统”，原本有的许多派别的禅宗就都一统融化入“南宗”禅之中去了，所谓“众流归曹溪”(慧能大师住广东曹溪山，故“南宗”又可称“曹溪禅宗”)；而特别印度化、更为异质的神秀“北宗”禅则只有逐渐消弥，其思想则只有融入一些非禅宗的其他佛教宗派(如密宗)中去了，北宗到唐末完全消失。从外部原因看，神秀北宗的消亡则与王朝宗教政策(如著名的唐武宗“会昌(841—846)灭佛”运动)，战乱(如“安史之乱”)等对佛教的残酷打击直接相关。“官禅化”了的神秀北宗比其他一些佛教宗派更仰赖的原受政府扶持和保护的寺院经济与佛教经籍由此受到了严重破坏，很难恢复元气。而只有慧能南宗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依经籍而且坚持习禅与劳作相结合，经济上自给自足，又与王室政治保持距离，思想上努力大众化、平民化，从而才能迅速恢复元气，拓展生存的自由空间，使禅宗

得以延续并代表着整个后世的中国禅宗，同时又使禅宗成为最主要的中国佛教的宗派。

由于慧能南宗真正代表了“东山法门”之后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趋势，我们遂将本在禅宗的分化与发展期中的慧能放在下文中国禅宗成熟期或鼎盛期叙述。

禅宗成熟期与鼎盛期：慧能南宗禅及其“五家七宗”。慧能南宗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禅宗成熟期的正在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其为后世中国禅宗的“开山祖”。虽然慧能南宗禅（略称“南禅”）由南而北、一统天下禅门是在慧能门下弟子及再传弟子手中最终完成的，但那只是一个时间、空间上的问题。在中国禅宗的发展演变史上，慧能无疑是一位“马丁·路德式”的宗教革新家。关于慧能的行历事迹及具体思想，我们在本书所编慧能述撰的《坛经》前面的“内容绍述”中予以说明，这里仅就宗派演变史上慧能对中国禅宗的根本变革从两个方面略述如下：(1)禅宗教理上的变革。首先慧能将自“达摩禅”、“东山法门”以来的“藉教悟宗”一变为“藉师自悟”，开辟了真正的超越佛经的“祖师禅”时代。慧能先行肯定“人人本有菩提般若之知”即“佛性”——这与传统中国儒学（尤思、孟学派）“心性”学说即“性善论”在理论思路上是一致的——以作为“自悟”的基础，但又指出由于事实上并非人人天生都能“自悟”，往往是“众生自迷”，则必须通过祖师的“示道见性”帮助学子开悟。他又强调祖师只提供一定的帮助，而觉悟则必须“自性自度”；倘不自力，想通过别人达到解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外在的教育只是帮助你开掘你内在的佛性，你必须自己去体认“自性本来圆满具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慧能在这里已经表现了强烈的“离教”即超越一切佛教经典的倾向。虽然在《坛经》中慧能自己说他是闻说《金刚经》而“言下顿悟”的，《坛经》中他也借《金刚经》来说法，但这一切都只是这位“南禅”祖师教学上的方便施设。《坛经》中慧能为释解弟子对《法华经》文字的疑惑而说的两句话正代表着慧能

对所有佛教经典的态度:“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慧能对自己的“悟性”充满自信,他与佛经的关系就是“慧能转佛经”,而非“佛经转慧能”。他更强调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需指出的是慧能对其自己所述撰的《坛经》的态度。现有《坛经》版本中有所谓禅宗“以《坛经》传宗”之说。这实际上是由慧能门下弟子在整理、传写《坛经》中另外加入的而假托为慧能所说,与慧能的上述精神并不吻合。慧能并不特别看重自己的《坛经》,他在世时并未考虑统一《坛经》文字的问题,而只把它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或教学活动的记录,在中国禅宗的鼎盛期即中晚唐、五代和北宋,《坛经》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本就是侧面证明。至于到了明代的《大藏经》,将元代僧人宗宝改编过的《坛经》收入进去以后其它诸本《坛经》遂告湮没无闻,即“宗宝本”《坛经》成为统一的流行文本——但这个时候就中国禅宗史而言,正如忽滑谷快天所说 ,乃是记忆经典的“禅道衰落时代”了。读者诸君若要了悟“什么是禅”,不妨领会一下上述慧能对弟子们的深刻“教训”,以“藉师自悟”吧。(2)禅宗传法制度的变革。中国禅宗到了“创宗”期的道信、弘忍“东山法门”时期,传统的“一代一人”的付衣传法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弘忍更是倡导“分头并宏”,但他仍然郑重地秘密付法给慧能立为“六祖”,后来禅宗内部南、北二宗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法统之争不能不说与此付法制度的弊端相关,它严重破坏了禅宗内部的团结,削弱了禅宗的力量。慧能是深悟此理的,他虽没能阻止他之后的南、北二宗之斗,但他为中国禅宗的不断光大奠定了制度基础。因为只有到了慧能,传统的付法制度才彻底废止。他警示弟子们:“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竞争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他采取师徒之间“以心传心”、“祖师印证”的方法,凡获得祖师“印可”的弟子都可以为一代宗师,教化一方,这既避免了宗门内部的法统之争,更真正张扬了禅宗的增殖力、生命力。后来禅宗(南宗)的“五家分灯”即所谓“一花开五叶”的鼎盛期的到来就是慧能

这一传法制度的直接硕果。

慧能门下得法者甚众,《坛经》中有"十大弟子"之说,后世流行"五大宗匠"之说。最著名即前已提到的荷泽神会、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正是由他们开出了后世禅宗的三大系。荷泽系在扩大慧能南宗在全国的影响并使之最终取代神秀北宗居禅宗正统地位的"统一化"运动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传不数代而亡。而真正得到发展的则是坚持了慧能南宗禅面向"众生"、大众化、平民化特质的南岳、青原二系。叙述至此,当有一重要的补笔,即必须提及属南岳系,但对整个后世中国禅宗发展有特别意义的一位大禅师百丈怀海(720—814)。他是南岳怀让的再传弟子,但在禅宗史则被认为是最后一个"创宗"人物。百丈怀海在"东山法门"和慧能的宗门施设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为后世禅宗各派所共同遵循的禅宗丛林制度("丛林"者,禅寺也,或曰:"禅林"),他以他的所谓"百丈清规"将慧能南宗禅的宗旨真正"物化"地贯彻到僧众的人际规范和社会结构之中,其基本精神特质可以概括为(1)身份平等,集团生活;(2)劳役平等,福利经济;(3)信仰平等,言行守律;(4)众生平等,天下为家。① 这样,作为后世中国禅宗的"全权代表"的南宗,不仅完成了该宗独特的教理建设,而且完成了其独特的僧团制度,最终从印度佛教传统中"脱颖而出",实现了佛教禅宗的"全面中国化"。

后世中国禅宗(慧能南宗)这南岳、青原两大禅系到了晚唐、五代分别开出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五宗,禅宗史上总称"南禅五家",即所谓"五家分灯"。依照后世宗门的说法,"五家分灯"早在禅宗"初祖"菩提达摩那里就已经预言到了。据说,达摩在传法给"二祖"慧可时曾作一首偈(佛教诗歌),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所谓的"一花开五叶"就是暗指慧能禅宗("一花")之后的五家分派

① 详可见杜继文、魏道儒所著《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以及南怀瑾所著《禅宗与道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年 3 月版)两书。

("开五叶")。这也就是本书题《一花五叶》之由来。

实际上这类早期禅宗祖师所做偈颂,多为后世禅门史家出于追溯历史的需要而创造发明的"杜撰"之作,但却为禅门宗徒所奉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南禅五家"中的临济宗到了北宋又分出了杨岐、黄龙两派,禅宗史习惯上把它们与前五家合称为"五家七宗"或"五家七派"(也有人称为"五宗七家")。这"五家七宗"就代表着中国禅宗的鼎盛期、"黄金时代"的到来。宋代兴起的新的禅法"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等都是在这些宗派内部展开的。按忽滑谷快天的说法,中国禅宗史上这个鼎盛期即"禅机时代"与"禅道烂熟时代"。

成熟期与鼎盛期中国禅宗——南宗禅整体思想特色 慧能所创代表着后世整个中国禅宗的"南宗"及其"五家七宗",揭橥了禅宗和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时代",五家七宗之禅就象新兴的诸子百家,极富个性,各各生发着生命的奇光异采,成为这个时代"百花争艳"的范例。这一切在本书对禅宗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五灯会元》所载"五家七宗"的编述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示与说明,兹不赘言。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只是,对整个成熟期与鼎盛期的中国禅宗(即南宗)来说,"五家七宗"之由于门庭施设、接引学人方法的不同而形成的各具特点的宗风,毕竟是"第二义谛"的;即从"第一义谛"上说,他们都是慧能南宗禅的传人,所把握与开掘的都是慧能南宗"禅智慧",故不能不在禅学整体思想风格特色上相互融合,而有本质的相同之处。

在阐说成熟期、鼎盛期禅宗此整体思想特色之前,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禅门(主要是南宗)史家们发达的"历史想象力"。在他们所著禅宗史籍里,你往往会读到许多他们对久远的历史所虚构的故事,但却大都"言之成理",令人"感到"可信。也就是说,当慧能所创南宗一统天下禅门之后,南禅内部展开了对禅宗历史的"重新"研究。他们认为既然禅宗也是佛教,而佛教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创始

人释迦牟尼，那么不管历史事实是否如此，他们都得“假定”南宗之禅的精神就早已在释迦佛那里开始；他们虔诚而执著地“相信”——并非历史事实如此——中国禅宗之“禅”（实指南宗禅）“一定”藏在佛陀的心底（注：佛陀、世尊、如来，均为释迦牟尼的名号），并且以“不立文字”的“以心传心”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了。于是禅宗史上就有了下面这个中国禅宗起源于印度的著名传说：

>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见《五灯会元》卷1）

南禅史家们这样认为，佛陀以“心传”的方式把“禅”传给了大弟子摩诃迦叶，迦叶尊者的“破颜微笑”正表明他完全心领神会了佛陀那无言而生动的教训！由此，他们进一步“认定”：从释迦牟尼大弟子摩诃迦叶第一代传人开始，这“禅”“正统”相传了二十八代——这就是他们关于禅宗起源于“西天”（古代印度）的著名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而“第二十八祖”即因来华传法而成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而禅宗“东土六祖”之说则实暗含“西天”有禅宗之意，否则“东土”（即中国）二字就显多余。他们说，菩提达摩来华的特殊使命就是因为“震旦（中国古名）缘熟，行化时至”，他要在中国实践佛陀“心传”的禅旨；他们从前述“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著名故事中进一步引出对中国禅宗（南宗）教义的系统而高度凝炼的归纳，四句话，它们是：

>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站在纯粹客观的历史事实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们大胆而美丽的想象，是创造、发明，是伪造和杜撰，即：是“口实”而非“史实”。因为客观的历史实事是，禅宗（尤其后世中国禅宗）根本不是源于佛陀，而以达摩为开端的早期中国禅宗在禅学或教理上

并非他们概括的四句十六字“方针”。就是说，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即佛学，包括禅学）进入中国文化氛围之后，有一个历史的一步一步的向“中国化”发展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更非“本来就是”，禅宗成熟期即慧能南宗的创立及南宗成为整个中国禅宗的代表是逐步形成的。不过，平心而论，“拈花微笑”与四句十六字“教义”固然在客观事实上与印度佛教史、早期中国禅宗不合，但作为对后世成熟期中国禅宗之精神的表达却是准确而传神的。恰恰正是那“四句十六字”涵括了整个南宗禅的基本思想。当然那是些南宗禅的“标语”、“口号”，如果具体理解尚需展开。我们下面从三个方面或曰角度对南宗禅整体思想风貌的概述、阐说，不妨认为就是对那四句十六字“方针”的“括摘枢要”的铺陈展开。

（一）不立文字，不离文字　这是“五家七宗”之禅共同的语言观。他们认为，佛性真如不可言说，文字更无以传达，因为它靠的是直觉体验，靠的是非理性、非逻辑或超理性、超逻辑的领悟、妙悟、顿悟；而一般言语文字是理性的、知解的、思维的、分析的，表情达意的，相对的与虚妄的，它们无法表达宇宙的绝对本体——“真如”、“佛性”、“佛法”、“实相”、“祖师西来意”、“第一义”、“胜义”（均是同义词），所谓“说是一物即不中”。而在此之前的中国佛教的修行者们往往“皓首穷经”，深埋于永无止尽地诵经背经、讲经听经功课之中，纷杂的义绪没能理清，不仅没能给有情大众，广泛的普通民众以佛教的精神安慰与人生指导，更是忘却了佛教的根本宗旨在“成佛”（觉悟），修得正果，并至少从两个方面使人们误入歧途：一是企图用言语文字本身代替自己的“禅体验”（即“明心见性、直了成佛”，亦即悟道）；二是企图用文字把“禅体验”给予他人。所以《五灯会元》卷4记一位禅师见他师父读经，居然藐视地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以上正是南宗禅语言观的根本点。

然而南宗“不立文字”，是否彻底放弃使用语言呢？并非如此。

南宗之祖慧能就并不废师传言教，事实上，禅师们不可能永远沉默不语。他们总得启发后学，引导开悟，交流禅道，敌斗机锋——这要借助语言；他们得向社会民众传教弘法——这更要使用语言。所以在确立“不立文字”之根本宗旨的同时，他们又主张“不废文字”，“不离文字”，把言语文字作为接引学人的工具；他们常用的民间俗语“放一线道”、“通一线”、“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就是此略开方便之门的意思。方便之门既开，那么如何认识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呢？禅宗有所谓“指月”之说。即文字之用，就好比指点月亮的手指，由指而见月；即语言文字不能说明、替代佛性真如本身，但可以指引人——尤指初学者——启悟佛性真如。南宗禅认为，佛教经典，祖师言说乃至千万禅家语录均是启悟工具，方便施设，是有“指月”之“指”的功能的。正基于此，《坛经》中慧能告诫“不要谤经”（不可诋毁经典）。对修道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借经论文字得以启悟，但切不可拘泥语言文字，“寻言逐句”，一旦领会就须摆脱一切语言文字，达到顿悟得解脱的自由境界。不过初学者总是“过于执著”，他们往往弄不清指、月之间的正确关系，执指为月，陷入文字经典义理之中难以自拔。鉴此，南宗禅师们以“老婆子”的慈悲心肠对所使用的言语文字往往做了变形、怪诞的处理。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量禅宗语录、“公案”（前辈禅师言行范例）、话头、诗句，都是以非理性、不可知解，迷离朦胧为特色。而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对答更是充斥后代禅宗的“灯录”，一部《五灯会元》有时恰如永远也读不懂的神秘天书”，语句之间不连续、无因果，让人如坠百里云雾，目瞪口呆，万思不得其解；纵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亦不得不悲叹自惭无知无能。其实这种有意为之的荒唐，本来就是让人不懂，本来就是不可知解的，由此让学人“绝路逢生”，得以醒悟，大明白，不要再执迷于言语文字了，而是要超越文字，返观自心、本心，“自性原本具足”，“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

当然南禅“五家七宗”之后，在宋代出现深受“士大夫”欢迎的

所谓“文字禅”、“看话禅”(详见《五灯会元》有关宗派的编述),虽然起初仍然只是为了发挥语言文字的“指月”功能,开辟“禅体验”的新门径,但末流就充满了不明根本、逢场作戏、专尚语言的“禅病”。显然不足为训。

(二)明心见性,自性自度　慧能说“藉师自悟”,南宗“五家七宗”的禅师们更是发挥了“自悟”(自心觉悟)这一点。倘若你“明心”,即在所谓“禅体验”中,直观到“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世界万物、日月星辰,无非我心,无非佛性——即是彻见了自身的佛性,亦即“成佛”。只要顿悟“我心即佛”的道理,就可以解脱一切外在的羁绊,不必苦行,不必坐禅,更不要读经;只要尊重了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行住坐卧皆道场”,就可以适意自然地生活,心灵宁静,洒脱自在。而这一切都是“自性自度”而来,“自性原本具足一切功德”,自心原本清净淡泊、无欲无念,必须自己证得觉悟,必须向内体验,发掘你本来具有的佛性。这种体验归根结蒂只能是严格的个体化的吗?是的。那师徒之间如何交流“禅”呢?不是靠文字言说,而是靠神秘、直观的沟通即“以心传心”,具有禅(佛)心的二者,“禅”会自然而然地在彼此之间流动,就像“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个体化的“禅”体验就是靠某种不可言说的场景,以一种无法逆料的方式在两个甚至多个“禅者”之间波动,闪忽。南禅所谓的“不说破”原则,实质上就是“说不破”呵。在禅家看来,“禅”超乎一切之上;最高之禅理“不关言语文字”,故“不立文字”。

(三)言下顿悟,当世成佛　“顿悟成佛”,有时用俗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来表达,实际上我们已知道,这并非慧能南宗禅的发明,它原就是那位晋代高僧、“佛性论”者竺道生的思想。在我国佛教史上,道生正是以首倡“一阐提人(不信佛法,罪大恶极者)皆能成佛”和“顿悟成佛”著称的。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作南宗禅的主要口号是明、清时禅师制造的、流传至今的误会。激进的慧能南宗禅比之要来得更利落、走得更远。南宗禅师们已毋需拐弯抹角

地说“人人皆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他们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佛”,没有什么“可以成佛”的问题,即你“本来就是”的,“直下承当”就是了。所以《五灯会元》卷4有记:

> 俗士问:“某甲平生杀牛,还有罪否?”师(国清院奉禅师)曰:“无罪。”曰:“为什么无罪?”师曰:“杀一个,还一个。”

即使你是以杀牛为生的——即是个“职业屠夫”,但杀一个牛,还你一个佛,何罪之有!注意,这里说“屠夫”不是意指“杀人者”。南禅只认为,不管你是或曾经是什么,一旦一朝你当下承当“我即是佛”,所谓“一阐提人”就根本从这个世界消失,不存在。

南宗禅“言下顿悟”之“顿”,从时间性上是刹那间,空间性上则是整体性把握,不由言说文字,不由分析,不经任何中介,而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触媒下引发“禅机”,获得“禅体验”。“悟在刹那间”,“一念心开”。《神会语录》所说“一缕之丝,利剑一斩,一时俱断”,就是此“顿悟”的妙喻。顿悟不是“成佛”之路上点滴渐行积累而成,有的人用尽一生的精力去修行也毫无所获,“成佛”得“正果”就在眼前、当下,他(她)却偏偏向远处、向他处孜孜苦求。当然你可以不间断“修习”,也需要这份脱俗超凡之神圣的虔诚,但必须认识到顿悟只可能是对佛性真如一下子、刹那间地整体把握,与凭不凭借“修习”并不直接相关。顿悟是不期而至,不知在哪里就突然降临。你一生可能有无数“顿悟”之“点”,以致显示出某种“连续性”的样子;但你也可能有一次,当且仅有一次“顿悟”。——大约的确如此。且正如我们上面就已经注意到的,与传统(印度)佛学来世成佛、往生西天的思想相对立,南宗禅是当世成佛、此岸成佛。南宗禅是根本否定相对于充满罪恶苦难的现实世界还存在着一个无限光明的彼岸世界这样的观念的。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听到中国儒家“肯定现实,积极入世”、追求“内在超越”之路的传统精神的潜在的崇高回响呢?但南禅精神似比这更超妙。《坛经》中慧能大师问: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方？

成佛就在此岸；成佛就在当世。历代禅书充斥了对禅师们不守戒律、不读经书、呵佛骂祖甚至烧木佛取暖之类的记载。这是那些禅师们对“当世成佛”这一观念的强烈表达。与其说他们否定权威，不如说他们把外在的、彼岸的权威移向内在、自我；他们否定的是来世成佛、西天成佛，肯定的是当世成佛，我即是佛。他们表面上“骂”得好凶，而内心却很虔诚，信仰也越发坚定，也越发觉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即：难道还有比“我即是佛”还要更重大的事件吗？所以，当我们听到“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皆道场”这样的“当世成佛”的具体表述时，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些禅师原来都是大俗人、大傻瓜一个——当然不能排除“滥竽充数”者存在的可能，或者居然很多，不过真正的禅师禅理奥玄，道行高明而平易近人，且能帮助你一眼就识破那些“冒牌货”。所谓的“狂禅”，如果执著于“狂”，以“狂”为“禅”，如同执指为月，必定不明根柢，非常肤薄了。

以上是对成熟期、鼎盛期中国禅宗思想风格的整体阐说。依忽滑谷快天的说法，中国禅宗到了元、明、清三代“禅道”已告式微。事实也正是这样，“盛极必衰”，发展到“不可企及”的极致之后就是“衰落”，禅宗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相对独立、别具特色的思潮在宋以后确实已成“昨日黄花”。不过，其宗脉始终是传承不断，禅宗仍然是在中国盛行的一大佛教宗派。只是它加强了与其他佛教各宗派如净土宗的融合，强调禅、净（指往生西天的净土信仰）双修，禅寺也日益变成禅、净合一的寺院；显然它在思想与宗门施设上不再“独树一帜”，反而使其作为宗教固已有之的僧侣主义、神秘主义乃至蒙昧主义因素更为明显，从而减弱了其世俗化、平民主义的勃勃生机。而另外当看到，固然禅宗南宋以后在中国本土日益衰落，然而饶有意味的是它向海外传播则掀起高潮。例如它在日本的发

展。近代以来，又经由日本传至欧美，出现了禅宗在异国他邦的所谓“复兴”之势。不过，那已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宗派的复兴，而只能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思潮的南宗“禅学”复兴，准确地说，是一种南宗禅学之“现代的转换”。例如日本的具有世界性声望的现代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的禅学，就是西方化了的东方(中国—日本)“禅智慧”。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文化史上的“宗教时代”(中世纪)已一去不复返。

一言蔽之，我们认为，以今人的观点看，中国禅宗(南宗)思想是一种宗教形式的人生哲学，它是佛教移入中古时代(中世纪)中国人内心后所体悟到的新的心灵境界。其处世态度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发挥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影响了中古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思维和生活方式，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仍然可能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生命或生存的智慧，一种极为实用的现代人的文化心理调节机制——禅学能经由日本学者而在当今西方世界传播风行就是一大明证。此乃“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心中之块垒”也。

这大约也是我们编著此部“原汁原味儿的”——相对日本现代禅学而言——中国禅宗(南宗)文选的初衷之一吧。

中国禅宗基本文献及本书的编写 禅宗文献主要指成熟期中国禅宗即南宗的文献，本书所编选的均为禅宗进入成熟期以后的最主要的著述。

由以上我们对南宗禅学思想的绍述可知，禅家在对待语言文字问题上是既卓然高蹈又机智崇实的，他们固然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却仍然积累了数量浩大的禅宗文献①，因为即使为了一般“禅”教学上的技术性方便也需有文献记录。千载之后的我们，也正是主要从这些文献来了解研究禅宗的。

① 据于谷《禅宗语言和文献》(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9 月版)一书不完全统计，禅宗“重要文献”就达 110 种之多。

禅宗文献著作形式(体裁)多种多样,但最常见也最主要的为四种,即语录、灯录、僧传、诗歌。其中,僧传即僧人传记,属纪传体,是我国自西汉司马迁"纪传体"历史巨著《史记》以来常用的写作形式,在禅宗之前、之后多有用之,言词古典,与一般所谓"古文"写作无异,也并非禅宗文献之基本。所以本书不予选录。

禅宗最基本的文献乃是禅宗"语录"和"灯录",故它们成为本书主要选取范围。禅宗"语录"是禅宗史上著名禅师的言谈答话的结集,大都是口语,由亲随禅师左右的门弟子随时笔录编集而成,一般可分为两类:别集与合集。别集是禅师个人语录的汇编,合集则是多位禅师语录的汇编,后者实际上不过是编辑方式上对各"别集"的组合而已。本书所选(1)《坛经》与(2)《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简称《神会语录》都是别集。其中,《坛经》被誉为禅宗的"宗经",其主体部分即主要是南宗创始人慧能大师的语录;而神会为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由他开辟一大禅系,并为南宗成为禅宗之"正统"以及南宗一统天下禅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从慧能南宗到"南禅五家"即"一花开五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非选不可。这里需先行告知读者诸君的是,《坛经》有所谓"版本"问题,本书编入的是《坛经》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本子,即"法海本"与"宗宝本",皆全文收入。《神会语录》基本上也是全文收入。

而所谓"灯录"即传灯录的略称。禅家常以灯喻法(佛法、禅法),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灭万年愚"(慧能大师语),认为禅宗的传承如灯火相传,故有此名。灯录是宋代始有、禅宗独创的一种体裁,而禅宗僧传、语录唐代已有之,"语录"也非禅宗首创,前此如先秦的《论语》《孟子》,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就多属"语录"。"灯录"从体裁上看正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它的僧传部分一般用较典雅语体(文言),而它的语录部分则是记录禅师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口语化的"禅语"。与僧传相比,灯录略于记事,详于记言,实际上就是以记言为主;与语录相比,它又是撷取

语录之精要并将历代禅师按授受传承的世系编排——实际上就是一部禅宗宗派(师)史和思想史。其内容即对禅宗历代禅师传法情形以及师弟机缘(师徒关系)的记载。本书编选的"灯录"著作乃是号称禅宗"'公案'之渊薮,禅学之大成"的(3)《五灯会元》,因是对前此宋代流布的五部主要禅宗灯录的整理汇编,合五部为一部,故名。南宋僧人普济主撰,是历来禅宗灯录著作中最主要的代表作。称誉"'公案'之渊薮"中的"公案"一词,是禅宗借用的说法,它原指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禅宗用以专指前辈禅宗祖师的"言行范例",认为经由对禅宗"公案"的参究,可以帮助获得禅体验上的开悟(即"顿悟")。《五灯会元》即后世禅门弟子参禅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本书为了突出"一花开五叶"的体例,在编选《五灯会元》时对原书顺序作了必要的调整,详见本书《五灯会元》前的"编选说明"。

另外,为了更为完整地反映禅宗(南宗)在慧能之后的情形,我们还编入了唐代玄觉禅师的(4)《劝友人书》和(5)《永嘉证道歌》,前者是专文,后者是诗歌,均为全文收入。玄觉也是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生前死后名声都很大。《劝友人书》选自他的《禅宗永嘉集》,是集被认为是禅宗名著,而《劝友人书》则是其中最具个性特色与南禅思想风格的一篇作品。《永嘉证道歌》是以通俗诗歌的形式表达禅宗思想的文字,对后世影响极大,从体裁上实开启了后世禅宗用韵文、诗歌传达禅理的先河,故一并选入。

再说说禅宗文献的语体问题,因为它已受到了海内外汉语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禅宗文献大多是以当时的口语、俗语写成,保留了大量的时代方言,虽然是中古时代的汉语白话口语,与当代汉语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读者即使不要注释,也大体可以得其语意之仿佛,而不影响对禅理的领会。即使其体裁为韵文、诗歌,也是极富平民口语色彩的。故被称作"古代汉语的活化石"。站在文学史角度则可以说,许多禅宗著作就是唐宋时期白话文学的典范。而从禅宗禅师们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正是为了展示其"教

外别传”的特色的，因为汉译印度佛经（即“教”）皆为典雅的汉语文言；禅师们也许发现，固然禅理非关文字，超越文字，但若非表达不可，则白话口语似更能有力，也更能巧妙地传达他们内心的禅体验吧。这种语体的通俗性，当然对普通民众也具有巨大吸引力。

最后说说具体工作情况。本书由出版社策划，华中师大文学院谭邦和先生指导了工作进程，在编选、审稿诸方面，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本书编著者是在繁重的教务和学务之余从事此项编写工作的，肖锐军兄鼎力承担了《五灯会元》中“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的编选、注释工作，是本书编著者之一。另外，还当提到我的良朋益友、现在广州《现代企业报》供职的郭慧蓉小姐，为促成本书早日完成，她在抄校与注释方面帮我不少，在此谨表我诚挚的感激和谢意！

书是献给读者的，我们自然希望本书能给读者些许教益。倘本书能为读者诸君提供认识、了解中国禅宗之文化精神的一个良好窗口，则心愿窃慰矣。由于我们都是初学者，学识不足加之时间仓促，错失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方　军

一九九六年六月于武昌

目录

书香文丛总序 …… (1)
前言
——中国禅宗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文献 …… (5)
坛经(法海本和宗宝本) …… [唐]慧能(1)
法海本坛经 …… (9)
宗宝本坛经 …… (55)
行由品第一(55) 般若品第二(61)
疑问品第三(67) 定慧品第四(69)
坐禅品第五(71) 忏悔品第六(72)
机缘品第七(76) 顿渐品第八(85)
护法品第九(89) 付嘱品第十(91)
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 [唐]神会(97)
劝友人书、永嘉证道歌 …… [唐]玄觉(141)
劝友人书 …… (146)
永嘉证道歌 …… (149)
五灯会元(两系五家七宗) …… [南宋]普济(157)
南岳系五宗师 …… (162)
南岳怀让禅师(168)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171)
百丈怀海禅师(173) 南泉普愿禅师(178)
赵州从谂禅师(185)
沩仰宗 …… (194)
沩山灵祐禅师(198) 仰山慧寂禅师(204)
香严智闲禅师(212) 径山洪遵禅师(213)
西塔光穆禅师(215) 南塔光涌禅师(215)
霍山景通禅师(216) 无著文喜禅师(216)
资福如宝禅师(218) 芭蕉慧清禅师(219)
慧林鸿究禅师(220) 资福贞邃禅师(221)
芭蕉继彻禅师(221) 兴阳清让禅师(222)
韶州灵瑞禅师(222) 三角志谦禅师(223)
兴阳词铎禅师(223)

临济宗……（224）
黄檗希运禅师(232)　临济义玄禅师(235)
兴化存奖禅师(242)　南院慧颙禅师(245)
风穴延昭禅师(247)　首山省念禅师(253)
汾阳善昭禅师(256)　石霜楚圆禅师(259)
翠岩可真禅师(265)　大沩慕喆禅师(267)
智海道平禅师(269)　净因继成禅师(269)
瑞岩如胜禅师(273)
临济宗黄龙派……（274）
黄龙慧南禅师(277)　黄龙祖心禅师(280)
东林常总禅师(284)　宝峰克文禅师(284)
清凉慧洪禅师(287)　罗汉系南禅师(288)
黄龙道震禅师(289)　道场居慧禅师(290)
万年昙贲禅师(290)　龙鸣贤禅师(291)
临济宗杨岐派……（292）
杨岐方会禅师(296)　白云守端禅师(300)
五祖法演禅师(303)　昭觉克勤禅师(310)
径山宗杲禅师(314)　虎丘绍隆禅师(320)
天童昙华禅师(322)　天童咸杰禅师(325)
青原系六宗师……（328）
青原行思禅师(331)　石头希迁禅师(332)
天皇道悟禅师(334)　龙潭崇信禅师(336)
德山宣鉴禅师(337)　雪峰义存禅师(340)
曹洞宗……（347）
药山惟俨禅师(351)　云岩昙晟禅师(356)
洞山良价禅师(359)　曹山本寂禅师(368)
云居道膺禅师(375)　洞山道延禅师(380)
同安丕禅师(380)　同安志禅师(382)
梁山缘观禅师(382)　大阳警玄禅师(383)
投子义青禅师(386)　芙蓉道楷禅师(389)

丹霞子淳禅师(393)　净因自觉禅师(394)
天童正觉禅师(395)　天童宗珏禅师(397)
雪窦智鉴禅师(398)
云门宗 …… (399)
云门文偃禅师(401)　德山缘密禅师(413)
双泉师宽禅师(414)　香林澄远禅师(415)
洞山守初禅师(417)　双泉郁禅师(419)
文殊应真禅师(420)　五祖师戒禅师(420)
福昌重善禅师(421)　智门光祚禅师(422)
福严良雅禅师(424)　开福德贤禅师(425)
洞山晓聪禅师(425)　雪窦重显禅师(427)
延庆子荣禅师(430)　北禅智闲禅师(430)
开先善暹禅师(431)　佛日契嵩禅师(433)
广因择要禅师(434)　云居了元禅师(434)
惠林宗本禅师(436)　法云法秀禅师(437)
法云善本禅师(439)　法云惟白禅师(440)
法眼宗 …… (442)
玄沙师备禅师(444)　罗汉桂琛禅师(454)
清凉文益禅师(458)　天台德韶禅师(464)
灵隐清耸禅师(472)　永明道潜禅师(473)
报恩慧明禅师(475)　永明延寿禅师(476)
九曲庆祥禅师(478)　兴教惟一禅师(478)
净土惟正禅师(479)　灵岩延珊禅师(481)
附录一
(一)　禅宗六祖慧能门下"五大宗匠"表 …… (482)
(二)　后世禅宗"一花开五叶"传法世系表 …… (483)
(三)　临济宗下"两派"传法世系表 …… (484)
附录二
本书所用禅宗文献及主要参考书 …… (485)

坛　经

（法海本和宗宝本）

[唐]慧能

《坛经》是记载中国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唐代慧能(638—713)的事迹和语录的一部佛教经典。它是日后代表着整个中国禅宗发展的禅宗南宗的开山著作,被称作禅宗之"宗经"。中国人所作佛教著作中,仅此一部《坛经》称之为"经",可见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它是真正中国化的禅宗(南宗)思想的渊源和宝库。

按过去的说法,禅宗早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初就开始了,在印度自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 ,共二十八代,即所谓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说;这显然出于后世禅门史家的杜撰,并不见于任何经典文献。一般认为,中国禅宗是从菩提达摩即所谓"东土初祖"开始,不过只有传到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东山法门"时期禅宗才真正开始"创宗",此前只是禅学,而未正式演化成一大佛教宗派。之后禅宗内部有了"南能北秀"的所谓神秀北宗、慧能南宗的分化,中唐以后慧能南宗逐渐取代神秀北宗而为禅宗正统,并一统天下禅门,造成"众流归曹溪(慧能)"的局面。神秀北宗在唐末已告消亡。于是慧能南宗便成为中国禅宗的代名词,整个中国禅宗的发展便成为慧能所创禅宗南宗的发展了。慧能门下得法者甚众,先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荷泽(神会)以及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三系,而真正得到发展并代表着慧能之后南宗禅主流的乃是南岳与青原。因为经由南岳、青原两系所开出的"南(宗)禅五家"以至"五家七宗"既代表着慧能南宗的黄金时代,更代表着整个中国禅宗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慧能就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创始人",因为只有到了慧能,禅宗才真正地完成了"中国化",后代只是继承和发展了。

慧能(慧,一作惠),俗姓卢,原籍河北范阳(今北京涿县)。父名行瑫,后约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因事贬官到了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慧能出生于岭南。慧能幼年丧父,全家遂成了"新州百姓"。家境贫困,生活无着,慧能以砍柴卖于市补给家用,与寡母相依为命。当时社会佛教盛行,慧能亦在发生信仰。据说一次卖柴时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所感悟,得知禅宗五祖弘忍在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东冯茂山讲经授法,弟子千余人,于是他便下定决心去冯茂山从弘忍学法。经一番筹措并安置了他的母亲之后,他便不远千里,从岭南前往湖北黄梅礼拜五祖弘忍大师。初次见面便直言"唯求作佛"并以"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的答语给弘忍留下了深刻印象,便留他在门下随众作务。初为行者,在碓坊舂米劈柴,干体力杂活。后来有一天,弘忍要挑选衣钵传人,命众门徒各作一偈,述学法心得,谁悟得禅法大意,即将衣钵传授与他,立为"六祖"。时弘忍手下有大弟子神秀,在众弟子中尤为博学,因而众弟子均不敢作偈。神秀当仁不让,思维良久,于夜间在寺廊墙壁上题偈一道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莫使有尘埃。"慧能听人诵读此偈,认为没有彻底领悟,于是另作一偈,托人书于廊壁。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弘忍见后十分高兴,认为慧能最懂得佛法大意,便于夜间秘密召见慧能,授与衣钵,立为"六祖"。

慧能接受衣钵后,遵照弘忍的指示,连夜离开黄梅,秘密回到岭南。由于当时佛教宗派内部法统争夺十分激烈,慧能回到南方后,长期隐居,秘而不宣。大约过了十多年,才在广州由印宗法师剃度,正式出家,印宗愿事之为师。于是慧能开演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实际上创演的是南宗禅的顿悟法门,代表着日后中国禅宗发展趋向的禅宗南宗由此开始创立。后慧能为印宗与僧俗共送到曹溪山(在今广东韶关境内)宝林寺,慧能此后长期居住于此,广开禅

门，学徒云集。据说武则天、唐中宗闻其禅风，曾多次召请进京，慧能均称病力辞，坚持了禅宗历代祖师同帝室、王朝政治保持距离的传统态度。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慧能奄然迁化于新州国恩寺，寿七十六。不久慧能遗体由其弟子送归曹溪山宝林寺。因承得五祖弘忍衣法而立宗，世称禅宗"六祖"，实日后中国禅宗(即南宗)之开山祖。当朝著名文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为其撰写过碑铭。唐元宗时被追谥为"大鉴禅师"。

《坛经》是慧能回到曹溪山宝林寺后，应韶州(治在今广东韶关)刺史韦璩及僧尼道俗之请到韶州城内大梵寺讲说佛法，由其弟子法海等记录整理而成的，遂成为佛教史上唯一一部由中国僧人撰著的佛"经"。慧能及其所创的南宗禅的主要思想就体现在《坛经》之中。慧能作为开一代宗风的伟大禅师，其思想可以说是既单纯又博大，既平易又精深的，体现了一位中国的佛学家的智慧，兹略就其要点述之：(1)思想基础："无相、无念、无住"之说。慧能认为，实相、佛性真如之体没有相状(无相)，即它既在相状之中而又远离诸相状(于相而离相)，佛性、自心本性常清净如虚空；修行者要达到自心本性的显现就得不起妄念(无念)，所谓不起妄念就是说对任何心念都不执著追求，因为一旦起心念就有妄，但也不可百物不思，那样就无异于草木瓦石，更谈不上什么人的解脱了(于念而不念)——即任心自念、任心自运就不会有妄念生起，一切心念都是正念了；而万法(宇宙间诸现象)无常，一般人的心念都是迁流不息的，修行者要保持正念就不能滞留在虚幻无常的万法之上，而应心无所住(无住)，来去自由。慧能说："无住者，为人本性。"是指人的心性而言。这心性在慧能看来就是活泼泼的现实当下的人心，人的本心、真心、自心或曰本性、自性；而人的本心在慧能又都是具有佛性(觉悟之性)的——这样慧能就为修行者的"解脱"开辟了可能。(2)主要特色："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解脱观。慧能关注每一个现实的人的解脱问题，即他关心人类自我拯救问题。他接受

在佛教界原已有之的“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并在使用中将“众生”具体指称为“人”，因为他整个要探讨的只是人的成佛得解脱的问题。其目的全在为人，这就更接近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仁”了。他标榜“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世人修行应当“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要把对外的崇拜一变为对内的自信。认为自心与佛性、众生与佛原无差别，即自心是迷是悟，是凡是圣，仅在能否识心见性、自在解脱。这里的“识心”就是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性之中，本心即是佛；这类的“见性”就是彻见自心本性的真如佛性，彻见本性中的般若智慧。当然这里的“识”和“见”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理性思维，它们只是一种“禅体验”上的证悟，是不以任何言语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即让自心自性自己去显现就是了，而不是刻意驰求。换一句话说就是所谓“顿悟成佛”中的“悟”。这种“悟”是自心任运，就是让自心本有的般若智慧、真如本性自然地显现，也就是在人们当下一念之中去实现，“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这种“悟”不是从理论上明了真心、本性，人人皆有佛性，而是在当下的实际生活中“顿悟菩提”。这种“悟”不可能通过渐修而达到，因为起心有修即是有所执著，即是妄念，这与“悟”的前提“无相，无念、无住”背道而驰；真正的“悟”只能是“顿悟”、“顿入佛地”，并非要累世修行不可。不是“悟”在“修”之中，而是“修”在“悟”之中，在顿悟中不断修行，而修行“求”悟则为妄。基于此，慧能对要不要读经、是否要出家修行、要不要坐禅等提出了自己一系列著名的见解。他认为修行不可执著于形式，重要的是自净其心，自性觉悟，“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并明确指出禅非坐卧，反对执著“坐禅”，特别批评了神秀北宗把“坐禅”的形式等同于“禅定”本身，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他还提出了藉师自悟、自性自度等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说法。这样，慧能就为世人修行成佛提出了一条简捷易行的道路，从而使禅宗更加中国化、世俗化，更加具有现实的人情味，所以受到一般民众、文人学士乃至士大夫们的普遍

欢迎。正是由于慧能所创禅宗南宗世俗化、中国化程度最高，因而它不但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而且对中国儒学的变革，以至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变迁，在思想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坛经》有所谓“版本”问题。那个由慧能弟子法海记录整理的《坛经》原本已经失传，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坛经》版本大体共有四种，都是经后代禅宗僧人增删改编过的本子，其中有些已不是慧能的思想，而是后世禅宗的思想了，但从不同版本文字中，可以看出禅宗思想变化发展的一些轨迹。它们分别是：(1)法海本(敦煌本)；(2)宗宝本；(3)惠昕本(兴圣寺本)；(4)德异本(曹溪原本或契嵩本)。此外还有若干本子，不过都只是这四种本子的翻刻或传抄而已。其中法海本是目前公认的最古的版本，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又名《南宗顿教最上乘坛经》，一卷，不分节段品目，由于这是本世纪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手抄本，因而称之为“敦煌本”；又由于它比较接近法海记录整理的原本，故又称为“法海本”。实际上这只是法海本《坛经》的手抄本，这个抄本原制作者一般认为出自荷泽神会或其门下，“法海本”中的“以《坛经》传宗”、“三十六对”法，以及一些宗派主义情绪强烈的话语都是重宗法与知解的荷泽系所加入的。本书称“法海本”《坛经》只是沿循一般习惯。宗宝本是元明以来流行最广的本子，是元代僧人宗宝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文字比“法海本”多出一倍左右。这个本子文字经过润色，比较流畅整齐，内容上多吸纳了后期禅宗即由慧能门下南岳、青原两系开出的“南禅五家”的思想，如将慧能得法偈中的“佛性常清净”改作“本来无一物”，如加入了“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之类后世才有的“话头”，再如强调慧能的“不识文字”(慧能并不排斥经教文字的启迪作用，《坛经》中他还引用过大量经文；“不识文字”不可拘泥于字面求解，推出慧能是个文盲的荒谬结论，但

"宗宝本"确实给一般读者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会)等。自明代《大藏经》将此"宗宝本"《坛经》收编进去以后,其它诸本《坛经》遂告湮没无闻,所以长期以来,"宗宝本"几乎成为《坛经》唯一流通本,对后世禅宗影响甚大,不可忽视。至于后面两个本子,则"惠昕本"为晚唐(一说宋初)僧人惠昕改编,南宗晁子健翻刻、随后流传到日本,原本已不存,今存者乃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的一个复刻本,所以又称"兴圣寺本",二卷十一门,过去也主要在日本流传;"德异本",即元代僧人德异的改编本,原本今不存,今有原流传于高丽(朝鲜)的复刻本,一卷十品。据记载,与"德异本"大致相同的还有所谓《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而它们均源于北宋初异于"惠昕本"的另一位僧人契嵩的改编本(即"契嵩本"),"曹溪原本"与"契嵩本"原本今均不存。"惠昕本"和"德异本"两个本子的文字与思想介于"法海本"和"宗宝本"之间,据有关学者研究,宗宝本所用校对本就包括了当时流传的德异本、曹溪原本和惠昕本。惠昕、德异二本在我国流传并不广。而法海本、宗宝本则是《坛经》版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本子,为使读者比较准确、全面了解慧能及所创南宗禅的思想及演变轨迹,本书将这两个本子均予编入,"经"文均是全文收录。

本书所选法海本《坛经》的底本为在日本学者铃木真太郎(大拙)、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本"(1934),此本为《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石峻等五人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所收;同时参校以郭朋在铃木等校订基础上所作的校释,书名《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版。铃木校订本将"法海本"分 57 节,并加以小标题,兹为便于读者阅读,一并加上。所选宗宝本《坛经》的底本,用近人丁福保校正本,录自上述《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并参以其他选本。

坛 经

（法海本）

1 序品

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①]，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②]，授无相戒[③]。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④]，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寮三十余人[⑤]，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

【注释】

①大梵寺：在今广东曲江县。

②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意译为大。般若（读作 bōrě），意译为智慧。波罗蜜，意译为到达彼岸。

③无相戒：意即“无相”之“戒”，就是教人要“离相”而不要“著相”。相，指事物的形相和状态。无相，指不执著，不计较事物的相状、差别。

④僧尼道俗一万余人：惠昕等三本均作“一千余人”。

⑤韶州：州治在今广东韶关。官寮：即官僚。寮，通僚。

2 慧能说法，闻金刚经

能大师言：“善知识[①]！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身净心[②]。良久，乃言：“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

流岭南，作新州百姓[3]。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4]，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令慧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5]。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6]，礼拜五祖弘忍和尚[7]，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8]。'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注释】

①善知识：指具有较高道德学问的僧人与居士，这里是对在场听众的尊称。"知识"是佛教文献里常用的人称。

②净心：清净心灵，使远离种种污染烦恼。

③岭南：唐代十道之一，治所在广州，约当今两广地区，后分为岭南东道与岭南西道。新州：今广东新兴，唐时属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

④南海：今属广东佛山。

⑤《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能断金刚"，喻此经所阐发的真理犹如金刚无坚不摧；"般若"意为"智慧"；"波罗蜜多"（简称"波罗蜜"）原意是"到达彼岸"，指佛教所说的解脱一切烦恼痛苦，达到自在自如的境界。经名总的含义即"关于利如金刚的般若波罗蜜多真理的经典"。本经阐发的义理就是：万物总本原是无形相的，世间所见万物本质上都是空幻不实的。卷末"四句偈"文被称为全经的精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此经阐发的义理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思想，历来为中国佛教各宗派所重视，特别是慧能以后的禅宗将其视作首要经典。

⑥蕲州：州治在今湖北蕲春。黄梅县：故治在今湖北黄梅西北。冯墓山：应作冯茂山，黄梅县东北境。

⑦和尚：梵语音译，汉译作亲教师等，禅门称修行历十年以上的僧人为和尚。后成为男性佛僧的通称。

⑧即得见性，直了成佛：《金刚经》讲空，并未讲性；闻经见性，是慧能的禅宗思想，他受到《金刚经》的某些影响并为创立禅宗进行了创造性发挥。禅宗

认为众生都具佛性，所谓“见性”，即是彻见自身的佛性，顿悟成佛。

3 弘忍、慧能问答

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①]，若为堪作佛[②]！”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语，见左右在旁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遣慧能于碓房[③]，踏碓八个余月。

【注释】

①獦獠：獦为短嘴犬，獠意为夜猎。古时用作对以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

②若为：如何，怎样。

③行者：入寺而尚未正式落发为僧的人，在寺院承担劳役，负责杂务，服侍众僧。碓：舂米的简单机械，有的用脚踏，有的则以水为动力。

4 五祖集门人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讫。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①]，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②]，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若迷[③]，福门何可救汝？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④]，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⑤]。火急急！”

【注释】

①生死事大：禅宗用语。人在生死苦海中轮转，不能出离，便永无出路与理想可言；必须从此困境中脱却开来，臻于解脱，生命才有意义。故要正视生死之事，要解决这个困惑人生的问题，是为“生死事大”。

②福田：能生起福德的田地。此处为弘忍斥责门徒只知求世间的福报而忘记了佛教宗旨在于脱离人世苦海。

③自性：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

④知：同智，智慧。

⑤衣法：佛教禅宗师徒间道法的传授常以衣钵（通常是袈裟）为信，表示传法，以衣喻法。禀：承受。

5 诸人不敢呈偈

门人得处分[①]，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澄心用意作偈[②]，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③]，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偈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偈。

时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④]，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相[⑤]，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⑥]，明日下手。

【注释】

①处分：嘱咐，吩咐。

②澄心：使心念清静专一。

③上座：即首席弟子，又可用作对有德行僧人的尊称。教授师：有二义，一指向受戒者教授威仪作法等规范的和尚，系授戒“三师”之一；一为代替主持，教导大众的人。

④房廊：屋外有顶的过道。

⑤《楞迦》变相：即关于释迦牟尼佛宣讲《楞伽经》的故事画。变相：佛教绘佛像及经文中的变异之事，称为“变相”。《楞伽经》，全称《楞枷阿跋多罗宝

经》，或译《入楞伽经》意为释迦佛在楞伽(斯里兰卡岛的古名)地方所说的经。全经以离名绝相为宗，以妄相无性为旨，以自觉圣智为体，以斥小辨邪为用，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据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曾以此经授二祖慧可。

⑥卢珍：唐代宫内供奉，工画人物与佛经故事。

6 神秀书偈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见得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于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宿业障重[①]，不合得法，圣意难测[②]，我心自息。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③]，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注释】

①我宿业障重：此句前当有脱文。日本兴圣寺本为："神秀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出见和尚，即言秀作；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宿业，又称宿行。佛教认为，前世所造的或善或恶的行为均可影响现世的生活情态。

②圣意：指五祖大师的心意。

③菩提树：本名毕钵罗树。相传释迦牟尼在此树下证得菩提，开悟成道，因而称毕钵罗树为菩提树。菩提，指佛的最高智慧，能显现菩提智，即得觉悟。

7 五祖见偈，谓神秀见即未到

神秀上座题此偈华，归卧房，并无人见。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相[①]。五祖忽见此偈，请记[②]，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③]，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令众人见，皆生敬心。"汝等尽诵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问："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④]！实是秀作。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识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见即未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⑤]，即未可得。须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

【注释】

①卢供奉：即前文所说"画人卢珍"。供奉：官名，在皇帝左右供职的人。唐、宋、清代都设有供奉的官。

②请记：疑为"读讫"之误。

③三恶道：三种罪恶的世界，即地狱、饿鬼、畜生。

④罪过：表示不安的谦词，这里作用僧徒谦谢之词。

⑤无上菩提：菩提，指对佛教真理的觉悟。在五种菩提智慧（发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到菩提、无上菩提）中，无上菩提指最高觉悟。

8 慧能、童子问答，慧能作偈

有一童于碓房边过，唱诵此偈，慧能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尔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于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慧能至南廊下①，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②，愿生佛地③。"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为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④。慧能却入碓房。五祖忽见慧能偈，即善知识大意⑤。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注释】

①上人：佛教称具备德智善行的人为上人。这里慧能是在恭维少年。

②结来生缘：佛教三世轮回说把人生分为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认为上一世行为的善恶会在下一世得到报应。来生，即下一世，未来世。结来生缘，为来世的报应种下善恶的种子。

③佛地：佛的境地。从一切烦恼障与所知障解脱开来的境地。

④尽怪：都觉得奇怪。

⑤善知识大意：完全领悟到佛法的大意。

9 慧能受法

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①]："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②]，当令自悟。"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③]！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

【注释】

①顿法：宣说顿悟的教法。

②以心传心：即老师与弟子以心灵相照面，传达觉悟的心声、佛法的极义，而不经由文字与经论；或者说超越经论文字的种种限制，而直叩心源。

③气如悬丝：悬丝是一碰即断之物，气是生命之因，断气则丧命，"气如悬丝"是指生命十分危险。

10 慧能向南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九江驿[①]，登时便悟[②]。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③]，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汝悟无别[④]。"辞违已了[⑤]，便发向南。

【注释】

①九江驿：在今江西九江。

②登时便悟：此句上下文费解，疑"悟"应作"瞎"，即觉，天亮的意思。

③难去：大难过去。

④汝悟无别：即与你的领悟一样。

⑤辞违：告别。已了：结束。

11 惠顺求法

两月中间，至大庾岭[①]。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头慧能夺于法[②]，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③]，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犯著。慧能即还衣法[④]，又不肯取，言："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来。

【注释】

①大庾岭：在江西大庾县南、广东南雄县北，又名台岭、梅岭，古代江西、广东之间的交通必须经过此岭。

②欲拟头慧能夺于法："头"，或系"向"字之误。夺于法，即"夺于衣"，法衣乃佛法的表征，故称。

③姓陈名惠顺：惠顺，惠昕等三本均作"惠明"（或作"慧明"）。三品将军："三品"，惠昕等三本均改为"四品"。

④即还衣法：衣钵（衣）可当即送还，佛法（法）无以即送，故"衣法"当为偏义复词，义在"衣"字。或谓"法"为衍文。惠昕、契嵩与宗宝诸本均已改作"衣钵"。

12 般若之智，人自有之

"慧能来依此地，与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除迷，于先代悟[②]。"慧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知[③]，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④]。

【注释】

①寮：通僚。道：指信奉佛道的人。俗，即俗人，指未入佛门的人。劫：音译，又作劫波，是古印度用以表示极长时间的单位。累劫之因，即积累了很长时间而造成的因缘。

②于先代悟：达到先代圣人开悟的境界。

③菩提般若之知：菩提是最高的觉悟，般若是无上的智慧，二者都是佛的最高境界，即成佛的果位（或称佛位与佛果）。菩提般若之知，指能够证得佛果的智慧。知，同智。

④遇悟即成智：意谓不悟则迷，悟即成智。

13 定慧体一

“善知识！我此法门[①]，以定惠为本[②]。第一勿迷言定惠别，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即定之时惠在定[③]。

“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惠等。学道之人作意[④]，莫言先定发惠，先惠发定，定惠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⑤]，口说善，心不善，定惠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⑥]；若诤先后，即是迷人[⑦]。不断胜负[⑧]，都生法我[⑨]，不离四相[⑩]。

【注释】

①法门：成佛的途径、方法和理论。

②定惠：定，指禅定，通过精神集中，只想特定事物而获得开悟。惠，通慧，即智慧，指以佛教理论来观察与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大乘佛教主张定慧双修，慧能将二者合而为一，以定为体，以慧为用，体用一源，重在明心见性。

③即定……在定：这句话大意是说，禅定是智慧的本体，智慧是禅定的作用；当智慧发动时，禅定就已在智慧之中了，当禅定进行时，智慧也已在禅定之中。

④作意：又称作意思维，具有使心惊觉而趋于所缘之境的作用。此可释为

注意。用心。

⑤法有二相：法，指一事物和现象。相，形相，状态。

⑥诤：同争，争辨。

⑦迷人：迷误未开的人。

⑧断胜负：意即斩断计较胜负的心念。

⑨法我：这里指法我执，又称法执，佛教指认为客观事物真实存在的固执见解。

⑩四相：此指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泛称一切事物和现象。

14 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者[①]，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②]：‘直心是道场’、‘真心是净土’[③]。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

“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④]。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即通流，住即被缚[⑤]。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⑥]。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⑦]，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

【注释】

①一行三昧：三昧，音译，意译为定，正定。“一行三昧”即谓专于一行、修习正定。以佛教过去的说法，其具体方法就是禅定、坐禅等；而慧能认为无论行住坐卧，只要以正直真心即真如、佛性行事即可。

②《净名经》：即《维摩经》（“净名”是“维摩”的意译），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称《维摩诘经》。凡3卷，14品。叙述古印度毗耶离（吠舍离）城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他认为成佛不一定要

出家，也不必坐禅，关键在主观修养，批判了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他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的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这部经对慧能影响较大。

③直心：纯一无染的心灵，即超越分解的清净心灵；菩提心。道场：这里是指成佛的场所。净土：佛居住的地方。

④障道因缘：阻挡成佛道路的原因。因缘，佛家把能够引来果极的种种思想言行称作“因缘”，即因果报应中的“因”。

⑤住：执著，执而不舍。

⑥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事出《维摩经·弟子品第三》。宴坐：即坐禅。不合：不该。

⑦看心看净：表示的是北宗禅（神秀）的渐悟的觉悟方式，与这里南宗禅（慧能）所说的顿悟相对。神秀认为凡夫常为虚妄、染污遮蔽了其清净心，需要一渐进的次第修行，才能成就觉悟；而要觉察此清净心的存在，必须“看心看净”。

15 定慧如灯光

“善知识！定惠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惠法，亦复如是。

16 法无顿渐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①]，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②]，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③]。

【注释】

①渐契：即渐悟。契，契合于佛道之意。

②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义。这里，心即真心，性即佛性，二者涵义同。

③轮回：佛教认为众生自无始以来就在“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中不断重复生与死的历程，如车轮运转，称为“轮回”。禅家认为见性成佛便可超脱轮回。

17 无念为宗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1]，无相为体[2]，无住为本[3]。何名无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4]。无念者，于念而不念[5]。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6]。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7]。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8]。此是以无相为体。

“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9]，不于法上生念。若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10]。学道者用心，莫不思法意[11]。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12]！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故此教门，立无念为宗。

“世人离见[13]，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14]。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15]。自性起念[16]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17]。’

【注释】

①无念：指不拘泥留恋于世俗的一切心念，只保留符合佛教真心、真知、佛性的心念(正念)。这是教人不起虚妄的分别想念，并不是说全不起念。

②无相：指不拘泥留恋于事物的一切相状，只保留真心、真如、佛性的相状(实相)。

③无住：指世俗的一切事物和思想都是迁流不息、生死无常的，故修习佛道者对等事物要有没有任何执著，不为对象性所拘囿的自由的心灵。慧能是教导人们在修行方法上要以“无念”为宗旨，“无相”为本体，“无住”为根本。

④于相而离相：离，远离，引申为不执著、不计较。即下文所谓“虽即见闻觉和，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见，见色；闻，闻声；觉，觉触；知，知法；染，耽著)。

⑤于念而不念：体念“真如本性”(正念)而远离杂念、妄念。

⑥念念不住：不住，此处为迁流不止之意。住，静止。是说人的世俗“本性”迁变不息。

⑦法身即离色身：法身，成就佛法的身体，即真如、佛性。色身，物质的身体，即肉身，肉体。慧能认为佛性就在人的心中，人是法身与色身的统一，二者一旦分离，死亡随之来临。

⑧性体：佛性的本体，即自性、本性。

⑨境：外界的现象与对象。

⑩别处受生：是说此处人死，佛性之身只好别处受生，此之谓“轮回”。

⑪法意：佛法的大意。

⑫又谤经法：是说经言“无念”只是说无杂念，并非连“正念”亦无；若把“无念”误解为上文所说的“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以此自解且又“更劝他人”，那就是毁谤经法。

⑬离见：即离念，即远离与现象世界相接而生的种种虚念、见解。这里慧能实际上是在批评北宗禅(神秀)，因为北宗禅守孤寂，认为凡念虚都不免染污，为避免清净心灵不被污染，故教人离念、离见。

⑭离二相诸尘劳：二相，指生灭、有无、人我、是非、内外、染净等等对立的概念。诸尘劳：指计较“二相”而带来的种种烦恼妄见。

⑮真如：即佛性、真心。真，真实而不虚妄。如，如常，没有变易。

⑯自性起念：即从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上生起心念。

⑰此句语出《维摩经·佛国品第一》，原文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

义而不动。”法相，指事物的相状。第一义，最高真理，即佛教关于真如、佛性的理论。

18 坐禅不著心，不著净

“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元不著心[①]，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②]，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③]，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若修不动者，不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注释】

①坐禅：指坐而修禅，即静坐思维。据《摩诃止观》卷二载，坐禅者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觉，九十天为期。著，住著，守住，保持。

②心元是妄：据上下文，此“心”即“看心之心”，即看守自己本心的那种想法，这种想法属于妄心，即生灭心，是刹那间生灭、没有带住性的心识。或谓此处之心即生理之“心”，思维的机能。

③人性本净：慧能认为，人性即是佛性，亦即是本心、真心、真如，本来就是清净的；它只会被妄念所覆盖、蒙蔽，而不会沾上尘埃，被污染，变得不清净。

19 坐禅一切无碍

“今即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

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缘触境，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①]。《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②]《菩萨戒经》云：'本元自性清净。'[③]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注释】

①此处将"禅定"一词分开来讲，一如前文对"坐禅"的解释。可见出慧能禅宗之禅与一般禅学之禅的不同处。

②此句语出《维摩经·弟子品第三》，本心，本来具有的真如之心，即正直真心。

③此句语出《菩萨戒经》卷下。《菩萨戒经》，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大乘佛教戒律书。

20 见自三身佛

"善知识！总须自体，与授无相戒[①]，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②]：'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来圆满报身佛。'（已上三唱[③]）色身者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在自法性[④]，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

"善知识！听汝善知识说[⑤]：今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性上生。

"何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⑥]。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⑦]，智如月，知惠常明[⑧]。于外著境，妄念浮

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自见[9]。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行，是名归依。

“何名千百亿化身[10]？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11]。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知惠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知惠即生，此名自性化身。

“何名圆满报身？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惠能灭万年愚[12]。莫思向前，常思于后[13]。常后念善，名为报身[14]。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15]，后念善名为报身。

“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全宅，不言归依也。但悟三身，即识大意。

【注释】

①无相戒：义见第1节注③。

②三身佛：佛教认为，佛的表现形态有多种，主要有三种，称为三身佛，即法身佛、化身佛和报身佛。法身佛就是佛所证显的真如、佛性，慧能也称之为本性、自性、人性、真心等，它是永远清明洁净的。化身佛是佛用以教化众生脱离苦海的形态，由于世界很大，众生很多，因而化身佛就有了千百亿之多。报身佛是指成佛之后将得到圆满的果报，但这是未来的事，因而下文慧能称之为“当来圆满报身佛”。

③三唱：念了三遍。

④自法性：佛教把有情之物（人和动物）的佛性直接称为佛性，把包括有情与无情在内的一切事物的佛性称为法性。慧能认为佛性成法性都是事物自身具有的，故称之为自法性，或自性、本性等。

⑤听汝善知识说：“善知识”原意高明的导师，此为慧能自指。

⑥万象森罗：各种事物和现象纷然罗列，本文指上面所说的日月星辰。

⑦惠：同慧，与下句的“智”合为“智慧”。

⑧知惠：即智慧。下文两个“知惠”义同。

⑨见：同现，显现。

⑩下文慧能对“化身”的解释并不是“化身”的传统含义（即说它是佛的

"变化"之身)。

⑪自化:意谓佛性自行发生变化。

⑫惠:在此句中疑为衍文。

⑬向前:指过去,前世。于后:指未来,来世。

⑭常后念善,名为报身:经常思考来世会怎样而行善,就叫报为身。慧能对"报身"的释义并不完全是佛教的传统教义。

⑮无常已来:意即"死期已到"。无常,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时刻处生死成毁之中,故曰无常,这里当指死亡。

21 四弘誓愿

"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慧能道:'众生无边誓愿度[①],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②],将正见度[③]。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④]。'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知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⑤]。

【注释】

①度:通渡,意为解脱。佛教以苦海喻人间,故其宗旨在使众生渡过苦海,到达幸福的彼岸世界。在这里慧能对此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佛性人人皆有,在自己心中,只要明心见性就会得到解脱,因而不是别人度自己,而是自己度自己。

②本觉性:本来具有觉悟的佛性。

③正见：正确的见解，即所谓离却种种邪倒之见，表现出无漏（没有烦恼）的智慧。乃完满的修行所要具定的“八正道”之一，其他“七正”分别是：正思惟：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言说；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生命方向；正精进：于佛道的努力修行，不稍懈怠；正念：正确的意念；正定：正确的禅定。

④正法：正大光明的佛法、真理。又作妙法。

⑤行誓愿力：意谓发挥誓愿的力量。

22 无相忏悔

“今既发四弘誓愿，与善知识说无相忏悔[①]，灭三世罪障[②]。”大师言[③]，“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自性若除，即是忏悔。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④]，除却从前谄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疾染[⑤]，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唱）

“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为，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⑥]名为忏悔。

【注释】

①无相：此指自己本来具有的佛性。忏悔，忏原意是陈露先前罪恶，悔原意是改正以往以修将来（来世）。称“无相忏悔”是慧能的发明。

②三世：佛教因果轮回说以指个体一生的存在时间，分为过去世（前世、前生），现在世（现世、现生）和未来世（来世、来生）三世。世，流逝迁变之意。

③大师言：此三字当为法海记录时所加，不是慧能语。大师当指慧能。

④愚痴：惠昕本作“骄诳”，似更合适。

⑤疽疾：契嵩本作“嫉妒”，可参改。

⑥永断不作：彻底断绝、永远不做坏事。

23 无相三归依戒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①]”。大师言“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②]；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依邪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证明[③]。

“善知识！慧能劝善知识归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既无爱著[④]；以无爱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众中尊。

“凡夫不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⑤]。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既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即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无所依处。

【注释】

①无相三归依戒：无相，这里也是佛性的代名词。戒，在此只能作“规定”、“理论”解，因为三归依不是戒律。三归依，指归依佛、法、僧三宝之意，这是做佛教徒的根本条件。

②两足：福德满足与智慧满足。

③三宝：佛、法、僧三者构成佛教的最重要的要素，故称“三宝”。佛是已开悟的人，法是佛的教法，僧是信奉佛的教法的僧团组织。

④爱著：偏爱。

⑤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即谓日复一日地向心外去寻找“三归依”法。

24 大智慧到彼岸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①]，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

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慧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惠彼岸到。’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坐，即落无记空[2]。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3]，亦复如是。

【注释】

①至心：至诚之心。

②无记：无所谓善与不善的中性的心灵状态。记，标记、性质之意。

③性空：此谓自性如空，空如佛性。

25 摩诃义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1]。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如虚空[2]；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3]。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注释】

①万法尽是自性：宇宙万有都体现了真如实性。

②由如：即犹如。

③心量大，不行是少：惠昕等三本均作：“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可改为“心量事大，不行是小”。

26 般若义，波罗蜜义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惠。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惠，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则般若绝，一念智则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惠性即是。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彼岸到’，解义‘离生灭’[①]。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承长流[②]。故即名‘到彼岸’[③]，故名波罗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行，是名真有[④]。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⑤]，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最上乘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往，是定惠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变三毒为戒定惠[⑥]。

【注释】

①离生灭：指不拘泥、不计较生与灭。佛教认为外界事物，包括生与死在内，都不过是因缘化因的假象，因而不值得、也不当拘泥与计较。

②承：疑为“永”字之误。

③到彼岸：这里的“彼岸”不取“彼岸世界”义，而是终极、彻底之意。“智慧到彼岸”（般若波罗蜜），意谓最高、终极的智慧。

④真有：即真性，真心与佛性。

⑤五阴：今译为五蕴，指色蕴（物质世界）、受蕴（感受）、想蕴（想象）、行蕴（意志）、识蕴（认识），这五者表示了物质层面（色）与精神层面（其他四者）合起来构成了世界的存在。

⑥三毒：贪（贪欲）、瞋（瞋恚）、痴（愚痴）。佛教认为三者能毒害众生本具的法身、慧命，故称。戒定惠：称为“三学”，佛教修行者必修的三种最基本的学

问。戒是止恶积善，定是止息念虑、集中精神，慧是如理思维、照见真如。“三学”与“三毒”是对立的。说“变三毒为戒定惠”也就是“变三毒为三学”。

27 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惠。何以故？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诳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惠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28 持金刚经即得见性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①]，入般若三昧者[②]，直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③]；少根智人，若闻此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阎浮提[④]，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于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者[⑤]，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注释】

①入甚深法界：指探求到事物的本性、本质。法界，指万事万物及其本质、本性。

②三昧：这里指事物的奥妙。

③上根人：上等根器的人，犹言天分上等、器量大、接受能力强的人。

④阎浮提：即南赡部洲，在佛教中本指印度，后来泛指东方诸国，包括中国。

⑤大乘者：犹言具有大智慧的修行者。

29 小根闻法不悟，大智能修此行

“少根之人闻说此顿教[1]，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自倒[2]，不能增长；少根之人，亦复如是。有般若之智之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盖覆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本性，即是小根人。

“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即与《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

【注释】

①顿教：强调顿然觉悟的教法。慧能教人顿然觉悟最高的究极的理境，即顿悟到佛果，中间无需渐次升进的过程。也指慧能的南宗禅派，与神秀的北宗禅主渐悟（渐教）相对。

②沃：浇灌。

30 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

“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1]，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元不有[2]。故知万法，本

因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彼愚者悟解心解；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

“故知不悟，即是佛是众生[3]；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注释】

①小大二乘：小乘与大乘，佛教的两大派别。十二部经：也叫“十二分数”，指佛经体例上的十二种类别。佛学界说法不一。此处泛指一切佛教经典。

②一切万法元不有：这里的“万法”，不仅指宇宙万有即自然现象，也含有佛法、真如、法性、佛性的本体的意味。

③即是佛是众生：前一“是”字疑为衍文，当删去。

31 自心内善知识悟般若三昧，无念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1]，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2]。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性[3]。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

“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

“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救不可得。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心善知识，一悟即知佛也[4]。自性心地以智惠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⑤，于六尘中不离不染⑥，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⑦，即名边见⑧。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也。

【注释】

①忍和尚：指禅宗五祖弘忍。

②大善知识：高明的导师。

③化道：同化导，教化开导。

④一悟即知佛也：此句惠昕等三本均作“一悟即至佛地”，可从。

⑤六贼：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六种认识机能，其认识对象分别是色、声、香、味、触、法）。慧能认为六识攀缘于外境，以致似乎使人丧失了本性、自性，故称它们为“六贼”。六门：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根”在佛教词汇中很难确指，略如今之“神经”一词）。

⑥六尘：即上注中“六识”所对应的六种认识对象。据认为它们能够覆盖清净的本性，故称“六尘”。

⑦法缚：被外界事物（现象和概念思维）所束缚。

⑧边见：一边之见，即片面之见、偏见。

32 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付此法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常见吾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①，如事佛故，终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圣位；然须传受将从上已来默然而付于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遇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万劫千生断佛种性②。

【注释】

①受持：接受佛道，终身坚持。

②百劫万劫千生：形容时间相当长。

33 无相灭罪颂

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无相颂》，令汝迷者罪灭，亦名《灭罪颂》。颂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谓言修福而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①]。
若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元在，
若解向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若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之人能自观，即与悟人同一类。
大师令传此顿教，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本身，三毒恶缘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忽然虚度一世休，
若遇大乘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②]。"

大师说法了，韦使君[③]、官寮、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昔所未闻。

【注释】

①三恶：这里指三毒，即贪、嗔、痴三种基本的烦恼。

②合掌：左右合掌，十指并拢，置于胸前，表示衷心敬意，是佛教徒的普通礼节。至心：至诚之心。

③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处即指韶州刺史韦璩。

34 修福与功德别

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今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使君问："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磨祖师宗旨？"大师言："是。"使君问："弟子见说，达磨大师化梁武帝[①]，帝问达磨：'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磨答言：'并无功德。'[②]武帝惆怅，遂遣达磨出境。未审此言，请和尚说。"六祖言："实无功德，使君勿疑达磨大师言。武帝著邪道，不识正法。"使君问："何以无功德？"和尚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③]，即自无功德。自性虚妄[④]，法身无功德。念念德行，平等直心，德即不轻。常行于敬，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武帝不识正理，非祖大师有过。"

【注释】

①化梁武帝：化，教化。梁武帝，南朝梁的皇帝，崇信佛教。

②功德：功是功能，福利的功能；德是善德；福利功能可助长善德。一般而言，功德是具体的实际的与佛法相应的善事。慧能另有新解，认为功德是平等正直的心念与行为，福报是幸福的果实与报应；功德是佛法之身所为，福报则由行善之事所得，二者不同。

③吾我：指人我。佛教把"我"分为两个，形体之身为"人我"，外界事物为"法我"。慧能认为形体之身即人我、吾我是佛性因缘和合的假象，只有佛性才是真实的，因此应斩断对吾我的执著，使佛性显现。

④自性虚妄：自性在禅宗那里表示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超越的真性之意，亦即佛性，自性本自清净。这里的"自性虚妄"是指自性被虚妄所覆盖。

35 西方去此不远

使君礼拜，又问："弟子见僧道俗常念阿弥陀佛[1]，愿往生西方。愿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大师言："使君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国，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只为下根说近[2]，说远只缘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不一。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3]

"使君！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人心不净有愆。迷人愿生东方、西方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十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弹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

六祖言："慧能与使君移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使君礼拜，曰："若此得见，何须往此？愿和尚慈悲，为现西方，大善！"大师言："唐见西方无疑[4]。"即散。大众愕然，莫知何是。

大师曰："大众作意听，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5]，喜舍名为势至[6]，能净是释迦，平真是弥勒[7]。人我是须弥[8]，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鳖，虚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十善即是天堂。无人我，须弥自倒；除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9]。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座下闻说，赞声彻天，应是迷人了然便见。使君礼拜赞言："善哉！善哉！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注释】

①阿弥陀佛：净土宗的教主，他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净土宗认为，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就能往生西方。

②下根：根机下劣者。

③语出《维摩经·佛国品第一》，原文为："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④唐见西方无疑：唐指中国。在中国能见到西方净土是无疑的。又，或疑"唐"应作"当"。

⑤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阿弥陀佛的右胁侍，与阿弥陀佛、势至总称为阿弥陀三尊。

⑥势至：阿弥陀佛的左胁侍。

⑦弥勒：弥勒菩萨。佛教认为他是释迦牟尼佛位的接班人，因而称他为"未来佛"、"弥勒佛"。

⑧须弥：梵语音译，汉译为妙高山。据佛教的宇宙观，在世界的中心，有一座极其巨大的高山，山的周围是大海，其下为金轮。此山高八万由旬(梵语)。日、月在其周围，六道、诸天在其侧面，或在其上方，其顶上有帝释天所居宫殿。

⑨六欲诸天下：指佛教所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欲界的六重天。

36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无相颂

大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使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愿为指授。"大师言："善知识！慧能与道俗作《无相颂》，尽诵取，依此修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颂曰：

说通及心通[①]，如日处虚空；
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

教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若学顿教法，愚人不可悉。
说即须万般，合离还归一[②]，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惠日[③]。
邪来因烦恼，正来烦恼除，
邪正悉不用，清净至无余[④]。
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
净性在妄中，但正除三障[⑤]。
世间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⑥]，离道别觅道，
觅道不见道，到头还自恼。
若欲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正心，瞎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世间非，自非却是左[⑦]。
他非我有罪，我非自有罪，
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
若欲化愚人，是须有方便[⑧]。
勿令彼有疑，即是菩提现。
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
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邪见是世间，正见出世间，
邪正悉打却，[菩提性宛然][⑨]。
此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
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注释】

①说通：指对于佛教教理的通达。
②合离：合指综合，离指分析。
③慧日：智慧的太阳。

④无余：指“无余涅槃”，与“有余涅槃”相对。“无余涅槃”指证得了涅槃，而人已死了，无复余遗。

⑤三障：指烦恼障、业障、苦报障。

⑥色类：指人与一切事物。

⑦左：更甚。

⑧方便：为接引众生而采取的种种教法、方法。

⑨菩提性宛然：原本无此句，为铃木据惠昕等三本增补。

37 大师归曹溪

大师言：“善知识，汝等尽诵取此偈，依偈修行，去慧能千里，常在能边；此不修，对面千里。各各自修，法不相待。众人且散，慧能归曹溪山[①]，众生若有大疑，来彼山问，为汝破疑，同见佛世。”合座官寮、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智。[②]”一时尽散。

【注释】

①曹溪山：在今广东曲江县境。慧能于此开山，建立禅宗。

②谁能得智：“能”下当脱一“不”字，或疑“能”当作“不”。惠昕本作“豁然大悟”，契嵩、宗宝本作“无不省悟”。

38 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

大师住曹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若论门人，僧之与俗三、五千人说不尽。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禀受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

诤[①]。但得法者，只劝修行，诤是胜负之心，与道违背。

【注释】

①诤：通争。

39 “南能北秀”

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①]；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

【注释】

①南荆府当阳县：今湖北当阳。

40 志诚来参

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疾直指路。秀师唤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曹溪山，到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所听得意旨，记取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疾迟。汝第一早来，勿令吾怪。”

志诚奉使欢喜，遂半月中间，即至曹溪山，见慧能和尚，礼拜即听，不言来处。志诚闻法，言下便悟，即契本心。起立即礼拜，自言：“和尚！弟子从玉泉寺来，秀师处，不得契悟，闻和尚说，便契本心。和尚慈悲，愿当教示。”慧能大师曰：“汝从彼来，应是细作[①]。”志诚曰：“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六祖言：“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

【注释】

①细作：奸细。

41 大师为志诚说戒定慧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慧，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志诚曰："秀和尚言戒定慧：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是说，不知和尚所见如何？"慧能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所见又别。"志诚问："何以别？"慧能答曰："见有迟疾。"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大师言："汝听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疾自性慧。"

慧能大师言："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志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大师言："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自性顿修，立有渐次，契亦不立。"志诚礼拜，便不离曹溪山，即为门人，不离大师左右。

42 法达来参

又有一僧名法达，常诵《法华经》七年①，心迷不知正法之处："经上有疑，大师智惠广大，愿为决疑。"大师言："法达！法却甚达，汝心不达，经上无疑，汝心自邪，而求正法。吾心正定，即是持经。吾一生已来，不识文字，汝将《法华经》来，对吾读一遍，吾闻即知。"法达取经到，对大师读一遍，六祖闻已，即识佛意。便与法达说《法华经》。

六祖言："《法华经》无多语，七卷尽是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乘[2]，只为世人根钝，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二佛乘[3]，迷却汝性。经中何处是一佛乘？与汝说。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此法如何解？此法如何修？汝听吾说：人心不思本源空寂，离却邪见，即一大事因缘。内外不迷，即离两边。外迷著相，内迷著空。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悟此法，一念心开，出现于世。心开何物？开佛知见。佛犹如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开、示、悟、入，从一处入。即觉知见，见自本性，即得出世。"

大师言："法达！吾常愿一切世人，心地常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恶，自开众生知见；世人心正，起智慧观照自开佛知见。莫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出世。"

大师言："法达！此是《法华经》一乘法。向下分三，为迷人故。汝但依一佛乘。"

大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4]，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开佛知见转《法华》，开众生知见被《法华》转。"[5]

大师言："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法达一闻，言下大悟，涕泪悲泣，白言："和尚！实未曾转《法华》，七年被《法华》转；已后转《法华》，念念修行佛行[6]。"大师言："即佛行是佛。"其时听人，无不悟者。

【注释】

①《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省称。此经宣讲如来成佛后以种种方便说无上微妙之佛法，认为一切众生都可成佛，以其弘扬三乘归一之旨，自以其法微妙，如莲华（花）居尘不染，故名。

②三乘：能使人证得佛果、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学说，一般指声闻乘（或称小乘）、缘觉乘（或称中乘、辟克佛乘）、菩萨乘（大乘）。前两乘偏向于出世、喜在山林幽静处修头陀行（即苦行），作自了汉；后者则富入世精神，修六度（注：指为获涅槃而须修习的六种德目，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万行，化度众生。乘，车乘，喻佛教的教法。

③二佛乘：指别的成佛方式。

④心行：这里指真心修行。

⑤慧能主张用他的思想去“转动”佛经，而不是用佛经来“转动”他的思想，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慧能对持佛教经典的态度上敢于大胆革新。

⑥佛行：佛道，佛法。

43 智常来参

时有一僧名智常，来曹溪山礼拜和尚，问四乘法义[①]。智常问和尚曰：“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望为教示。”慧能大师曰：“汝自身心见，莫著外法相，元无四乘法，人心不量[②]四等。法有四乘：见闻读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无杂、但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③]。“最上乘是最上行义，不在口诤。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注释】

①四乘法：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乘，合为四乘。

②量：或以“量”当作“惟”。

③小乘：即声闻乘、中乘：即缘觉乘。大乘：即菩萨乘。最上乘：慧能称之为“一佛乘”。是最高最上的教乘。慧能认为真正的成佛方法只有一种，即顿悟成佛，因而称之为一佛乘，这与《法华经》所说的一佛乘原意有别。

44 神会来参

又有一僧名神会，南阳人也[①]。至曹溪山礼拜，问言：“和尚坐

禅，见亦不见[2]？？大师起把，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吾亦见亦不见。"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大师言："吾亦见者，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神会礼拜，更不敢言。大师又言："汝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心悟自见，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代得吾迷[3]。何不自修，问吾见否？"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溪山中，常在左右。

【注释】

①南阳：今属河南。

②见亦不见：见到佛性没有。

③汝若自见，代得吾迷：疑为："汝若自见，亦代不得吾迷。"惠昕等三本均为："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

45 三科法门

大师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志通、志彻、志道、志珍、法如、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1]，动用三十六对，生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2]，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蕴、界、入。蕴，是五蕴[3]；界，是十八界[4]；入，是十二入[5]。何名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是。何名十八界？六尘[6]、六门[7]、六识[8]。何名十二入？外六尘、中六门。何名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是。何名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法性起六

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自性念万法名为藏识⑨；思量即转识⑩。生六识，出六门，六尘，是三六十八。由自性邪起十八邪，若自性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用由何等？由自性。

【注释】

①三科：三个科目。即五荫、十八界、十二人。

②二法：泛指生灭、有无、常断、染净、来去等“二相”之法。

③五荫：即五蕴。

④十八界：人的生命存在的十八种构成要素。慧能指的是六尘、六门与六识。

⑤十二人：又作十二处。慧能指的是六尘与六门。

⑥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所感受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称为“六尘”。

⑦六门：指“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等。

⑧六识：六种认识作用，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⑨藏识：指各人自己具有的佛性，是一切事物与现象的根源。它包藏着一切事物与现象，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佛性的因缘和合而生的假象，因此称佛性为藏识。

⑩转识：指人识中的第七识，其特点是思量，通过思考、修行，使有烦恼的六识转变为没有烦恼的六识，因而称为转识。

46 三十六对

“对。外境无情对有五：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

“语与言对、法与相对有十二①：有为、无为对，有色、无色对，有相、无相对，有漏、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

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自性起用对有十九对：邪与正对，痴与惠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嶮与平对[2]，烦恼与菩提对，慈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常与无常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体与用对，性与相对，有情、无亲对[3]。

“言语与法相有十二对，内外境有无五对[4]，三身有三对[5]，都合成三十六对法也。此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如何自性起用三十六对？共人言语，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著空即惟长无明；著相即惟长邪见。

“谤法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自性上说空正语言，本性不空迷自惑，语言除故。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6]，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

【注释】

①十二对：下文实有十三对，多出一对。惠昕等本作了个别调整，改为十二对。

②嶮：同险，艰险，崎岖不平。

③无亲：当作“无情”。

④内外境有无五对：疑为“外境无情有五对”。

⑤三身有三对：疑为“自性起用有十九对”。

⑥暗不自暗：疑当作“明不自明，以暗故明。”

47 不禀授《坛经》非吾宗旨

大师言：“十弟子！已后传法，递相教授、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十僧得教授已，写为《坛经》，递代流行，得者必当见

性[①]。

【注释】

①一般认为，慧能提倡“顿悟”，主张“明心见性”而不注重法相的分析，故有学者认为45、46、47三节为后人假托。但也未必如此。

48 大师告别，真假动静偈

大师先天二年八月三日灭度[①]。七月八日，唤门人告别。大师先天元年于新州国恩寺造塔，至先天二年七月告别。大师言：“汝众近前，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使汝安乐，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法海等闻已，涕泪悲泣，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有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本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汝等尽坐，吾与汝一偈：《真假动静偈》，汝等尽诵取，见此偈意，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僧众礼拜，请大师留偈，敬心受持，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见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若悟作此见，则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者，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教本无诤，无诤失道意；
执迷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注释】

①先天：唐玄宗所用年号(712—713)。先天元年即公元712年。

49 五祖传衣付法颂并大师颂

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永住世。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大师去后，衣法当付何人？"大师言："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传。汝不信，吾与诵先代五祖《传衣付法颂》。若据第一祖达磨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

第一祖达磨和尚颂曰：

吾本来唐国①，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第二祖惠可和尚颂曰：

本来缘有地，从地种花生，
当本元无地，花从何处生？

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

花种虽因地，地上种花生，
花种无生性，于地亦无生。

第四祖道信和尚颂曰：

花种有生性，因地种花生，

先缘不和合，一切尽无生。

第五祖弘忍和尚颂曰：

有情来下种，无情花即生，

无性义无种，心地亦无生。

第六祖慧能和尚颂曰：

心地含情种，法雨即花生，

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注释】

①唐国：达磨来中国是在北魏时，唐国是对唐朝的称呼，因疑此偈与以下的偈颂都有可能是后人所撰。

50 大师二颂

能大师言："汝等听吾作二颂，取达磨和尚颂意。汝迷人依此颂修行，必当见性。

第一颂曰：

心地邪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造无明业，见被业风吹。

第二颂曰：

心地正花放，五叶逐根随，

共修般若惠，当来佛菩提。"

六祖说偈已了，放众人散[①]。门人出外思惟，即知大师不久住世。

【注释】

①众人："人"原本作"生"，今改。

51 历代传法祖师

六祖后至八月三日，食后，大师言："汝等著位坐，吾今与汝等别。"法海问言："此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授七佛，释迦牟尼佛第七，大迦叶第八，阿难第九，末田地第十，商那和修第十一，优婆掬多第十二，提多迦第十三，佛陀难提第十四，佛陀蜜多第十五，胁比丘第十六，富那奢第十七，马鸣第十八，毗罗尊者第十九，龙树第二十，迦那提婆第廿一，罗睺罗第廿二，僧迦那提第廿三，僧伽耶舍第廿四，鸠摩罗驮第廿五，阇耶多第廿六，婆须盘多第廿七，摩拿罗第廿八，鹤勒那廿九，师子比丘第三十，舍那婆斯第三十一，优婆崛多第三十二，僧迦罗第三十三，须婆蜜多第三十四，南天竺国王子第三子菩提达磨第三十五，唐国僧惠可第三十六，僧璨第三十七，道信第三十八，弘忍第三十九，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四十。"大师言："今日以后，递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①]

【注释】

①慧能当时尚无一个完整的、定型的禅宗世系"假说"，故学者一般认为此节文字为后世附加。

52 见真佛解脱颂

法海又白："大师今去，留付何法，令后代人如何见佛？"六祖言："汝听！后代迷人，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觅佛万劫不得见也。吾今教汝识众生见佛，更留《见真佛解脱颂》，迷即不见佛，悟者即见法。""法海愿闻，代代流传，世世不绝。"六祖言："汝

听！吾与汝说。后代世人，若欲觅佛，但识佛心众生，即能识佛，即缘有众生，离众生无佛心。

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
愚痴佛众生，智惠众生佛。
心险佛众生，平等众生佛；
一生心若险，佛在众生中。
一念吾若平，即众生自佛；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

53 自性真佛解脱颂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自性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与汝此颂，吾共汝别。颂曰：

真如净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
邪见之人魔在舍，正见之人佛则过[①]。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忽除三毒心[②]，魔变成佛真无假。
化身报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
若向身中觅自见[③]，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④]，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清净因，除淫即无净性身；
性中但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悟顿教门，悟即眼前见世尊；
若欲修行云觅佛，不知何处欲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者是西流，救度世人须自修，

今报世间学道者，不于此见大悠悠。”

大师说偈已了，遂告门人曰：“汝等好住，今共汝别。吾去已后，莫作世情悲泣，而受人吊问钱帛，著孝衣，即非正法，非我弟子。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坦然寂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依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吾若在世，汝违吾教，吾住无益。”大师云此语已，夜至三更，奄然迁化。大师春秋七十有六。

【注释】

①正见之人佛则过：原来“之”作“知”、惠昕等三本均作“正见之时佛在堂”，似较通。

②正见忽除三毒心：惠昕等三本“忽”均作“自”。

③若向身中觅自见：惠昕等三本均作“若向性中能自见”，意义更明。

④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法性、真如）是本来具有的，并非后“生者”，故可改作“化身本从净性生”。

54 灭后奇瑞，送葬、立碑

大师灭度，诸日寺内异香氤氲[1]，经数日不散。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八月三日灭度，至十一月迎和尚神座于曹溪山葬。在龙龛之内[2]，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二日始散。韶州刺史韦璩立碑，至今供养[3]。

【注释】

①氤氲：云烟弥漫貌。

②龙龛：放佛像的神柜。这里指安置慧能遗体的木棺。

③供养：以香花、灯明、饮食、衣服等供奉佛、菩萨与亡灵。这里指供奉慧能的亡灵。

55 《坛经》传授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①]，付同学道潡；道潡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

【注释】

①无常：指死亡。

56 如付此法，须得上根知

如付此法，复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依承，于今不绝。

57 流通品

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也[①]。如来入涅槃，法教流东土，共传无住，即我心无住。此真菩萨，说直示，行实喻，唯教大智人是旨依。凡度誓、修修行行，遭难不退，遇苦能忍，福德深厚，方授此法。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须求此法；达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识蜜意[②]。

【注释】

①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也：指的是法海的籍贯。此节文字语句艰涩费解，疑有脱误。

②蜜：当是“密”字之误。

坛　经

（宗宝本）

行由品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①]，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②]。

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意[③]。"——

慧能严父，本贯范阳[④]，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

令随众作务。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5]。"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

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漫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6]，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

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7]，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8]，万境自如如[9]，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10]，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11]；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吾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12]，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13]。"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

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说》。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14]"，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夫、天人师、佛[15]。"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若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16]。"慧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17]，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

祖相送直至九江驿[18]，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慧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慧能。慧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19]！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盘坐石上。

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20]，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21]？"惠明言下大悟。复问

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22]。"明礼辞。

慧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23]》。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慧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宗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慧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性[24]。"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慧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25]，作五逆罪[26]，及一阐提等[27]，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28]，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慧能薙发[29]，愿事为师。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30]。

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

——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注释】

①宝林：寺名，今称南华寺，始建于南朝梁代，位于今广东曲江县。慧能长期居于该寺，后来的禅宗就称其为“祖庭”。

②开缘：开启成佛因缘。

③行由：获得佛法的经过与缘由。

④本贯范阳：法海本作“本官范阳”。

⑤槽厂：养马的小屋。

⑥五祖血脉图：即禅宗五祖师承传授图。

⑦宿业：佛教指前世行善或作恶所造成的见于今世的后果。

⑧一真一切真：一真，指佛性。禅宗认为只有佛性才是真实的存在。一切真，万物的真实本相。

⑨如：如即真如，即万事万物的真实相，万事万物的真实相平等无二，称为“如如”。

⑩江州别驾：江州，今江西九江。别驾，官名，汉制，是州刺史的佐史。

⑪意智：智慧。

⑫本来无一物：法海本作“佛性常清净”。这是慧能“得法偈”中最关键的一句，惠昕等三本均改成了“本来无一物”。对此历代有人提出争议。一般来说，在慧能，“空”、“无”只就“妄心”而言，而“真心”、“自性”则为实有。

⑬肉身菩萨：即在人世间活着的菩萨。肉身，指父母所予之身。这里是对慧能的尊称，以之为菩萨的化身。

⑭应无所住而生佛心：见于《金刚经》。意为不要让自己的心性被世间种种表象所迷惑。

⑮天人师：如来佛的名号之一。以其为神与人之师，故名。

⑯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怀，当为怀集县，今广西梧州。会：即四会县，今属广东。

⑰南中：岭南。

⑱九江驿：在今江西九江。

⑲行者：这里是佛道修行者之意。因当时慧能尚未正式落发为僧，故称之为行者。

⑳正与么时：么，否。正与么：指正念与邪念。

㉑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就是后来禅宗“话头”的肇始。本来面目，指

所谓“本心”。明上座，这里是对惠明的尊称。

㉒逢袁则止，遇蒙则居：袁，即袁州，今江西宜春。蒙，指蒙山，在今江西宜春。

㉓印宗法师：据《景德传灯录》记载，法师为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精通《涅槃经》。《涅槃经》：全称《大般涅槃经》。分大、小乘两类。小乘《涅槃经》记载佛入灭的历史，大乘《涅槃经》则以阐明教义为主。涅槃，音译亦作“泥洹”，意译为圆寂、寂灭或灭度，谓脱离痛苦烦恼的生死轮回过程而进入自由无碍的境界。对其具体含义，小乘佛教解释为肉体与精神上彻底斩断导致轮回的因果链条，大乘佛教则认为获得至高无上的彻底觉悟，摆脱一切烦恼为涅槃。佛教典籍中“涅槃”也用作“逝世”的同义语。般，意译可释为“彻底”。由于本经所述涅槃乃是佛陀的逝世，故冠以“大”字。此经在印度本土不甚流传，传入中国后却影响很大，各家教派都讲习。

㉔不二：是指超越一切相对的两端而显的绝对境地，禅宗认为万事万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所以称“不二”。

㉕四重禁：即四重罪。即是犯了淫戒、盗戒、杀人戒、大妄语戒的四种罪过。

㉖五逆罪：五种悖逆佛教戒规的大罪，包括害父、害母、害阿罗汉、破坏佛的身体、破坏僧众团结与法事。

㉗一阐提：指不信佛法、不做任何善事的恶人。

㉘蕴之与界：蕴，即五蕴。界：即十八界，包括六根、六尘、六识。

㉙雉发：即剃发。雉，音 tì，原指除去野草，此处同“剃”。

㉚东山法门：指禅宗法门。东山，指五祖居住的湖北黄梅冯墓山，弘忍于此弘教传禅，故称其法门为东山法门。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

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小大，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①]，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②]。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③]。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敢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以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

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4]。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既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5]，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6]。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7]，大小二乘十二部经[8]，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9]。’《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10]。’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

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
惟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6]。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法成佛。”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注释】

①刹：原为佛塔顶部装饰，即相轮，也指佛寺前的幡杆。引申为“佛地”、“佛寺”。

②著空：执着地追求“空”，指“空”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

③无记空：虽然对于或善或恶没有区别，但又不是自我本心的显现，这种境界被称之为“无记空”。

④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是佛教经典上常用数字，并非实指。

⑤阎浮提：佛经中所称“四大洲”之一，位于须弥山南方咸海中，据称印度、中国等东方诸国均在此洲，故后世以“阎浮提”指人间世界。

⑥《般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简称《大般若经》，为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所有”（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本质而为假有）的道理，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此经在中国影响深远，如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

⑦修多罗：梵文音译，意为佛教经典。

⑧十二部经：这里泛指一切佛教经典。

⑨《菩萨戒经》：全称为《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大乘佛教戒律书。

⑩《净名经》：系《维摩诘经》的异名。参见法海本14节注②。

⑪兔角：兔本无角，“兔角”喻有其名而并无其实。

疑问品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1]。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磨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磨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不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慧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2]。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

"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

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人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慧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3]：“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4]，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注释】

①会斋：即斋会，会集众僧而施食。斋，素食。

②悭：通“悭”，音 qiān，罪过。

③顶礼：以头碰触地面跪拜，为佛门最敬重的礼节。

④《无相颂》：此《无相颂》为法海本所无。相比于禅僧慧能的思想，儒学化的程序已大为提高。这说明宋代理学兴盛以后佛教向儒学靠拢，而宗宝本《坛经》正是禅宗进一步儒学化的标志。

定慧品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①]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②]，不离四相[③]。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

有执著。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4]，却被维摩诘诃。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曰：“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知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注释】

①定慧：即禅定与智慧。禅宗认为这是求觉悟得解脱的两种必经途径。

②我法：人我与法我。即主体的人与客体的法。

③四相：主要有二义。其一指事物或现象生成(生)、存在(住)、变异(异)、毁灭(灭)的四个过程。其二，指"我相"(以自我为实有)、"人相"(以为自我同其他众生不同)、"众生相"(以为自我依据五蕴而存在)、"寿者相"(以为自我寿命不断)。佛教认为有此"四相"就是众生而不菩萨。此处"四相"用以上二义均通。

④舍利弗：全称"舍利弗多罗"，释迦牟尼的十弟子之一，在诸弟子中，被称为"智慧"第一。

坐禅品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看心，亦不看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看心看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1]？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处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注释】

①坐禅：佛教徒普遍的修行方式，盘腿趺坐，修习禅宗，集中精神，止息思虑，而进入无念无想的境地。

忏悔品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①，骈集山中听法②，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③，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④，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

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

"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

"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

"五、解脱知见香。自心即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沈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⑤，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⑥。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诳染，从前所有恶业骄诳等罪悉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恶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

“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为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娇狂、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

“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改，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前罪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即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觅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7]；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8]。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

“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恁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既归依自心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

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

“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自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人、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

“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颂

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唯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注释】

①洎：音 jì，及。

②骈集：群集。骈，并列，一个挨一个。

③胡跪：西域僧人拜坐之法，右膝着地，竖左膝危坐。疲倦时两膝互换姿态，故亦称互跪。

④五分法身香：分，种类。法身：佛法之身。香，佛教认为香气能把人的信仰之心与佛联系起来，故拜佛焚香。五分法身，把以五种方法成就佛法之身。

⑤和光：收敛锋芒。

⑥三业：即身业、语业、意业。业，意为造作、活动。三业即身体活动、语言活动、意识活动。

⑦两足尊：对佛的尊称。意思是佛在两足、多足、无足之中最尊，且二足为贵，故称两足尊。

⑧三宝：即佛宝、法宝、僧宝。

机缘品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1]，人无知者。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　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

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2]。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州人[3]，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德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曰："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

"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既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即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妄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蹇牛爱尾[8]？"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8]，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7]。”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8]，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慧，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他想，是名特《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之，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9]，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10]，礼师求解其义。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即会三身，便明四

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11]。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12]，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13]，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14]。于此疑惑。"

师曰："汝作么生疑？"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15]，全然是苦，若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火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16]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弛求。佛愍此故[17]，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18]。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19]。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20]，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段？”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21]，初谒嵩山安国师[22]，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23]，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24]，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25]，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26]。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27]，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无无速。"师曰："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28]，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隍闻是说，径来谒师。

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29]，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何北，开化四众。

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膝跪浣衣石上。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30]。昨于南天竺国[31]，见达磨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32]，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

师乃示众，次问："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乃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瘗地中[3]。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云：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注释】

①曹侯村：地名，在今广东曲江县境。曲江境内有曹溪山被视为禅宗祖庭，因此名世。据《曹溪通志》记载："山，初未有名。因魏武（按：即曹操）玄孙曹叔良避地居此，以姓名村。"

②宝坊：对寺庙的美称。

③洪州：故治在今江西南昌。

④慢幢：慢，傲慢、怠慢。幢，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慢幢即傲慢之心如幢高耸。

⑤犛牛爱尾：语出《法华经·方便品》："深著于五欲，如犛牛爱尾。"犛牛：牦牛。犛，音 lí。

⑥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二语连说，其意是心迷则囿于经典文字，不得出离；心悟则能自作主宰，随意运用经典文字。这是要人觉悟自家本具的佛性，不要使之迷失。《法华》，即《法华经》，是佛教的重要经典，参见法海本 42 节注①。

⑦白牛车：《法华经·譬喻品》把成佛的几种方法比喻为车乘，大白牛车是最好的车乘。

⑧三车：佛教传说以羊车喻声闻乘，以鹿车喻缘觉乘，以牛车喻菩萨乘，合称为三车，以喻三乘。《法华经·方便品》认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都不过

是“方便说”。引导众生达到解脱成佛的只有一种方法，即“一佛乘”，并以大白牛车喻一佛乘。

⑨安丰：今安徽寿县南郊。

⑩四智：指佛的四种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

⑪那伽定：原意为，为了保持长寿，使身体变为龙而定止于深渊。那伽，梵文音译，意译为龙。

⑫贵溪：今江西贵溪县城西。

⑬丈室：又称方丈、正堂、堂头、函大，寺院主持僧之住房。

⑭此两句经文的大意是：各种事物都变化无常，这是有生有灭的事物；把有生有灭的事物全抛开，达到脱离了生灭的涅槃寂灭境界最快乐。

⑮四大分散：佛教称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四大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四大分散意为人死时，即是四大分散之时。

⑯断常邪见：关于断灭与永恒的邪见。

⑰愍：哀怜。

⑱六十二见：佛教所说的外道的六十二种错误见解。

⑲二边三际：二边，指对立的两个极端，如有与无、生与灭等。三际：即三世，前、中、后三际，指过去、现在和未来。

⑳吉州安城：今江西吉安县。

㉑金州：故治在今陕西安康。

㉒安国师：慧安，弘忍弟子。

㉓永嘉：故治在今浙江温州。

㉔方等经：宣说平等真理的大乘经典的总称，特别是指接引小乘人大乘的过度的大乘经典。方等即是逐渐展开，以达于平等一如之意。

㉕威音王：古佛名。相传为世界形成之初的古佛，在那时人们本来具有的纯正的精神世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

㉖振锡：僧人多持锡杖，振锡即振动锡杖。

㉗八万细行：对八万种细小言行的规定。

㉘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㉙能所：能动与所动。两方之对待称为“能所”，禅宗认为这种对待是区别妄念造成的。

㉚西蜀：今四川。

㉛南天竺国：天竺为古印度，分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南天竺位于南方。

㉜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犁：迦叶，如来十大弟子之一。正法眼藏，泛指佛教正法。僧伽犁：僧人所穿三种僧衣之一，用九条布或二十五条布缝制而成，又称“九品大衣。”

㉝棕：即棕榈。瘗：音 yì，埋。

顿渐品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①]。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

至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师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也。吾所见戒定慧又别。"志诚曰："戒定慧只会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2]。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志诚礼拜，愿为执持，朝夕不懈。

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3]，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稟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觐。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4]，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师曰："《涅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诵读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若吾说常者，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5]，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6]，共成八倒[7]，故于涅槃了义教中[8]，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9]，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10]，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11]。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12]。"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

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性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13]，也只成个知解宗徒。"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为荷泽禅师。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14]，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注释】

①虚受国恩：神秀于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被武则天遣使迎请，受到唐王朝的特殊礼遇。

②回趣真如，法还不净：这句偈的大意为：反观真如佛性在，佛法也是不净身。

③虽之彼我：虽不分彼此。

④佛心印：佛的心印、心髓。禅宗盛言以心传心，就心来传佛印。

⑤邪常：关于"常"的一种邪恶的、不正的见解。

⑥常计无常：把常看作无常。

⑦八倒：八种错误见解。凡夫与外道认为涅槃是常、乐、我、净，声闻与缘觉二乘又认为涅槃是非常、非乐、非我、非净。这是八种颠倒，与正见相违逆。神宗认为大乘与最大乘的观点应该是既看到常、乐、我、净的一面，又看到非常、非乐、非我、非净的一面，这就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的见解。

⑧涅槃了义教：了义，彻底的义理；最高层次的义理。了义教，宜说了义的教法。在涅槃问题上，认为生死是苦海，涅槃最快乐，便是不圆满的不了义教，而认为生、死、涅槃不是三物，涅槃在生死之中，是生死的一种精神境界，便是圆满的了义教。

⑨襄阳：今湖北襄樊。

⑩知识：善知识的略称。

⑪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这句话的大意是：还能知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吗？如果知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应该认识事物的主体。

⑫沙弥：梵语音译，指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遵行部分佛教戒律（尚未受具足戒）的出家男少年，俗称小和尚。

⑬有把茆盖头：茆，通茅。有把茆盖头，有把茅草做个草庵，盖在头上，以蔽风雨，意即有一个寺庙，作了寺庙住持。

⑭诸宗难问：唐代佛教因教义的差别，分成许多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禅宗、净土宗等。各宗互相发难诘问，一时形成竞争局面。

⑮愍：音 min，忧伤，痛惜。

护法品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①]，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②]，万几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③]，驰诏请迎，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师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

京城学道者④。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云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⑤。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奏师语。

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⑥，托疾毗耶⑦，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⑧，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 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注释】

①神龙元年上元日：神龙元年，唐武则天年号(公元 705 年)。上元日：正月十五日元宵节。

②安、秀二师：“安”是嵩山慧安，“秀”是神秀。

③内侍：宦官。

④两宫：旧史中遇太后和帝，太上皇和帝、后或两后并举时，称为“两宫”。此两宫指太后和皇帝。

⑤羊鹿等机：羊鹿，指羊车和鹿车。等，等同。机：机性。

⑥净名：即维摩诘。

⑦毗耶：毗耶城，维摩诘所居。

⑧顶戴：敬礼。

付嘱品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曰：‘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1]，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若吾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为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钞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2]，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磨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3]，悉皆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4]。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5]：

头上养亲，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6]，昌隆法嗣。”

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7]，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8]，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9]是为七佛。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10]，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婆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睺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阇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磨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慧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11]，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清净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遇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是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12]，腾腾不造恶[13]，
寂寂断见闻[14]，荡荡心无著[15]。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16]。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

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

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磨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此皆兴隆三宝，普利众生者。

【注释】

①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即公元712年。太极、延和均为唐睿宗年号。公元712年五月以前用太极，五月至七月用延和，八月又改先天，共三个年号。

②信根淳熟：意为信仰顿悟之教的根器已到了淳熟的程序。

③沾洽：雨水沾足，多比喻普遍受惠。

④慎勿观静，及空其心：大意为，不要有意保持静的境界，也不要有意追求空寂的本心。

⑤记：普遍作授记、记别，即一种预言。

⑥伽蓝：僧伽蓝或僧伽蓝摩的略称，即佛教寺院。

⑦庄严劫：劫是印度表示极其长久时间的单位，通常用来表示世界的年龄。庄严劫是过去的劫名。

⑧贤劫：现在世的劫名。

⑨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佛的另译。

⑩先天二年癸丑岁：唐玄宗登基次年，公元713年。

⑪尊者：指修行完足的僧人，很多罗汉都被称为尊者。

⑫兀兀：用心劳苦貌。

⑬腾腾：兴起貌。

⑭寂寂：冷静落寞。

⑮荡荡：任其自然。

⑯神龛：即“龙龛”。供奉神像或佛像的石室或柜子。“龛”，其形如轿，三面有木板，前面敞开的小室，禅者可坐于其中习静。这里用以供放慧能大师的遗体。

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唐]神会

神会(684～758)是慧能晚年著名的弟子,后世禅宗灯录所载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他在慧能之后高举慧能南宗的大旗,由南往北传法,开创了慧能南宗荷泽一系,并成为禅宗史上第一个奋起向当时在中原地区居统治地位的神秀及其门下的禅宗北宗公然挑战的大禅师,对最终确立南宗在禅宗中的正统地位、为日后南宗一统天下禅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本书所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简称《神会语录》)即是其代表之作。

神会俗姓高,湖北襄阳人。年幼时即聪颖好学,从师学儒门"五经",又雅好老、庄,后览东汉大历史作家班固《后汉书》,知有浮屠(佛陀的另译)之说,遂留意佛教,而失仕进之意。辞亲投本襄阳府国昌寺,剃度出家,诵读佛教群经。后往荆州玉泉寺谒禅宗北宗之祖神秀(606—706),不久神秀应武则天诏请入京,神会乃往广东曹溪山追随慧能,从此不离左右,直到慧能去世(713)。其时神会三十岁。所以在唐著名诗人王维应神会之请而作的《六祖能禅师碑铭》中有云:"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神会乃慧能大师晚年弟子。

慧能去世后,神会仍在曹溪山居住了数年,然后离开,往各方游历。约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神会居住河南南阳龙兴寺,因有"南阳和尚"之称。他在南阳传慧能南宗禅的"顿教"法门,并开始对五祖弘忍传法付衣于慧能一事大加宣传。开元十八年(730)续于洛阳大行慧能禅法。开元二十年(732),正值神秀之后禅宗北宗"炙手可热"之际,他又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僧尼道俗均来参加的"无遮大会",在会上与当时"两京名播、海外知闻"的北宗崇远法师展开了一场关于南北禅宗是非傍正的大辩论。他公开指责神秀

北宗一系并非禅宗正统，而是“传承是傍，法门是渐”。之后禅宗内部南北二宗法统之争便在南宗神会等及其门下和北宗神秀弟子普寂等及其门下之间激烈展开。玄宗天宝四年(745)，神会再度进入东都洛阳，弘传曹溪禅宗(即慧能南宗)的顿悟之教，影响极大。这遭到普寂及其门下的痛恨，也引起了统治者的疑惧，遂有诬告神会“聚徒疑萌不利”而将之逐出洛阳。天宝十二年(753)又见黜于弋阳郡(今河南潢川)，最后又被赶回湖北襄、荆一带。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起，叛军攻下洛阳，次年又入长安，两京陷落，国家财政异常困难，唐王朝于是就想利用国家正式度僧尼收费(香火钱)的规定以助军饷。由于当时神会年高望重，就把他请出来主持这项工作。神会以老迈身躯亲自至洛阳劝导度僧，“推销”度牒，这样他就为唐王朝的重建立了一功。乱平后，心存感激的唐肃宗便诏请神会入宫内供养，但不久神会就病逝于洛阳荷泽寺中。世称“荷泽神会”。

神会大半生是在流动中度过的，至于晚年更屡遭迁徙，然而由于他及其弟子的多方惨淡经营，也由于他在安史之乱时对唐帝国表现出的忠诚使唐王朝导向对平民化、大众化的禅宗南宗的承认与支持，再加上有日益壮大的南方禅众作后盾，最后使慧能南宗由偏居岭南一隅发展到在中原地区、北中国也站稳脚跟，为中唐以后慧能南宗禅正统地位的取得以及日后一统天下禅门，奠定了基础。虽然荷泽神会一系以后逐渐消沉下去，未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南方再度兴起的慧能门下另两个原不怎么出名的弟子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及其“五家七宗”；但是，没有荷泽神会一系先行的努力，就很难想象南宗日后在全中国的影响与扩张了。

神会的禅学思想是对慧能南宗禅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从《神会语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宗禅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坚持慧能倡导的“无相无念”之说，认为“所言相者，皆是妄心”，“无念法是圣人法，凡夫若修无念法者，即非凡夫”；他还对慧能“定慧等”作了发

挥，认为不但“即定(禅定)之时即是慧(智慧)，即慧之时即是定”，而且“即定之时无有定，即慧之时无有慧”，突出了定慧双修，浑然如一，同时又不可执求的般若思想。他坚持慧能的“顿悟成佛”论，认为“直了见性，不言阶渐”，“不由阶渐，自然是顿悟”，“一念相应，便成正觉”，“言下悟道”。所谓“自然”指不假因缘而有悟，如“过去佛不从因得道”，众生本有“自然佛性”，“承自然智得成佛”，所以也不借修习而悟；“相应”即指与真如、佛性相应，“正觉”即见性悟道；并通过师徒之间的言说以求“顿悟”，内在的证悟。神会特别反对坐禅，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把学禅者从“坐禅”中解脱出来，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他说：“了性即知当解脱，何劳端坐作功夫?”又说：“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为禅。”此外别无坐禅形式。这种禅而不坐的主张显然是对慧能“禅非坐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扩大禅宗(南宗)的群众基础和改变人们的传统“禅”观念，都有重要意义。神会思想并非对慧能的翻版，例如神会主张“顿悟”而又“于顿中而言其渐”，强调“学道者须顿悟渐修”，实际上是提倡由“顿”到“修”，这与慧能所主张的“法无顿渐”，悟即修，修在悟中，若必言修只有“顿修”，修、悟圆融浑然如一是有差异的。神会似不看重自心任运，自我拯救，自在解脱，而重以自心去证悟佛性真如是什么；他之将修与悟、顿与渐分开，就有这种知解化的倾向，与慧能在无相、无念、无住的任心自运的“行(宗教实践)”中求得证悟有所区别。另外神会的“无情无性”说，即所谓“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反对“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之说，在禅宗中可谓独树一帜。此后围绕翠竹、黄花还发生过许多争论，成为中国禅宗史与佛学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

神会思想丰富了慧能南宗禅学理论，正是南禅理论奠定了日后“五家七宗”宗风的理论基础，因为“五家七宗”主要不是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在接引参禅者悟道的方式即“接机”方式上不断更新而已。

神会思想资料，除《神会语录》外，还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显宗论》等。这些作品过去经胡适先生和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先后辑印为《神会和尚遗集》及《神会和尚语录》。本书所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所用底本就是以铃木校订本为基础，并参以胡适校写本，因为胡校本字句比较流畅整齐。此两本均为石峻等五人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所收，中华书局，1983年版。我们也同时参考了此《选编》中的校注。铃木本将《语录》分为五十六节，节无小标题。本书选其前四十八节，每节加上小标题，均依语录中词句摘括而成，以便读者阅读检索。其他八节，前七节乃是神会对禅宗前六代传法情形的答说，多为宗教传说且与《坛经》中有关内容重复，故略去；最后一节有题为"大乘顿教颂并序"，实并非神会语录，乃是神会弟子宝珍、赵看琳对《语录》的校勘后记，故亦略去。其他四十八节，均为全文收录。另外，为行文的简便利落，《语录》中的"问"、"答"字后只标冒号，引号一律不标，予以说明。

1 本有今无偈义

问："本有今无偈"[1]，其义云何？答曰：据《涅槃经》义，本有者，本有佛性；今无者，今无佛性。

问：既言"本有佛性"，何故复言"今无佛性"？

答：今言"无佛性"者，为被烦恼覆盖不见，所以言"无"。"本无今有"者，"本无"者，本无烦恼；"今有"者，今日具有烦恼，纵使恒沙大劫烦恼[2]，亦是今有。故言"三世有法，无有是处"者[3]，所谓佛性不继于三世[4]。

问：何故佛性不继三世？答：佛性体常，故非是生灭法。问：是勿是生灭法[5]？答：三世是生灭法。

问：佛性与烦恼俱不俱？答：俱。虽然俱生灭有来去，佛性无来去。以佛性常故，由如虚空；明暗有来去，虚空无来去。以是无来去故，三世无有不生灭法。

问：佛性与烦恼既俱，何故独断烦恼非本？

答：譬如金之与矿俱时而生，得遇金师炉冶烹炼。金之与矿，当各自别。金即百炼百精；矿若再炼，变成灰土。《涅槃经》云："金者喻于佛性，矿者喻于烦恼。"诸大乘经论具明烦恼为客尘[6]，所以不得称之为本。若以烦恼为本，烦恼为是暗，如何得明？《涅槃经》只言以明破暗，不言以暗破得明。若以暗破明，即应经论共传；经论既无，此法从何而立？若以烦恼为本，不应断烦恼而求涅槃。

问：何故经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计烦恼性，本自无断。

答：指烦恼性即是涅槃，不应劝众生具修六波罗蜜[7]。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烦恼为本，即是弃本逐末。《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本来涅槃[8]；无漏智性[9]，本自具足。"譬如木性火性俱时而生，值燧人钻摇，火之与木当时各自。经云："木者喻若烦恼，火者喻若佛性。"以智火烧烦恼薪。经云："智慧即佛性。"故知诸经具有此文，

明知烦恼非本。

问曰：何故《涅槃经》第十五《梵行品》说"本有者，本有烦恼；今无者，今无大般涅槃[10]；本无者，本无摩诃般若[11]；今有者，今有烦恼"？

答曰：为对五阴色身故，所以说烦恼为本。又经云："佛言：'善男子[12]，为化度众生故而作是说，亦为声闻、辟支佛而作是说[13]。'"又第三十六《佇陈如品》："梵志问佛[14]：'身与烦恼，何者为先？'佛言：'身在先亦不可，烦恼在先亦不可。要因烦恼然后始有身。'"验此经文，故知烦恼与身为本，非为对佛性也。

又经云："有佛性，故得称为常。"以常故，得称为本，非是"本无今有"。第十五卷云："佛性者，无得无生[15]。何以故？非色非不色[16]，不长不短，不高不下，不生不灭故。"以不生不灭故，得称为常；以常故，得称为本。

第十九云："如暗室中有七宝，人亦不知，为暗故不见。有智之人然大明灯[17]，持住照燎，悉得见之。"是人见此七宝，终言"今有"；佛性亦非今始有，以烦恼暗故不见。谓言"本无今有"，亦如盲人不见日月，得值良医疗之即便得见，谓言："日月本无今有"；以盲故不见日月本自有之。

第廿五云："一切众生未来之世，定得阿耨菩提[18]，是名佛性。"一切众生现在具有烦恼诸结，是故不见；谓言："本无"。又第十九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19]；以诸众生烦恼覆故不见涅槃，便谓为无。"当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无今有。"佛性者，非荫、界、入[20]，非本无今有，非已有还无。从善因缘，众生得见佛性；以得见佛性故当知本自有之。

问：既言本自有之，何不自见，要藉因缘？

答：犹如地下有水，若不施功掘凿，终不能得。亦如摩尼之宝[21]，若不磨冶，终不明净；以不明净故，谓之非宝。《涅槃经》云："一切众生，不因诸佛、菩萨、善知识方便指授，终不能得。若自见者，无有是处。"以不见故谓言"本无佛性。"佛性者，非本无今有也。

【注释】

①“本有今无偈”:《涅槃经》上有“本有今无偈”,其《梵行品》云:“本有者本有烦恼,今无者今无大般涅槃;本无者本无摩诃般若,今有者今有烦恼。”有人就此经文的矛盾说法置难神会,神会答语则多方辩护。偈,音译词,即诗、颂之意。在佛教经论中,通常有以诗句的形式表示佛教思想者;此即是偈,或偈颂。

②恒沙:恒河沙子,喻多。大劫:指极其漫长的时间。

③“三世有法,无有是处”:由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称为“有法”;“三世”,即过去、现在与将来。佛教不视时间为实在,它只是就恒常变化、生灭不已的“有法”(现象)的变迁过程而假定的,故曰“无有是处”。

④佛性不继三世:是说“佛性”横亘于三世,不是纵贯三世,是恒常存在,因而言“不继”。继,承续。

⑤是勿:犹言什么。生灭法:指一切现象皆是依托因缘而起,有生有灭,没有常住性;而“生”、“灭”这样的观念本身也正好只是对现象的性相(本性与相状)的说明。

⑥客尘:又称客游尘,指偶然的、外来的染污、烦恼。客是外在的、不常住之意;尘是细微,数量众多之意。所谓“六尘”就是客尘。佛教认为修行就是扫除、消去外在的客尘,本性即炯然呈露。

⑦六波罗蜜:又称六度、六波罗蜜多。佛教大乘菩萨为了获致涅槃境地而修习的六种德目(功课和工作),它们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不疲怠地求真道)、禅定、智慧。波罗蜜意即到彼岸,汉译作“度”,意谓完成、达至理想之境。

⑧本来涅槃:即所谓“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指一切事象本来具足的真如本性。

⑨无漏智性:无漏智,完全无缺欠的智慧,即佛的智慧,禅宗常言的“般若智”就是。“无漏智性”是谓彻悟真如、佛性的可能性。

⑩大般涅槃:般涅槃,梵语音译,汉译为大灭度、大人灭息、大圆寂入。指死亡,有解脱之意味。

⑪摩诃般若:梵语音译,伟大的智慧之意。

⑫善男子:原意良家子弟,在佛教典籍里指有德的青年、在家的佛教的年轻信仰者。

⑬声闻、辟支佛:这就是所谓的两“二乘”(小乘佛教的教法,即声闻乘与

缘觉乘)圣者。声闻,指透过闻得佛的教诲之声而得觉悟的人;辟支佛,略称辟支,音译,原意为"孤独的佛",汉译作缘觉、独觉,他好栖息山野,自求觉悟、解脱。他们都是小乘圣者,位列佛、菩萨之下,不过他们已能脱离生死轮回,但以强调个别度化、个别解脱故,被大乘佛教讥为"自了汉",仍与众生隔膜,只为出世。

⑭梵志:又作梵士,"婆罗门"的汉译,原意指锐志追寻宇宙最高原理的人,这里指一修行者。

⑮无得:即无所得,谓没有所认取、所执取的对象。无生:远离种种相对的生灭变化。

⑯非色非不色:意谓不是物质,又不是非物质。"色"在佛经里专指那些具有形相、被生成的、变化的物质现象。一般而言,色即物质、非色即精神。

⑰然:"燃"的古字。

⑱阿耨菩提:是音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略写,或写成阿耨三菩提,汉译为无上正等(或等正)觉、无上正真道、无上正遍智等。佛教认为这是觉悟佛性的智慧,是说佛周遍证知最终极的真理、真如,从而平等地开示一切众生,引导到最高的清净涅槃境界中去。

⑲法相常住:此意谓事物的实性、本性、自性、真如无生灭变迁,永久存在。性相,这里指佛性的实相。

⑳荫、界、人:即五荫(一般写作"五阴",即五蕴)、十八界与十二入。参见法海本《坛经》26节注⑤,45节注④、注⑤。

㉑摩尼之宝:所谓"摩尼宝珠"。摩尼,梵语音译,珠玉的总称。禅宗人士常以之喻佛性、清净心。

2 云何是常义

真法师问:云何是'常'义?答:无常是常义。又问:今问常义,何故答"无常是常义"?答:因有无常,始说有常;若无无常,亦无常义。以是义故,得称为常。何以故?譬如长因短生,短因长立;若其无长,短亦不立。事相因故,义亦何殊?又,法性体不可得是常义[1]。

又，虚空亦是常义。

问：何故虚空是常义？

答：虚空以无大小亦无中边，是故称为常义。谓法性体不可得，是不有；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2]，是不无。是为常义。若准有无而论，则如是；若约法性体中[3]，于无亦不无，于有亦不有。恒河功德本自具足，此是常义。谓虚空无大，不可言其大；虚空无小，不可言其小。今言大者，小家之大；今言其小者，乃是大家之小。此者于未了人，则以常、无常而论。若约法性理[4]，亦无常，亦无无常；以无无常故，得称为常。

【注释】

①法性体不可得：谓法性的本体不能作为对象而求得。法性，又称法本，法的本性，即现象存在的本性。这是佛教表示真理的词语，与真如、实相、法界、空等同义。

②湛然常寂：远离生灭为常，断除烦恼为寂，是为涅槃的静寂境界。《景德传灯录》卷五亦有云："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③约：按照。体：本体。中：原意为中间，介于两端之间，在佛教哲学里指谓超越两端而形成的层面，可读若去声。有超越有、无两端，超越空、有两边而又综合二者等意，即谓超越相对性而臻于绝对之境。在这里即下文的"于无亦不无，于有亦不有"。

④法性理：法性之理。

3 三车义

户部尚书王赵公以偈问"三车"义[1]。问曰：宅中无三车，露地唯得一；不知何所用，而说此三车？答曰：三车在门外，说即在宅中；诸子闻说时，已得三车讫；今者在门外，先是乘车出。又问：宅中既得车，出外何须索？答：诸子虽得讫，不知车是车，既不自证知[2]，所

以门外索。

又问曰：何处有人得道果[3]，岂不自知乎？答：下文自证所得功德，仍不自觉知，以此。问：诸子不自知，容可门外索；父应知子得，何须更与车？答曰：诸子不自知，所以门外索；长者今与车，还是先与者。

问：三车本无实，所说乃权宜；与者是旧车，那应得假物？答：长者意在一，方便权说三；前者说三车，三车本是一。问：一车能作三，三车能作一；何不无说一，辛苦说三车？答：若为迷人得，一便作三车；若约悟人解，即三本是一。

【注释】

①“三车”：佛教《法华经·譬喻品》中的譬喻。其故事是，一班小孩在家中游戏，突然火灾起来了，但孩子们并无所知，于是用羊车、鹿车、牛车引他们都到屋外去，又用大的白牛车把他们载走。“三车”即指上述的羊、鹿、牛三车。这个佛经故事中，三车分别譬喻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即佛教接引不同根器的众生人于一乘的三种教法）；火宅喻执迷的生死世界，孩子们喻“三乘”中人。以“三车”引开孩子们远离火灾现场而达于安全之境。意即以不同形式供人远离迷妄而人同一觉悟之境。最后大白牛车的出现，则表示舍弃方便施设的三乘而归人一（佛）乘，即能使众生成佛、臻于绝对觉悟之境的教法、学说。这就是本节下文所说的“三车本是一”、“即三本是一”。

②自证知：自己证得觉悟，不假借他人的助力。这是诸佛的觉悟。

③道果：佛果，成佛的果报。

4 神无方所，有何定乎

崔齐公问：禅师坐禅一定已后，得几时出定[1]？答曰：神无方所[2]，有何定乎？又问：既言无定，何名用心？答曰：我今定尚不立、谁道用心？

问：心定俱无，若为是道[3]？答曰：道只没道，亦无“若为道。”

问：既言“无若为道”，何处得“只没道”？答：今言“只没道”，为有“若为道”；若言无“若为”，“只没”亦不存。

【注释】

①出定：从禅定中离开来。

②神：佛教一般指精神、灵魂等，犹如下文“用心”（专心）中的“心”。

③若为：如何，怎样。

5 中道义

庐山简法师问：何者是中道义？答曰：边义即是。问：今问中道义，何故答“边义是”？答曰：今言中道者，要因边义立；若是不立边，中道亦不立。[①]

【注释】

①此节文中“中道”似有二义：一是“边义即是（中道）”的中道，二是“若其不立边，中道亦不立”的中道。前者乃综合二边同时又超越之的中正之道，佛教认为是最高的、绝对的真理，即真如、佛性、空等；说“边义是”乃为了破除问者相对的执迷。后者是指相对于二边而言的中间之道。神会答非所问是为了凸显作为最高真理的佛教“中道”第一义。所谓二边，指相对立的两个立场、两个极端，如有与无、生与灭、来与去等等。

6 云何是大乘，最上乘

礼部侍郎苏晋问：云何是“大乘”？何者是“最上乘”？答曰：菩萨即“大乘”，佛即“最上乘”[①]。问曰：“大乘”“最上乘”，有何差别？答曰：言“大乘”者，如菩萨行檀波罗蜜[②]，观三事体空[③]，乃至五波

罗蜜亦复如是④，故名“大乘”。“最上乘”者，但见本自性空寂，即知三事本来自性空，更不复起观，乃至六度亦然，是名“最上乘”。

又问：假缘起否⑤？答曰：此中不立缘起。又问：若无缘起，云何得知？答：本空寂体上自有般若智能知，不假缘起；若立缘起，即有次第⑥。问：然则更不假修一切行耶？答：若如此者，万行俱备。

又问曰：见此性人若起无明，起业结否⑦？答：虽有无明，不成业结。问：何得不成？答：但见本性，体不可得，即业结本自不生。

【注释】

①菩萨即“大乘”，佛即“最上乘”：即谓菩萨乘与一佛乘，乘，车乘，喻教法。根据大乘佛教的解释，菩萨乘的特征不在觉悟而在以利他为宗旨（这一点使其与强调自利自了的声闻、缘觉二小乘区分开来），下文神会说的五种修行“五波罗蜜”就是菩萨行。它只是实践了大乘佛教不舍世间的精神而并未使众生修道成佛。而一佛乘则是独一无二的、导引众生证得绝对觉悟的最高的教法。它的实现，以大乘佛教的说法则须“五波罗蜜”受第六般若（智慧）波罗蜜即空之智慧即观诸法无自性空的智慧的统率，两者结合起来即是六波罗蜜（即六度）。

②檀波罗蜜：音译，“六度”（参见1节注⑦）之一。檀，布施、施舍之意；波罗蜜，意译为到彼岸、度，这里是最高、终极、完全、彻底之意。

③三事：此指“三毒”，即贪、瞋、痴三种根本烦恼。或认为指戒、定、慧三学，似不妥。

④五波罗蜜：即除去第六智慧（般若波罗蜜），六波罗蜜中的前五者。

⑤缘起：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物质和精神），都是由条件或原因（缘）的聚集而生起的，缘聚则形成，缘去则消灭。并认为这“缘起”由诸缘所决定，所以没有其独立的自性，其本性是空的，即“性空”。

⑥次第：顺序之意，指种种事相不是同时俱存，而依一定次序生生灭灭。

⑦无明：佛教言大烦恼。业结：即业恼，邪恶的行为与烦恼。业，行为之意。

7 “趁粥”、“措粥”

润州刺史李峻问曰[①]：见有一山僧礼拜嵩山安禅师言：“趁粥道人”[②]，又一授记寺僧礼拜安禅师言：“措粥道人[③]”。问，此二若为？答：此二俱遣[④]。

问：作没生遣[⑤]？答：但离即遣。问：作没生离？答：我今只没离，无“作没生离”。问：为复心离，为是眼离？答：今只没离，亦无心眼离。问：心眼俱不见，应是盲人。答曰：自是盲者唱盲，他家见者，元来不盲。经云：“是盲者过，非日月咎。”[⑥]

【注释】

①润州：旧址在今江苏镇江。

②趁：此处似为追逐之意。

③措粥：胡适本作“惜粥”。措，弃置，与“趁”义反。

④遣：派遣，使离去。这里有摒除一切心念、幻相之义。

⑤作没生：亦作“作么生”，怎么样，作什么。

⑥此节语句艰涩难解，意似字谜，疑有脱误。

8 无念法

张燕公问：禅师日常说无念法[①]，劝人修学，未审无念法有无？答曰：无念法不言有，不言无。问：何故无念不言有无？答：若其言有者，即不同世有；若言其无者，不同世无。是以无念不同有无。问：唤作是勿[②]？答：不唤作是勿。问：异没时作物生[③]？答：亦不作勿生。是以无念不可说，今言说者，为对问故；若不对问，终无言说。譬如明镜，若不对像，镜中终不现像。尔今言现像者，为对物故，所以现

像。

问曰：若不对像照不照[4]？答曰：今言对照者，不言对与不对俱常照。问：既无形像，复无言说，一切有无皆不可立。今言照者，复是何照？答曰：今言照者，以镜明故，有自性以照；若以众生心净，自然有大智慧光，照无余世界。问：既若如此，作没生时得？答：但见无。问：既无，见是物？答：虽见，不唤作是物，何名为见？答曰：见无物既是真见常见。

【注释】

①无念法：即禅宗所谓"无念"的教法。无念，是教人不起虚妄的世俗心念和相对的分别心而只保留心念，即所谓佛教真心、真如、佛性。是正念而无妄念，是无妄念之念，非说全不起念。

②是勿：犹言什么。

③异没时作物生：异没时，意谓别的什么时候，没同么，什么。作物生，疑为"作勿生"（即"作么生"，犹言怎么样、作什么）之误。

④照：即明照、寂照，佛教言以此呈显自性、佛性之本体。

9 生灭法

和上问远法师言[1]：曾讲《大般涅槃经》不？远法师言：讲《大般涅槃经》数十遍。和上又言：一切大小乘经论说众生不解脱者，为缘有生灭二心[2]。《涅槃经》："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3]未审生之与灭可灭不见灭？为是将生灭生灭？为是将灭灭生？为是生能自灭生？为是灭能自灭灭？请法师一一具言答。

远法师言：亦见诸经论作如此说，至于此义，实不能了。禅师若了此义，请为众说。和上言：不辞为说，恐无解者。法师言：道俗有万余人，可无一人能解？和上言：看！见不见[4]？远法师言：见是没[5]？和上言：果然不见。

远法师既得此语，结舌无对：非论一己屈词，抑亦诸徒失志。胜

负既分，道俗嗟散。

【注释】

①和上：梵语音译，即“和尚”，此指神会禅师，下同。

②生灭二心：即生灭之心，生灭心，谓世俗之心、日常意识。佛教认为其刹那间生灭变迁，不会永久存在。

③此处可参见宗宝本《坛经》《机缘品第七》中慧能与智道的对答，及该文注⑭。

④见不见：实指见不见性，见不见心，见不见道之义。“见”即指彻见自家生命的本性、自性、佛性，不是指看见某外物。

10 修何法而得见性

和上问澄禅师：修何法而得见性？澄禅师答曰：先须学坐修定，得定已后，因定发慧；以智慧故，即得见性。问曰：修定之时，岂不要须作意否？答言：是。问：既是作意即是识定，若为得见性？答：今言见性者，要须修定；若不修定，若为见性？

问：今修定者，元是妄心；妄心修定，如何得定？答曰：今修定得定者自有内外照。以内外照故得见净，以心净故即是见性。问曰：今言见性者，性无内外；若言‘因内外照故’，元是妄心，若为见性？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坐禅，心随境界流[①]，云何名为定？”若指此定为是者，维摩诘即不应诃舍利弗宴坐也[②]。

【注释】

①境界：佛教指主观的内心情状，没有或很少客观外境的意味。

②维摩诘即不应诃舍利弗宴坐也：事出《维摩经·弟子品第三》。宴坐，即坐禅。

11 言“用心”

和上问诸学者：今言用心者，为是作意不作意？若不作意，即是聋俗无别。若言作意，即是有所得；以有所得者即是系缚，故何由可得解脱？声闻修空住空，即被空缚；若修定住定，即被定缚；若修静住静，被静缚；若修寂住寂，即被寂缚。是故《般若经》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又《维摩经》云：“调伏其心者，是声闻法[①]；不调伏心者，是愚人法。”

仁者既用心，是调伏法[②]。若调伏法，何名解脱者？须陀洹亦调伏，斯陀舍亦调伏，阿那含、阿罗汉亦调伏[③]，非想定及非非想亦调伏[④]，四禅亦调伏[⑤]，三贤并皆调伏[⑥]，若为鉴别？若如此定者，并未解脱。

【注释】

①声闻法：又称声闻乘，声闻的教法，要求以空为基本观念，析离诸法（现象世界）才得证成觉悟，成阿罗汉。

②调伏法：指佛教中一种秘密传授的用以调伏恶魔与怨敌的教法。

③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小乘佛教修道的四个阶段，称“声闻四果”。其中，须陀洹为声闻四果中的初果，即背离生死之流、开始进入圣道之意；斯陀含是第二果，即再一次还生到天上与人间，断尽种种疑惑之意；阿那含是四果中的第三位，意即不返回迷妄虚幻的世界；阿罗汉即指断除一切烦恼而入涅槃，达到修行的最高阶段，这是小乘佛教的理想人格。

④非想定及非非想：即不是想像，也不是非想像的禅定境地。在佛教修行上这是相当高的境界，由于仍有潜隐的细微想像，佛教禅宗认为仍不是终极的境界。

⑤四禅：佛教指色界（断除欲念、肉体仅存的清净世界）的四个瞑想阶段，由超越欲界（充满本能欲念的物质世界）的种种执迷而得到。又称四禅定。

⑥三贤：按佛教说法，菩萨修行须经五十二个阶段，三贤就是指在中间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阶段中修行的菩萨。

12 真如之体如何可识

神足师问：真如之体以是本心，复无青黄之相，如何可识？答曰：我心本空寂，不觉妄念起[①]；若觉妄念者，觉妄自俱灭，此即识心者也。

问：虽有觉照[②]，还同生灭。今说何法，得不生灭？答曰：只犹心起，故遂有生灭；若也起心既灭，即生灭自除，无相可得。假说觉照，觉照已灭，生灭自无，生灭即不生灭。

【注释】

①觉：此处有沉思、寻求、分别等意，下同。

②觉照：即觉观，粗略觉察和仔细观察之意。佛教禅宗认为觉与照（观）对真正的禅定仍有妨碍，仍不能识我心、本心或真如之体。

13 云何为空

崇远法师问：云何为空？若道有空，还同质碍[①]；若说无空，即何所归依？答曰：只为未见性，是以说空；若见本性，空亦不有。如此见者，是名归依。

【注释】

①质碍：佛教用以指物质（色）对见性成佛的妨碍。

14 一行三昧

和上告：诸知识！若欲得了达甚深法界者[①]，直入一行三昧[②]。若入此三昧者，先须诵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修学般若波罗蜜。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子发菩提心者，于此经中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不取于相者，所为如如[③]。云何所谓如如？无念。云何无念？所谓不念有无，不念善恶，不念有边际无边际；不念有限量无限量；不念菩提，不以菩提为念；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是为无念。是无念者，即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者，即是一行三昧。

诸知识！若在学地者[④]，心若有念，即便觉照；若也起心即灭，觉照自亡，即是无念。是无念者，无一切境界；如有一切境界，即与无念不相应。，故诸知识如实见者，了达甚深法界即是一行三昧。是故《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云："善男子，是为般若波罗蜜。所谓于诸法中无所念，我等住于无念法中，得如是金色身三十二相[⑤]，大光明不可思议智慧。"诸佛无上三昧，无上智慧尽诸功德，诸佛说之由不能尽，何况声闻辟支佛！

能见无念者，六根无染；见无念者，得向佛智；见无念者，名为实相[⑥]；见无念者，中道第一义谛；见无念者，恒沙功德一时等备；见无念者，能生一切法；见无念者，即摄一切法。

【注释】

①法界：在佛教，法指诸法即各种现象；界，分界，即谓现象各有自体，分界不同；后"界"又有了"性"的涵义，故法界即法性、真如，指一切现象的本源。这里两义兼之而重后一义。

②一行三昧：即借着一种三昧修行，使心灵贞定下来。所谓三昧，乃定的音译，意译等持，佛教指一种心灵、精神的统一作用，以此进入宗教意味的深觉暝想之境。通常所说的"禅定"就是这个意思。

③如如：真如。

④学地：求学之地，即在仍要继续学习的阶段。

⑤金色身三十二相：指如来佛身体的三十二种相状。

⑥实相：一切事物的真实的、常住不变的本性，真相，与真如、法性、实性、涅槃等同义。

15 若为修道得解脱

侍郎苗晋卿问：若为修道得解脱？答：得无住心，即得解脱。问：若为得无住？答曰：《金刚经》具有明文。又问：《金刚经》道没语？答曰："复次：'须菩提[①]，诸菩萨摩诃萨[②]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色、香、味、触、法生心[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得无住心，即得解脱。

又问：无住若为知无住？答曰：无住体上，自有本智[④]；以本智能知，常令本智而生其心。

【注释】

①须菩提：佛弟子之一，以善解诸法（现象）缘人起无自性、一切皆空的佛理著称。

②诸菩萨摩诃萨：菩萨，梵语"菩提萨埵（多）"之省，意谓觉悟了的众生；摩诃萨，又作摩诃萨埵，即大菩萨。菩萨中有高下之分，故称。

③声、色、香、味、触、法：即所谓"六尘"，前五者是具体的、物质的，为眼、耳、鼻、舌、身所感知；"法"则可以是具体的物质，亦可以是抽象的概念、观念，为意识所认识。

④本智：本有佛性智慧之意。

16 何者是佛心，众生心

魏郡乾光法师问[①]：何者是佛心，何者是众生心？答曰：众生心即是佛心，佛心即是众生心。问：众生心与佛心，既无差别，何故言"众生"、言"佛"？答：若约不了人论，有众生有佛；若其了者，众生心与佛心元不别。

又问：常闻禅师说法与天下不同，佛法一种，何不同？答：若是佛法，元亦不别。为今日觉者各见浅深有别，所以言道不同。问曰：请为说不同所由？答曰：今言"不同"者凝心取定，或有住心看净，或有起心外照，或有摄心内澄，或有起心观心而取于空，或有觉妄俱灭，不了本性，住无记空[②]。如此之辈，不可具说。如此本性虚无之理，时人不了，随念而成，以定不同。非论凡夫，如来说无为一法，一切贤圣而有差别，何况今日一切诸学道者若为得同？

问曰：《金刚经》中四句偈义，何者是？

答曰：见诸法师说四句偈者，或以八字为句、卅二字为四句，或以五字为句，或以四字为句，或有人取经后一切有为法偈为四字偈[③]，或有人取若以色见我偈为四句偈义。无著菩萨云[④]："广大第一常，真心不颠倒，为四句义。"或有人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为四句偈义。今即不然。何以故？因有我相，始言无我相；因有人相，始言无人相；因有众生相，始言无众生相；因有寿者相，始言无寿者相。今看此义即不然。何以故？无无我相，无无人想，无无众生相，无无寿者相，即名真四句偈义。又见《大智度论》云[⑤]："般若波罗蜜者，喻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取，以不可取，是为真取。"此即真四句义。

【注释】

①魏郡：今属河北省。

②无记空：意谓无所谓善、不善(恶)是空。记，标记、性质之意。

③四字偈:"字"当为"句"之误。四句偈即指佛教常用以传达佛理的四行诗。

④无著菩萨:约公元四或五世纪的印度高僧,佛教大乘瑜伽教系的首创者,著有《摄大乘论》等书。他主张戒、定、慧三学,勤修"六波罗蜜",把证悟阶段分为"十地"(十种境界),最后达到"无住处涅槃"之境,对佛教禅宗(尤神会和尚)有一定影响。

⑤《大智度论》:佛教论书,为论释《大品般若经》之作,发挥了经中的"性空幻有"思想,对佛教禅宗有一定影响。

17 云何是道

郑璿问曰:云何是道?答曰:无名是道。又问:道既无名,何故言"道"?答曰:道终不自言,言其"道"者,只为对问故。

问:"道"既假名,无名是真否?答曰:亦非真。问:无名既非真,何故言"无名是道"?答:为有问,故有言说;若无有问,终无言说。

18 金刚经义

乾光法师问:《金刚般若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是人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其义云何?

答曰:持经之人合得一切人恭敬礼拜。今日虽且得经读诵,为未持经以前所有重罪业障;今日持经威力故,感得世人轻贱,能令持经人所有重罪业障悉皆消灭[①]。以得消灭故,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②]。又有理义释云:先世罪业者,喻前念起妄心[③];今世人轻贱者,喻后念齐觉。后觉为悔前妄心。若前心既灭,后悔亦灭。二念俱既不存,即是持经功德具足,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云:

后觉喻轻贱者，为是前念起妄心；若起后觉，亦是起心，虽名作觉，觉亦不离凡夫，故喻世人轻贱也。

【注释】

①此处文字或有脱误，故费解。

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参见一节注⑱。

③前念：前一瞬间、刹那。下文的“后念”，即指后一瞬间、刹那。

19 定慧等义

悊法师问[①]：云何是“定慧等”义[②]？

答曰：念不起，空无所有，即名正定。以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即名正慧。若得如是，即定之时，名为慧体；即慧之时，即是定用。即定之时不异慧，即慧之时不异定；即定之时即是慧，既慧之时即是定；即定之时无有定，即慧之时无有慧。何以故？性自如故。是名定慧等学。[③]

【注释】

①悊：同“哲”。

②“定慧等”义即谓同时修习禅定与智慧。

③此节文谈“定慧等学”，可参见两本《坛经》有关章节。

20 无念法凡夫修抑或圣人修

嗣道王问：无念法者，为是凡夫修，为是圣人修？若是圣人修，即何故令劝凡夫修无念法？答曰：无念法者，是圣人法；凡夫若修无念法者，即非凡夫也。

又问曰：无者无何法？是念者念何法？答曰：无者无有二法，念者唯念真如。

又问：念者与真如有何差别？答曰：亦无差别。

问：既无差别，何故言"念真如"？答曰：所言念者，是真如之用；真如者，即是念之体。以是义故，立无念为宗。若言无念者，虽有见闻觉知，而常空寂。①

【注释】

①本节文可参见法海本《坛经》第17节或宗宝本《坛经》《定慧品第四》。

21 顿悟义

志德法师问：禅师，今教众生唯求顿悟，何故不从小乘而引渐修？未有升九层之台不由阶渐而登者也。

答曰：只恐畏所登者不是九层之台，恐畏漫登者土堆胡塚①。若是实九层之台，此即顿悟义也。今于顿中而立其渐者，即如登九层之台也，要藉阶渐，终不向渐中而立渐义。得须理智兼释，谓之顿悟，并不由阶渐，自然是顿悟义。

自心从本已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得者，为顿悟；即心是道为顿悟；即心无所住为顿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顿悟；知一切法是一法为顿悟；闻说空不著空，即不取不空，是顿悟；闻说我不著我，即不取无我，是顿悟；不舍生死而入涅槃，是顿悟。

又有经云"言自然智无师智"②，理发者向道疾，必修者向道迟。出世而有不思议事。闻说者即生惊疑。今见在世不思议事有顿者，信否？

问曰：其义云何？愿示其要。

答曰：如周太公、殷傅说③，皆竿钓板筑，而简在帝心④，起自匹夫，为顿登台辅⑤，岂不是世间不思议之事？出世不思议者，众生心中具足贪、爱、无明宛然者，但遇真正善知识，一念相应便成正觉，

岂不是出世不思议事？又经云："众生见性成佛道。"龙女须臾顿发菩提心[6]，便成正觉。又令众生入佛知见，若不许顿悟者，如来既合遍说五乘[7]；今既不说五乘，唯言众生入佛知见约斯经义，只显顿门，唯在一念相应，实更不由阶渐。

相应善者，谓见无念；见无念者，谓了自性；了自性者，谓无所得；以其无所得，即如来禅。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者，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刚无住；以无住故，即如来禅。"又经云："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无漏性智，本自具足。"欲拟善分别自心现与理相应者，离五法、三自性[8]，离八识、二无我[9]，离内见外见，离有无二法，毕竟平等湛然常寂，广大无边，通恒不变。何以故？本自性清净，体不可得故。

如是见者，即得本性，若人见本性，即坐如来地。如是见者，离一切诸相，是名诸佛；如是见者，恒沙妄念，一时俱寂；如是见者，恒沙清净功德，一时等备；如是见者，名为无漏智；如是见者，名一字法门；如是见者，六度圆满；如是见者，名法眼净[10]；如是见者，谓无所得；无所得者，即是真解脱；真解脱者，即同如来知见广大深远，一无差别。

故如是知者[11]，即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如是见者，放大智慧光，照无余世界。所以者何？世界即心也。空寂更无余念[12]，故言照无余世界。

诸学道者，心无青黄赤白黑，亦无出入去来、远近前后，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若得如是者，名为相应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论善恶等，皆不离妄心；并有所得，以有所得，并是有为，全不相应。若其决心证者，临于三军际，白力相向下，风刀解身日[13]。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使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者——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

若有坐者，"疑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者，此是障菩提，未与菩提相应，何由可得解脱？解脱菩提如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不应被维摩诘诃。诃者云："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也。"但一切时中，见无念，不见身相，名为正定；不见心相，名为正慧。

【注释】

①土堆:小土丘。堆,音duī。胡塚:意谓荒野的坟墓。塚,本作"冢"。

②此处"言"字疑衍。

③周太公、殷傅说:指周初的姜太公(又称姜尚、吕尚、太公望、姜子牙等)和殷代的傅说(音yuè)。前者辅助佐周文王、武王灭殷商,后者被殷王武丁举以为相,出现了殷中兴的局面。

④简在帝心:意谓为帝王所提拔。简,选拔。

⑤台辅:指宰相之位。

⑥龙女须臾顿发菩提心:指《法华经》所记载龙王的女儿成佛的事。这是女人成佛在经典上的根据,而佛教一向是有重男轻女之嫌的。

⑦五乘:佛教指把众生乘载到理想之境的五种教法,一般是指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加上人乘、天乘而成五乘;前三者为出世间乘,后两者为世间乘。

⑧三自性:即"三性",佛教指客观现象(诸法)的三种存在状态或层次,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

⑨二无我:指人无我和法无我,前者是说作为生命存在的人自身无实在的自性,后者是说一切诸法(现象)都无实在的自性;即是"二空"。

⑩法眼净:清净的法眼,佛教指观照最高真理的智慧之眼。

⑪依上下文,此处"知"字当作"见"。

⑫此处是依胡适校本,原文有误脱。

⑬此处依胡适校本,原文有误脱。

22 何者是空,不空

常州司户元思直问曰[①]:何者是空?云何为不空?答曰:真如体不可得,名之空;以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而有恒沙之用,故言不空。

【注释】

①司户：唐代官名，主管民户，为郡之佐使。

23 云何或有见，或有不见

蒋山义法师问[①]：一切众生皆有真如佛性，及至中间，或有见者，或有不见者，云何有如是差别？

答曰：众生虽有真如之性，亦如大摩尼之宝，虽含光性，若无人磨治，终不明净。差别之相，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不遇诸佛、菩萨、善知识教令发心，终不能见。差别之相，亦复如是。

【注释】

①蒋山：即钟山，又名紫金山，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

24 众生云何得入真如

义圆法师问曰[①]：虽有真如，且无有形相，使众生云何得入？

答：真如之性，即是本心。虽念无有能念可念，虽说无有能说可说，是名得入。

【注释】

①此处依胡适校本，铃木校本“义圆”作“义闻”。

25 今修何法得不生灭

庐山简法师问：见觉虽然行，还同生灭；今修何法得不生灭？

答曰：今言见者，本无生灭；今言生灭者，自是生灭人见也。若无生灭，即是不生灭。

26 云何是“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润州司马王幼琳问：云何是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答曰：般若波罗蜜，体不可得，是无法可说；般若波罗蜜，体自有智[①]，照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而有恒沙之用，是名说法。

【注释】

①智：即前文所说“体不可得”而以智慧的直觉可以见之之智。

27 忏悔，罪得灭否

牛头寁法师问[①]：忏悔，罪得灭否？答曰：是无念者，业自不生。何妄心而别有更欲忏悔灭之，灭即是生。问曰：云何是生？答曰：生者即是于灭也。

【注释】

①牛头：指牛头山，在今江苏江宁县南，又称“牛首山”。为牛头宗（早期禅宗一派）的发祥地。

28 众生何故更染生死法

罗浮山怀迪禅师问曰[①]：一切众生本来自性清净，何故更染生死法而不能出离三界？答曰；为不觉自体本来空寂，即随妄念而起结业。受生造恶之徒，盖不可说；今此修道之辈，于此亦迷。唯只种人天因缘[②]，不在究竟解脱，又若不遇诸佛、菩萨、真正善知识者，何由免得轮回等苦？

问曰：心心取寂灭，念念入法流者[③]，岂非动念否？答：菩萨向菩提，其心念念不住。犹如灯焰焰相续，自然不断，亦非灯造焰。何以故？谓诸菩萨趣向菩提，念念相续不间断故。

【注释】

①罗浮山：在今广东博罗县西北，以瑰奇灵秀著称。为佛教、道教胜地，历代有禅宗名僧驻锡于此。

②人天：人间与天上两个界城，佛教“十界”中的五、六两界，为“六凡”之首，二者皆不能免于生死轮回之苦。

③法流：喻正法的传承如水流，相续不断。

29 王维问若为修道得解脱

门人刘相倩云：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屈神会和上及同寺僧惠澄禅师[①]，语经数日。于时王侍御问和上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诸大德言说[②]，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见解并不同。”王侍御问和上：“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得定，以后发

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涅槃经》云：‘定多慧少，增长无明；慧多定少，增长邪见。’若定慧等者，名为见佛性。故言不同。”

王侍御问：“作勿生是定慧等？”和上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众起立厅前。澄禅师谘王侍御云[3]：“惠澄与会阇梨，刚证不同。”王侍御阁谓和上言：“何故不同？”答：“言不同者，为澄禅师先修定，得定已后发慧，会即不然。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偈等。是以不同。”[4]侍御言：“阇梨，只没道不同[5]？”答：“一纤毫不得容。”又问：“何故不得容？”答：“今实不可同，若许道同即是容语。”

【注释】

①屈：此处意为使（某人）屈尊（做某事）。是神会弟子用以状神会为人说法。

②大德：佛教对僧人的尊称。

③谘：同“咨”，此处可作咨嗟解，为澄禅师向王维叹息说。

④从“王侍御笑谓和上言”到“是以不同”这段文字与前文是同意重复，可删去。

⑤阇梨：梵语，音译，僧徒之师。这里是对神会的尊称，相当于“老师”之义。没：犹言什么。

30 佛性遍一切处否

牛头山袁禅师问：佛性遍一切处否？答曰：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

问曰：先辈大德皆言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今禅师何故言道佛性独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

答曰：岂将青青翠竹同于功德法身，岂将郁郁黄花等般若之智？若青竹黄花同于法身、般若者，如来于何经中说与青竹黄花授

菩提记？若是将青竹黄花同于法身、般若者，此即外道说也。何以故？《涅槃经》云——具有明文——“无佛性者，所谓无情物是也。”

31 众生佛性与佛佛性同异

苏州长史唐法通问曰：众生佛性与佛佛性同异？答：亦同亦异。又问曰：何故亦同亦异？答曰：言其同者犹如金，言其异者犹如椀、盏等器是也[①]。问曰：此似是没物[②]？答：不似个物。问曰：既不似个物，何故唤作佛性？答：若其似物，不唤作佛性。

【注释】

①椀：同“碗”。盏：小杯。

②没：犹言什么。

32 “明境高台即能照万像”义

庐山简法师问：“明镜高台即能照万像，万像即悉现其中。”此若为？

答：“明镜高台能照万像，万像即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今此门中[①]，未许为妙。何以故？且如明镜则能监万像[②]；万像不现其中，此将为妙。何以故？如来以无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有分别之心而能分别一切？

【注释】

①此门：神会自指本门禅法。

②监：统摄。

33 世间有佛否

扬州长史王怡问曰：世间有佛否？答：若有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问曰：定有佛，为复定无佛？答：不可定有，亦即不可定无。

问曰：何故言"不可定有、不可定无"？答："不可定有者，《文殊般若经》云："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菩提涅槃不可得，佛亦不可得。"故言"不可定有"。"不可定无"者，《涅槃经》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诸众生从善因缘方便，得见佛性。"故言"不可定无"。

34 云何是大乘

齐寺主问曰：云何是大乘？答曰：小乘是。又问曰：今问大乘，因何言"小乘是"？

答：因有小故，而始立大；若其无小，大从何生？今言大者，乃是小家之大。今言大乘者，空无所有，即不可言大小。犹如虚空，虚空无限量，不可言无限量；虚空无边，不可言无边；大乘亦尔。是故经云："虚空无中边，诸佛身亦然。"今问大乘者，所以小乘是也。道理极分明，何须有怪？

35 "受诸触如智灯"义

行律师问[①]：经云："受诸触如智灯。"此义云何？答曰：受诸触者[②]，言本性不动也。若其觉异即是动，犹如镜中约人[③]，种种施为举动为无心也。今受诸触，亦复如是。其智灯者，本觉之智也。今

言智灯者，即以本觉之智能知故，称为智灯。

借牛角以为喻立义④，正角之时不可言如意⑤；即如意之时，不可名为角。其角则虽含如意性，未灭角时，不可称为如意。如意虽因角所成，成亦不可称为角。经云："灭觉道成"，其义若斯。"若见遍则觉照亦不立"，今存觉照者，约见解遍而论。

若约清净体中，何所觉？亦何所照？人以世物为有，我即以世物为无；人以虚空为无，我以虚空为有。何以故？世物缘合即有，缘散即无，遇火则焚，遇水即溺，不久破坏；是以言无。虚空，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不可破坏，不可散故；是以称为常，故得为之有也。

【注释】

①律师：指精通佛教律学、善讲戒律的僧师。

②受诸触：意谓领受各种所接触的对象。

③约：照。

④牛角：依佛教传说意即"牛角、触袈裟而生于天上"，喻指死而获致三乘之果。或作"牛触一角袈裟"，喻义相同。

⑤如意：指获得随顺己意的佛教神通。

36 僧家自然，道家因缘

相州别驾马择问①：择比在朝廷②，问天下内供奉僧及道士决弟子疑不了，未审禅师决得择疑否？答：比者以来，所决诸人疑亦不落莫，未审马别驾疑是物③？马别驾言：今欲说，恐畏禅师不能了择疑。答：但说出，即知得与不得。元来不说，若为得知？时有别驾苏成、长史裴温、司马元光绍三人言：与他禅师说出。

马别驾遂问：天下应帝廷僧，唯说因缘，即不言自然；天下应帝廷道士，唯说自然，即不言因缘？答曰：僧唯独立因缘，不言自然者，是僧之愚过；道士唯独立自然，不言因缘者，道士愚过。

马别驾言：僧家因缘可知，何者即是僧家自然？若是道家自然

可知，何者即是道家因缘？和上答：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又经文所说："众生有自然智无师智"，此是自然义。道士家因缘者，道得称自然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从"道"以下并属因缘。若其无道，一从何生？今言一者，因道而立；若其无道，万物不生。今言万物者，为有道故，始有万物；若其无道，亦无万物。今言万物者，并属因缘。

【注释】

①相州：旧治在今河北临漳县。

②比：近来。下文"比者以来"意同。

③是物：犹言什么物。

④是语出自《道德经》(《老子》)第四十二章。

37 色、空义

弟子比丘无行问：无行见襄阳俊法师及诸法师等在和上堂共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及龙女刹那发心便成正觉。如是等义，无行于此有疑。和上言：汝见诸法师作何问？答曰：见品法师问俊法师等[1]："何者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俊法师答："借法师身相可明此义。何者是法师？若言眼不是法师，口亦不是法师，乃至耳鼻等一一检责，皆不是法师；但有假名[2]，求法师终不可得，即空。假缘有故，即色。"无行今所疑者，见俊法师作如此解，愿和上示其要旨。

和上言：如法师所论，自作一家道理，若未经意即未相应。俊法师所说乃析物以明空，即不知心境高于须弥。汝今谛听，为汝略说：是心起故即色，色不可得故即空。又云[3]："法性妙有故即色，色妙有故即空[4]"，所以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5]。"又云："见即色，见无可见即空"，是以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又问曰：众生烦恼无量无边，诸佛如来⑥，菩萨摩诃萨历劫修行由不能得，云何"龙女刹那发心便成正觉"？

和上言：发心有顿渐，迷悟有迟疾；若迷即累劫，悟即须臾。此义难知，为汝先以作事喻，后明此义，或可因此而得悟解。譬如一缑之丝⑦，其数无量，若合为一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提心，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巧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地烦恼，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慧利明了，通达无碍。证此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等备；金刚慧发，何得不成！

又问：见俊法师说："龙女是权，不得为实；若是实者，刹那发心，岂能断得诸位地烦恼？"见俊法师作如是说，无行有疑，愿和上再示。

和上言：前引丝喻以明，即合尽见，何乃更疑？《花严经》云⑧："十信初发金刚慧，便成正觉。"菩提之法，有何次第？若言龙女是权者，《法华经》圆顿不思议教有何威力？

【注释】

①此处胡适校本"问"字在"等"字之下，似误，依上下文，疑"等"字在"问"字之前。"品法师"之"品"字，胡适校本作"岩"，故可疑"品"字乃"㠯"(同"岩")字之残缺。

②假名：佛教常用以指没有实在的自体、自性与之相应而只是人为施设的种种名目。它是对本无自性、本来空寂的一切诸法(现象)的指述、分别。假，施设、权宜之意。

③又云："云"字前疑缺一"经"字，下一个"又云"同。

④"妙有"，真实的有；"法性妙有"意谓佛性真如真实存在，它是现象世界成立的根据，故说"法性妙有故即色"。"色妙有"意谓现象界的物质生命真实存在，但由于没有独立的自性，故说"色妙有故即空。"

⑤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与下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同义，意译就是：一切物质现象(色)都没有实性(空)，没有实性的东西(空)是物质的现象(色)。佛教哲学认为应从"空"来了解物质现象的本质，同时"空"的意义的理解也离不开物质现象。"不异"，不离之意。

⑥诸佛如来：如来，指由真理、真如而来的觉悟了的人格，亦即佛；诸佛，依佛教说法，佛有无量数，释迦牟尼只是其中一个，故称“诸佛”。

⑦一缕之丝：一根麻线。缕(lǐ)，粗麻。

⑧《花严经》：即《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指所证之佛法；而佛之法身华丽庄严，故称“华严”。该经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强调解脱的关键在于心等。此经在隋唐时代弘扬极盛，并出现了专弘其教观的华严宗，对禅宗理论的发展也很有影响。

38 如来五眼义

弟子无行问：见俊法师云：“《法华经》说如来五眼义言[①]：从假入空，名为慧眼；从空入假，名为法眼；非空非假，名为佛眼。”都城道俗，叹不可思议。无行于此有疑，未审所说定否？和上言：汝有何疑？今试说看。

无行疑者[②]，所谓经云：“如来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土，无有二相”，云何慧眼要从假入空？云何法眼乃从空入假？若如此者，皆是相因。若不相因，假即不能入空；若不因，空即不能入假。当知入空即不假，入假即不空。假空二途，法惠殊隔[③]；佛圆真眼，不应有异。如此见疑，伏垂见示。

和上言：人有利钝故，即有顿渐。法师所说，盖为迷人；若论如来五眼，实不即如是。如来示同凡夫，则说有肉眼；虽然如是，见与凡夫不同。

复白和上[④]，愿垂决示。

和上言：见色清净，名为肉眼；见清净体，名为天眼；见清净体，于诸三昧及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门皆于见上一时起用，名为慧眼；见清净体，无见无无见，名为法眼；见非寂非照，名为佛眼。

【注释】

①如来五眼：指佛教所谓观察五种不同层次之对象所具的五种眼力，它们是肉眼（肉身所有的眼，其眼力最有限）；天眼（天界所具之眼，能透视众生的未来与生死）；慧眼（“二乘”圣者所具之眼，能观照一切事象的空的本质）；法眼（菩萨之眼，能透视一切现象之分别，具足一切法门而能救度众生）；佛眼（圆具一切的眼力，不仅能观事物普遍的空性，也能观事物的个别的殊相）。

②无行疑者：此句前当脱一“曰：”字或一“问：”字。

③法惠：指法眼与慧眼。惠即“慧”。

④复白和上：此句前亦当补上一“曰：”字或一“问：”字。

39 烦恼即菩提义

给事中房绾问“烦恼即菩提”义[①]。

答曰：今借虚空为喻。如虚空本来无动静，不以明来即明，暗来即暗。此暗空不异明空，明空不异暗空；明暗自有去来，虚空元无动静。“烦恼即菩提”，其义亦然。迷悟虽即有殊，菩提心元来不动。

又问：有何烦恼更用悟？

答：经云：“佛为中下根人说迷悟法，上根之人不即如此。”经云：“菩提无去来，今故无有得者。”望此义者，即与给事见不别；如此见者，非中下之人所测也。

【注释】

①给事中：官名，常在皇帝左右侍从，备顾问应对等事。因执事在殿中，故名。省称“给事”。

40 自然义

峻仪县尉李冤问“自然”义。问曰：最初佛从因得道否？若言不从因得道，约何教得以成佛？答曰：过去佛不从因得道。又问：此义云何？答曰：众生本有无师智自然智。众生承自然智得成于佛，佛将此法展转教化众生，得成等正觉。又问：以前众生说有自然智，得成于佛；因何如今众生具有佛性？何谓无自然智即不得成佛？答：众生虽有自然佛性，为迷故不觉，被烦恼所覆，流浪生死，不得成佛。

问曰：众生本来自性清净，其烦恼从何而生？

答曰：烦恼与佛性一时而有，若遇真正善知识指示，即能了性悟道；若不遇真正善知识，即造诸恶业，不能出离生死，故不得成佛。譬如金之与矿相依俱时，而不逢金师只名金矿，不得金用；若遇金师烹炼，即得金用。如烦恼依性而住，如若了本性，烦恼自无。

和上却问曰：如世间礼，本有今有？李少府答：因人制，故今有礼。和上又问言：若因人制即今有者，豹祭兽、獭祭鱼等，天然自解，岂由人制？若达此理，具明先有。如众生佛性，亦复如是。此即本来自有，不从他得。

41 真如似何物

内乡县令张万顷问：真如者似何物？答曰：比者诸大德道俗皆言，不迁变各为真；神会今则不然。今言“真”者，无可迁变，故名为真。所言“如”者，比来诸大德道俗皆言，两物相似曰如；会今即不然，无物相似曰如。

又问：佛性是有是无？答曰：佛性非边义，何故间有无。又问：

何者是非边义？答曰：不有不无，是非边义。又问：何者是不有？何者是不无？答曰：不有者，不言于所有[①]；不无者，不言于所无[②]。二俱不可得，是故非边义。

【注释】

①不言于所有：胡适校本此句作“不言于不有”。

②不言于所无：胡适校本此句作“不言于不无”。

42 “有无双遣，中道亦亡”义

门人蔡镐见武皎问忠禅师“中道”义。答：有无双遣，中道亦亡。又问经五六十度。忠禅师答云：是空。又问：空更有是勿在？答曰：想非想，更有俱生识。是以忠禅师作如是答[①]。武皎将此问问和上。和上言：武八郎，从三至十，唯问此一义！会今说此义，与忠禅师有别。

武皎曰：云何得差别？答曰：“有无双遣，中道亦亡”者，即是无念。无念即是一念，一念即是一切智，一切智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即是如来禅。是故经云：“佛言：‘善男子，汝以何等观如来乎？’维摩诘云：‘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即无住；以无住故，即如来禅。’”如来禅者，即是第一义空；第一义空，为如此也。菩萨摩诃萨，如是思惟观察，上上升进，自觉圣智。

【注释】

①是以忠禅作如是答：此处文句疑有脱漏。此句中的“是以”二字，胡适校本作“问”。

43 佛先还是法先

洛阳县令徐镎问曰：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①]。未审佛先，未审法先，即禀何教而成道？若是法先者，法即是何人说？

答曰：若论文字法，佛先法后；若论寂灭法中，法即先佛后[②]。又明经义，经云："诸佛之师，所谓法也；以法常故，诸佛亦常。"佛禀何教而成道者，经所说"众生有无师智、有自然智"，众生承自然智，任运修习，谓寂灭法，得成于佛。佛即遂将此法转教化众生，众生承佛教修习，得成正觉。

【注释】

①此经：疑指《涅槃经》，此处原文或有脱漏。

②法即先佛后：此句中"即"字赘余，可删。

44 "生住异灭"义，说通与宗通

南阳太守王弼问曰《楞伽经》云"生住异灭"义[①]。答曰：此义有二种。又问：若为是二种？答曰：人受胎之时，名之为生；长至三十，名之为住；发白面皱，名之曰异；无常到来，名之为灭。又如谷子初含其牙，即是生义；既生已即往，是为住义；生既即异于未生时，是名异义；即生已含灭，是为灭义。菩萨摩诃萨发般若波罗蜜心，即具化四相义。

又问：禅师，为是说通[②]？为是宗通[③]？答：今所说者，说亦通，宗亦通。又问：若为是说通？若为是宗通？答：口说菩提，心无住处；口说涅槃，心唯寂灭；口说解脱，心无系缚。即是说通，宗不通。又问曰：若为宗通？答曰：但了本自性空寂，更不复起观，即是宗通。又问曰：正说之时，岂不是生灭否？答：经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

一义而不动。”

【注释】

①此句中的“曰”、“云”二字当删。

②③“说通”与“宗通”：宗通是指宗旨，根本的旨趣；说通则是以语言文字来解脱根本的旨趣。禅宗以通过自家的修行而通达宗旨为宗通，将这宗旨自由地宣说出来为说通。

45 佛性入不入地狱

扬州长史王怡问曰：佛性既在众生心中，若死去入地狱之时，其佛性为复入不入？答曰：身是妄身，造地狱业亦是妄造。问曰：既是妄造，其入者何入？答曰：入者妄入。

问：既是妄入，性在何处？答曰：性不离妄。问：即应同入否？答：虽同入而无受。问：既不离妄，何故得有入无受？答曰：譬如梦中被打，为睡身不觉知，其佛性虽同入而无所受。故知造罪是妄，地狱是妄，二俱是妄受妄，妄自迷真，性元无受。

46 生住异灭义

志德法师问：“生住异灭”义若为？

答：生住异灭者正言一，以有一故即有四。无始无明[①]，依如来藏，故一念微细生时，遍一切处。六道众生所造，不觉不知，无所不遍，亦不觉不知从何所来，去至何所。即此众生体有六道。

何故如此？众生亦念遍知六道苦乐，以曾受[②]。故知假识即有生住去来，真识如如，都无去来生灭。犹如人眼睡时，无明心遍一切处，觉时有其粗细，故遍不遍。如谷子初含其牙，既生已即住其生，

住已即异未生时，即生中已含灭义。此即“生住异灭”义。

【注释】

①无始无明：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即已存在于生命中的无明，即所谓世界与生命最原始的混沌状态。它是生死流转的根本。

②此处原文有误脱。

47 何者不尽有为，何者不住无为

远法师问：何者不尽有为[①]？何者不住无为[②]？

答曰：不尽有为者，从初发心至菩提树成等正觉，直到双林入般涅槃，于中一切善恶皆不舍，即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者，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作不以无作为证[③]，即是不住无为。坐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为禅。

【注释】

①有为：由因缘和合而展现出来的现象，亦即生灭变化的东西。为是制作、作为、造作之意。与“无为”对举。

②无为：不是由因缘、条件而制作成的东西，即超越乎生灭变化之上者。涅槃的异名。亦称无为法。

③无作：无人为造作，顺自然而来，亦即真如之意。

48 修何法，行何行

远法师曰：禅师修何法，行何行？和上答言：修般若波罗蜜法，行般若波罗蜜行。远法师问：何故不修余法，不修余行？和上答曰：修行般若波罗蜜者，能摄一切法；行般若波罗蜜行，即是一切行之

根本。是故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尊最胜最第一，无生无灭无去来，一切诸佛从中出。

《胜天王般若经》云："'云何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通达甚深法界？'[①]佛告胜天王言：'大王即是如实[②]，世尊云何如实？大王即不变异，世尊云何不变异？大王所谓如如，世尊云何如如？大王，此可智知，非言能说。何以故？过诸文字，无此无彼，离相无相，远离思量，过觉观境；是为了达甚深法界。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礼初发心菩萨[③]。"

"解脱菩萨言：'世尊，无生之心，有何取舍，住何法相？'佛言：'无生之心不取不舍，住于不心，住于不法。'心王菩萨言：'尊者，无生般若[④]，于一切处无住，于一切处无利；心无住处，无处住心，无住无心，心无生住，心即无生。尊者，心无生行，不可思议。"

"心王菩萨言[⑤]：'如无生行，性相空寂，无见无闻，无得无失，无言无说，无知无相，无取无舍。云何取说？若证者，即是诤论；无诤无论，乃无生行。千思万虑不益，道理则无生灭；如实不起诸识，安寂流注不生，得法眼净。是谓大乘。'"

【注释】

①此段文字宜作：《般若经》云："胜天王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通达甚深法界？'……"

②如实：真如实相。

③此处文字殊难解。

④无生般若：即超越生灭变化的现象界而参悟无生无灭的自性清净心的智慧。

⑤心王菩萨言：当作"佛言"。

劝友人书
永嘉证道歌

[唐]玄觉

玄觉(665—713),后世禅宗灯录所载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俗姓戴,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少即出家,遍探佛经三藏。据说一日读经,豁然大悟,遂南行广东往参曹溪山慧能大师,以得印证。问答之间,玄觉即了悟南宗顿教禅法,随即就要告别,慧能留他住了一宿,故世称"一宿觉"。虽然看来玄觉并未从慧能那里得到多少教诲,但后世禅门史家仍将之列为慧能的一支,而且名声越来越高,海外知闻。他所著《禅宗永嘉集》和《永嘉证道歌》被称为慧能之后禅宗(南宗)的名著,它们相当典型地反映了禅宗(南宗)已经开出由出世到入世、从山林走向闹市,将道场移进官场的别开生面的认识之路,在禅宗史上有重要意义。所以为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慧能南宗禅学在"一花开五叶"即"五家七宗"之前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内容,本书选录玄觉的两篇代表作:《劝友人书》、《永嘉证道歌》。

《劝友人书》选自《禅宗永嘉集》(简称《永嘉集》)。《永嘉集》一卷十章(篇),融合了天台宗和禅宗的思想,依次阐述了禅定用意和修心历程。原书为自称玄觉弟子、唐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魏靖所编辑,虽极有次序,但内容矛盾颇多,由于杂糅了禅宗(南宗)外其他教门的理论与方法,显得繁琐而混乱。一般认为,最具禅宗(南宗)思想个性、也最能代表玄觉本人"禅性格"的就是我们这里所选的《劝友人书》,即《永嘉集》第九篇。这是一封书信,是玄觉写给婺州(今浙江金华)浦阳县佐溪山朗禅师的。朗禅师即玄朗(653—744),系佛教天台宗中兴者湛然(710—782)之师,曾于重山深林独处岩穴三十年,宴坐佐溪,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云松可以遗身世。"认为"如来成道于雪山,未闻笼中(指市廛人群聚居处)比夫寥

廊也”。《劝友人书》是玄觉针对玄朗来信，以其山居禅修生活召唤自己勿留在“世上”的一个严肃的回答。在《劝友人书》中，玄觉说，修道并非“泯迹人间、潜形山谷”可成；其首要条件在于“识道”，祛除“见爱之惑”。如若“心径未通，瞩物成壅”，则“见惑尚纡，触途成滞”。故“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结论是：“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在修道上，人间、山林没有区别，修道的重要任务是圆具“悲、智”功德。“智”生于对外境的观照，离开外境何以能观照？“悲”生于普渡众生，远避众生(人)何以能完成普渡之务？从这个意义上，玄觉肯定说，人间群居比之山居独行更符合佛教的大乘精神，这表明玄觉禅师主张积极入世、与传统儒家思想也是合拍的。《劝友人书》中玄觉两句至理名言就是：“触目无非道场”；“无我谁住人间”。《劝友人书》文字优美，堪称禅宗文学之精品。

《永嘉证道歌》，简称《证道歌》，是玄觉进行宗教宣传的通俗文字，影响极大，从文体上讲可以说直接启迪了后世禅宗以通俗文字评唱说禅。在禅学思想上，《证道歌》同南宗的禅风一致，而且似带有更加激烈、否定一切的光芒。在《证道歌》中，有很多颇具个性的侧重点：他鼓吹深山静游，与世无争；以他规划的境界，以为理想的“上士”乃是“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因为“舍妄求真”反而有“取舍之心”，反成“巧伪”，应当任自然而不求修为；他重视抓“本”，“但得本，莫愁末”，“本”是灵觉、明心见性、顿悟，“末”是修行，一旦成就灵觉，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一切现象悉为灵觉所知，均为佛性的表现。因此他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这种圆通一切、遍含一切的思想对宋明理学(新儒学)影响巨大，朱熹论证其“理一分殊”思想就引用了此歌中的“水月”之句。

《证道歌》与《劝友人书》在坚持南宗禅风上是一致的，只是《证道歌》鼓吹山水优游又类似《劝友人书》中朗禅师的观点，玄觉早年是受天台宗思想影响的，故《证道歌》当为玄觉较早时期的作品。不过《证道歌》经过后人增删修饰，约定型于宋初，因为其中提到六代传衣以至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同慧能同年(713)去世的玄觉尚不可能涉及到这类论题。从《证道歌》到《劝友人书》，禅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正如前述是禅宗认识之路上中国化、世俗化的体现。

本书选文所用《禅宗永嘉集》、《永嘉证道歌》所据底本均为“北京刻经处本”，皆由石峻等五人编《中国佛教思想资科汇编》第二卷第四册收录，中华书局，1983 年版；并参校以净慧所编《禅宗著名典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另外，对禅宗灯录所说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作一说明。他们是：荷泽神会、永嘉玄觉以及在《五灯会元》中要介绍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还有一位即南阳慧忠(？—775)。其实慧忠师承是很不清楚的，台湾印顺法师所著《中国禅宗史》称“慧忠有独立的禅风，出入于东山及牛头，南宗与北宗之间”，所以后世禅门史家只是为了追溯历史的方便，将之划归到慧能门下，其姑妄言之，我们读者只可姑妄听之。而就慧忠禅学思想中最著名的，也为后世很多禅宗派别所接受的“无情有(佛)性”、“无情说法”也就是“翠竹法身、黄花般若”之论就不是慧能南宗禅原来所有，慧能、神会都是主“无情无(佛)性”之说的。

劝友人书

婺州浦阳县佐溪山朗禅师《召大师山居书》[1]：

自到灵溪[2]，泰然心意，高低峰顶，振锡常游[3]；石室岩龛[4]。拂乎宴坐[5]；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鸟衔将；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6]，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

自别以来，经今数载，遥心眷想，时复成劳。忽奉来书，适然无虑，不委信后道体如何[7]？法味资神[8]，故应清乐也。玄觉粗得延时，钦咏德音[9]，非言可述。承怀节操，独处幽栖；泯迹人间，潜形山谷；亲朋绝往，鸟兽时游；竟夜绵绵，终朝寂寂；视听都息，心累阒然；独宿孤峰，端居树下；息繁飧道[10]，诚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喧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应当博问先知，伏膺诚恳；执掌屈膝，整仪端容；晓夜忘疲，始终虔仰；折挫身口，黜矜怠慢[11]。不顾形骸，专精至道者，可谓澄神方寸欤[12]。

夫欲采妙探玄实非容易，决择之次如履轻冰。必须侧耳目而奉玄音，肃情尘而赏幽致[13]；忘言宴旨，濯累飧微；夕惕朝询[14]，不滥丝发。如是则乃可潜形山谷，寂累绝群哉。其或心径未通，瞩物成壅[15]而欲避喧求静者，尽世未有其方[16]。况乎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鸣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斯之种类，岂非喧杂耶？故知见惑尚纡，触途成滞耳[17]。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18]，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19]，无我谁住人间。

若知阴入如空[20]，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尘尚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入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虚[21]，万物本非其累；

真慈平等[22]，声色何非道乎？特因见倒惑生，遂成轮转耳[23]。

若能了境非有，触目无非道场。知了本无[24]，所以不缘而照。圆融法界[25]，解惑何殊。以含灵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则法应圆照，离境何以观悲[26]。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27]。度尽生而悲大，照穷境以智圆。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怨亲普救。如是则何假长居山谷，随处任缘哉！况乎法法虚融，心心寂灭，本自非有，谁强言无。何喧扰之可喧，何寂静之可寂？

若知物我冥一，彼此无非道场，复何徇喧杂于人间[28]，散寂寞于山谷？是以释动求静者，憎枷爱杻也；离怨求亲者，厌槛欣笼也[29]。

若能慕寂于喧，市廛无非宴坐[30]；征违纳顺，怨债由来善友矣。如是则劫夺毁辱，何曾非我本师[31]。叫唤喧烦，无非寂灭。故知妙道无形，万像不乖其致。真如寂灭，众响靡异其源。迷之则见倒惑生，悟之则违顺无地。阗寂非有，缘会而能生；峨嶷非无[32]，缘散而能灭。灭既非灭，以何灭灭？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灭既虚，实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33]，何念尘而不洗；智灯了了，何惑雾而不祛。乖之则六趣循环，会之则三涂迴出[34]。如是则何不乘慧舟而游法海，而欲驾折轴于山谷者哉！故知物类纭纭，其性自一；灵源寂寂，不照而知；实相天真[35]，灵智非造。人迷谓之失，人悟谓之得。得失在于人，何关动静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

若能妙识玄宗，虚心冥契，动静长短、语默恒规，寂尔有归、恬然无间；如是则乃可逍遥山谷，放旷郊廛，游逸形仪，寂泊心腑。恬淡息于内，萧散扬于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现形容于寰宇，潜幽灵于法界。如是则应机有感，适然无准矣[36]。

因信略此，余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轻触。宴寂之暇，时暂思量。予必诳言，无当看竟。回充纸烬耳，不宣。同友玄觉和南[37]。

【注释】

①婺州：州名，旧治在今浙江金华。婺，音 wù。浦阳：今浙江浦江。

②灵溪：指佐溪山。

③振锡：僧人多持锡杖，振锡即振动锡杖。

④石室岩龛：石室，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函。岩龛：供奉佛像或神像的石室或石柜。

⑤宴坐：坐禅。

⑥峥嵘：深险不测。

⑦不委：委，确知。道体：称身体的敬辞，犹言玉体。

⑧法味：妙法的滋味。佛教谓咀嚼妙法能生快乐，故名。

⑨德音：善言。对别人言辞的敬称。

⑩息繁：即息心，排除杂念之意。飧道：这里是参究佛道之意。飧，音 sūn，晚餐。

⑪蠲：音 juān，减免，除去。

⑫澄神方寸：意即令心神清静。

⑬情尘：谓世俗劳累、烦忧。

⑭夕惕朝询：形容终日勤奋谨慎，不稍懈怠。询，疑为"恂"字之误，严谨貌。

⑮瞩物成壅：意谓注视外物而为外物所蒙蔽。壅，遮蔽。

⑯方：方家，谓道术修养深湛的人。

⑰见惑尚纡，触途成滞：意谓知解上的迷惑、烦恼蕴结并滞留遍在。见惑，惑是烦恼，见惑又作见烦恼，是知解上的理论上的迷惑。纡，蕴结。滞，不流通，滞留。

⑱道性：佛性。

⑲了阴无我：了悟在五阴之外，我们找不到自我。了，了脱生死之意。无我，对我这样的观念的排除，对作为实体的我、灵魂的我的否定。

⑳阴人如空：佛教认为五阴、十二人并不具实在性，故有此说。

㉑冲虚：淡泊虚静。

㉒真慈：真即真心。真心是自性清净心。慈即慈悲心，是指佛、菩萨对众生的平等一如的深切的关怀。

㉓轮转：即"轮回"。

㉔知了本无：知晓了悟外界对象本是虚空。

㉕圆融法界：诸法相即、相摄而圆融无碍之意。法即诸法，界是分界。

㉖离境：离开外境。观悲、体观慈悲之心。

㉗乖生：以乖张状态存在。

㉘徇：环绕。

㉙枷：枷锁。杻：音 niǔ，手铐。槛：音 jiàn，关野兽的笼子。笼：牢笼。四词同义。

㉚市廛：商店集中的处所。

㉛本师：嗣法之师。

㉜峨嶷：峨指峨嵋山。嶷，一作“疑”，指九嶷山。

㉝定水：以水喻禅定。以下“智灯”、“慧舟”、“法海”均为用喻。

㉞六趣：即六道，众生生死轮转的六种境地。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一种好战的鬼怪）、人间、天上。三涂：即火涂（地狱道，猛火焚烧之处）、血涂（畜生道，互相吞食之处）、刀涂（饿鬼道，刀剑相逼之处）。涂，同“途”。

㉟实相天真：实相，一切事物真实不变的本性，与真如、一如、法性、实性、涅槃、无为等同义；天真，天然、本来具有之意。

㊱应机有感：随应不同时机而有所感受。适然无准：随机不定之意。适然，偶然。

㊲和南：僧人合掌问礼叫和南，系梵语音译，也写作婆南、槃淡等。

永嘉证道歌

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①]，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②]。
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
证实相，无人法[③]，刹那灭却阿鼻业[④]。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顿觉了，如来禅[⑤]，六度万行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

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决定说，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征[6]。
真截根源佛所印[7]，摘叶寻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8]。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净五眼[9]，得五力[10]，唯证乃知难可测。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目争拈得[11]。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
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12]。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13]。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
观恶言[14]，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忍慈力。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师子吼[15]，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
香象奔波失却灭，天龙寂听生欣悦。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
自从认得曹溪路[16]，了知生死不相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17]。
我师得见然灯佛[18]，多动曾为忍辱仙。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19]。
优游静坐野僧家，阒寂安居实潇洒。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对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瑠璃含宝月[20]。
既能解经如意殊[21]，自利利他终不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降龙钵，解虎锡，两钻金环鸣历历[22]。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从迹。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23]。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心镜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24]。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
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
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
损法财[25]，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震法雷，出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26]。
雪山肥腻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27]。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29]。
一切数句非数句[30]，与吾家觉何交涉。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31]。
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有人问我"解何宗"，极道"摩诃般若身"。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
逮法幢[32]，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33]，二十八代西天记。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磨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34]。
二十空门无不著[35]，一性如来体自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冤诉更尤人。
欲得不招无间业[36]，莫谤如来正法轮[37]。
旃檀林[38]，无杂树，郁密森沉师子住。
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
师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39]，百年妖怪虚开口。
圆顿教[40]，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
不是山僧呈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41]。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
是则龙女顿成佛[42]，非则善星生陷坠。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
分别各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从来蹭蹬觉虚行[42]，多年枉作风尘客。
种性邪[43]，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
二乘精进勿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亦愚痴，亦小骏[44]，空拳指上生实解。
执指为月枉施功[45]，根境法中虚捏怪。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46]。
了即业障本来空[47]，未了应须还夙债。
饥逢王膳不能飧，病遇医王争得瘥[48]。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49]。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狮子吼，无畏说，深嗟幡懂顽皮鞋[50]。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51]。
维摩大士顿除疑[52]，犹如赫日销霜雪。
不思议，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
四事供养敢辞劳[53]，万两黄金亦销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54]。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
象驾峥嵘谩进途，谁见螗螂能拒辙[55]。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56]，未了吾今为君诀。

【注释】

①无明实性即佛性：意谓世界与生命的原始混沌状态（无明）就其本性、本质而言就是真如佛性。佛教所说的实性，即是空性。

②天真佛：即法身佛，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天然存在（天真，天然真实存在之意）。这是一种泛佛论。

③无人法：犹言人法二空，即人间生命与外在对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是空。

④阿鼻业：谓遭受下阿鼻地狱的业报、报应。阿鼻，佛教所谓诸地狱的最底层，在其中痛苦最剧烈并不间断地哭叫。

⑤如来禅：指佛教禅宗所强调的心无执著、自性清净的禅法。

⑥决定说：指佛教的让人心安地去修行、不起疑念的讲说。表真僧：这里是表示真正信奉佛法之意。任情征：意谓执著、追逐常人的常识常情。

⑦佛所印：佛教禅宗指佛祖传下来的心印大法，教人大彻大悟。印，印相，指佛法的真相。

⑧如来藏：指众生本来藏有的成就如来人格即成佛的可能性，即佛教所谓的佛性、自性清净心等。

⑨五眼：即所谓五种眼力，从低到高分别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⑩五力：佛教指可以使在达致涅槃境界的五种力量，即信心、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⑪争：犹言怎么。

⑫利物应机：这里是顺应时机地务究禅理。不吝：不匮乏。

⑬三身：即三身佛，佛的三种不同显现，即法身、报身、应身。四智：有不同说法，这里是指道慧（知有佛道的智慧）、道种慧（通达无量佛道的智慧）、一切智（知一切现象本性空寂的智慧）、一切种智（知一切现象本性空寂以及其各自特殊相状之智慧）（据《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体中圆：在修行实践中体证、达到圆满之意。八解：即八解脱，舍弃色欲、贪欲之心的八种修行方法。六通：即佛教所谓“六神通”，它们是天眼通（能看千里以外之物）、天耳通（能听千里以外之声）、神足通（能疾行千里）、他心通（能知他人的想法）、宿命通（能知前世之事）、漏尽通（能去除种种烦恼）。心地印：意为佛心本性的印相、表现。

⑭观恶言：意为审思不正确的言说，以摒除颠倒妄见。

⑮师子吼：师即狮，譬喻佛的说法能震破种种异端邪说。

⑯曹溪路：此指慧能大师创立的禅宗（南宗）的顿悟禅法。

⑰假饶：这里有即使饮下之意。闲闲：从容自得貌。

⑱然灯佛：即燃灯佛（然为燃的本字），诸佛之一，生时周身有光如灯，故名。

⑲岑崟：音 cén yín，犹言高山。

⑳瑠璃：梵语宝石名，呈青色，莹澈有光。瑠，亦作"琉"。

㉑如意珠：即佛珠。

㉒两钻金环：指僧人禅杖（锡杖）顶端两侧熨斗状的金属环。钻，熨斗。

㉓二法空：指人我之空与法我之空，即人间生命与外界现象都无自我，即都非永恒不变的，因而都是空。

㉔沙界：如恒河之沙数之不尽的诸世界。

㉕法财：作为财宝的佛法，与下文"法雷"、"法鼓"等均为譬喻。

㉖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五性：中国佛教华严宗把众生的素质分成五种以定其成佛与否。由此可见华严宗对玄觉的影响。

㉗醍醐："五味"（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中的第五味，为精制的乳制品，味道最好，佛教常以喻佛性、涅槃等。

㉘三祇劫：指极其长久的时间。

㉙数句：表示佛法的语句。数，指佛法的义理，在佛教里又是智慧的别名。

㉚么得：犹言不要得。

㉛法幢：象征佛法的旗帜。

㉜传灯：即传授佛法之意，佛家谓佛的教旨可以破除执迷黑暗，像灯照明一样，故称传法为传灯。

㉝不空空：即不以空为空，佛教禅宗认为不能偏执于空，也要说不空，即佛性智慧为不空，表示了禅宗对世界人生的积极态度。

㉞二十空门：指佛教经典中的"二十空"之说，其思想核心就是所谓"一切皆空"。这与中国禅宗思想是有距离的，禅家只空现象，不空本体，即认为佛性真如是实有的。

㉟无间业：意为没有间断的罪恶行为。业，指恶行。

㊱法轮：喻佛法，所谓法轮转起，可使众生转迷成悟而得解脱。

㊲旃檀林：檀香木的树林。旃（音 zhān）檀，梵语音译，即檀香木。

㊳野干：古兽名。似狐，善爬树。法王：法门之王，指佛。

㊴圆顿教：圆顿，因圆满的观照而来的顿悟。这里是对佛教禅宗的法门的赞美之词。

㊵断常坑：断见与觉见的陷阱。断见是指以为一切都会断灭的看法；常见是指以为一切都是永恒常在的看法。佛教认为这两者都是偏见、邪见，要求人们超越这两边而至所谓“中道”，即非断非常。

㊶龙女顿成佛：指《法华经》上对龙王的女儿成佛之事的记载。这是女人成佛在经典上的根据。

㊷蹭蹬(cèngdèng)：比喻遭受挫折。

㊸种性：梵文愿意是家族、血统，这里用以指世俗人们的种种行为。

㊹騃(ái)：痴愚。

㊺执指为月：佛教把佛法喻为月亮，而把表现、记载佛法的经典喻为指着月亮的手指头；月是目的、目标，指是标示、工具。禅宗教人要直悟佛法的要义，不要拘著于经典文字，即不要“执指为月”，因为经典文字不过是用以指月亮的手指而已，而不是月亮本身。

㊻观自在：即以自在的心境来观照存在、真如、佛性。

㊼业障：指妨碍佛道修行的事物和行为。

㊽争：犹言怎么。瘥：音 chài，病愈。

㊾火中生莲：比喻身陷恶浊尘世而能洁己不毁，有难能可贵之意。语见《维摩诘经·佛道品》：“火中生莲华(花)，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㊿懵懂：即懵懂，糊涂无知。顽皮鞋：唐宋俗语，意为嬉戏不知约束的小儿。

(51)罪结：罪过。

(52)维摩大士：指维摩诘，释迦佛同时代人，曾向佛弟子舍利弗等讲说大乘佛教教义。大士，德行高尚的人，佛教用作菩萨的通称。

(53)四事供养：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供养佛、菩萨。

(54)海中沤：大海中的沧沫、浪花；如电拂：好像闪电掠过天空。

(55)象驾：佛家用以譬喻佛教传入中国，说是大象驮着佛经来华，象驾即指象驾驶的车。漫进途：漫，这里通“漫”，漫漫(长远、无际)之意。谁见螗螂能拒撤：典出《庄子·人间世》，寓意为不自量力。螗螂，即螳螂。

(56)苍苍：指天空(苍穹)，喻佛教禅宗的教说。

五灯会元

（两系五家七宗）

[南宋]普　济

《五灯会元》,中国禅宗史上最著名的灯录著作,南宋禅宗临济宗杨岐派僧人普济(1179～1253)编撰。“五灯”系指五部有名的禅宗灯录:(1)北宋禅宗法眼宗道原撰《景德传灯录》;(2)北宋禅宗临济宗李遵勖撰《无圣广灯录》;(3)北宋禅宗云门宗惟白撰《建中靖国续灯录》;(4)南宋禅宗临济宗悟明撰《联灯会要》;(5)南宋禅宗云门宗正受撰《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即系上述禅宗北宋“三灯”和南宋“二灯”共五部灯录合编而成。由于原“五灯”的每一部都有30卷,合计共150卷,卷帙浩繁,且内容层见迭出,诸多重复,普济删繁就简,芟夷枝蔓,去其重复,括摘枢要,合为20卷(每卷容量有所增加),使卷帙大为缩小,篇幅减少一半以上。又,原“五灯”多在六祖慧能下以南岳、青原两系分叙,以下不再分宗别派,世次增多之后便显得眉目不清,《五灯会元》在灯录编撰的分卷编次方面作了重大改进,首次将禅宗(南宗)南岳、青原二系的“五家七宗”分卷编录,使世系宗派相对集中,且条理明晰,叙录简要,甚易读览。故此书问世以后,深受欢迎,广为传播,而原“五灯”遂少流通。

《五灯会元》主要内容编排如次:卷1、2是七佛、西天祖师、东土六祖以及四、五、六祖“旁出”法嗣等。此两卷是经后世禅宗(南宗)史家编造或改造的前期、早期禅宗的“法统”历史。例如“西天祖师”二十八代、第二十八代即“东土初祖菩提达摩”,除达摩见于可靠历史文献,其他禅宗“西天”二十七代印度佛教文献并无记载,纯属杜撰;其中有著名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其他亦多“南禅化”的想象,只可读作宗教传说,而非“信史”。卷3、4:六祖慧能法嗣南岳怀让,怀让的五世法嗣。卷5、6:六祖慧能法嗣青原行思,行思的七世法嗣等。卷7、8:青原下二世至九世(“下”即指以其弟

子作为该传法世系的第一世)。卷9:南岳系沩仰宗(宗脉属南岳下三世至八世)。卷10:青原系法眼宗沩仰宗(宗脉属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卷11、12:南岳系临济宗(宗脉属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卷13、14:青原系曹洞宗(宗脉属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卷15、16:青原系云门宗(宗脉属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卷17、18:临济宗黄龙派(宗脉属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卷19、20:临济宗杨岐派(宗脉属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内容记至青原下十六世和南岳下十七世,时间跨度涵盖了中国禅宗发展的初期和鼎盛期,对禅宗的渐趋衰微也有所反映。

作为两宋时期编撰的五部有名的禅宗灯录的萃编,《五灯会元》内容极其丰富,中国禅语的精华,多半见于此书,故前人有云:"禅宗语要,具在《五灯》。"大凡南宋嘉泰四年(1204)以前禅宗(尤指慧能南宗)发展各个时期禅门人物为启发学人的禅机而作的正说、反说、庄说、谐说、横说、竖说、显说、密说、一问一答、一唱一提、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以及瞬目扬眉、擎拳举指、竖拂拈槌、掀床作拜、持叉张弓、辊　舞笏、拽石搬土、打鼓吹毛、行棒行喝等等机用、行为举止,莫不备载其中,号称"'公案'之渊薮、禅学之大成"。元明以来成为禅门必读之书,好禅士流亦莫不家有其藏。

唐代禅宗(慧能南宗)经由南岳青原两系在晚唐、五代开出禅宗(南禅)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入宋以后又分化出黄龙、杨岐两派。这就构成了禅宗史上的"五家七宗",或称"禅机时代"和"禅道烂熟时代",实即中国禅宗"一花开五叶"的黄金时代。为符合本书编写体例,也为更便于读者阅览,我们在编排时作了必要的调整,坚持"括摘枢要"、"芟夷枝蔓"的原则,从《五灯会元》中取出一个"禅宗两系五家七宗萃编"。即按"两系五家七宗"的体制,打破原书的卷次排列,将所编选的内容分为"两系"。即"禅宗南岳系",下有沩仰、临济二宗及临济宗黄龙、杨岐两支派;"禅宗青原系",下有曹洞、云门、法眼三家。两系内各宗派前

代的共同祖师先于各宗派编排；两系内各宗派以其形成时间先后编排。两系内各宗派所入选者一般都是该宗每代传承中最著名或有重要影响的禅师，也适当加选一些有可读性的禅师；每一宗派内入选禅师仍按原书顺序排列。所选禅师一般全文收录，个别略有删节。

《五灯会元》有宋宝祐元年(1253)初刻本(即“宝祐本”)和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重刻本(即“至正本”)两种本子。至正本比较流行，宝祐本则于清光绪初年始由海外传回。苏渊雷的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所用底本即宋宝祐本的影印本。我们编选《五灯会元》所据底本即“苏校本”的 1995 年重印本。据点校者《重印后记》称“到此版为止，共订正失误千余处”，故我们大约可以称之为“善本”吧。需指出的是，《五灯会元》中每一条的标题系点校者整理时增补，而去掉了原影印宋宝祐本每卷卷首原有的细目。另，“苏校本”分段较粗疏，为便读者检读，我们在分段上作了较细切分。“苏校本”繁体竖排，保留了颇多异体字，今改简体横排时对这些异体字也作了规范处理。对于书中常用的某些(中古)汉语口语字，若从今天汉语中可以找到对应的通用字，我们一般也就换用今天的通用字，如“甚么”、(用作结构助词的)“底”换成“什么”、“的”，但“甚”作为疑问词单独使用(即“什么”之义)时不改。注释前编、前文已出现者则尽量避免重出，但为了阅读方便也偶有重复出现的情况。为使传法世系清楚，入选禅师前还标明世系和法嗣，但未列入目录，只在正文，盖为目录整齐故也。

南岳系五宗师

在介绍沩仰宗、临济宗及其支派之前，须先介绍南岳系的五位禅师。“南岳怀让禅师”、“江西马祖道一禅师”、“百丈怀海禅师”均选自《五灯会元》卷3。他们为日后的沩仰宗、临济宗共同的前三代祖师，故入选以显其宗脉。另又选“南泉普愿禅师”亦出自《五灯会元》卷3、“赵州从谂禅师”出自卷4。二禅师虽不为“二宗”之始祖，但对“禅机时代”禅宗的普及以及入宋以后禅风的变化很有影响，尤其赵州从谂在两宋声名甚高，例如北宋临济宗杨岐派门下五祖法演(1024—1104)就有著名的所谓“赵州‘无’字”公案之说。故此师徒二人一并入选。

南岳怀让(677—744)，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俗姓杜，金州安康(今陕西安康)人。十五岁在湖北荆州玉泉寺出家，后和一同学(法号坦然)至河南嵩山谒禅宗五祖弘忍的一个著名弟子慧安，慧安启发他到广东曹溪山参学六祖慧能大师。从慧能学南宗顿悟法门，并留居十余年。六祖去世后，乃往湖南南岳(即衡山)，住般若寺弘传南宗禅法，开创南岳一系，世称“南岳怀让”。怀让隐居南岳，造就了许多宏扬禅法的弟子，其中以江西马祖道一最为著名。日后的沩仰宗、临济宗即经由马祖传百丈怀海而出，成为南岳禅系的代表。

怀让禅法继承了慧能无相、无住、不可言说、无所执著的般若思想，并突出了任心自运的特色。怀让初参六祖慧能时，六祖问：“什么处来？”答：“嵩山来。”又问：“什么物恁(怎)么来？”怀让无言。经八载，忽然省悟，就对六祖说：“某甲有个会处。”(会：领悟。)六祖

问："作么生(怎么样)?"答："说似一物即不中。"是说佛性真如"不可言说",因为它没有形状("无相"),也没有固定的居处("无住"),所以不可执著追寻("无可执著")。在他以磨砖不能成镜喻坐禅不能成佛开示马祖道一的著名故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怀让禅法何等重视心无所著、自然运行。他把执著坐禅视为"杀佛",认为佛无定相,禅非坐卧,倡导不取不舍、无执无碍的禅修。这对后世禅宗影响很大,马祖的"平常心是道"正循此而来。

马祖(709—788)名道一,俗姓马,人们尊称马大师,后世又称他"马祖"。是怀让的高足。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人,幼年出家,受具足戒于渝州(治在今四川重庆)。后往南岳习禅,遇怀让开示,豁然顿悟,从怀让十年。后往福建佛迹岭,江西临川、龚公山等地聚众传禅。唐大历中(766—779),住洪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开元寺,四方学者云集。怀让所传慧能南宗禅法遂大盛,故今有怀让因马祖而知名的说法。

马祖不仅继承了慧能禅(学)思想,而且在所谓"接机"(接引学人启悟)方面进一步展开,是禅宗"禅机时代"的开创者。他的禅法主要特点就是把慧能的"当下即是"从自心自性的全体大用上加以发挥,并用喝、打、竖拂、画地等灵活多样的方式随机启发学人自悟。慧能禅"行"主要指无念、无著的当下的"心行",任心自运。马祖则由此"心"到此"人",更强调从人当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去证悟自身本来是佛,认为自然自在的自身(含身、心两方面)之全体就是佛。马祖把慧能经怀让所传"无念心"发展为"平常心",更加突出了慧能所言之心为当下现实之心的特色。马祖说:"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佛即道,众生无心任自然地生活就与佛无差别。因而马祖注意在日常行事中启发人们去发现并认识自身的价值,把每个个体自己视为无价之宝。例如马祖一弟子大珠慧海初参马祖,乞求佛法,马祖对他说:"我这里一切也无,求什么

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慧海听后还是不明白:"阿那(哪)个是慧海宝藏?"马祖说:"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须再求?"慧海顿悟。马祖在说"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之同时,又说"非心非佛",这是为了破除人们产生对"言教"的执著。说"即心即佛"是为了破除人们向外求觅,说"非心非佛"则又进一步破除人们对方便的语言施设产生的知解的思维执著。为了彻底破除人们对"非心非佛"的言词理解,用今天的话说,为了得到真正的"禅体验",为了"释放出自然而又适当地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生命活力"——即"明心见性"——马祖有时还加了第三句:"向伊道不是物。"此即慧能"本来无一物"的义旨,说要人无得无求。如此不行,则只有"棒喝"了。读者们会在所选马祖禅行"灯录"里注意到,马祖在强调"道不在修"、"于善恶两边不滞不生"的同时,也突出了慧能禅法的"藉师自悟(各自顿悟)",认为"若是上根众生,忽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为了能使众学人各自顿悟,马祖开了后世接机方式上的"机锋、棒喝"之先风。一位居士问:"不与万法为侣(伴)者是什么人?"马祖答:"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又有僧问:"如何得合道?"马祖说:"我早不合道。"问:"如何是西来意?"马祖便打,说:"我不打汝,诸方笑我也。"百丈怀海参马祖,遭马祖振威一喝,震得三日耳聋。一天,百丈随马祖外出散步,有一群野鸭子飞过,马祖问:"是什么?"百丈答:"野鸭子。"又问:"甚处去也?"答:"飞过去也。"马祖一把扭住百丈的鼻子,百丈痛得大叫起来。马祖说:"又道飞过去也!"(意即"你说它们过去了,但它们自始就一直在这里。")百丈言下得悟。马祖以此等灵活多变而峻峭的禅机接引学人,志在截断学人对言说、对知解的执著,使人自悟。这固然很神秘,好象在启发什么,但禅悟如何能经由一点动作、言词就与纯属偶然的事象沟通、应和了呢?对视当下禅悟之"行"为极境的禅者们而言,"知"解或"反思"纯属多余。事实上,就是马祖开创的这种接机方式,后

来在马祖门下得到普遍运用。

马祖门徒众多，而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南泉普愿最为著名，时号“马祖门下三大士”。三人之中，又尤以百丈怀海的影响和地位为最。马祖的禅法正是经由百丈怀海传给沩山灵祐和黄檗希运——他们又分别传给仰山慧寂与临济义玄，从而开出沩仰、临济二宗，临济门下入宋后又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宗脉一直相承到今天。沩山灵祐、黄檗希运及其弟子，作为“二宗”的创始人物，放在具体宗派前再述。这里介绍一下百丈怀海。

百丈怀海(749或作720—814)，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人，俗姓王。早年出家，受具足戒于衡山，阅览佛教大藏经多年，闻马祖在江西开法，前往归依，得马祖“印可”，为上首弟子。马祖去世后，怀海住新吴(今江西奉新)大雄山即百丈山，参玄访道者云集，世称“百丈怀海”。百丈作为中国禅宗最后一个“创宗”人物其历史贡献，我们在本书的《前言》中已经略说，兹不复述。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与他的“百丈清规”相关联的，其禅法中“劳动入禅”的思想。与百丈怀海有关的禅语录中就充满了这种“劳动入禅”的山野质朴风味。例如某日，怀海与众禅僧“普请锄地次。忽有一僧闻饭鼓鸣，举起锄头大笑，使归。师(怀海)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恁么？’对云：‘适来只闻鼓声动，归吃饭去来。’师乃笑。”这种普请(共同)锄地，鸣鼓吃饭，不寻道理，不论是非，将禅机渗透入劳动之中，正是怀海“农禅”本色。当然，不仅如此，在怀海的禅法中还发展了马祖“自心是佛”和“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他认为每个人自身是佛，若还欲求佛，好比是“骑牛觅牛”。他强调佛是无求人，自古自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一切皆无求。亦不守住此无求；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作“无求人”，作“自由人”，得“自由分”、“独立分”，是他最响亮、最鲜明的口号。他说：“只如今于一一境法，都无爱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倘要烧便烧，要溺便溺，要生便生，要死便死，去住自由，者

(这)个人有自由分",如此才能"不是地狱缚,不爱天堂乐,一切法不拘。""独立分"则含有无求于佛和无求于布施(至少不能主动索求),含有争取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内容。从接机方式看,怀海继承了马祖处处重现实之人的特点,也时时用喝、打、手势等方便施设开示众人,有所谓"百丈下堂句"。即说法完毕,禅众下堂而又召之,众回首,怀海却问:"是什么?"

在禅宗"禅机时代"与"禅道烂熟时代",南泉普愿及其最著名的弟子赵州从谂不可忽略,尤其是赵州从谂对两宋时期的禅学有深远影响。普愿(748—834)是马祖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据说马祖门下八百余人,每参听之后总要议论纷纷,唯普愿韬光晦迹。一日,"马祖门下三大士"随马祖赏月,马祖问:"正恁么时如何?"西堂答:"正好供养。"百丈答:"正好修行。"普愿拂袖便行。马祖曰:"经入藏(西堂智藏),禅归海(百丈怀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普愿随机启发学人很显特色。一次普愿在山上干活,有僧问:"路向何处去?"普愿拈起镰刀说:"我这茆镰子,三十钱买得。"问者:"不问茆镰子,南泉路向什么路去?"普愿:"我使得正快!"普愿斩猫更是后世禅门津津乐道的一则"公案":众人在堂内争一只猫,普愿见后对众人说:"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人无言以对,普愿便斩之。赵州自外归,普愿举前语以示之,赵州乃脱鞋戴在头上而出。普愿说:"子若在,即救得猫也。"

普愿众多弟子,以赵州从谂(778—897)最得其师"游戏三昧"。从谂少年出家,闻池阳(旧城在今陕西泾阳西北)南泉山普愿道行高深乃前往。问答之间,普愿即对此小沙弥十分器重,许其入室。从谂八十岁时始往赵州(今河北赵县)城东观音院,大行禅道,而生活枯淡。传为赵州作品的《十二时歌》,唱出了一个禅僧的贫困和辛酸:"谁道出家,憎爱断,思量不觉泪沾巾";"裙子褊衫个也无","裩无腰,裤无口";"土塌床破","老榆木枕,全无被","尊像不烧安息香,灰里唯闻牛粪气";"食时辰,烟火徒劳涅四邻,馒头锤子(即蒸

饼)前年别,今日思量空咽津";夜间"独坐一间空暗室,唯闻老鼠闹啾唧,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由此看,说他的禅风有"悲凉的孤傲"怕不错吧。这的确是中国禅思想史上一位很有影响也极富个性的重要人物。他的许多言行都为后世禅门奉为"公案",所谓"师之玄言布于天下,时谓赵州门风,皆悄然信伏矣。"大体说来,赵州的禅机灵活多变,他接引学人显出空前的潇洒自在,无拘无执,杀活自如。例如有人问赵州:"和尚还入地狱否?"赵州答:"入。"问者:"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赵州答:"我若不入,阿谁(哪个)教化汝?"似说俗世如地狱。一次赵州正在扫地。有僧问:"和尚是大善知识,为什么扫地?"赵州答:"尘从外来。"问:"既是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赵州答:"又一点也。"是告诫学僧尚在知解执著之中。又有僧问:"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赵州答:"镇州出大萝卜头。"又有僧问:"万法归一,一归何所?"赵州答:"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又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答:"庭前柏树子。"言辞奇特怪诞,在直断学人陷于知解,执迷不悟,落于言筌方面似超出其师颇多。又有一尼姑问赵州:"如何是密密意?"赵州以手掐之。在峻烈、质直之外又添了一份"做个赵州和尚也风流"的洒脱。有僧请求指示,赵州问:"吃粥了也未?"答:"吃粥了也。"赵州曰:"洗钵盂去。"有僧新到,赵州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赵州曰:"吃茶去。"又以同问问另一僧,答:"不曾到。"赵州曰:"吃茶去。"院主奇怪地问:"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赵州呼"院主",院主应喏。赵州曰:"吃茶去。"以吃粥洗钵、吃茶等生活常事提示学人应随缘任运地生活,显然是继承了马祖、普愿以来的"平常心是道",而更显得幽默、轻松。

六祖大鉴禅师法嗣
南岳怀让禅师

南岳怀让禅师者，姓杜氏，金州人也[1]。于唐仪凤二年四月八日降诞[2]。家有三子，唯师最小。炳然殊异，性唯恩让。父乃安名怀让。

年十岁时，唯乐佛书。时有三藏玄静过舍[3]，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获上乘，广度众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岁[4]，辞亲，往荆州玉泉寺[5]，依弘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6]，受戒后习《毗尼藏》[7]。

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8]。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同学坦然，知师志气高迈，劝师谒嵩山安和尚[9]。安启发之，乃直指诣曹溪参六祖[10]。

祖问："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师无语。

遂经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个会处。"祖曰："作么生？"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师曰："修证则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11]，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

师执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12]。

开元中有沙门道一[13]，在衡岳山常习坐禅。师知是法器[14]，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一曰："如何即是？"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既是？[15]"一无对。

师又曰："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16]，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

坐相，非达其理。”

一闻示诲，如饮醍醐，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17]？”师曰：“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

又问：“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曰：“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一曰：“有成坏否？”师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

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

入室弟子总有六人，师各印可[18]。曰：“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仪。一人得吾眼，善顾盼。一人得吾耳，善听理。一人得吾鼻，善知气。一个得吾舌，善谈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又曰：“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

有一大德问[19]：“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什么处去？”师曰：“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曰：“只如像成后，为什么不鉴照[20]？”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

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嘱曰：“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21]？伊道的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师然之。

天宝三年八十一日[22]，圆寂于衡岳。谥大慧禅师，最胜轮之塔。

【注释】

①金州：今属陕西。

②唐仪凤二年：公元 677 年。仪凤，唐高宗所用年号(676—679)。

③三藏：“三藏法师”之略称，指通晓佛教经、律、论(合称三藏)经典的僧人，这里用作敬称。

④垂拱三年：公元 687 年。垂拱，武则天所用年号(685—688)。

⑤玉泉寺：位于今湖北当阳县城西郊玉泉山东麓。

⑥通天二年：公元 697 年。通天，武则天所用年号(696—697)。

⑦《毗尼藏》：佛教戒律书。毗尼，梵文音译，意译“戒”、“戒律”。

⑧无为法：佛家指超越乎因缘和合、生灭变化，“涅槃”的意思。

⑨嵩山安和尚：禅宗五祖弘忍的著名弟子，即慧安(582—709)，又称道安，因比弘忍大二十岁，世亦称为老安。

⑩六祖：指慧能(638—713)，中国禅宗(南宗)的创始人。

⑪般若多罗：禅宗所立“西天二十八祖”中的第二十七祖。谶：音 chèn，预言。此句说法为后世杜撰。

⑫先天二年：公元 713 年。先天，唐玄宗所用年号(712—713)。般若寺：今称福严寺，在衡山掷钵峰下。

⑬开元中：开元为唐玄宗年号，时在公元 713—741 年。

⑭法器：佛家指能够领悟并传承佛法(禅法)，具有上等才具根器的人。

⑮“如牛驾车”等句：怀让用牛车比喻人身，以拉车的牛比喻人的心灵，认为打坐不动就如强行刹车，而心中却如牛仍不就范地乱跳，所以拘束身心地死坐是不能禅悟的。这正透露出慧能南宗以来自心是佛、顿悟成佛的禅宗精神。

⑯无住法：禅家指不受对象拘缚，使心灵处于自由状态的禅悟实践。

⑰无相三昧：这里指超越了对象的形状及其相互差别，即感悟一切事象如梦如幻，一无所得的禅定修行。

⑱印可：禅师对于学人的禅悟给予证明并肯定，称为“印可”。

⑲大德：有德高僧，又用作对一般僧人的尊称。

⑳不鉴照：此处意即不能鉴别、区分光的去处。

㉑作么生：犹言做什么，怎么做。

㉒天宝三年：即公元 744 年。天宝，唐玄宗所用年号(742—756)。

南岳下一世
南岳让禅师法嗣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县人也[1]。姓马氏。本邑罗汉寺出家。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2]。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山中，遇让和尚。同参六人，唯师密受心印。

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大历中，隶名于钟陵开元寺。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

一日谓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3]，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4]。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汝受吾教，听吾偈曰：'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事理俱无碍，当生即不生。"

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师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师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师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师曰："且教伊体会大道。"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即今是什么意？"

庞居士问："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师直下觑。士曰："一等

没弦琴，唯师弹得妙。”师直上觑，士礼拜。师归方丈，居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又问：“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师曰：“这里无水亦无舟，说什么筋骨？”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玩月次[5]。师问：“正恁么时如何？”堂曰：“正好供养。”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师曰：“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

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师曰：“正是汝放身命处。”师问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竖起拂子。师曰：“只这个，为当别有？”丈抛下拂子。

僧问：“如何得合道？”师曰：“我早不合道。”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有小师耽源行脚回[6]，于师前画个圆相，就上拜了立。师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师曰：“吾不如汝。”小师不对。

邓隐峰辞师，师曰：“什么处去？”曰：“石头去[7]。”师曰：“石头路滑。”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师。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依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回举似师。师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有僧于师前作四画，上一画长，下三画短，曰：“不得道一画长、三画短，离此四字外，请和尚答。”师乃画地一画曰：“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

有讲僧来，问曰：“未审禅宗传持何法？”师却问曰：“座主传持何法？”主曰：“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师曰：“莫是师子儿否？[8]”主曰：“不敢。”师作嘘嘘声。主曰：“此是法。”师曰：“是什么法？”主曰：“师子出窟法。”师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师曰：“是什么法？”主曰：“师子在窟法。”师曰：“不出不入，是什么法？”主无对，遂辞出门。师召曰：“座主！”主回首，师曰：“是什么？”主亦无对。师曰：“这钝根阿师。”

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

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9]，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见洞壑平坦，谓侍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言讫而回。既而示疾，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师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灭[10]。元和中，谥大寂禅师，塔曰大庄严。

【注释】

①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

②律师：精通律学、善讲戒律的僧师。

③三界唯心：禅宗认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生死流转的三界，表面看来似有实态，其实是虚妄不实，只是妄心造作所现境界。

④一法：一，绝对。整一；法，圣法。

⑤玩月：欣赏月亮。次：停留。

⑥行脚：僧人为了提高智慧与修行境界，而到处寻师访友，云游方外，没有固定的住所，称为行脚。

⑦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700—790)，见本编"青原系"。

⑧师子儿：佛家将释迦牟尼及佛比为师子，因而将杰出的僧人比作师子儿。

⑨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贞元，唐德宗所用年号(785—805)。

⑩跏趺："结跏趺坐"的略称。亦称"加趺坐"。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即双足交迭而坐。

南岳下二世
马祖一禅师法嗣
百丈怀海禅师

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者，福州长乐人也。姓王氏。少岁离尘[1]，三学该练[2]。属大寂阐化江西，乃倾心依附，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时三大士为角立焉[3]。

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什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事曰："有什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什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什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

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喝，师直得三日耳聋。自此雷音将震，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既处之，未期月，参玄之宾[4]，四方麇至。沩山、黄檗当其首。

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檗便礼拜。

有僧哭入法堂来。师曰："作么？"曰："父母俱丧，请师选日。"师曰："明日来，一时埋却。"

沩山、五峰、云岩侍立次，师问沩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山曰："却请和尚道。"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又问五峰。峰曰："和尚也须并却。"师曰："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曰："和尚有也未？"师曰："丧我儿孙。"师谓众曰："我要一人，传语西堂，阿谁去得？"五峰曰：某甲去。"师曰："汝作么生传

语?”峰曰:“待见西堂即道。”师曰:“见后道什么?”峰曰:“却来说似和尚。”

问:“如何是奇特事?”师曰:“独坐大雄峰。”僧礼拜,师便打。

上堂:“灵光独耀,迥脱根尘[5]。体露真常[6],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问:“如何是佛?”师曰:“汝是阿谁?”曰:“某甲。”师曰:“汝识某甲否?”曰:“分明个。”师乃举起拂子曰:“汝还见么?”曰:“见。”师乃不语。

普请镘地次,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镘头,大笑便归。师曰:“俊哉! 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恁么?”曰:“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

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师曰:“固守动静,三世佛冤。此外别求,即同魔说。”因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即且置,无问无答时如何?”堂曰:“怕烂却那。”师闻举,乃曰:“从来疑这个老兄。”曰:“请和尚道。”师曰:“一合相不可得。”

师谓众曰:“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众无对。

云岩问:“和尚每日区区为阿谁?”师曰:“有一人要。”岩曰:“因什么不教伊自作?”师曰:“他无家活。”

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师曰:“汝等失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7],不被见闻觉知所缚[8],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过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

问:“对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师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但了诸法不自

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亦非空有，亦非善恶，与诸染法相应[9]，名人无二乘界[10]。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缚脱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诸妄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人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名闻利养衣食，不贪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无亲无爱，苦乐平怀，粗衣遮寒，粝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聋，稍有相应分。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漂溺，还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故经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

又云："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五欲人风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界所缚，不被有漏所拘。他时还以无因缚为因，同事利益。以无著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11]。亦云应病与药。"

问："如今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否？"师曰："少分解脱，亦未得一切处解脱。"曰："如何是心解脱及一切处解脱？"师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欣天堂、畏地狱，缚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处皆名解脱。

"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净，便以为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门、无漏解脱，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须猛究取，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发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惶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么时节，整理手脚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

"为心眼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悉现于前，或欣或怖，六道五蕴，俱时现前。尽敷严好舍宅，舟船车舆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着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

亦总未定。”

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惬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在天堂地狱所不能摄也。

“夫读经看教，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鉴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汝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诸境，是金刚慧[12]，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恁么会得，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13]，只成增上慢[14]，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声色，亦不住于离，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读经看教。

“若准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贪瞋等病，只如今念念若有贪瞋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义句知解。知解属贪，贪变成病。只如今但离一切有无诸法，亦离于离，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缚，不得自由。

“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若要福智，临时作得。撮土成金，撮金为土，变海水为酥酪，破须弥为微尘，摄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伏惟珍重！”

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曰：“是什么？”

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

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归寂[15]，谥大智禅师，塔曰大宝胜轮。

【注释】

①丱岁：丱音 guàn，指儿童的发髻向上分开的样子。丱岁即称童年时代。离尘：指出家。

②三学：指佛教戒、定、慧三学。该练：指学识广博精湛。

③角立：并立不相下。

④参玄：探究玄义，亦即参禅。

⑤根尘："根是认识器官，即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所谓六根；尘是认识对象，即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所谓六境。六境是生起烦恼的外在的原因，故称为尘。

⑥真常："真如常住"的略称，是最高的真理，为觉悟的对象。

⑦五欲八风：五欲，眼、耳、鼻、舌、身五官的对象；均人所欲得；八风，能使人心动摇的八种情境：利、衰、毁、誉、称、识、苦、乐。又称八法。

⑧见闻觉知：感觉与觉知的作用，具体而言，眼识见，耳识闻，鼻、舌、身三识觉，意识知。"见闻觉知"一般言之可解作认识。禅以见闻觉知泛指日常生活的动作。

⑨染法：迷妄的诸法。

⑩人天二乘界：人天，人间与天上两个界域：人天二乘，人乘与天乘，与五乘中的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相比，属世间乘。乘，原意车辆，喻为佛教教法。

⑪无碍慧：没有阻碍，令人自在的智慧，即上文的"无著心"（没有偏执一见的心念）。

⑫金刚慧：了达真如、实相之理的智慧，它如金刚石般坚定、不可摇动。

⑬《韦陀典》：即古印度婆罗门教著名经典《吠陀经》，此处借此佛经。

⑭增上慢：意指自慢自骄之心。

⑮唐元和九年：公元 814 年。元和：唐宪宗在位年号（806—820）。

南泉普愿禅师

池州南泉普愿禅师，郑州新郑人也[①]。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②]。诣嵩岳受具足戒。初习相部旧章[③]，究《毗尼》篇聚[④]。次游诸讲肆，历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观，精炼玄义。

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一日，为众僧行粥次，

马祖问："桶里是什么？"师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祖便休。自余，同参之流无敢诘问。

贞元十一年憩锡于池阳[5]，自建禅斋，不下南泉三十余载。大和初[6]，宣城廉使陆公亘向师道风，遂与监军同请下山，伸弟子之礼，大振玄纲。自此学徒不下数百，言满诸方，目为郢匠[7]。

上堂："然灯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诸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尚无有，云何出生诸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声，安置篋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教你兄弟行履。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8]，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等正觉[9]，转大法轮[10]，入涅槃，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义不尽，教化无量亿千众生得无生法忍[11]。尚唤作所愚、极微细所知愚，与道全乖。大难，大难！珍重！"

上堂曰："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师问僧曰："夜来好风？"曰："夜来好风！"师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次问一僧曰："夜来好风？"曰："是什么风？"师曰："吹折门前一枝松。"曰："是什么松？"师曰："一得一失。"

师有书与茱萸曰："理随事变，宽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内。"僧达书了，便问萸："如何是宽廓非外？"萸曰："问一答百丈无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内？"萸曰："睹对声色，不是好手。"僧又问长沙，沙瞪目视之。僧又进后语，沙乃闭目示之。僧又问赵州，州作吃饭势。僧又进后语，州以手作拭口势。后僧举似师。师曰："此三人，不谬为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谓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礼见？"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亦不去。"师闻，乃令赵州去勘。州去便设拜，主不顾。州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主亦不顾。州曰："草贼大败。"遂拽下帘子，便归。举似师，师曰："我从来疑着这汉。"

次日，师与沙弥携茶一瓶、盏三只，到庵掷向地上。乃曰："昨日

的！昨日的！”主曰：“昨日的是什么？”师于沙弥背上拍一下曰：“赚我来，赚我来！”拂袖便回。

上堂：“道个如如早是变了也。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归宗曰：“虽行畜生行，不得畜生报。”师曰：“孟八郎汉又恁么去也？”上堂：“文殊、普贤昨夜三更相打，每人与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赵州曰：“和尚棒教谁吃？”师曰：“且道王老师过在甚处？”州礼拜而出。

师因至庄所，庄主预备迎奉。师曰：“老僧居常出入，不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师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觑见？”师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

师有时曰：“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恁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么道还有过么？”赵州礼拜而出。时有一僧随问赵州曰：“上座礼拜便出，意作么生？”州曰：“汝却问取和尚。”僧乃问：“适来谂上座意作么生？”师曰：“他却领得老僧意旨。”

黄檗与师为首座。一日，捧钵向师位上座。师入堂见，乃问曰：“长老什么年中行道[12]？”檗曰：“威音王已前[13]。”师曰：“犹是王老师儿孙在。下去！”檗便过第二位坐，师便休。

师一日问黄檗：“黄金为世界，白银为壁落，此是什么人居处？”檗曰：“是圣人居处。”师曰：“更有一人居何国土？”檗乃叉手立。师曰：“道不得，何不问王老师？”檗却问：“更有一人居何国土？”师曰：“可惜许！”

师问黄檗：“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师曰：“莫是长老见处么？”檗曰：“不敢。”师曰：“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阿谁还？”

师见僧斫木次，师乃击木三下，僧放下斧子，归僧堂。师归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见僧在衣钵下坐。师曰：“赚杀人！”问：“师归丈室，将何指南？”师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来失却火。”

东西两堂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赵州自外归，师举前语示之。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师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儿也。”

师在方丈，与杉山向火次。师曰：“不用指东指西，直下本分事

道来。”山插火箸叉手。师曰：“虽然如是，犹较王老师一线道[14]。”有僧问讯，叉手而立。师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师曰：“太僧生！”僧无对。

一僧洗钵次，师乃夺却钵。其僧空手而立。师曰：“钵在我手里，汝口喃喃作么？”僧无对。

师因入菜园，见一僧，师乃将瓦子打之。其僧回顾，师乃翘足。僧无语。师便归方丈，僧随后入，问讯曰：“和尚适来掷瓦子打某甲，岂不是警觉某甲？”师曰：“翘足又作么生？”僧无对。

上堂：“王老师卖身去也，还有买么？”一僧出曰：“某甲买。”师曰：“不作贵，不作贱，汝作么生买？”僧无对。

师与归宗、麻谷同去参礼南阳国师。师于路上画一圆相曰：“道得即去。”宗便于圆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师曰：“恁么则不去也。”宗曰：“是什么心行？”师乃相唤便回，更不去礼国师。

师在山上作务，僧问：“南泉路向什么处去？”师拈起镰子曰：“我这茆镰子，三十钱买得。”曰：“不问茆镰子。南泉路向什么处去？”师曰：“我使得正快！”

有一座主辞师，师问：“甚么处去？”对曰：“山下去。”师曰：“第一不得谤王老师。”对曰：“争取谤和尚！”师乃喷嚏曰：“多少！”主便出去。

师一日掩方丈门，将灰围却门外。曰：“若有人道得，即开。”或有祇对，多未惬师意。赵州曰：“苍天！”师便开门。

师玩月次，僧问：“几时得似这个去？”师曰：“王老师二十年前亦恁么来。”曰：“即今作么生？”师便归方丈。

陆亘大夫问：“弟子从六合来，彼中还更有身否？”师曰：“分明记取，举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议，到处世界成就。”师曰：“适来总是大夫分上事。”

陆异日谓师曰：“弟子亦薄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作么 生？”曰：“寸丝不挂。”师曰：“犹是阶下汉。”师又曰：“不见道，有道君王不纳有智之臣。”

上堂次，陆大夫曰：“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教老僧作么生说？”曰：“和尚岂无方便？”师曰：“道他欠少什么？”曰：“为什么有六

道四生[15]?"师曰:"老僧不教他。"

陆大夫与师见人双陆,指骰子曰:"恁么、不恁么、正恁么,信彩去时如何?"师拈起骰子曰:"臭骨头十八。"又问:"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时坐,或时卧,如今拟镌作佛,还得否?"师曰:"得。"陆曰:"莫不得否?"师曰:"不得。"

赵州问:"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师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后莫错打人去。"师曰:"龙蛇易辨,衲子难谩。"

师唤院主,主应诺。师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为母说法[16],时优填王思佛,请目连运神通三转,摄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为什么梵音相雕不得?"主问:"如何是梵音相?"师曰:"赚杀人!"

师问维那[17]:"今日普请作什么?"对曰:"拽磨。"师曰:"磨从你拽,不得动着磨中心树子。"那无语。

一日,有大德问师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师意如何?"师曰:"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说什么得与不得。只如大德吃饭了,从东廊上西廊下,不可总问人得与不得也。"

师住庵时,有一僧到庵。师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务。待斋时作饭自吃了,送一分上来。"少时,其僧自作饭吃了,却一时打破家事就床卧。师待不见来,便归庵,见僧卧。师亦就伊边卧。僧便起去。师住后曰:"我往前住庵时,有个灵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见。"师拈起毬子问僧:"那个何似这个?"对曰:"不似。"师曰:"什么处见那个,便道不似?"曰:"若问某甲见处,和尚放下手中物。"师曰:"许你具一只眼。"

陆大夫向师道:"肇法师也甚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师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罔测。

又问:"天王居何地位?"师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闻说天王是居初地。"师曰:"应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

陆辞归宣城治所,师问:"大夫去彼,将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师曰:"恁么则彼处生灵尽遭涂炭去也。"

师入宣州，陆大夫出迎接。指城门曰："人人尽唤作雍门，未审和尚唤作什么门？"师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风化。"曰："忽然贼来时作么生？"师曰："王老师罪过。"陆又问："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师曰："只如国家，又用大夫作什么？"

师洗衣次，僧问："和尚犹有这个在。"师拈起衣曰："争奈这个何！"

师问僧良钦："空劫中还有佛否？"对曰："有。"师曰："是阿谁？"对曰："良钦。"师曰："居何国土？"钦无语。

问："祖祖相传，合传阿事？"师曰："一二三四五。"问："如何是古人的？"师曰："待有即道。"曰："和尚为什么妄语？"师曰："我不妄语，卢行者却妄语。"

问："十二时中以何为境？"师曰："何不问王老师？"曰："问了也。"师曰："还曾与汝为境么？"

问："青莲不随风火散时是什么？"师曰："无风火不随是什么？"僧无对。

师问："不思善，不思恶，思总不生时，还我本来面目来。"曰："无容止可露。"

师问座主："你与我讲经得么？"曰："某甲与和尚讲经，和尚须与某甲说禅始得。"师曰："不可将金弹子博银弹子去。"曰："某甲不会。"师曰："汝道空中一片云，为复钉钉住？为复藤缆着？"问："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师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师曰："汝拟作么生取？"

僧辞，问曰："学人到诸方，有人问：'和尚近日作么生？'未审如何祇对。"师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扑。'"曰："作么生？"师曰："一拍双泥。"问："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么处？"师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么处？"

师将顺世[18]，第一座问："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师曰："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随和尚去还得也无？"师曰："汝若随我，即须衔取一茎草来。"师乃示疾，告门人曰："星翳灯幻亦久矣，勿谓吾有去来也。"言讫而逝。

【注释】

①新郑：今属河南。

②唐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至德，唐肃宗所用年号(756—758)。

③相部旧章：指《般若经》。

④毗尼：梵语音译，指佛所制定的戒律。

⑤贞元十一年：公元 795 年。

⑥太和初：公元 827 年。太和，唐文宗所用年号(827—835)。

⑦郢匠：指楚国郢都的巧匠。《庄子》有郢匠运斤成风，尽垩而不伤鼻的典故，后世遂以之喻指文章妙手，此处则喻其禅法高妙。

⑧十地菩萨：菩萨修行的五十二个阶段中的第四十一位至第五十位，称为十地。菩萨在这十地中，依持佛智，负荷众生的苦痛，支持他们，有如大地的支持树木，故称“地”。

⑨成等正觉：菩萨修行获得的最高的觉悟。等正觉即无上正举正觉，是究极的完全的觉悟之意。

⑩法轮：佛教的真理之轮。法轮转起，可使众生转迷成悟，而得解脱。

⑪天生法忍：又称不起忍，指观察真谛，能安住于无生之理中。

⑫行道：修习佛道。

⑬威音王已前：威音王乃古佛名，威音王是过去世界中的最初的佛，在他出世以前，世界是无差别、无对立，亦无言说；这是本来的状态。威音王佛也被用来表示极为久远的意思。

⑭一线道：指通往绝对境界的途径。禅宗认为，通往绝对境界的途径，是无是非、得失、生未生等一切相对相，即要否定二元格局。

⑮六道四生：六道，生死流转的六种境地：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四生，生类的四种生起方式：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⑯忉利天：欲界六天之一，在须弥山之顶，帝释天即居于此。忉，音 dāo。

⑰维那：梵语音译，又称都维那。在禅宗的僧堂，维那特指维持纲纪的人，指导修行僧。

⑱顺世：示寂、迁化。指禅僧的死亡。

南岳下三世
南泉愿禅师法嗣
赵州从谂禅师

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师[1]，曹州郝乡人也[2]。姓郝氏。童稚于本州扈通院从师披剃。未纳戒便抵池阳，参南泉。值泉偃息而问曰："近离甚处？"师曰："瑞像。"泉曰："还见瑞像么？"师曰："不见瑞像，只见卧如来。"泉便起坐，问："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曰："有主沙弥。"泉曰："那个是你主？"师近前躬身曰："仲冬严寒，伏惟和尚尊候万福。"泉器之，许其入室。

他日问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师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师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其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师于言下悟理。乃往嵩岳琉璃坛纳戒。仍返南泉。

一日问泉曰："知有的人向什么处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师曰："谢师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曰："今时人，须向异类中行始得。"师曰："异即不同，如何是类？"泉以两手拓地，师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里叫曰："悔！悔！"泉令侍者问："悔个什么？"师："悔不更与两踏。"

南泉上堂，师出问："明头合，暗头合。"泉便下座，归方丈。师曰："这老和尚被我一问，直得无言可对。"首座曰："莫道和尚无语好！自是上座不会。"师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头老汉吃。"

师到黄檗，檗见来便闭方丈门。师乃把火于法堂内，叫曰："救火！救火！"檗开门捉住曰："道！道！"师曰："贼过后张弓。"

到宝寿，寿见来，于禅床上背坐。师展坐具礼拜。寿下禅床，师便出。

又到道吾，才入堂，吾曰："南泉一只箭来也！"师曰："看箭！"吾曰："过也。"师曰："中。"

又到茱萸，执拄杖于法堂上，从东过西。萸曰："作什么？"师曰："探水。"萸曰："我这里一滴也无，探个什么？"师以杖倚壁，便下。

师将游五台，有大德作偈，留曰："无处青山不道场，何须策杖礼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现，正眼观时非吉祥。"师曰："作么生是正眼？"德无对。

师自此道化被于北地。众请住观音院。

上堂："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僧问："未审佛是谁家烦恼？"师曰："与一切人烦恼。"曰："如何免得？"师曰："用免作么？"

扫地次，僧问："和尚是大善知识，为什么扫地？"师曰："尘从外来。"曰："既是清净伽蓝，为什么有尘？"师曰："又一点也。"

师与官人游园次，兔见乃惊走。遂问："和尚是大善知识，兔见为什么走？"师曰："老僧好杀。"

问："觉花未发时，如何辨贞实？"师曰："开也。"曰："是贞是实？"师曰："贞是实，实是贞。"

曰："什么人分上事？"师曰："老僧有分，阇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纳时如何？"师佯不闻。僧无语。

师曰："去！石幢子被风吹折。"僧问："陀罗尼幢子作凡去，作圣去？"师曰："也不作凡，亦不作圣。"曰："毕竟作什么？"师曰："落地去也。"

僧辞，师曰："甚处去？"曰："诸方学佛法去。"师竖起拂子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曰："与么则不去也。"师曰："摘杨花，摘杨花。"

问："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师曰："镇州出大萝卜头。"

大众晚参，师曰："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出来。"时有一僧便出礼拜。师曰："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墼子[8]。"

上堂："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实际理地什么处着。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既不从外得，更拘执作么？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着，但教合取狗山。'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得物吃。佛法在什么处？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于中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④，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一从见老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觅作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也。"

僧问："承师有言，世界坏时，此性不坏。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曰："此犹是坏的，如何是此性？"师曰："四大五阴。"

师因老宿问："近离甚处？"曰："滑州。"宿曰："几程到这里？"师曰："一踏到。"宿曰："好个捷疾鬼。"师曰："万福大王。"宿曰："参堂去！"师应喏喏。

尼问："如何是密密意？"师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犹有这个在。"师曰："却是你有这个在。"

僧辞，师问："什么处去？"曰："闽中去。"师曰："彼中兵马隘，你须回避始得。"曰："向什么处回避？"师曰："恰好。"

问："如何是宾中主？"师曰："山僧不问妇。"曰："如何是主中宾？"师曰："山僧无丈人。"

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什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师，师曰："待我去勘过。"明日，师便去问："台山路向什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师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师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向汝勘破了也。"

问："恁么来的人，师还接否？"师曰："接。"曰："不恁么来的，师还接否？"师曰："接。"曰："恁么来者从师接，不恁么来者如何接？"师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

师因出，路逢一婆，婆问："和尚住什么处？"师曰："赵州东院西。"婆无语。师归问众僧："合使那个西字？"或言"东西"字，或言"栖泊"字。师曰："汝等总作得盐铁判官。"曰："和尚为什恁么道？"

师曰："为汝总识字。"

有一婆子令人送钱，请转藏经。师受施利了，却下禅床转一匝。乃曰："传语婆，转藏经已竟。"其人回举似婆。婆曰："此来请转全藏，如何只为转半藏？"

因僧侍次，遂指火问曰："这个是火，你不得唤作火。老僧道了也。"僧无对。复夹起火曰："会么？"曰："不会。"师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礼拜，问之，必为汝说。因缘相契，不用更来。不相契却来。"其僧到投子，子问："近离甚处？"曰："赵州。"子曰："赵州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子曰："汝会么？"曰："不会，乞师指示。"子禅床，行三步却坐。问曰："会么？"曰："不会。"子曰："你归举似赵州。"其僧却回，举似师。师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投子与么，不较多也。"

有新到谓师曰："某甲从长安来，横担一条拄杖，不曾拨着一人。"师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僧无对。

僧写师真呈[8]。师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杀老僧。不似我，即烧却真。"僧无对。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曰："和尚莫将境示人？"师曰："我不将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问："僧发足甚处？"曰："雪峰。"师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曰："寻常道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你等诸人，向什处屙？"师曰："阇黎若回，寄个锹子去。"

师谓众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炉头有个无宾主话，直至如今无人举着。"上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时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师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为什道不在明白里？"师曰："问事即得，礼拜了退。"

别僧问："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窠窟否？"师曰："曾有人问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又问："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师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曰："此犹是拣择。"师曰："田库奴什处是拣择？"僧无语。

问："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和尚如何为人？"

师曰："何不引尽此语。"僧曰："某甲只念得到这里。"师曰："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问："如何是道？"师曰："墙外底。"曰："不问这个。"师曰："你问那个？"曰："大道。"师曰："大道透长安。"问："道人相见时如何？"师曰："呈漆器⑥。"

上堂："兄弟若从南方来者，即与下载；若从北方来者，即与上载。所以道，近上人间道即失道，近下人间道即得道。"

师因与文远行，乃指一片地曰："这里好造个巡铺。"文远便去路傍立曰："把将公验来。"师遂与一掴。远曰："公验分明过。"

师与文远论义曰："斗劣不斗胜，胜者输果子。"远曰："请和尚立义。"师曰："我是一头驴。"远曰："我是驴胃。"师曰："我是驴粪。"远曰："我是粪中虫。"师曰："你在彼中作什么？"远曰："我在彼中过夏。"师曰："把将果子来。"

新到参，师问："什么处来？"曰："南方来。"师曰："佛法尽在南方，汝来这里作什么？"曰："佛法岂有南北邪？"师曰："饶汝从雪峰、云居来，只是个担板汉⑦。"

问："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曰："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塑像？"师曰："是。"曰："如何是佛？"师曰："殿里底。"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吃粥了也未？"曰："吃粥了也。"师曰："洗钵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上堂："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还有答话分也无？"僧举似洛浦，浦扣齿。又举似云居，居曰："何必。"僧回举似师。师曰："南方大有人丧身失命。"曰："请和尚举。"师才举前话，僧指傍僧曰："这个师僧吃却饭了，作恁么语话。"师休去。

问："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彴⑧。"师曰："汝只见略彴，且不见石桥。"曰："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曰："如何是略彴？"师曰："个个度人。"后有如前问，师如前答。又僧问："如何是石桥？"师曰："过来！过来！"

师闻沙弥喝参，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弥便珍重。师曰："沙弥得入门，侍者在门外。"

问："僧什么处来？"曰："从南来。"师曰："还知有赵州关否？"

曰："须知有不涉关者。"师曰："这贩私盐汉。"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下禅床立。曰："莫只这个便是否？"师曰："老僧未有语在。"

问菜头："今日吃生菜，吃熟菜？"头拈起菜呈之。师曰："知恩者少，负恩者多。"

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无。"曰："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却无？"师曰："为伊有业识在[9]。"

师问一婆子："什么处去？"曰："偷赵州笋去。"师曰："忽遇赵州，又作么生？"婆便与一掌，师休去。

师一日于雪中卧，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边卧，师便起去。

问："如何是赵州一句？"师曰："老僧半句也无。"曰："岂非和尚在？"师曰："老僧不是一句。"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师曰："老僧只管看。"问："空劫中还有人修行也无[10]？"师曰："汝唤什么作空劫？"曰："无一物是。"师曰："这个始称得修行，唤什么作空劫？"僧无语。

问："如何是玄中玄？"师曰："汝玄来多少时邪？"曰："玄之久矣。"师曰："阇黎若不遇老僧，几被玄杀。"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所？"师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

问："夜生兜率[11]，昼降阎浮[12]，于其中间，摩尼珠为什么不现[13]？"师曰："道什么？"其僧再问。"师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问院主："什么处来？"主曰："送生来。"师曰："鸦为什么飞去？"主曰："怕某甲。"师曰："汝十年知事作恁么语话？"主却问："鸦为什么飞去？"师曰："院主无杀心。"

师拈起钵曰："三十年后若见老僧，留取供养。若不见，即扑

破。”别僧曰：“三十年后敢道见和尚？”师乃扑破。

师在东司上，见远侍者过，蓦召文远，远应诺。师曰：“东司上不可与汝说佛法。”

僧辞，师问：“什么处去？”曰：“雪峰去。”师曰：“雪峰忽若问和尚有何言句，汝作么生祇对？”曰：“某甲道不得，请和尚道。”师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热。”又曰：“雪峰更问：汝毕竟事作么生？”僧又曰：“道不得。”师曰：“但道亲从赵州来，不是传语人。”其僧到雪峰，一依前语只对。峰曰：“也须是赵州始得。”

问：“如何是出家？”师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问：“澄澄绝点时如何？”师曰：“这里不着客作汉。”问：“如何是祖师意？”师敲床脚。僧曰：“只这莫便是否？”师曰：“是。”即脱取去。问：“如何是毗卢圆相？”师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岂不为人？”师曰：“愿汝常见毗卢圆相。”

官人问：“和尚还入地狱否？”师曰：“老僧末上人。”曰：“大善知识为什么入地狱？”师曰：“我若不入，阿谁教化汝？”

真定帅王公携诸子入院，师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什么却下禅床？”师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因侍者报大王来也，师曰：“万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师曰：“又道来也。”

师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师曰：“水浅不是泊船处。”便行。又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头。师曰：“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礼。

问僧：“一日看多少经？”曰：“或七八，或十卷。”师曰：“阇黎不会看经。”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师曰：“老僧一日只看一字。”

文远侍者在佛殿礼拜次，师见以拄杖打一下曰：“作什么？”者曰：“礼佛。”师曰：“用礼作什么？”者曰：“礼佛也是好事。”师曰：“好事不如无。”

上堂：“正人说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说正法，正法悉皆邪。诸方难见易识，我这里易见难识。”

问："如何是赵州？"师曰："东门西门，南门北门。"问："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师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问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问："和尚姓什么？"师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师曰："苏州有。"问："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师曰："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无事向衣钵下坐穷理好。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

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三个婆子排班拜。"问："如何是不适义？"师曰："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学人有疑时如何？"师曰："大宜小宜[11]？"曰："大疑。"师曰："大宜东北角，小宜僧堂后。"

问："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师曰："有。"曰："几时成佛？"师曰："待虚空落地时。"曰："虚空几时落地？"师曰："待柏树子成佛时。"

问："如何是毗卢师？"师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师便坐。僧礼拜。师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师谓众曰："你若一生不离丛林，不语五年十载，无人唤你作哑汉。已后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头去。"

师《鱼鼓颂》曰："四大由来造化功，有声全贯里头空。莫嫌不与凡夫说，只为宫商调不同。"

师因赵王问："师尊年有几个齿在？"师曰："只有一个。"王曰："争吃得物？"师曰："虽然一个，下下咬着。"师寄拂子与王曰："若问何处得来，但说老僧平生用不尽者。"

师之玄言，布于天下。时谓赵州门风，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宁四年十一月二日[12]，右胁而寂，寿一百二十岁。谥真际大师。

【注释】

①赵州：今河北赵县。

②曹州：今山东荷泽。

③墼子：土砖坯。墼，音 jī。

④空王：在过去空劫中最初出现于世的佛，或一般地说的佛。

⑤真：画像。

⑥漆器：犹漆桶，指生命中的妄想与迷执。

⑦担板汉：此语有指斥执著一端，不能通悟之义。

⑧略彴：指简易的独木桥。彴，音 zhuó。

⑨业识：对真如之法不觉知而起妄想心。

⑩空劫：指世界的空漠期。当世界全部坏灭，而下一世界又未成立，这中间的时期，即为空劫。

⑪兜率：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弥勒菩萨在其中说法。

⑫阎浮：梵语音译。佛家宇宙观认为，人间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洲，阎浮即是南洲。

⑬摩尼珠：摩尼乃梵语音译，珠玉的总称。禅宗人士时常以摩尼喻佛性、清净心。

⑭大宜小宜：指大便、小便。因“宜”“疑”同音，从谂禅师这里故意混淆字义，以破除问者的言语执著。

⑮唐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乾宁，唐昭宗所用年号(894—898)。

沩仰宗

沩仰宗于晚唐时由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所创立，合而名宗，属“南禅五家”中形成时间最早、衰亡也最早的一个宗派。传法约一百五十年。

嗣法于百丈怀海的灵祐(771—853)，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俗姓赵，十五岁出家，二十三岁时游学江西，参百丈，顿了祖意。唐元和末年(820)，往湖南潭州大沩山(在今湖南宁乡)，结庵山上，“凄凄风雨，默坐而已”。徒众渐聚，天下学禅者辐辏，世称“沩山灵祐”。门下得法弟子有仰山慧寂、香严智闲、径山洪諲等，其中以仰山慧寂影响最大，后人即称他们所代表的南禅一派为沩仰宗。慧寂(815—891)原籍韶州浈昌(今广东南雄)，一说韶州怀化(在今广东境内)，俗姓叶，年十七在本州出家，“断左手无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答谢养育玩之恩”，依南华寺通禅师剃发。次年以沙弥身份行游四方，数年后始造大沩山投灵祐门下。年三十五，“领众出世”，先往王莽山，后才往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仰山传禅，“学徒臻萃”；后居洪州(治在今江西南昌)观音院，“接机利物，为禅宗标准”。世称“仰山慧寂”。法嗣有西塔光穆、南塔光涌、霍山景通、无著文喜等。

沩仰一家的宗风，禅家诸灯录所载不尽相同，大约是因为后人叙评各有所重的缘故吧。然大体而言，沩山灵祐的“三种生”理论体现了沩仰宗的基本思想和禅法特色。据载，沩山灵祐一日对慧寂说：“吾以镜智为宗要，出三种生，所谓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即能思之心杂乱，相生即所思之境历然。微细流注俱为尘垢。若能净尽，方得自在”。意思是说，主观心识与客观尘境皆是必须远离的“尘垢”，心境无间断地交流，念念相续而有种种烦恼，尘垢烦恼盖住了清净之“镜智”(本净之心性)，只有彻底打破“三种生”，扫除主

观的知解与情尘、对外境的执著以及超越犹如“微细流注”的不间断的变化迁流、绝无常住性的世俗主客观世界，认识到它们的稍纵即逝，永远虚幻无常，“回光一击便归去，幽梦一开双眼明”，“明心见性”，从而领会到惟有佛性真如才真实常在，由此才得自由解脱。这种彻底扫荡、否定“三种生”的精神，与禅宗（南宗）整体思想风格是吻合的。无非是让学人找到解悟的基础，即要求学人直接照面、体认真如佛性，而这种照面、体认只能是某种非理性的下意识的神秘的直觉体验吧。沩山灵祐说：“以思无思无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佛性）常住，理可不二，真佛如如”。“思无思”即达到心中无思，如是则可返思“真如”、“灵焰”之无穷。尘思荡尽，彻见心源，握捉佛性。灵祐又说：“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可不二，即如如佛。”“汝等诸人，各是回光返照”，“且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指人心中的佛性）如实而修”。慧寂主张的“不思”也即这“思无思”，目的也在清除阻障佛性真如自动呈现的“心境”。“出三种生”，无思无念无有执著，“禅体验”即会不期然而至，从而顿悟解脱。灵祐还提出了“顿修”之说。他教人不要止于“顿悟”，不要排斥渐修即有意识的孜孜以求。认为“顿悟”在“一念”之间，这是“悟得佛性真如，并不等于灭除了自己一切现行的“业识”，这样就得“顿修（顿悟修行）”，它是“悟”的延续。在这里就会发现沩仰宗与其他南禅的不同，它保留了传统佛学的一些内容，慧寂及其他沩仰宗禅师也有此倾向，例如慧寂甚至称“参禅”为“参玄”，以“玄学”自居。这反映了慧能南宗禅学在沩仰宗那里的一些脱离普通禅众的经院化的格调。

沩仰宗禅思想突出理事不二、无心解脱，显然是继承和发挥了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无取无舍、无为无事、人人圆满具足的禅学。沩山教人要作“道人”、“无学人”。仰山也曾说，万法唯心，识心达本，便得解脱，但心不可执著。有人问：“了心之旨，可得闻乎？”仰山答：“若要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是名真了。”沩山灵祐另一位

高足香严智闲在百丈怀海和沩山灵祐处苦苦追求而不得,“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忽然省悟”,会了祖师禅意。无心无语,于平常的当下现实行为中悟达了道。香严智闲感叹说:“道由悟达,不在语言,况是密密堂堂,曾无间隔,不劳心意,暂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因以强调自心顿悟,无心解脱,自然自在,不假语言,沩仰宗在接机方式上就倡导一种“不说破”的原则。沩山说得很明白:“我若说以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智闲说得更形象:“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板,脚不踏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根据这种不可说、不说破原则,沩仰宗也常以不同手势随机启悟学人。一次,沩山坐在那里,仰山进来,沩山以两手相示之,仰山作女人拜。沩山“印可”道:“如是!如是!”又一次,沩山见仰山来,即以两手相交过,各拔三下,却竖一指。仰山见状,也以两手相交过,各拔三下,都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视沩山,也得到沩山的认可。

作相示意,尤其好做圆相,是沩仰宗的重要特征。这与他们禅观中融入了传统中国思想如《周易》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及魏晋玄学所谓“得意忘象”是相关的。但他们并无意构造一种独立的图像表意体系,做圆相只是方便施设。一次,慧寂正闭目静坐,一僧潜步于其身边侍立,慧寂即于地上作圆相,圆相中有水字(水),顾示其僧。又有问:“如何是祖师意?”慧寂以手在空中作圆相,圆相中写一佛字(佛)。沩仰宗师徒们普遍倡导以“相”代言,圆相的运用成为其一种门风。但他们并不给“相”以一个固定的涵义,而是无限多义的,这本身就是在指示佛性真如圆满具足一切。例如圆相,它不仅意味着真如佛性一切圆满,而且也表达“平常心是道”、“不立文字”,“我即佛即世界”,一切圆融,浑然无别,以及按“本来面目”自由自在自然自乐地生活就是“圆相”!进入此超凡入圣的悟境就是○。当然,沩仰宗禅师们深深懂得这圆相仍然是“第二义”的,圆相

并不是“禅体验”本身，所以他们屡屡提醒学人不要执著于圆相，往往是一人以圆相呈人，接引者则把圆相向背后抛却；那被抛弃的圆相，即去除了对圆相本身的执迷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圆相。即圆相(◯)只是指示月亮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是沩仰宗人常用的工具而不是他们的目的。

沩仰宗接引学人的宗风，审细密切，师徒唱和，事理并行，平实之中深含默契，机用圆融，无滞无碍。后人形容此宗家风：“父慈子孝，上令下从；你欲吃饭，我便捧粪；你欲渡江，我便撑船；隔山见烟，便知是火；隔墙见角，便知是牛。”也许是因为沩仰宗的禅风在老婆子心切中带有峻严性，有“玄学”化倾向，门庭宗风显得孤峻，恐非“上根之人”难以继承的缘故，沩仰宗仅五传而止，入宋以后不再见其流传，成为“南禅五家”中创立最早、也最早衰落之宗派。

以下所选为沩仰宗共六代传法中17位有代表性的禅师，原文均出自《五灯会元》卷9“沩仰宗”专卷。

南岳下三世
百丈海禅师法嗣
沩山灵祐禅师

潭州沩山灵祐禅师[1]，福州长溪赵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2]，剃发于杭州龙兴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3]，丈一见，许之入室，遂居参学之首。侍立次，丈问："谁"？师曰："某甲。"丈曰："汝拨炉中有火否？"师拨之曰："无火"。丈躬起深拨得少火，举以示之曰："汝道，无这个聱[4]！"师由是发悟，礼谢陈其所解。丈曰："此乃暂时歧路耳。经云：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省己物不从他得。故祖师云：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备足。汝今既尔，善自护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务。丈曰："将得火来么？"师曰："将得来。"丈曰："在甚处？"师乃拈一枝柴吹两吹，度与百丈。丈曰："如虫御木。"

司马头陀[5]自湖南来，谓丈曰："顷在湖南寻得一山，名大沩，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设居徒不盈千[6]。"丈曰："吾众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历观之。"时华林觉为第一座，丈令侍者请至。问曰："此人如何？"陀请磬咳[7]一声，行数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唤师，师时为典座[8]。陀一见乃曰："此正是沩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师入室，嘱曰："吾化缘在此。沩山胜境，汝当居之，嗣续吾宗，广度后学。"而华林闻之曰："某甲忝[9]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10]问曰："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林曰："不可唤作木橛也。"丈乃问师，师踢倒净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输却山子也。"师遂往焉。

是山峭绝，鲜无人烟。猿猱为伍，橡栗充食。经于五七载，绝无来者。师自念言，我本住持，为利益于人，既绝往还，自善何济？即舍庵而欲他住。行至山口，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师曰："汝等诸兽，不用拦吾行路。吾若于此山有缘，汝等各自散去。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一任汝吃。"言讫，虫虎四散而去。师乃回庵。未及一载，安[11]上座同数僧从百丈来，辅佐于师。安曰："某与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论时节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众共营梵宇。连帅李景让奏号同庆寺，相国裴公休尝咨玄奥，由是天下禅学辐辏[12]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质直无伪，无背无面，无诈妄心。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从上诸圣，只说浊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时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师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13]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始得。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指灯笼曰："大好灯笼。"仰曰："莫只这便是么？"师曰："这个是甚么？"仰曰："大好灯笼。"师曰："果然不见。"

一日，师谓众曰："如许多人，只得大机，不得大用。"仰山举此语，问山下庵主曰："和尚恁么道，意旨如何？"主曰："更举看。"仰拟再举，被庵主踏倒。仰归举似师，师呵呵大笑。师在法堂坐，库头击木鱼，火头掷却火抄，拊掌大笑。师曰："众中也有恁么人？"遂唤来问："你作么生？"火头曰："某甲不吃粥肚饥，所以欢喜。"师乃点头。

师摘茶次[14]，谓仰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撼茶树，师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曰："未审和尚如何？"师良久。仰曰："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吃，某甲棒教谁吃？"师曰："放子三十棒。"

上堂，僧出曰："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我为汝得彻困也！"僧礼拜。师坐次，仰山入来。师曰："寂子速道，莫入阴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师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只是慧寂，更信阿谁？"师曰："若恁么即是定性声闻。"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师问仰山："《涅槃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仰曰："总是魔说。"师曰："已后无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么处？"师曰："只贵子眼正，不说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问师曰："正恁么时，和尚作么生？"师曰："正恁么时，我这里无作么生？"仰曰："和尚有身而无用。"师良久，却拈起问曰："汝正恁么时，作么生？"仰曰："正恁么时，和尚还见伊否？"师曰："汝有用而无身。"师后忽问仰山："汝春间有话未圆，今试道看。"仰曰："正恁么时，切忌勃诉。"师曰："停囚长智。"

师一日唤院主，主便来。师曰："我唤院主，汝来作甚么？"主无对。又令侍者唤第一座，座便至。师曰："我唤第一座，汝来作甚么？"座亦无对。师问云岩："闻汝久在药山，是否？"岩曰："是。"师曰："如何是药山大人相？"岩曰："涅槃后有。"师曰："如何是涅槃后有？"岩曰："水洒不着。"岩却问师："百丈大人相如何？"师曰："巍巍堂堂，炜炜煌煌。声前非声，色后非色。蚊子上铁牛，无汝下嘴处。"师过净瓶与仰山，山拟接，师却缩手曰："是甚么？"仰曰："和尚还见个甚么？"师曰："若恁么，何用更就吾觅？"仰曰："离然如此，仁义道中与和尚提瓶掣水，亦是本分事。"师乃过净瓶与仰山。

师与仰山行次，指柏树子问曰："前面是甚么？"仰曰："柏树子。"师却问耘田翁，翁亦曰："柏树子。"师曰："这耘田翁向后亦有五百众。"师问仰山："何处来？"仰曰："田中来。"师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势。师曰："汝适来作青见，作黄见，作不青不黄见？"仰曰："和尚背后是甚么？"师曰："子还见么？"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问这个？"师曰："此是鹅王择乳。"[18]师问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这里。"师曰："何不直说？"仰曰："适来也不曲，和尚如何？"师曰："直须随流。"

上堂："仲冬严寒年年事，晷运推移[19]事若何？"仰山进前，叉手而立。师曰："我情知汝答这话不得！"香严曰："某甲偏答得这话。"

师蹑前问，严亦进前，叉手而立。师曰："赖遇寂子不会。"

师一日见刘铁磨[17]来，师曰："老牸牛[18]，汝来也。"磨曰："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师乃放身作卧势，磨便出去。有僧来礼拜，师作起势。僧曰："请和尚不用起。"师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礼。"师曰："何故无礼？"僧无对。僧问："如何是道？"师曰："无心是道？"曰："某甲不会。"师曰："会取不会的好！"曰："如何是不会的？"师曰："只汝是，不是别人。"复曰："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的，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问："如何是百丈真？"师下禅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师却坐。师坐次，仰山从方丈前过，师曰："若是百丈先师见，子须吃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么生？"师曰："合取两片皮。"仰曰："此恩难报。"师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迈。"仰曰："今日亲见百丈师翁来。"师曰："子向甚么处见？"仰曰："不道见只是无别。"师曰："始终作家。"

师问仰山："即今事且置，古来事作么生？"仰叉手近前。师曰："犹是即今事，古来事作么生？"仰退后立。师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礼拜。仰山香严[19]侍立次，师举手曰："如今恁么者少，不恁么者多。"严从东过西立，仰从西过东立。师曰："这个因缘，三十年后如金掷地相似。"仰曰："亦须是和尚提唱始得。"严曰："即今亦不少。"师曰："合取口。"师坐次，仰山入来，师以两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师曰："如是！如是！"师方丈内坐次，仰山入来，师曰："寂子，近日宗门令嗣作么生？"仰曰："大有人疑着此事。"师曰："寂子作么生？"仰曰："慧寂只管困来合眼，健即坐禅，所以未曾说着在。"师曰："到这田地也难得。"仰曰："据慧寂所见，只如此一句也着不得。"师曰："汝为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圣人，尽皆如此。"师曰："大有人笑汝恁么祇[20]对。"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参。"师曰："出头事作么生？"仰绕禅床一匝，师曰："裂破古今。"

仰山香严侍立次，师曰："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道同，人人得个解脱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脱路？"师回顾香严曰："寂子借问，何不答伊？"严曰："若道过去未来现在，某甲却有个祇对处。"师曰：

"子作么生祇对?"严珍重便出。师却问仰山曰:"智闲恁么祇对,还契寂子也无?"仰曰:"不契。"师曰:"子又作么生?"仰亦珍重出去。师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一日,师翘起一足谓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负载,感伊不彻。"仰曰:"当时给孤园[21]中,与此无别。"师曰:"更须道始得。"仰曰:"寒时与他袜着,也不为分外。"师曰:"不负当初,子今以彻。"仰曰:"凭么更要答话在。"师曰:"道看。"仰曰:"诚如是言。"师曰:"如是! 如是!"师回仰山:"生住异灭,汝作么生会?"仰曰:"一念起时不见有生住异灭。"师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适来问甚么?"师曰:"生住异灭。"仰曰:"却唤作遣法。"师问仰山:"妙净明心,汝作么生会?"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师问:"汝只得其事。"仰曰:"和尚适来问甚么?"师曰:"妙净明心。"仰曰:"唤作事得么?"师曰:"如是!如是!"石霜会下有二禅客到,云:"此间无一人会禅。"后普请搬柴,仰山见二禅客歇,将一橛柴问曰:"还道得么?"俱无对。仰曰:"莫道无人会禅好!"仰归举似师曰:"今日二禅客,被慧寂勘破。"师曰:"甚么处被子勘破?"仰举前话。师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师睡次,仰山问讯,师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师起曰:"我适来得一梦,你试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与师洗面。少顷,香严亦来问讯。师曰:"我适来得一梦,寂子为我原了,汝更与我原看。"严乃点一碗茶来。师曰:"二子见解,过于鹙子[22]。"师因泥壁次,李军容来,具公裳,直至师背后,端笏而立。师回首见,便侧泥盘作接泥势。李便转笏作进泥势。师便抛下泥盘,同归方丈。僧问:"不作沩山一顶笠,无由得到莫徭[23]村。如何是沩山一顶笠?"师唤曰:"近前来。"僧近前,师与一踏。

上堂:"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左胁下书五字,曰:'沩山僧某甲'。当恁么时,唤作沩山僧又是水牯牛,唤作水牯牛又是沩山僧。毕竟唤作甚么即得?"仰山出礼拜而退。师敷扬宗教,凡四十余年,达者不可胜数。大中七年[24]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寿八十三,腊六十四[25]。塔于本山,谥大圆禅师,塔曰清净。

【注释】

①沩山：位于湖南省宁乡县城西70公里处，沩仰宗之祖灵祐居此弘扬禅风，世称“沩山灵祐”。

②法常：(752—839)唐代禅僧，俗姓郑，号大梅，襄阳(今湖北襄樊)人。

③百丈：即怀海。(720—814)，唐代禅僧，俗姓王，禅名百丈。福建人。

④鬣(jiàn，又读 jí)：旧时传说为鬼死后之称。《聊斋志异·童阿端》：“人死为鬼，鬼死为鬣。

⑤头陀：指行脚僧。

⑥“设居”句：假若居住则徒辈不满一千。

⑦謦(qǐng)咳：咳嗽。

⑧典座：寺院职事僧，主管总务。

⑨忝：辱。谦辞。

⑩净瓶：僧家用以盛水洗涤的瓶子。

⑪安：即懒安，俗姓陈，号懒安，福州人。灵祐圆寂后，曾接住持，晚年归闽。

⑫辐辏：车辐皆凑集于毂上，喻指人或物聚集一处。

⑬渠：他。

⑭摘茶次：摘茶时停下来。

⑮鹅王择乳：即鹅王吃乳。佛教传说，鹅王能够饮用水乳混合中的乳，而将水留下，佛经中将佛、菩萨比喻作鹅王，谓其极善辨别。

⑯晷影推移：晷(guǐ)，日影。指时光变换。

⑰刘铁磨：唐代禅宗尼师。俗姓李。

⑱老牸牛：牸(zì)，母牛，泛指雌的牲畜。

⑲香严：即智闲禅师。

⑳祇：敬。

㉑给孤园：给孤，佛在世长者之名，译为善施，曾买得祇陀太子之园林施与众僧，故称给孤园。

㉒鹙(qiū)子：古籍中水鸟名，相传似鹤般大。

㉓莫徭：部分瑶族的古称。

㉔大中七年：大中为唐宣宗年号，即公元853年。

㉕腊六十四：即僧龄六十四。僧人以腊为计年单位，受戒后一年算一腊。

南岳下四世
沩山祐禅师法嗣
仰山慧寂禅师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禅师，韶州怀化叶氏子。年九岁，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十四岁，父母取归，欲与婚[1]媾。师不从，遂断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劳[2]，父母乃许。再诣通处，而得披剃。未登具，即游方。初谒耽源，已悟玄旨。后参沩山，遂升堂奥。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我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源曰："然虽如此，于子即得，后人信之不及。"师曰："和尚若要重录不难，即重集一本呈上，更无遗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师出众，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两手相交，作拳示之。师进前三步，作女人拜。源点头，师便礼拜。

师浣衲次，耽源曰："正恁么时作么生？"师曰："正恁么时向甚么处见？"后参沩山，沩问："汝是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师曰："有主。"曰："主在甚么处？"师从西过东立，沩异之。师问："如何是真佛住处？"沩曰："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师於言下顿悟，自此执侍前后，盘桓十五载。

后参岩头[3]，头[4]举起拂子，师展坐具。岩拈拂子置背后，师将坐具搭肩上而出。岩曰："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扫地次，沩问："尘非扫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尘非扫得？"师归地一下。沩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师指自身又指沩，沩曰："尘非扫得，空不自生。离此

二途，又作么生？”师又扫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沩。沩一日指田问师：“这丘田那头高，这头低。”师曰：“却是这头高，那头低。”沩曰：“你若不信，向中间立，看两头。”师曰：“不必立中间，亦莫住两头。”沩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师曰：“水亦无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沩便休。

有施主送绢与沩山，师问：“和尚受施主如是供养，将何报答？”沩敲禅床示之。师曰：“和尚何得将众人物作自己用？”师在沩山，为直岁[8]，作务归，沩问：“甚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沩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叉手。沩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师拔锹便行。

师在沩山牧牛，时踢天泰上座问曰：“一毛头师子现即不问，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又作么生？”师便骑牛归，侍立沩山次，举前话方了，却见泰来。师曰：“便是这个上座。”沩遂问：“百亿毛头百亿师子现，岂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师曰：“正当现时，毛前现，毛后现？”泰曰：“现时不说前后。”沩山大笑。师曰：“师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举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与之。”师曰：“某甲作得道理，还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师乃掣将拂子去。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谓师曰：“好雨！”师曰：“好在甚么处？”性无语。师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么处？”即指雨，性又无语。师曰：“何得大智而默。”

师随沩山游山，到磐陀石上坐。师侍立次，忽鸦衔一红柿落在前面。沩拾与师，师接得洗了度与沩。沩曰：“子甚处得来？”师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沩曰：“汝也不得无分。”即分半与师。

沩山问师：“忽有人问汝，汝作么生祇对？”师曰：“东寺师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沩曰：“放汝一个不祇对罪。”师曰：“生之与杀，只在一言。”沩山：“不负汝见，别有人不肯。”师曰：“阿谁？”沩指露柱曰：“这个。”师曰：“道甚么？”沩曰：“道甚么？”师曰：“白鼠推迁，银台不变。”师问沩山：“大用现前，请师辨白？”沩山下座归方丈，师随后入，沩问：“子适来问甚么话？”师再举，沩曰：“还记得吾答语否？”师曰：“记得。”沩曰：“你试举看。”师便珍重出去。沩曰：“错。”

师回首，曰："闲师弟若来，莫道某甲无语好！"师问东寺曰："借一路过那边还得否？"寺曰："大凡沙门不可只一路，也别更有么？"师良久，寺却问："借一路过那边否？"师曰："大凡沙门不可只一路，也别更有么？"寺曰："只有此。"师曰："大唐天子决定姓金。"

师在沩山前坡牧牛次，见一僧上山，不久便下来。师乃问："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只为因缘不契。"师曰："有何因缘，试举看。"曰："和尚问某名甚么，某答归真和尚。曰："归真何在？某甲无对。"师曰："上座却问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问作么生道，但曰眼里耳里鼻里。"僧回一如所教。沩曰："脱空谩语汉，此是五百人善知识语。"

师卧次，梦入弥勒内院，众堂中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师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当第二座说法。"师起白槌[6]曰："摩诃衍法，离四句，绝百非，谛听！谛听！"众皆散去。及觉举似沩[7]，沩曰："子已入圣位。"师便礼拜。

师侍沩行次，忽见前面尘起，沩曰："面前是甚么？"师近前看了，却作此鱼相。沩点头。沩山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无佛性。"监官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监官有二僧往探问，既到沩山，闻沩山举扬，莫测其涯，若生轻慢。因一日与师言话次，乃劝曰："师兄须是勤学佛法，不得容易！"师乃作此[8]相，以手拓呈了，却抛向背后，遂展两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师曰："吾兄直须勤学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时二僧却回监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当知沩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信之不错。"便回沩山。一僧更前行数里，因过水忽然有省，自叹曰："沩山道，一切众生皆无佛性，灼然有他恁么道。"亦回沩山，久依法席。

沩山同师牧牛次，沩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师曰："有。"沩曰："汝见那个是，试指出看。"师曰："和尚疑那个不是，试指出看？"沩便休。师送果子上沩山，沩接得，问："子甚么处得来？"师曰："家园底。"沩山："堪吃也未？"师曰："未敢尝，先献和尚。"沩曰："是阿谁底？"师曰："慧寂底。"沩曰："既是子底，因甚么教我先尝？"师曰："和尚尝千尝万。"沩便吃，曰："犹带酸涩在。"师曰："酸涩莫非自知？"沩不答。

赤干行者闻钟声，乃问："有耳打钟？无耳打钟？"师曰："汝但问，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个问了也！"师喝曰："去！"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畲[8]，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师却问："未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处务？"沩曰："日中一食，夜后一寝。"师曰："和尚今夏亦不虚过。"道了乃吐舌。沩曰："寂子何得自伤己命？"沩山一日见师来，即以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竖一指。师即以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视，沩山休去。

沩山喂鸦生饭，回头见师，曰："今日为伊上堂一上。"师曰："某甲随例得闻。"沩曰："闻底事作么生？"师曰："鸦作鸦鸣，鹊作鹊噪。"沩曰："争奈声色何！"师曰："和尚适来道甚么？"沩曰："我只道为伊上堂一上。"师曰："为甚么唤作声色？"沩曰："虽然如此，验过也无妨。"师曰："大事因缘又作么生验？"沩竖起拳，师曰："终是指东画西。"沩曰："子适来问甚么？"师曰："问和尚大事因缘。"沩曰："为甚么唤作指东画西？"师曰："为著声色故，某甲所以问过。"沩曰："并未晓了此事。"师曰："如何得晓了此事？"沩曰："寂子声色，老僧东西。"师曰："一月千江，体不分水。"沩曰："应须与么始得。"师曰："如金与金，终无异色，岂有异名？"沩曰："作么生是无异名的道理？"师曰："瓶、盘、钗、钏、券、盂、盆。"沩曰："寂子说禅如师子吼，惊散狐狼野干之属。"

师后开法王莽山，问僧："近离甚处？"曰："庐山。"师曰："曾到五老峰么？"曰："不曾到。"师曰："阇黎[9]不曾游山。"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吾言。汝无始劫来，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麁识[10]。如将黄叶止啼，有甚么是处，亦如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只拟轻重来机，所以道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时有僧问："鼠粪即不要，请和尚真金？"师曰："啮镞拟开口，驴年亦不会。"僧无对。

师曰："索唤则有交易，不索唤则无。我若说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岂况有五百七百众邪？我若东说西说，则争头向前采拾。

如将空拳诳小儿，都无实处。我今分明向汝说圣边事，且莫将心凑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圣末边事，如今且要识心达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汝岂不见沩山和尚云："'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问："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此佛相示之。僧无语。师谓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座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师曰："何不问老僧？"座曰："正恁么时不见有和尚？"师曰："扶吾教不起。"

师因归沩山省观，沩问："子既称善知识，争辨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有师承无师承，是义学是玄学？子试说看。"师曰："慧寂有验处，但见僧来便竖起拂子，问伊诸方还说这个不说？又日这个且置，诸方老宿意作么生？"沩叹曰："此是从上宗门中牙爪。"沩问："大地众生，业识茫茫，无本可据，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师曰："慧寂有验处。"时有一僧从面前过。师召曰："阇黎！"僧回首，师曰："和尚，这个便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沩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师问僧："甚处来？"曰："幽州。"师曰："我恰要个幽州信，米作么价？"曰："某甲来时，无端从市中过，踏折他桥梁。"师便休。师见僧来，竖起拂子，僧便喝。师曰："喝即不无，且道老僧过在甚么处？"曰："和尚不合将境示人。"师便打。

有梵僧从空而至，师曰："近离甚处？"曰："西天。"师曰："几时离彼？"曰："今早。"师曰："何太迟生？"曰："游山玩水。"师曰："神通游戏则不无，阇黎佛法须还老僧始得。"曰："特来东土礼文殊，却遇小释迦。"遂出梵书贝多叶[11]，与师作礼，乘空而去。自此号小释迦。

师住东平时，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师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沩山镜，东平镜？若道是东平镜，又是沩山送来。若道是沩山镜，又在东平手里。道得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众无语，师遂扑破，便下座。

僧参次，便问："和尚还识字否？"师曰："随分。"僧以手画此○相拓呈，师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师以两手作背抛势。僧以目视之，师低头。僧绕师一匝，师便打，僧遂出去。师坐次，有僧

来作礼，师不顾。其僧乃问："师识字否？"师曰："随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么字？"师于地上书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师改十字作𠀋字。僧画此○相，以两手拓，如修罗掌日月势。曰："是甚么字？"师乃画此𠀋相对之，僧乃作娄至德[12]势。师曰："如是！如是！此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护持！"其僧礼谢，腾空而去。

时有一道者见，经五日后，遂问师。师曰："汝还见否？"道者曰："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师曰："此是西天罗汉，故来探吾道。"道者曰："某虽睹种种三昧，不辨其理。"师曰："吾以义为汝解释，此是八种三昧，是觉海变为义海，体则同然。此义合有因有果，即时异时，总别不离隐身三昧也。"

师问僧："近离甚处？"曰："南方。"师举柱杖曰："彼中老宿还说这个么？"曰："不说。"师曰："既不说这个，还说那个否？"曰："不说。"师召大德，僧应诺。师曰："参堂去。"僧便出，师复召曰："大德！"僧回首，师曰："近前来。"僧近前，师以拄杖头上点一下，曰："去！"

刘侍御问："了心之旨，可得闻乎？"师曰："若要了心，无心可了。无了之心，是名真了。"师一日在法堂上坐，见一僧从外来，便问讯了，向东边叉手立，以目视师，师乃垂下左足。僧却过西边叉手立，师垂下右足。僧向中间叉手立，师收双足。僧礼拜，师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柱杖便打。僧便腾空而去。

陆希声相公欲谒师，先作此○相对呈。师开封于相下面书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见即入山，师乃门迎。公才入门，便问："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师曰："从信门入。"公至法堂，又问："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时如何？"师以拂子倒点三下。公便设礼。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师曰："不坐禅。"公良久，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听老僧一颂：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椀[13]，意在馒头边。"师却问："承闻相公看经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得个安乐处。"师竖起拂子，曰："只如这个作么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

公。”公便起去。

庞居士问：“久向仰山，到来为甚么却覆？”师竖起拂子，士曰：“恰是。”师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虽然无人，也要露柱证明。”师掷佛子，曰：“若到诸方，一任举似。”师指雪师子，问众：“有过得此色者么？众无对。师问双峰：“师弟近日见处如何？”曰：“据某见处，实无一法可当情。”师曰：“汝解犹在境。”曰：“某只如此，师兄又如何？”师曰：“汝岂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沩山闻曰：“寂子一句，疑杀天下人。”

师卧次，僧问：“法身还解说法也无？”师曰：“我说不得，别有一人说得。”曰：“说得的人在甚么处？”师推出枕子。沩山闻曰：“寂子用剑刃上事。”

师闭目坐次，有僧潜来身边立，师开目，於地上作此水相，顾视其僧。僧无语。师携柱杖行次，僧问：“和尚手中是甚么？”师便拈向背后，曰：“见么？”僧无对。师问一僧：“汝会甚么？”曰：“会卜。”师提起拂子，曰：“这个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无对。师自代云：“适来是雷天大壮，如今变为地火明夷。”问僧：“名甚么？”曰：“灵通。”师曰：“便请入灯笼。”曰：“早个入了也。”

问：“古人道，见色便见心。禅床是色，请和尚离却色，指学人心。”师曰：“那个是禅床，指出来看。”僧无语。问：“如何是毗卢师？”师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师？”师曰：“莫无礼！”师共一僧语，旁有僧曰：“语的是文殊，默的是维摩。”师曰：“不语不默的莫是汝否？”僧默然。师曰：“何不现神通？”曰：“不辞现神通，只恐和尚收作教。”师曰：“鉴汝来处，未有教外的眼。”问：“天堂地狱相去几何？”师将拄杖画地一画。

师住观音时，出榜云：“看经次不得问事。”有僧来问讯，见师看经，旁立而待。师卷却经，问：“会么？”曰：“某甲不看经，争得会？”师曰：“汝已后会去在。”其僧到岩头[14]，头[15]问：“甚处来？”曰：“江西观音来。”头曰：“和尚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头曰：“这个老师，我将谓被故纸埋却，元来犹在。”

僧思邈问：“禅宗顿悟，毕竟入门的意如何？”师曰：“此意极难，若是祖宗门下，上根上智，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其有根微智劣，若

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曰：“除此一路，别更有人处否？”师曰：“有。”曰：“如何即是。”师曰：“汝是甚么处人？”曰：“幽州人。”师曰：“汝还思彼处否？”曰：“常思。”师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处楼台林苑，人马骈阗，汝反思的还有许多般也无？”曰：“某甲到这里，总不见有。”师：“汝解犹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这个，别更有意也无？”师曰：“别有，别无即不堪也。”曰：“到这里作么生即是？”师曰：“据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后自看。”遂礼谢之。

师接机利物，为宗门标准。再迁东平，将顺寂，数僧侍立，师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复仰视。两口一无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升座辞众，复说偈曰：“年满七十七，无常在今日。日轮正当午，两手攀屈膝。”言讫，以两手抱膝而终。阅明年，南塔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塔于集云峰下。谥智通禅师、妙光之塔。

【注释】

①婚：同“婚”。

②劬(qú)：劳累。

③⑭岩头：禅师名。

④⑮头：指岩头禅师。

⑤直岁：寺院职事僧，负责管理一年的寺院劳动及杂务。

⑥白槌：集众说话前敲击棒槌。

⑦“及觉”句：醒来后把梦告诉沩山灵祐。

⑧畬：开荒后即以草木烧灰为肥而种作的田。

⑨阇黎：梵文译音，或译阿遮利耶，意为轨范师。

⑩麁：同“粗”。

⑪贝多叶：贝多，梵文译音，或译“贝多罗”，树名，产于印度，其叶可代纸，印度人多用来写佛经。

⑫娄至德：人名。

⑬椀：同“碗”。

香严智闲禅师

邓州[1]香严智闲禅师，青州[2]人也。厌俗辞亲，观方慕道。在百丈时性识聪敏，参禅不得。洎丈迁化[3]，遂参沩山。山问："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师被一问，直得茫然。归寮将平日看过的文字从头要寻一句酬对，竟不能得，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屡乞沩山说破，山曰："我若说似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曰："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粥饭僧，免役心神。"乃泣辞沩山，直过南阳睹忠国师遗迹，遂憩止焉。

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沩山闻得，谓仰山曰："此子彻也。"仰曰："此是心机意识，著述得成。待某甲亲自勘过。"仰后见师，曰："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试说看。"师举前颂，仰曰："此是夙习记持而成，若有正悟，别更说看。"师又成颂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仰曰："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师复有颂曰："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仰乃报沩山，曰："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

师初开堂，沩山令僧送书并柱杖至。师接得便哭："苍天！苍天！"僧曰："和尚为甚么如此？"师曰："只为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达，不在语言。况是密密堂堂，曾无间隔，不劳心意，暂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

僧问："如何是香严境？"师曰："华木不滋。"问："如何是仙陀婆？"师敲禅床曰："过这里来。"问："如何是现在学？"师以扇子旋转

示之，曰："见么？"僧无语。问："如何是正命食？"师以手撮而示之。问："如何是无表戒？"师曰："待阇黎作俗即说。"问："如何是声色外相见一句？"师曰："如某甲未住香严时，且道在甚么处？"曰："恁么则亦不敢道有所在。"师曰："如幻人心心所法。"问："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师抛下拄杖，散手而去。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今年霜降早，荞麦总不收。"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以手人怀作拳，展开与之。僧乃跪膝，以两手作受势。师曰："是甚么？"僧无对。问："离四句，绝百非，请和尚道。"师曰："猎师前不得说本师戒。"

上堂："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树下忽有人问，如何是祖师来意？不对他，又违他所问。若对他，又丧身失命。当恁么时作么生即得？"时有虎头招上座出众云："树上即不问，未上树时请和尚道。"师乃呵呵大笑。

师问："僧甚处来？"曰："沩山来。"师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和尚竖起拂子。"师曰："彼中兄弟作么生会？"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显理。"师曰："会即便会，着甚死急！"僧却问："师意如何？"师亦竖起佛子。

师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觉母壳。子母俱亡，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脚。"师凡示学徒，语多简直。有偈颂二百余篇，随缘对机，不拘声律，诸方盛行。后谥袭灯禅师。

【注释】

①邓州：今河南邓县。

②青州：今山东潍坊、益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地唐时皆属青州，治所在益都。

③洎(jì)：及，到。丈：百丈怀海简称。

径山洪諲禅师

杭州径山洪諲禅师，吴兴人也。僧问："掩息如灰时如何？"师曰："犹是时人功干。"曰："干后如何？"师曰："耕人田不种。"曰："毕

竟如何?”师曰:“禾熟不临场。”问:“龙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者如何?”师曰:“犹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阶级,向上事如何?”师曰:“吾不知有汝龙门。”问:“如霜如雪时如何?”师曰:“犹是污染。”曰:“不污染时如何?”师曰:“不同色。”

许州全明上座先问石霜:“一毫穿众穴时如何?”霜曰:“直须万年去。”曰:“万年后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后问师曰:“一毫穿众穴时如何?”师曰:“光靴任汝光靴,结果任汝结果。”问:“如何是长?师曰:“千圣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师曰:“蟭螟[①]眼里着不满。”其僧不肯,便去举似石霜。霜曰:“只为太近实头。”僧却问霜:“如何是长?”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双陆盘中不喝彩。”佛日长老访师。师回:“伏承长老独化一方,何以荐游峰顶?”日曰:“朗月当空挂,冰霜不自寒。”师曰:“莫是长老家风也无?”日曰:“峭峙万重关,于中含宝月。”师曰:“此犹是文言,作么生是长老家风?”日曰:“今日赖遇佛日,却问隐密全真,时人知有道不得,太省无辜,时人知有道得。于此二途,犹是时人升降处。未审和尚亲道自道如何道?”师曰:“我家道处无可道。”日曰:“如来路上无私曲,便请玄音和一场。”师曰:“任汝二轮更互照,碧潭云外不相关。”日曰:“为报白头无限客,此回年少莫归乡。”师曰:“老少同轮无向背,我家玄路勿参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为谁宣。”师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无。”师因有偈曰:“东西不相顾;南北与谁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无。”光化四年[②]九月二十八日,白众而化。

【注释】

①蟭螟:古代传说中一种极小的虫。

②光化四年:唐昭宗年号,即公元 901 年。

南岳下五世
仰山寂禅师法嗣
西塔光穆禅师

袁州[1]仰山西塔光穆禅师，僧问："如何是正闻？"师曰："不从耳人。"曰："作么生？"师曰："还闻么？"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同别且置，汝道瓶嘴里甚么物出来入去？"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汝无佛性。"问："如何是顿？"师作圆相示之。曰："如何是渐？"师以手空中拨三下。

【注释】

①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因有袁山而得名。

南塔光涌禅师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禅师，豫章丰城[1]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马皆惊，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谒临济，复归侍山[2]。山曰："汝来作甚么？"师曰："礼觐[3]和尚。"山曰："还见和尚么？"师曰："见。"山曰："和尚何似驴？"师曰："某甲见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个甚么？"师曰："若有所似，与驴何别？"山大惊曰："凡圣两忘，情尽体露。吾以此验人，二十年无决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谓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僧问："文殊是七佛之师，文殊还有师否？"师曰："遇缘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师？"师竖起佛子。僧曰："莫只这便是么？"师放下佛子，叉手。问："如何是妙用一句？"师曰："水到渠成。"问："真佛住在何处？"师曰："言下无相，也不在别处。"

【注释】

①豫章丰城：今江西丰城。

②侍山：师事仰山。

③觐(jin)：拜见。

霍山景通禅师

晋州霍山[①]景通禅师，初参仰山，山闭目坐，师乃翘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华六祖亦如是！和尚也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来，打四藤条。师因此自称："集云峰下四藤条天下大禅佛。"

住后，有行者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乃礼拜。者曰："和尚为什么礼俗人？"师曰："汝不见道尊重弟子。"师问僧："甚么处来？"僧提起坐具，师曰："龙头蛇尾。"问："如何是佛？"师便打，僧亦打。师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无道理。"僧无语。师又打趁出。

师化缘将毕，先备薪于郊野，遍辞檀信[②]。食讫至薪所，谓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炬登积薪上，以笠置项后，作圆光相。手执拄杖，作降魔杵势，立终于红焰中。

【注释】

①晋州霍山：今山西霍县。

②檀信：檀越和信徒。檀越即施主。

无著文喜禅师

杭州无著文喜禅师，嘉禾[①]语溪人也。姓朱氏。七岁，依本邑常

乐寺国清出家剃染，后习律听教。属会昌澄汰，反服韬晦。大中初[2]，例重忏度于盐官齐峰寺，后谒大慈山性空禅师。空曰："子何不遍参乎？"师直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礼谒，遇一老翁牵牛而行，邀师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床指绣墩命坐。翁曰："近自何来？"师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师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众？"师曰："或三百，或五百。"师却问："此间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师曰："多少众？"翁曰："前三三，后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进酥酪。师纳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盏，问曰："南方还有这个否？"师曰："无。"翁曰："寻常将甚么吃茶？"师无对。师睹日色稍晚，遂问翁："拟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执心在，不得宿。"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师辞退。

翁令童子相送，师问童子："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师应诺。童曰："是多少？"师复问曰："此为何处？"童曰："此金刚窟般若寺也。"师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见，即稽首童子，愿乞一言为别。童说偈曰："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言讫，均提[3]与寺俱隐，但见五色云中，文殊乘金毛师子往来，忽有白云自东方来，覆之不见。时有沧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闻山石震吼之声。

师因驻锡五台。咸通三年至洪州观音参仰山，顿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尝现于粥镬[4]上，师以搅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说偈曰："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异僧来求斋食，师减己分馈之。仰山预知，问曰："适来果位人至，汝给食否？"师曰："辍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后旋浙住龙泉寺。僧问："如何是涅槃相？"师曰："香烟尽处验。"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唤院主来，这师僧患颠。"问："如何是自己？"师默然，僧罔措，再问。师曰："青天蒙昧，不向月边飞。"

钱王奏赐紫衣，署无著禅师。将顺寂，于子夜告众曰："三界心

尽，即是涅槃。”言讫，跏趺而终。白光照室，竹树同色。塔于灵隐山之西坞。天福二年宣城帅田頵应杭将许思叛涣，纵兵大掠，发师塔，睹肉身不坏，爪发俱长。武肃钱王异之，遣裨将邵志重加封瘗，至皇朝嘉定庚辰⑤，迁于净慈山智觉寿禅师塔左。

【注释】

①嘉禾：旧时浙江嘉兴之别称。

②大中：唐宣宗年号，其元年为公元 847 年。

③均提：文殊菩萨侍者。

④镬：无足的鼎。

⑤皇朝嘉定庚辰：指《五灯会元》成书之宋朝，嘉定是宋宁宗年号，庚辰乃公元 1220 年。

南岳下六世
西塔穆禅师法嗣
资福如宝禅师

吉州①资福如宝禅师，僧问：“如何是应机之句？”师默然。问：“如何是玄旨？”师曰：“汝与我掩却门。”问：“鲁祖面壁，意作么生？”师曰：“没交涉。”问：“如何是从上真正眼？”师槌胸曰：“苍天！苍天！”曰：“借问有何妨？”师曰：“困。”问：“这个还受学也无？”师曰：“未曾镬地栽虚空。”问：“如何是衲僧急切处？”师曰：“不过此。”问曰：“学人未问已前，请师道。”师曰：“噫！”问：“如何是一尘入正受？”师作入定势。曰：“如何是诸尘三昧起？”师曰：“汝问阿谁？”问：“如何是一路涅槃门？”师弹指一声，又展开两手。曰：“如何领会？”师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横行八九。”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

师一日拈起蒲团，示众曰：“诸佛菩萨，人理圣人，皆从这里

出。”便掷下，擘开胸曰：“作么生？”众无对。

问：“学人创入丛林，一夏将末，未蒙和尚指教，愿垂提拯。”师拓开曰：“老僧住持已来，未曾瞎却一人眼。”

师有时坐良久，周视左右曰：“会么？”众曰：“不会。”师曰：“不会即谩汝去也。”师一日将蒲团于头上，曰：“汝诸人恁么时难共语。”众无对。师将坐，却曰：“犹较些子。”

【注释】

①吉州：今江西吉安。

南塔涌禅师法嗣
芭蕉慧清禅师

郢州芭蕉山慧清禅师，新罗国[①]人也。上堂，拈拄杖示众曰：“你有柱杖子，我与你柱杖子。你无拄杖子，我夺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问：“如何是芭蕉水？”师曰：“冬温夏凉。”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进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师曰：“退后三步。”问：“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师曰：“只恐阇黎不间。”

上堂：“会么？相悉者少，珍重！”问：“不语有问时如何？”师曰：“未出三门千里程。”问：“如何是自己？”师曰：“望南看北斗。”问：“光境俱亡，复是何物？”师曰：“知。”曰：“知个甚么？”师曰：“建州九郎。”

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万丈深坑，背后野火来逼，两畔是荆棘丛林，若也向前，则堕在炕埳。若也退后，则野火烧身。若也转侧，则被荆棘林碍。当与么时，作么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堕身死汉。”问：“如何是提婆宗？”师曰：“赤幡在左。”问僧：“近离甚处？”僧曰：“请师试道看。”师曰：“将谓是舶上商人，元来是当州小客。”问：“不问二头三首，请师直指本来面目。”师默

然正坐。问："贼来须打，客来须看，忽遇客贼俱来时如何？"师曰："屋里有一纲[2]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还甚受用也无？"师曰："汝若将去，前凶后不吉。"问："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师曰："九九八十一。"乃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一二三四五。"

师谓众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参见南塔，见上堂曰："汝等诸人，若是个汉，从娘肚里出来便作师子吼，好么？"我于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载。"僧问："古佛未出兴时如何？"师曰："千年茄子根。"曰："出兴后如何？"师曰："金刚努出眼。"

上堂，良久曰："也大相屈。珍重！"问："如何是祖师意？"师曰："汝问哪个祖师意？"曰："达磨西来意。"师曰："独自凄凄暗渡江。"问："牛头[3]未见四祖[4]时如何？"师曰："知。"曰："见后如何？"师曰："知。"问："甚么物无两头。甚么物无背面？"师曰："我身无两头，我语无背面。"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一不得问，二不得休。"曰："学人不会。"师曰："第三度来，与汝相见。"

【注释】

①新罗国：朝鲜古名。

②纲：古代计算鞋子的量词，犹言"双"。

③牛头：指禅宗牛头宗之祖法融禅师，人称"牛头山僧。"

④四祖：指禅宗之四祖道信禅师。相传道信曾入牛头山传付顿教法门。

慧林鸿究禅师

韶州慧林鸿究妙济禅师，僧问："千圣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师曰："果然不见。"问："鲁祖面壁，意旨如何？"师曰："有什么雪处？"问："如何是急切事？"师曰："钝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诸方大例。"问："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师曰："新修梵宇。"

南岳下七世
资福宝禅师法嗣
资福贞邃禅师

吉州资福贞邃禅师，僧问："和尚见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师作此鱼相示之。问："如何是古人歇？"师作此○相示之。问："如何是最初一句？"师曰："未具世界时，阇黎亦在此。"问："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师良久。问："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旨如何？"师曰："汝名甚么。"曰："某甲。"师曰："吃茶去。"上堂："隔江见资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与三十棒。况过江来？"时有僧才出，师曰："不堪共语。"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山河大地。"

芭蕉清禅师法嗣
芭蕉继彻禅师

郢州芭蕉山继彻禅师，初参风穴。穴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泥弹子。"穴异之。次谒先芭蕉。蕉上堂举仰山道："两口一无舌，此是吾宗旨。"师豁然有省。

往后，僧问："如何是林溪境？"师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三门前，佛殿后。"问："如何是深深处？"师曰："石人开石户，石锁两头摇。"

上堂："昔日如来于波罗柰国，梵王请转法轮，如来不已而已，有屈宗风。随机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传于天上人间，至今光扬不坠。若据祖宗门下，天地悬殊，上上根机，顿超不异。作么生是混融一句，还有人道得么？若得道，有参学眼。若道不得，天宽地窄。"便

下座。

上堂:“眼中无翳,空里无花。水长船高,泥多佛大。莫将问来,我也无答。会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便下座。问:“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同,如何是宗门一句?”师曰:“七纵八横。”曰:“如何领会?”师曰:“泥里倒,泥里起。”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著体汗衫。”问:“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证涅槃,师还提携也无?”师曰:“不提携。”为甚么不提携?”师曰:“林溪粗识好恶。”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透。”曰:“用者如何?”师曰:“钝。”问:“寂寂无依时如何?”师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师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师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唇齿。木童唱和,石人侧耳。”

兴阳清让禅师

郢州兴阳山清让禅师,僧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时如何?”师曰:“其间甚谛当。”曰:“既是坐道场,为甚么不得成佛道?”师曰:“为伊不成佛。”

慧林究禅师法嗣
韶州灵瑞和尚

韶州灵瑞和尚,俗士问:“如何是佛?”师喝曰:“汝是村里人。”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十万八千里。”问:“如何是本来心?”师曰:“坐却毗卢顶,出没太虚中。”问:“如何是教外别传的事?”师曰:“两个灵龟泥里斗,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会。”师曰:“木鸡衔卵走,燕雀乘虎飞。潭中鱼不现,石女却生儿。”

南岳下八世
报慈韶禅师法嗣
三角志谦禅师

蕲州三角山志谦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速礼三拜。"僧礼拜师曰："一拨便转。"

兴阳词铎禅师

郢州兴阳词铎禅师，僧问："佛界与众生界相去多少？"师曰："道不得。"曰："真个那！"师曰："有些子。"

临济宗

临济宗是继沩仰宗以后在晚唐从南岳系中流出的另一大宗派，创始人是百丈怀海的另一门徒、沩山灵祐的同学黄檗希运及其高足临济义玄。师徒二人个性都非常鲜明，生活精神上似有赵州从谂的影子，其宗风机锋峻烈，单刀直入，棒喝风行，与他们的“禅性格”是大有关系的。宗派以临济命名，是因为棒喝只有到了临济义玄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特的禅教学模式，从而标举出了该宗的独家门风。

黄檗希运，生卒年皆不详。僧传上称他为闽（今福建）人，自少于江西高安的黄檗山出家。先游天台、长安等地，据传行脚中遇一老妇，问答之间，希运“玄门顿而荡豁”，“欲拟师承”，这位阿婆则介绍他到江西参承百丈怀海。遂投百丈门下，得其印可。他所师事者实不只怀海一人。后希运回到黄檗山，“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世称“黄檗希运”。他的整个禅理论，有学者认为总结了南岳一系马祖、怀海以来的禅思想，约而言之，可以用两句话八个字来概括：“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从“即心是佛”的南禅传统命题出发，希运突出地反对“向外求佛”，强调此岸成佛的“自性自度”，“黄檗自渡”的故事便是一证（见所选）。由此他特别抨击“广求知见”、“唯认见闻觉知”的主张和修持方法，认为追求知解，本质上是希望“于教法（经典教义）上悟，不于心（指自心佛性）上悟”；“若不于心悟，乃至于教法上悟，即轻心重教，遂成逐块，忘于本心”。所以他说：“我此禅宗，从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有时教人“学道”，也只是一种“接引之词”，事实上“道亦不可学”。他认为“本心”即“一心”，具足一切功德，不假修添，明净如虚

空，却“无一点相貌”，不动不摇；心念如何高妙，但“举心动念，即乘法体”。在这个意义上，“本心”、“一心”即是“无心”，“无心”即是“息虑”，即心全无思虑，“息念忘虑，佛自现前”，“一念有即与道隔”，即谓“无心是道”，这显然回响着慧能《坛经》所倡“无念为宗”的旨趣。希运主张“心、境双忘”，而以“忘心”为根本，所谓“忘境（客观外境）犹易，忘心（主观心识）至难”，“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智愚双除，“无心是道”，这里实含有“平常心是道”之意。由此在修持方法上，希运比前辈祖师们更强调“直下顿了”，即一语一势，皆可觉悟。“顿了”的是“心”，名曰“悟心”，“悟心”的标志是“无心”。他常说“当下无心，便是本法”，“本法”无可言说，“直下无心，默契而已”。“唯直下顿了，自心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总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亦名“单刀直入”。由此得悟的人，”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向无中栖泊”，以致“如痴人相似”，“如寒灰死火”，“枯木石头”，能至“所见一尘一色，便合无边理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从而成为“见性人”、“无求人”、“无事人”或“自在人”，即真正的“道人”。为此希运接引学人，传禅发机又特喜语、势兼用，以常人难解的言语、动作表达心地以启人自悟。他性情激烈，为临济棒喝之风的先导，对临济宗风的形成影响极大。前文提到的那个“黄檗自渡”的故事中就有“棒喝”之“喝”的意味：当那位颇有“神通”的僧人自鸣得意，仍然执著于“渡彼岸”而不了“此岸自证成佛”的禅理之际，希运开口扬言要砍断人家的腿：“咄！这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服。而下面这个故事则被看作是“临济宗史上最早的棒喝”：

> 丈（百丈怀海）一日问师（希运）：“什么处去来？”曰：“大雄山下采菌子来。”丈曰：“还见大虫么？”师便作虎声，丈拈斧作斫势，师即打丈一掴。丈哈哈而笑，便归。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诸人也须好看。百丈老汉今

日亲遭一口。”

当百丈与黄檗把大虫比作“佛性真如”时，黄檗作虎吼，百丈作斫势，他们都想显示自己的体验。但比起黄檗给百丈一巴掌（掴）来说，显然只是象征，与“真如”还隔着一层，并没有真正抓握住“真如”。唯有那清脆响亮的一记耳光，黄檗之手与百丈之脸实实在在地接触，体验到了“真如佛性”，它就切切实实存在在那里。“般若直观”正是这“我”与“真如”的统一。当然这是两位已悟道的大禅师之间“禅体验”的交流。对于执迷计较于知见的参学者，在黄檗来说，出于“慈悲”，只能打杀棒喝。他曾对问“西来意”的僧人以“打”回应，对云集堂上听讲的大众，“把棒一时趁出”。临济义玄就因三度问“如何是佛法大意”而三度遭黄檗打。人们称誉他的“施设皆被上机，中下流皆莫窥涯涘”。希运还批评当时一些行脚僧，但知学语言，“到处称我会禅，还替得汝生死么？”可见他重解决摆脱“无常”、超离生死的大问题，思想是深沉的。他又曾上堂云：“汝等诸人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问：“如今诸方尊宿尽聚众开化，为什么却道无禅师？”黄檗答：“不道无禅，只道无师。”要人不必执意于“求师”，目的应在“悟道”。他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目在人”，“任运不拘，方名解脱”。这一切都为临济义玄进一步开辟临济宗风展示了一条康庄大路。

临济义玄（？—867），原籍曹州南华（在今山东荷泽西北），俗姓邢，幼即颖异，长以“孝”闻名，却落发受戒做了和尚。先研究经律，后又“更衣游方”，辗转至江西参希运，在黄檗麾下，以“行业第一”著称。后来三次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三次被黄檗打，未领深旨，遂参学请教高安大愚禅师。大愚说：“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不彻困。”时义玄言下顿悟，乃言：“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拶住”他说：“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甚么道理？速道！速道！”义玄就于大愚胁下筑击三拳，

大愚托开手说："汝师黄檗，非干我事。"义玄回到黄檗处，黄檗听后说："大愚老汉饶舌，待来痛与一顿。"义玄曰："说甚待来，即今便打。"随后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来这里捋虎须。"义玄便大喝，黄檗印可。后义玄北归乡土，以长期住镇州（今河北正定）城东南滹沱河畔的临济院，世称"临济义玄"。自此最终形成临济一宗禅风，教化天下。

临济宗风基本内容：

（一）棒喝和毁佛毁祖　义玄开出的临济宗禅教学的模式，可用"以喝、打为化门"这句话来概括。"喝打"或"棒喝"作为表现禅机的一种"势"，前于义玄，前于黄檗希运已有之，但把这种方式贯穿于一切禅行之中则为临济"专利"。义玄到处宣传他"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若有人"拟议"，先是"喝"，"随后打"。打使用棒杖，故曰棒打。他与一叫洛普的禅师对话，问："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哪）个亲？"洛普答："总不亲。"又问："亲处作么生？"洛普便喝，义玄便打。一喝一打表示着二人言语投机，与黄檗"打百丈一掴"类似。而棒喝的实际运用，含义很杂。义玄自己解释说："有时一喝如金刚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可见同沩仰宗的"好作圆相"在禅旨上有相通之处。所谓"宝剑"，可喻断惑，"师（狮）子"可喻醒迷，"影草"或喻试探；"不作一喝用"即不执著于言行的表意作用，如不执于"作圆相"，应得"体"（真如佛性，禅悟的本体）。棒打的含义与喝大同，不过是施与迷惑更严重的情况。在此特予指出者就是，当临济宗人在相互拳打脚踢、大声吆喝时，实际上他们都没想到伤害对方，他们实际上是极为慈悲，用他们常用的俗话就是"老婆（子）心切"，他们用的是南禅所特有的"自观自心"的方式。其中正体现了慧能以来"不立文字"、"无念为宗"、"佛性常清净"、"本来无一物"以至"平常心是道"的禅宗精髓的。他们禅风勇猛精进，他们的弟子个个求法心切并剪于为佛法真理不惜一切乃至身家性命；表面上

看去他们棒喝成风，穷凶极恶，非常粗野，为今人在常情常理上难以接受，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是一派禅心，水波不兴。不过如果我们仅就表象言之，临济宗之机锋峻烈、单刀直入，也许深蕴着某种愤世嫉俗吧，这能引起不少同道者的共鸣，对那些热衷俗世功利者也不无震聋发聩之用了。后人借用两句宋诗"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来象征临济宗的"禅境"，只是不是原诗中景色时间先后关系，而是临济禅法彻底打破"向外求佛"的虚妄而返观内在的"本心"。临济棒喝，天下闻名，它正犹如警钟长鸣，在刹那间提醒学禅者"痛感"那最高存在(佛性真如)与自我是多么统一。

临济门风之以峻烈著称，还在他们的毁佛、毁祖、骂僧和排斥经典三藏中反映出来。这至少是在佛教领域内部公开要求反潮流、作叛逆。他们反对一切知解迷雾，反对思想有任何束缚，以致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他们称"坐禅观行"的禅师是吃饱了的"老奴"，骂座主讲家为"野狐精魅"、"野干"，"无位真人(心佛)是什么屎橛"；如此等等。毁佛毁祖(不受佛祖拘束)、杀父杀母(不受家族樊笼)，类似的思想在临济以前的禅师那里也可以推论出来，但象临济如此"狂禅"，实属空前。它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一些士人要求独立自主的反潮流的叛逆性格的形成。

(二)自信自主和"立处皆真"　临济宗的棒喝应机、呵佛骂祖，有他们的理论基础和人生准则。他们继承了马祖道一以来的"即心即佛"思想而突出"自信"。作为宗派领袖，临济义玄与其师黄檗希运略有不同的就是他不一般地反对求知存见，而强调"求真正见解"，而"真正见解"说到底就是认识到你与祖佛无别，由此树立牢固的自信。他说，如今学者不得法，"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自信不及，即使茫茫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他要求人们作"大丈夫汉"，决不"自轻而退"，不"属言我是凡夫，他是圣人"，不"被他凡圣名碍"。他说："大器者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

但有来者，皆不得受。”又说：“大丈夫不作丈夫气息，自家屋里物不肯信，只么向外觅，上他古人闲名句？倚阴博阳，不能特达，逢境便缘，逢尘便执，触处惑起，自无定准。”要求完全、彻底地返回自性本心，自证成佛。应指出，临济义玄是佛徒，他的理想人生仍是马祖道一所倡导的“平常心是道”。他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所谓“求心歇处即无事”、“无事是贵人”、“一念心歇处，唤作菩提”，均是此义。

（三）临济宾主句　在瞬间体验般若、真如，不容间隔，没有距离；不容思索，全无意识。这就是临济棒喝的“单刀直入”、“不立文字”的深刻内容。但如果棒喝之风盛行，“盲目乱喝”就难免会时有发生。为此临济义玄在自家门庭施设上总结了不少主客间应对的正确方法，主要有“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三句语（三玄三要）”等，用以辨别真伪、衡量得失，接引来学，这将历来禅宗的重视的“机辨”之学大大推进了一步。他的这些关于主、客关系的言论，就总称“临济宾主句”。所谓“四料简（四种简别）”是根据参学者的根器及他们对“法我”态度的不同方便施设的四种教学法，其内容是：（1）“夺人不夺境”，针对“我执”（人对自身的执念）重的人，剥夺破除其“我执”；（2）“夺境不夺人”，针对“法执”（人对外境的执著）重的人，剥夺破除其“法执”；（3）“人境俱夺”，针对“法执”、“我执”都重人，法、我双破；（4）“人境俱不夺”，对那些“法”、“我”均不执著的人，二者皆无须破。所谓“四宾主”则是用来衡量参禅应对的宾主之间学识深浅真伪的：（1）“宾看主”，参学者见识超过禅师，禅师有所执著还不懂装懂，则禅师败；（2）“主看宾”，禅师见识超过参学者，参学者不懂装懂，则参学者败；（3）“主看主”，指禅师与参学者皆掌握了禅理；（4）“宾看宾”，指禅师与参学者皆不懂而都自以为是、互相卖弄，二人都败。而“四照用”（“照”指对客体的认识，“用”指对主体的认识）在内容上与“四料简”大致类似。比起前三者“临济宾主句”，临济宗的“三句语（三玄三要）”更为直捷，更能体现南

禅宗旨，直指临济棒喝的深意。这“三句语”是“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宾主分”；“妙解岂容无着问，沤和争负截流机”；“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前两句大意是：在宾主对答中，要设法制止对方长篇大论(“拟议”)；主人的言行不可尽情表露，要话中含话，行中含机；要善于截取对方言行，权变应对(“沤和”)。末一句则指那些“盲目乱喝”的人，失却自我本心，枷锁重重，“自救不了”。总之，“临济宾主句”是临济宗内部“机辨”的特殊方式，它推进了整个禅宗对参禅的“接机应对”方法的总结。当然这种“四”“三”禅教学方式，只是门庭施设方便，目的在帮参学者了解棒喝真义，防止盲目乱喝；从南禅精神看，它们毕竟是“第二义”的。但入宋以后就出现了仅仅津津乐道于区别“宾主”、“夺人夺境”的“禅病”，有点儿深入歧途了。

临济宗风以机锋峻烈、单刀直入著称。后世禅家总结说：“临济家风，全机大用，棒喝齐施，虎骤龙奔，星驰电掣。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纵擒，杀活自在。扫除情见，迥脱廉纤。以无位真人为宗，或棒或喝，或竖拂明之。”他们接引学人如“单刀赴会”，灵活多变，热烈辛辣，中又不乏活泼亲切，这使此宗在唐末五代获得最迅速的发展。另外临济宗有重视独创、反对因袭的传统，这也正是慧能、马祖道一以来的南禅精神。临济义玄自己希望能“成一株大树，与天下人作阴凉所在”。沩山灵祐曾评论义玄与其师黄檗的关系时说：“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正是这种要求一代高过一代的精神，是禅宗，特别是临济宗得以长期延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临济宗遂成为“五家”中最为兴盛，流传也最广泛，最长久的一大宗派，至今不绝。

临济义玄的得法弟子有兴化存奖、三圣慧然、灌溪志闲等二十余人，而后世临济子孙皆出于存奖(？—924)之下。存奖下传南院慧颙(？—952)，慧颙下传风穴延昭(896—973)，延昭下传首山省念(926—993)。首念的弟子中有著名的汾阳善昭，他开创了宋代盛

行的“文字禅”，代表着临济宗及中国禅宗发展演变的一个新方向。善昭下经石霜楚圆(986—1039)而有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后二者开出了入宋以后临济宗中的黄龙、杨岐两大派，并远播海外。这已是我们紧跟其后要编述的内容，兹不赘述。在此仅说说对宋代禅宗发展影响很大的汾阳善昭的“文字禅”思想。

善昭(947—1024)，俗姓俞，山西太原人，父母早逝，十四岁出家，此后一直流浪游方。后至首山谒省念禅师，“言下大悟”，并继续访师问道，前后达30年。他的禅学在游学中形成，也在游学中声誉远播。其师首山省念逝世(993)，他应道俗所请主持汾州(在今山西吉县)太平寺太子院。世称“汾州”。善昭重视行脚游学，遍参各家禅说，并鼓励弟子们践行，以培养他们磨练机锋酬对的能力。的确，“各展机锋”是禅宗历代祖师开创局面、求得发展的根本方法。善昭以倡导“公案代别”(即对“公案”的禅意作进一步的揭示与发挥)和“颂古”(即以韵文对“公案”作赞誉性解释)，将禅化解为文字玄谈，在解释前辈祖师(古德)的“公案”(言行范例)中寓以禅境，为临济宗在禅理禅行上开辟了一条新路，临济宗就由此又大盛天下，并推动了整个禅宗的发展。善昭认为古代禅师的言行在“随机利物”，学者随之而“各人解悟”，即认为禅师们是以文字语言示禅，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就是说文字语言成了禅可“示”可“悟”的必要中介；参究前人语录“公案”就等于悟解禅的真谛，故名之曰“参玄”。这显然是他对禅宗新的见解。由此他特别重视临济义玄的“三玄三要”，把它看作禅语“玄言”运用的典范。为倡导言“玄”，他作《公案代别百则》、《诘问百则》(对著名禅语提问并代以作答)、《颂古百则》等，弘扬、阐释古德们的“公案”。与善昭“颂古”的同时，还流行着“拈古”文体(即以散文形式解释古德公案)。“文字”之风弥漫禅宗界。其中善昭首创的“颂古”因是诗歌韵文体裁，得到“士大夫”们特别喜爱，这就又增添了“文字禅”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一言以蔽之，善昭的主张与作法，代表着入宋以后中国禅宗演变的又一方向，从南

岳怀让“说似一物即不中”，经五代十国时对“公案”开始自发讨论，就转成了善昭的“了万法于一言”的惊人的自觉的禅理论；参禅由先前的追求对禅境的直观体验一变为追求含“玄”的语录。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也就成了禅宗僧人修行的头等大事，对传统文化素养的要求提上日程。比较前代祖师这似乎有点“舍本逐末”，陷入言语知解，但至少在初起时以文字教禅学禅还是在“明心见性”；而文字禅也还是禅，而不是“禅文字”。只是禅宗中的平民精神与大众化开始消弥，越发充满“士大夫气”了。对此可以多有訾议，但客观讲不过是临济宗及整个禅宗为争取新的生存空间而极力去开拓新的境界。

以下入选了临济宗从“黄檗希运禅师”算起、横跨唐宋的十三代传法中的13位重要禅师（黄龙派、杨岐派不在内）。其中“黄檗希运禅师”选自《五灯会元》卷4。其他均选自《五灯会元》卷11、12的“临济宗”专卷，其中从“临济义玄禅师”至“汾阳善昭”选自卷11，“石霜楚圆禅师”以下皆选自卷12。

南岳下三世
百丈海禅师法嗣
黄檗希运禅师

洪州黄檗希运禅师[1]，闽人也。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意冲淡。后游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属涧水暴涨，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蹑波，若履平地，回顾曰：“渡来！渡来！”师曰：“咄！这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讫不见。

师后游京师，因人启发，乃往参百丈。丈问：“巍巍堂堂，从何方

来?"师曰:"巍巍堂堂,从岭南来。"丈曰:"巍巍堂堂,当为何事?"师曰:"巍巍堂堂,不为别事。"便礼拜。问曰:"从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师曰:"不可教后人断绝去也。"丈曰:"将谓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师随后入,曰:"某甲特来。"丈曰:"若尔,则他后不得孤负吾。"

丈一日问师:"什么处去来?"曰:"大雄山下采菌子来。"丈曰:"还见大虫么?"师便作虎声。丈拈斧作斫势。师即打丈一掴。丈吟吟而笑,便归。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诸人也须好看。百丈老汉今日亲遭一口。"

师在南泉普请择菜次。泉问:"什么处去?"曰:"择菜去。"泉曰:"将什么择?"师竖起刀,泉曰:"只解作宾,不解作主。"师以刀点三下,泉曰:"大家择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请长老和。"师曰:"某甲自有师在。"师辞南泉,泉门送,提起师笠曰:"长老身材没量大,笠子太小生?"师曰:"虽然如此,大千世界总在里许。"泉曰:"王老师[②]!"师戴笠便行。

师在盐官殿上礼佛次,时唐宣宗为沙弥,问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弥曰:"用礼何为?"师便掌。弥曰:"太粗生[③]!"师曰:"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掌。

裴相国镇宛陵,建大禅苑,请师说法。以师酷爱旧山,还以黄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于师前,跪曰:"请师安名。"师召曰:"裴休。"公应诺。师曰:"与汝安名竟。"公礼拜。

师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礼,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圆相[④]。师曰:"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僧曰:"寻羚羊声来。"师曰:"羚羊无踪到汝寻。"曰:"与么则死羚羊也。"师便休去。明日升堂曰:"昨日寻羚羊僧出来!"僧便出。师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么生?"僧无语。师曰:"将谓是本色衲僧,元来只是义学沙门[⑤]。"便打趁出。

师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总在这里。我若放一线道,从汝七纵八横,若不放过,不消一涅。"僧问:"放一线道时如何?"师曰:"七纵八横。"曰:"不放过,不消一捏时如何?"师曰:"普。"

裴相国一日请师至郡，以所解一编示师。师接置于座，略不披阅。良久，曰："会么？"裴曰："未测。"师曰："若便恁么会得，犹较些子。若也形于纸墨，何有吾宗！"裴乃赠诗一章曰："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一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师亦无喜色。自尔黄檗门风，盛于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众云集。乃曰："汝等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众不散。师却复坐曰："汝等诸人尽是噇酒糟汉[6]。恁么行脚，取笑于人。但见八百一千人处便去，不可图他热闹也。老汉行脚时，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汉，便从顶门上一锥。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养他。可中总似汝如此容易，何处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称行脚，亦须着些精神好。还知道大唐国内无禅师么？"时有僧问："诸方尊宿尽聚众开化，为什么却道无禅师？"师曰："不道无禅，只是无师。阇黎不见马大师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场，得马师正法眼者止三两人。庐山归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须知有从上来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头[7]，横说竖说，犹未知向上关捩子。有此眼目，方辩得邪正宗党，且道人事宜，不能体会得，但知学言语念，向皮袋里安着，到处称我会禅，还替得汝生死么？轻忽老宿，入地狱如箭。我才见汝入门来，便识得了也。还知么？急须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过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后总被俗汉算将去在。宜自看远近，是阿谁面上事。若会即便会，若不会即散去。珍重！"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打。

自余设施，皆被上机。中下之流，莫窥涯妬。唐大中年终于本山[8]，谥断际禅师。

【注释】

①洪州黄檗：今江西黄檗山。

②聮：音 ní。语气助词，相当于"呢"、"哩"。

③粗生：鲁莽、粗陋之意。

④圆相：圆形的相状，禅门用以表示觉悟的境界；通常是以笔划在纸上，亦有用拂子或其他法具向空中描划的。

⑤义学，有关系统的教义的学问，如俱舍、唯识之类；沙门，指出家的僧人。

⑥噇：音 chuáng，吃、喝。

⑦牛头：指禅宗"四祖"道信的"旁出法嗣"牛头山（在今江苏江宁县南）法融禅师（593—657）。

⑧唐大中年：大中为唐宣宗年号，时在公元 847—860 年。

南岳下四世
黄檗运禅师法嗣
临济义玄禅师

镇州临济义玄禅师[①]，曹州南华邢氏子[②]。幼负出尘之志，乃落发进具，便慕禅宗。初在黄檗会中，行业纯一。时睦州为第一座，乃问："上座在此多少时？"师曰："三年"。州曰："曾参问否？"师曰："不曾参问，不知问个什么？"州曰："何不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师便去。问声未绝，檗便打。

师下来，州曰："问话作么生？"师曰："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州曰："便更去问。"师又问，檗又打。如是三度问，三度被打。师白州曰："早承激劝问法，累蒙和尚赐棒，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州曰："汝若去，须辞和尚了去。"师礼拜退。

州先到黄檗处曰："问话上座，虽是后生，却甚奇特。若来辞，方便接伊。已后为一株大树，覆荫天下人去往。"师来日辞黄檗，檗曰："不须他去，只往高安滩头参大愚[③]，必为汝说。"

师到大愚，愚曰："甚处来？"师曰："黄檗来。"愚曰："黄檗有何言句？"师曰："某甲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愚曰："黄檗与么老婆心切[④]，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于言下大悟。乃曰："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

愚拽住曰[⑤]："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

法无多子。你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师于大愚肋下筑三拳，愚拓开曰：“汝师黄檗，非干我事。”师辞大愚，却回黄檗。

檗见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了期？”师曰：“只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问：“甚处去来？”师曰：“昨蒙和尚慈旨，今参大愚去来。”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师举前话。檗曰：“大愚老汉饶舌，待来痛与一顿。”师曰：“说甚待来，即今便打。”随后便掌。檗曰：“这风颠汉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檗唤侍者曰：“引这风颠汉参堂去。”

黄檗一日普请次[6]，师随后行。檗回头见师空手，乃问：“镢在何处！”师曰：“有一人将去了也。”檗曰：“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师便近前，檗竖起镢曰：“只这个天下人拈掇不起。”师就手掣得，竖起曰：“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檗曰：“今日有人普请。”便回寺。

师普请镢地次，见黄檗来，拄镢而立。檗曰：“这汉困那！”师曰：“镢也未举，困个什么？”檗便打。师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维那：“扶起我来。”维那扶起曰：“和尚争容得这风颠汉无礼？”檗才起便打维那。师镢地曰：“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

师一日在僧堂里睡，檗入堂见，以柱杖打板头一下。师举首见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头一下，却往上间。见首座坐禅，乃曰：“下间后生却坐禅，汝在这里妄想作么？”座曰：“这老汉作什么？”檗又打板头一下，便出去。

师栽松次，檗曰：“深山里栽许多松作什么？”师曰：“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道了，将镢头墐地三下。檗曰：“虽然如是，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师又墐地三下，嘘一嘘。檗曰：“吾宗到汝，大兴于世。”

黄檗因入厨下，问饭头：“作什么？”头曰：“拣众僧饭米。”檗曰：“一顿吃多少？”头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么？”头曰：“犹恐少在。”檗便打。头举似师，师曰：“我与汝勘这老汉。”才到侍立。檗举前话，师曰：“饭头不会，请和尚代一转语。”檗曰：“汝但举。”师曰：“莫太多么？”檗曰：“来日更吃一顿。”师曰：“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随后打一掌。檗曰：“这风颠汉又来这里捋虎须。”师喝一喝，便出去。

师半夏上黄檗山，见檗看经。师曰："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唵黑豆老和尚[7]。"住数日，乃辞，檗曰："汝破夏来，何不终夏去？"师曰："某甲暂来礼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师行数里疑此事，却回终夏。

后又辞檗，檗曰："甚处去？"师曰："不是河南，便归河北。"檗便打。师约住与一掌，檗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几案来。"师曰："侍者将火来。"檗曰："不然。子但将去，已后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

师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什冤家？"师拂袖便去。

师为黄檗驰书至沩山，与仰山语次，仰曰："老兄向后北去，有个住处。"师曰："岂有与么事？"仰曰："但去，已后有一人佐辅汝。此人只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

师后住镇州临济，学侣云集。一日，谓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后，普化却上来问："和尚三日前说什么？"师便打。三日后克符上来问："和尚前日打普化作什么？"师亦打。至晚小参[8]，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9]。"

僧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师开示。"师曰："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实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间断。自达磨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虚用工夫。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若第一句中荐得[10]，堪与祖佛为师。若第二句中荐得，堪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荐得，自救不了。"

僧便问："如何是第一句？"师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师曰："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负截流机。"曰："如何是第三句？"师曰："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11]。"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师谓僧曰："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示众："参学之人，大须子细。如宾主相见[12]，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辩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便被学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盲之病，不堪医治，唤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只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辩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唤作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

师问洛浦："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亲？"曰："总不亲。"师曰："亲处作么生？"浦便喝。师乃打。上堂："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那个合受人天供养？"

师问院主："甚处去来？"曰："州中粜黄米来。"师曰："粜得尽么？"主曰："粜得尽。"师以柱杖画一画曰："还粜得这个么？"主便喝，师便打。典座至，师举前话。座曰："院主不会和尚意？"师曰："你又作么生？"座礼拜，师亦打。

上堂："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且道那个在前，那个在后？不作维摩诘，不作付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参，便问："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师便喝，宿便拜。师曰："好个草贼。"宿曰："贼！贼！"便出去。师曰："莫道无事好！"时首座侍立，师曰："还有过也无？"座曰："有。"师曰："宾家有过，主家有过？"曰："二俱有过。"师曰："过在什么处？"座便出去。师曰："莫道无事好！"

师到京行化，至一家门首，曰："家常添钵。"有婆曰："太无厌生！"师曰："饭也未曾得，何言太无厌生？"婆便闭却门。

师升堂，有僧出，师便喝，僧亦喝，便礼拜，师便打。赵州游方到院，在后架洗脚次，师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师近前作听势，州曰："会即便会，叨啄作什么？"师便归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错为人下注脚。"

问："僧甚处来？"曰："定州来。"师拈棒，僧拟议，师便打，僧不

肯。师曰："已后遇到明眼人去在。"僧后参三圣，才举前话，三圣便打。僧拟议，圣又打。

师应机多用喝，会下参徒亦学师喝。师曰："汝等总学我喝，我今问汝：'有一人从东堂出，一人从西堂出，两人齐喝一声，这里分得宾主么？汝且作么生分？'若分不得，已后不得学老僧喝。"

示众："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已前，抠起便打，犹较些子。"[13]

师行脚时到龙兴[14]，值上堂，师出问："不展锋芒，如何是得胜？"兴据坐。师曰："大善知识，岂无方便？"兴瞪目曰："嗄。"师以手指曰："这老汉今日败缺也。"

次到三峰平和尚处[15]，平问："甚处来？"师曰："黄檗来。"平曰："黄檗有何言句？"师曰："金牛昨夜遭涂炭，直至如今不见踪。"平曰："金风吹玉管，那个是知音？"师曰："直透万重关，不住青霄内。"平曰："子这一问太高生[16]！"师曰："龙生金凤子，冲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吃茶。"又问："近离甚处？"师曰："龙兴。"平曰："龙兴近日如何？"师便出去。"

又往凤林[17]，路逢一婆子。婆问："甚处去？"师曰："凤林去。"婆曰："恰值凤林不在。"师曰："甚处去？"婆便行。师召婆，婆回首。师便行。到凤林。林曰："有事相借问，得么？"师曰："何得剜肉作疮。"林曰："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曰："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林曰："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师曰："孤蟾独耀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林曰："任张三寸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林便休。师乃有颂曰："大道绝同，任向西东。石火莫及，电光罔通。"

麻谷问："十二面观音，那个是正面？"师下禅床擒住曰："十二面观音，甚处去也？速道！速道！"谷转身拟坐，师便打。谷接住棒，相捉归方丈。

师问一尼："善来，恶来？"尼便喝。师拈棒曰："更道！更道！"尼

又喝，师便打。

师一日拈糊饼示洛浦曰："万种千般，不离这个，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师再拈起饼示之。浦曰："与么则万种千般也。"师曰："屙屎见解。"浦曰："罗公照镜。"师见僧来，举起拂子。僧礼拜，师便打。又有僧来，师亦举拂子。僧不顾，师亦打。又有僧来参，师举拂子。僧曰："谢和尚指示。"师亦打。

麻谷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师掐住曰："大悲千手眼，作么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师下禅床，却坐。师问讯曰："不审。"谷拟议，师便喝。拽谷下禅床，却坐。谷便出。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乃曰："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于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顿，谁下手？"时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师度与拄杖，僧拟接，师便打。

同普化赴施主斋次，师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是法尔如然。"化趯倒饭床。师曰："太粗生！"化喝曰："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师乃吐舌。

师与王常侍到僧堂，王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曰："不看经。"曰："还习禅么？"师曰："不习禅。"曰："既不看经，又不习禅，毕竟作个什么？"师曰："总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虽贵，落眼成翳[18]。"师曰："我将谓你是个俗汉。"

师上堂次，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师："还有宾主也无？"师曰："宾主历然。"师召众曰："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

师后居大名府兴化寺东堂[19]。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20]，将示灭，说传法偈曰："洽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斋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复谓众曰："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争取灭却吾正法眼藏？"师曰："已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圣便喝。师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坐而逝。谥慧照禅师，塔曰澄灵。

【注释】

①镇州：今河北正定。

②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

③高安：今山西高平。

④老婆：禅师接引学人，唯恐其不能领悟，多用言句施设，一片慈悲心肠，称为“老婆”、“老婆心”。

⑤拶：音 chǒu，捉，揪。

⑥普请：集中禅寺僧人参加劳动叫“普请”。

⑦唵：音 ǎn，佛教咒语的发声词。

⑧小参：禅寺中规定时间以外的参问、说法，规模较“上堂”为小。

⑨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此四句话即著名的临济义玄“四料简”（或作“料拣”，度量、判定之意），是义玄针对学人不同情况所采取的四种不同接引措施，后代临济宗禅师多有运用。详参“临济宗”之前的“概述”。

⑩荐得：识得。

⑪玄门：谓入真理之门。三要：与佛教“三学”（戒、定、慧）同。“三玄三要”是义玄禅师接引学人的施设，后世禅林多以“三玄三要”拈称，亦作“三要三玄”、“临济三玄”。

⑫宾主：“主“指禅师或心地清净、法眼明亮的禅悟者；“宾”指学人或心存执著、痴迷未悟者。下文所举“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均是义玄禅师接引学人、较量机锋的施设，即著名的“临济四宾主”。其中，“宾看主”指已经省悟的学人遇上心存执著、痴迷未悟的神师；“主看宾”指得道禅师遇上执著心重、痴悟不悟的学人；“主看主”指领悟禅法的学人与得道禅师相逢，机锋契合；“宾看宾”指执著妄情浓厚的学人与法眼不明的禅师相逢。可参见本宗前“概述”文字。

⑬上文提到的即“四照用”，也为临济义玄接引学人的方法。与“四料简”大同。所谓“先照后用”是针对“法执”严重者，即首先破除其将外物看成实有的观点；“先用后照”则针对“我执”严重者，首先破除将“我”看成实有的观点；“照用同时”则同时破除“法执”和“我执”；“照用不同时”则是指灵活运用、不拘一格。

⑭龙兴：即龙兴院，位于今江苏南京市郊霞舟山麓，这里代指龙兴院主

持。

⑮三峰：此指三峰清凉寺，位在今江苏常熟虞山。

⑯高生：犹言高深。生，后缀语助词，一般无实义。下文"粗生"(粗鲁)同。

⑰往凤林：此谓去参学凤林寺主持，该寺位于今浙江秦亭山之西。

⑱金屑虽贵，落眼成翳：意思是说金屑虽珍贵，但眼里著不得。翳，愿意遮盖，又用以指眼角膜上所生障蔽视线的白斑，一种眼病。

⑲大名府兴化寺：今河北大名兴化院。

⑳咸通八年：公元 867 年。咸通，唐懿宗年号(860—874)。

南岳下五世
临济玄禅师法嗣
兴化存奖禅师

魏府兴化存奖禅师，在三圣会里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头不曾拨得一个会佛法的人。"三圣闻得，问曰："你真个什么眼，便恁么道？"师便喝，圣曰："须是你始得。"后大觉闻举[①]，遂曰："作么生得风吹到大觉门里来？"师后到大觉为院主。

一日觉唤院主："我闻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头，不曾拨得一个会佛法的。你凭个什么道理，与么道？"师便喝，觉便打。师又喝，觉又打。师来日从法堂过，觉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这两喝。"师又喝，觉又打。师再喝，觉又打。师曰："某甲于三圣师兄处，学得个宾主句，总被师兄折倒了也。愿与某甲个安乐法门[②]。"觉曰："这瞎汉来这里纳败缺，脱下衲衣，痛打一顿。"师于言下荐得临济先师于黄檗处吃棒的道理。

师后开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为三圣师兄，三圣于我太孤[③]，本为大觉师兄，大觉于我太赊[④]。不如供养临济先师。

僧问："多子塔前[⑤]，共谈何事？"师曰："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师有时唤僧，僧应诺。师曰："点即不到。"又唤一僧，僧应诺；师曰：

"到即不点。"僧问："四方八面来时如何？"师曰："打中间的。"僧便礼拜。师曰："昨日赴个村斋，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却向古庙里躲避得过。"问僧："甚处来？"曰："崔禅处来。"师曰："将得崔禅喝来否？"曰："不将得来。"师曰："恁么则不从崔禅处来。"僧便喝，师便打。

示众："我们前廊下也喝，后架里也喝。诸子！汝莫盲喝乱喝，直饶喝得兴化向虚空里，却扑下来一点气也无，待我苏息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真珠与汝诸人去在，胡喝乱喝作么？"

云居住三峰庵时，师问："权借一问，以为影草时如何？"居无对。师云："想和尚答这话不得，不如礼拜了退。"二十年后，居云："如今思量，当时不消道个'何必'。"后遣化主到师处，师问："和尚住三峰庵时，老僧问伊话，对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举前话，师云："云居二十年只道得个'何必'，兴化即不然，争如道个'不必'。"

师谓克宾维那曰®："汝不久为唱导之师。"宾曰："不入这保社。"师曰："会了不入，不会了不入？"曰："总不与么。"师便打。曰："克宾维那法战不胜，罚钱伍贯，设馋饭一堂。"次日，师自白椎曰："克宾维那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即便出院。僧问："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师曰："一盲引众盲。"

师在临济为侍者，洛浦来参，济问："甚处来？"浦曰："盌城来。"济曰："有事相借问，得么？"浦曰："新戒不会。"济曰："打破大唐国，觅个不会的人也无？参堂去！"师随后，请问曰："适来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济曰："我谁管你成褫不成褫？"师曰："和尚只解将死雀就地弹，不解将一转语盖覆却。"济曰："你又作么生？"师曰："请和尚作新到。"济遂曰："新戒不会。"师曰："却是老僧罪过。"济曰："你语藏锋。"师拟议，济便打。

至晚济又曰："我今日问新到，是将死雀就地弹，就窠子里打；及至你出得语，又喝起了向青云里打。"师曰："草贼大败！"济便打。师见同参来，才上法堂，师便喝，僧亦喝。师近前拈棒，僧又喝。师曰："你看这瞎汉犹作主在！"僧拟议，师直打下法堂。

侍者请问："适来那僧有甚触忤和尚？"师曰："他适来也有

权⑦，也有实⑧，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将手将伊面前横两横，到这里却去不得。似这般瞎汉，不打更待何时？”僧礼拜，问：“宝剑知师藏已久，今日当场略借看。”师曰：“不借。”曰：“为什么不借？”师曰：“不是张华眼⑨，待窥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师曰：“横身当宇宙，谁是出头人？”僧便作引颈势，师曰：“嘎。”僧曰：“诺。”便归众。

后唐庄宗车驾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宫，诏师问曰：“朕收中厚，获得一宝，未曾有人酬价。”师曰：“请陛下宝看！”帝以两手舒幞头脚。师曰：“君王之宝，谁敢酬价？”龙颜大悦。赐紫衣、师号，师皆不受。乃赐马与师乘骑，马忽惊，师坠伤足。帝复赐药救疗。

师唤院主：“与我做个木拐子。”主做了将来。师接得，绕院行，问僧曰：“汝等还识老僧么？”曰：“争得不识和尚？”师曰：“踩⑩脚法师，说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维那声钟集众。师曰：“还识老僧么？”众无对。师掷下拐子，端然而逝。谥广济禅师。

【注释】

①大觉：唐代禅僧，参临济义玄禅师，为临济宗传人。

②安乐法门：指禅宗的佛祖正传的正身端坐的坐禅方式。按这种正身端坐方式，能安于身心，臻于非思虑之境，而生安乐。

③孤：为人孤硬。

④赊：为人宽容。

⑤多子塔：古印度塔名。相传释迦牟尼佛在此塔前向摩诃迦叶传付衣法，迦叶遂成西天禅宗初祖。

⑥维那：禅院中的职事僧，主持法事仪式，管理僧众纪律等。

⑦权：权宜教说。

⑧实：根本大法。

⑨张华眼：张华(232—300)，晋代学者、诗人，官至司空，著有《博物志》等。因强记默识、博学多闻，时推第一，又勉进人物不倦，士有一善者即为之推誉；“张华眼”，盖谓此。

⑩踩：音 lì，跛足。

南岳下六世
兴化奖禅师法嗣
南院慧颙禅师

汝州南院慧颙禅师[1]，上堂："赤肉团上，壁立千仞。"僧问："赤肉团上，壁立千仞，岂不是和尚道？"师曰："是。"僧便掀倒禅床。师曰："这瞎驴乱作。"僧拟议，师便打。问："僧近离甚处？"曰："长水。"师曰："东流西流？"曰："总不恁么。"师曰："作么生？"僧珍重[2]，师便打。

僧参，师举拂子，僧曰："今日败缺。"师放下拂子。僧曰："犹有这个在。"师便打。问僧："近离甚处？"曰："襄州。"师曰："来作什么？"曰："特来礼拜和尚。"师曰："恰遇宝应老不在。"僧便喝。师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么？"僧又喝，师便打。僧礼拜，师曰："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话大行，瞎汉参堂去。"

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时，到参礼拜了，曰："无可人事[3]，从许州来，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献和尚。"师曰："汝以许州来，为什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师手掐一掐。师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师曰："阿剌剌[4]，阿剌剌！"

上堂："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僧便问："如何是啐啄同时用？"师曰："作家不啐啄[5]，啐啄同时矣。"曰："此时犹未是某甲问处。"师曰："汝问处作么生？"僧曰："失"。师便打，其僧不肯。后于会门会下，闻二僧举此话，一僧曰："当时南院捧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觐，师已圆寂。乃谒风穴，穴一见便问："上座莫是当时问先师'啐啄同时'话的么？"僧曰："是。"师曰[6]："汝当时作么生会？"曰："某甲当时如在灯影里行相似。"穴曰："汝会也。"

问："古殿重兴时如何？"师曰："明堂瓦插檐。"曰："与么则庄严毕备也。"师曰："斩草蛇头落。"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无量大病源。"曰："请师医。"师曰："世医拱手。"问："匹马单枪来时如何？"师曰："且待我斫棒。"问："如何是无相涅槃[7]？"师曰："前三

点，后三点。”曰：“无相涅槃，请师证照。”师曰：“三点前，三点后。”问：“凡圣同居时如何？”师曰：“两个猫儿一个狞。”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头不梳，面不洗。”问：“如何是佛？”师曰：“待有即向你道。”曰：“与么则和尚无佛也。”师曰：“正当好处。”曰：“如何是好处？”师曰：“今日是三十日。”

问园头：“瓠子开花也未？”曰：“开花已久。”师曰：“还着子也无？”曰：“昨日遭霜了也。”师曰：“大众吃个什么？”僧拟议，师便打。问僧：“名什么？”曰：“普参。”师曰：“忽遇屎橛作么生？”僧便不审，师便打。问：“人逢碧眼时如何？”师曰：“鬼争漆桶。”问：“龙跃江湖时如何？”师曰：“瞥嗔瞥喜。”曰：“倾湫倒岳时如何？”师曰：“老鸦没嘴。”问：“万里无云时如何？”师曰：“饿虎投崖。”问：“二王相见时如何？”师曰：“十字路头吹尺八。”问：“如何是蒲萄林[8]？”师曰：“鬼厌箭。”问：“如何是金刚不坏身？”师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师曰：“未在。”僧又喝，师便打。问：“上上根器人来，师还接也无？”师曰：“接。”曰：“便请和尚接。”师曰：“且喜共你平交。”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王尚书、李仆射[9]。”曰：“意旨如何？”师曰：“牛头南，马头北。”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五男二女。”问：“拟伸一问，师意如何？”师曰：“是何公案？”僧曰：“诺。”师曰：“放汝三十棒。”

问：“如何是宝应主？”师曰：“杓大碗小。”问僧：“近离什处？”曰：“龙兴。”曰：“发足莫过叶县也无？”僧便喝。师曰：“好好问你，又恶发作么？”曰：“唤作恶发即不得。”师却喝，曰：“你既恶发，我也恶发。近前来，我也没量罪过，你也没量罪过。瞎汉参堂去！”

问僧：“近离甚处？”曰：“襄州。”师曰：“是什么物恁么来！”曰：“和尚试道看。”师曰：“适来礼拜底。”曰：“错。”师曰：“礼拜底错个什么？”曰：“再犯不容。”师曰：“三十年弄马骑，今日被驴扑。瞎汉参堂去！”

问：“从上诸圣，向么处去？”师曰：“不上天堂，则入地狱。”曰：“和尚又作么生？”师曰：“还知宝应老汉落处么？”僧拟议，师打一拂，曰：“你还吃拂子底么？”曰：“不会。”师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注释】

①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慧颙禅师又名“宝应”。

②珍重：指告辞。

③人事：奉送、馈赠。

④阿剌剌：禅语中常用的叹词，多作“阿阿啊”。

⑤作家：犹言能手。行家。

⑥师：此处当指风穴延沼禅师。

⑦无相涅槃：通向解脱有三个门户：空、无相、无愿三者。无相涅槃是本着性空之理，而观一切法的无差别相，即是说，一切法就其现象来说是千差万别的，但在本质上都是空的。

⑧蒲萄林：蒲(音 zhan)萄，梵语花名，义译为郁金花。

⑨王尚书、李仆射：唐代设有尚书省，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唐宋时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之职。故依上文此句似是说，禅宗之理与佛经之理同且涵括后者。

南岳下七世
南院颙禅师法嗣
风穴延沼禅师

汝州风穴延沼禅师①，余杭刘氏子。幼不茹荤，习儒典，应进士，一举不遂，乃出家。依本州开元寺智恭披削受具，习天台止观②。年二十五，谒镜清。

清问：“近离甚处？”师曰：“自离东来。”清曰：“还过小江也无？”师曰：“大舸独飘空，小江无可济。”清曰：“镜水秦山，鸟飞不度。子莫道听途言？”师曰：“沧溟尚怯鳌舵势，列汉飞帆渡五湖。”清竖拂子曰：“争奈这个何！”师曰：“这个是什么？”清曰：“果然不识。”师曰：“出没卷舒，与师同用。”清曰：“杓卜听虚声，熟睡饶谄语。”师

曰："泽广藏山，理能伏豹。"清曰："舍罪放愆，速须出去。"师曰："出去即失。"

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缘未尽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适来，辄陈小骏[3]，冒渎尊颜，伏蒙慈悲，未赐罪责。"清曰："适来言从东来，岂不是翠岩来？"师曰："雪窦亲栖宝盖东。"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来这里念篇章。"师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清曰："诗速秘却，略借剑看。"师曰："鼎首真人携剑去[4]。"清曰："不独触风化，亦自显颟顸[5]。"师曰："若不触风化，争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再许允容，师今何有？"清曰："东来衲子，菽麦不分。只闻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师曰："巨浪涌千寻，澄波不离水。"清曰："一句截流，万机寝削。"师便礼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师参南院，入门不礼拜。院曰："入门须辨主。"师曰："端的请师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师便喝。院于右膝拍一拍，师又喝。院曰："左边一拍且置，右边一拍作么生？"师曰："瞎！"院便拈棒，师曰："莫盲枷瞎棒，夺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掷下棒曰："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一场[6]"。师曰："和尚大似持钵不得，诈道不饥。"院曰："阇黎曾到此间么？"师曰："是何言欤？"院曰："老僧好好相借问。"师曰："也不得放过。"便下。

参众了，却上堂头礼谢。院曰："阇黎曾见什么人来？"师曰："在襄州华严与廓侍者同夏。"院曰："亲见作家来。"院问："南方一棒作么商量？"师曰："作奇特商量。"师却问："和尚此间一棒作么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无生忍[7]，临机不见师[8]。"

师于言下大彻玄旨，遂依止六年，四众请主风穴[9]，开堂演法矣。

上堂："去参学眼目临机，直须大用现前，勿自拘于小节。设使言前荐得，犹是滞壳迷封[10]。纵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11]。应是从前依他作解，明昧两歧，与你一时扫却。直教个个如师子儿[12]，吒呀地哮吼一声，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着？觑着即瞎却渠眼。"时有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即便戳瞎。"曰："戳瞎后如何？"师曰："捞天摸地。"

师后因本郡兵寇作孽，与众避地于郢州[13]，设大会，才升座，乃曰："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还有人道得么？"时有卢陂长老出，问："学人有铁牛之机，请师不搭印。"师曰："惯钓鲸鲵澄巨浸，却嗟蛙步骤泥沙[14]。"陂伫思，师喝曰："长老何不进语？"陂拟议，师便打一拂子，曰："还记得话头么？试举看。"陂拟开口，师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与王法一般。"师曰："见什么道理！"牧主曰："当断不断，反招其乱。"师便下座。

至九月，汝州大师宋侯舍宅为寺，复来郢州，请师归新寺住持。至周广顺元年[15]，赐额广慧。师住二十二年，常余百众。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晓玄言，请师直指。"师曰："家住海门洲，扶桑最先照。"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曰："不从天上辊，任向地中埋。"问："古典无音韵，如何和得齐？"师曰："木鸡啼子夜，刍狗吠天明。"

上堂，举寒山诗曰[16]："梵志死去来[17]，魂识见阎老。读尽百王书，未免受捶拷。一称南无佛[18]，皆以成佛道。"僧问："如何是一称南无佛？"师曰："灯连凤翅当堂照，月映娥眉舁面看[19]。"问："如何是佛？"师曰："嘶风木马缘无绊，背角泥牛痛下鞭。"问："如何是广慧剑？"师曰："不斩死汉。"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天魔胆裂。"曰："磨后如何？"师曰："轩辕无道。"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鹤有九皋难翥翼，马无千里谩追风。"问："未有之言，请师试道。"师曰："入市能长啸，归家着短衣。"问："夏终今日，师意如何？"师曰："不怜鹅护雪，且喜蜡人冰。"问："归乡无路时如何？"师曰："平窥红烂处，畅杀子平生。"

问："如何是互换之机[20]？"师曰："和盲勃懋瞎[21]。"问："真性不随缘，如何得证悟？"师曰："猪肉案上滴乳香。"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金沙滩头马郎妇。"问："一色难分，请师显示。"师曰："满炉添炭犹嫌冷，路上行人只守寒。"

问："如何是学人立身处？"师曰："井底泥牛吼，林间玉兔惊。"问："如何是道？"师曰："五凤楼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问取皇城使。"问："不伤物义，请师便道。"师曰："劈腹开心，犹未性

燥。”

问：“如何是衲僧行履处？”师曰：“头上吃棒，口里喃喃。”问：“灵山话月，曹溪指月，去此二途，请师直指。”师曰：“无言不当哑。”曰：“请师定当。”师曰：“先度汨罗江。”

问：“任性浮沉时如何？”师曰：“牵牛不入栏。”问：“凝然便会时如何？”师曰：“截耳卧街。”问：“狼烟永息时如何？”师曰：“两脚捎空。”问：“祖令当行时如何？”师曰：“点。”问：“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时如何[㊀]？”师曰：“鞭尸屈项。”

上堂，举：“古云：‘我有一支箭，曾经久磨炼。射时遍十方，落处无人见。’”师曰：“山僧即不然，我有一支箭，未尝经磨炼，射不遍十方，要且无人见。”僧便问：“如何是和尚箭？”师作弯弓势，僧礼拜。师曰：“拖出这死汉。”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披席把碗。”曰：“见后如何？”师曰：“披席把碗。”问：“未达其源时如何？”师曰：“鹤冷移巢易，龙寒出洞难。”

问：“不露锋芒句，如何辨主宾？”师曰：“口衔羊角鳔胶粘。”问：“将身御险时如何？”师曰：“布露长书写罪源。”问：“学人解问谘讹句，请师举起讶人机。”师曰：“心里分明眼睛黑。”

问：“生死到来时如何？”师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师曰：“自宜躲避寂无声。”

问：“如何是真道人？”师曰：“竹竿头上礼西方。”问：“鱼隐深潭时如何？”师：“汤煲火烧。”问：“如何是诸佛行履处？”师曰：“青松绿竹下。”问：“如何是大善知识？”师曰：“杀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识，为什么杀人不眨眼？”师曰：“尘埃影里不拂袖，尽载门前磨寸金。”

问：“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时如何？”师曰：“一箭落双雕。”曰：“意旨如何？”师曰：“身亡迹谢。”问：“摘叶寻枝即不问，直截根源事若何？”师曰：“赴供凌晨去，开塘带雨归。”问：“问问尽是捏怪，请师直指根源。”师曰：“邂逅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问：“正当恁么时如何？”师曰：“盲龟值木虽犹稳，枯木生华物外春。”问：“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师曰：“大勋不立赏，柴扉草自深。”

问："从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的眼？"师曰："轻器道者知机变，拈却招魂拭泪巾。"问："九夏赏劳，请师言荐。"师曰："出袖拂开龙洞雨，泛杯波涌钵囊华。"问："西祖传来，请师端的。"师曰："一犬吠虚[1]乎猱哑实[2]。"问："王道与佛道，相去几何？"师曰："刍狗吠时天地合，木鸡啼后祖灯辉。"问："祖师心印，请师拂拭。"师曰："祖月凌空圆圣智，何山松桧不青青。"

上堂："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鞠凶。不立一尘，家国丧之，野老安贴。于此明得，阇黎无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却是阇黎。阇黎与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解瞎却天下人。欲识阇黎么？"右边一拍曰："这里是。"欲识老僧么？"左边一拍曰："这里是。"

问："如何是无为之句？"师曰："宝烛当轩显，红光烁太虚。"问："如何是临机一句？"师曰："因风吹火，用力不多。"问："如何是直截一路？"师曰："直截是迂曲。"问："如何是师子吼？"师曰："阿谁要汝野干鸣？"问："如何是谛实之言？"师曰："口悬壁上。"

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证据；略赴个程限。中下之机，各须英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如爆龟纹，爆即成兆，不爆成钝。欲爆不爆，直下便捏。"问："任性浮沉时如何？"师曰："牵牛不入栏。"问："有无俱无去处时如何？"师曰："三月懒游花下路，一家愁闭雨中门。"问："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师曰："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问："百了千当时如何？"师曰："不许夜行，投明须到。"

上堂，大众集定，师曰："不是无言，各须英鉴。"问："大众云集，师意如何？"师曰："景谢初寒，骨肉疏冷。"问："不修禅定，为什么成佛无疑？"师曰："金鸡专报晓，漆桶夜生光[3]。"问："一念万年时如何？"师曰："拂石仙衣破。"问："洪钟未击时如何？"师曰："充塞大千无不韵，妙含幽致岂能分。"曰："击后如何？"师曰："石壁山河无障碍，翳消开后好咨闻。"问："古今才分，请师密要。"师曰："截却重舌。"问："如何是大人相[4]？"师曰："赫赤穷汉。"曰："未审将何受用？"师曰："携箩挈杖。"

【注释】

①汝州：治今河南临汝。

②天台止观：天台宗特别注重止观的修习。止观又称定慧、寂照。止是去绝分别，远离邪念，使心安住于一境中；观是发起正智，历历分明地照见诸法。

③騃：同"呆"，痴；笨；不聪明。

④㬎：音 jiāo，悬挂。真人：原文作"甄人"，疑误。

⑤颟顸：糊涂，不明事理。

⑥黄面浙子：原指释迦牟尼佛，因佛金色相，故谓黄面。浙子：老汉，含有不敬意。

⑦生忍："众生忍"的略称。菩萨对待一切众生，极其忍耐，像慈母对待子女般的慈爱，从不恼怒，称为"众生忍"。

⑧临机：面临机缘，面对禅机。

⑨风穴：寺名。位于河南临汝县东北少室山南麓风穴山中。又称"白云寺"、"千峰寺"、"香秋寺"。

⑩滞壳迷封：意思是痴迷愚钝，不开窍。

⑪触途狂见：处处产生狂乱的见解。

⑫师子儿：佛家常称释迦牟尼佛为师子(即狮子)，因而将杰出的僧人比作"师子儿。"

⑬郢州：今湖北钟祥等地。

⑭骣：音 zhàn，马卧于土，即马土浴。

⑮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 年。广顺：五代后周太祖所用年号(951—953)。

⑯寒山：唐诗僧，存诗三百多首，多类似佛教偈颂之作。

⑰梵志：即婆罗门，被佛教认为属外道之一。

⑱南无佛：向佛致敬、礼拜。南无，读作 námó，梵语音译，敬礼之意。

⑲舁面：抬头。舁，音 yú，原文作"𦥑"，今从简。

⑳互换之机：禅僧的卓越的动作、态度，以至一般的一言一行。此中都一一表现觉悟的机括。

㉑和盲勃慦瞎：和，温和；勃慦，恼怒。句意似指对待盲瞎的两种态度，以喻"互换之机"。

㉒九五：旧时称帝王之位。

㉓啀：音 yá，狗欲咬的样子。

㉔漆桶夜生光："漆桶"总对愚暗不悟者的詈词，漆桶夜生光即喻指连迷为悟。

㉕大人：对上等根器之人。非凡之人的称呼。

南岳下八世
风穴沼禅师法嗣
首山省念禅师

汝州首山省念禅师，莱州狄氏子。受业于本郡南禅寺，才具尸罗[①]，常密诵《法华经》，众目为"念法华"也。晚于风穴会中充知客[②]。

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临济之道，至吾将坠于地矣。"师曰："观此一众，岂无人邪？"穴曰："聪敏者多，见性者少。"师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虽望子之久，犹恐耽著此经，不能放下。"师曰："此亦可事，愿闻其要。"穴遂上堂，举世尊以青莲目顾视大众[③]，乃曰："正当恁么时，且道说个什么？若道不说而说，又是埋没先圣。且道说个什么？"师乃拂袖下去。穴掷下拄杖，归方丈。侍者随后请益[④]，曰："念法华因什不祇对和尚？"穴曰："念法华会也。"

次日，师与真园头同上，问讯次，穴问真曰："作么生是世尊不说说？"真曰："鹁鸠树头鸣。"穴曰："汝作许多痴福作么！何不体究言句？"又问师曰："汝作么生？"师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穴谓真曰："汝何不看念法华下语。"

师受风穴印可之后，泯迹韬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风穴令师往传话，才相见，提起坐具。便问："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师便喝。兆曰："我曾亲近知识来，未曾辄敢恁么造次。"师曰："草贼大败。"兆曰："来日若见风穴和尚，待一一举似。"师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

师乃先回，举似风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员草贼。"师曰："好手不张名。"兆次日才到，相见便举前话。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贼捉败。"师于是名振四方，学者望风而靡，开法首山。

上堂："第一句荐得，堪与祖佛为师，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时有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曰："大用不扬眉，棒下须见血。"曰："慈悲何在？"师曰："送出三门外。"问："如何是第二句？"师曰："不打恁么驴汉。"曰："将接何人？"师曰："如斯争奈何！"问："如何是第三句？"师曰："解问无人答。"曰："即今祇对者是谁？"师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几句荐得？"师曰："月落三更穿市过。"

问："维摩默然[5]，文殊赞善[6]，未审此意如何？"师曰："当时听众从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维摩默然，又且如何？"师曰："知恩者少，负恩者多。"乃曰："若论此事实，不挂一个元字脚。"便下座。

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镇州萝卜重三斤。"问："如何是玄中的？"师曰："有言须道却。"曰："此意如何？"师曰："无言鬼也瞋。"问："如何是衲僧眼？"师曰："此问不当。"曰："当后如何？"师曰："堪作什么？"问："如何得离众缘去？"师曰："千年一遇。"曰："不离时如何？"师曰："立在众人前。"

问："如何是大安乐的人[7]？"师曰："不见有一法。"曰："将何为人？"师曰："谢阇黎领话。"问："如何是常在的人？"师曰："乱走作么？"问："如何是首山？"师曰："东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师曰："恰遇棒不在。"问："如何是道？"师曰："炉中有火无心拨，处处纵横任意游。"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坐看烟霞秀，不与白云齐。"问："一毫未发时如何？"师曰："路逢穿耳客。"曰："发后如何？"师曰："更迟疑。"问："无弦一曲，请师音韵。"师良久，曰："还闻么？"曰："不闻。"师曰："何不高声问著。"

问："学人久处沉迷，请师一接。"师曰："老僧无这闲工夫。"曰："和尚岂无方便？"师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问："如何是离凡圣的句？"师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极则处否？"师曰："南岳让禅师。"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师曰："阇黎到此多少时也？"曰："已经冬夏。"师曰："莫错举似人。"

问："有一人荡尽来时，师还接否？"师曰："荡尽即置，即一人是谁？"曰："风高月冷。"师曰："僧堂内几人坐卧？"僧无对。师曰："赚杀老僧！"

问："如何是梵音相[8]？"师曰："驴鸣狗吠。"乃曰："要得亲切，第一莫将问来问。还会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汝若将问来问，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拟议，即没交涉。"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便问："挂锡幽岩时如何？"师曰："错。"僧曰："错。"师又打。

问："如何是佛？"师曰："新妇骑驴何家牵？"曰："未审此语什么句中收？"师曰："三玄收不得，四句岂能该！"曰："此意如何？"师曰："天长地久，日月齐明。"问："曹溪一句，天下人闻。未审和尚一句，什么人得闻？"师曰："不出三门外。"曰："为什么不出三门外？"师曰："举似天下人。"

问："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的眼？"师曰："看看冬到来。"曰："究竟如何？"师曰："即便春风至。"问："远闻和尚无丝可挂，及至到来，为什么有山可守？"师曰："道什么！"僧便喝，师亦喝。僧礼拜，师曰："放汝三十棒。"

次住广教及宝应，三处法席，海众常臻[9]。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时[10]，上堂说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随缘且遣日。今年记却来年事，来年记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无爽前记。上堂辞众，仍说偈曰："白银世界金色身，情与非情共一真；明暗尽时俱不照，日轮午后示全身。"言讫，安坐而逝。荼毗收舍利建塔[11]。

【注释】

①尸罗：梵语音译，即戒律。

②知客：禅院中负责对外交际，接客应酬的职事僧。

③青莲目：喻指佛眼。

④请益：受教后仍不明了，再去请教。

⑤维摩：即维摩诘，古印度菩萨。

⑥文殊：菩萨名。

⑦大安乐：彻底的安乐。是禅悟者的境界。

⑧梵音相：具有梵音之相。佛的三十二相之一。梵音，清净的、圣洁的声

音。

⑨海众:“四海大众(信徒)”之略。淳化,宋太宗所用年号(990—994)。

⑩淳化三年:公元 992 年。淳化,宋太宗所用年号(990—994)。

⑪荼毗:梵语,即火葬。舍利:原指释迦牟尼死后焚化所剩骸骨,即佛骨,后泛指一切高僧之死后焚化所得骸骨。又叫舍利子。

南岳下九世
首山念禅师法嗣
汾阳善昭禅师

汾州太子院善昭禅师①,太原俞氏子。剃发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随机叩发,历参知识七十一员。后到首山,问:“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龙袖拂开全体现。”曰:“师意如何?”山曰:“象王行处绝狐踪。”师于言下大悟,拜起而曰:“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摝始应知②。”有问者曰:“见何道理,便尔自肯?”师曰:“正是我放身命处。”

后游衡湘及襄沔间,每为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后人请,坚卧不答。洎首山殁,西河道俗遣僧契聪迎请住持。师闭关高枕,聪排闼而入,让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节。风穴俱应谶,忧宗旨坠灭,幸而有先师。先师已弃世,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哉?”师矍起,握聪手,曰:非公不闻此语。趣办严,吾行矣。”

住后上堂,谓众曰:“汾阳门下有西河师子,当门踞坐,但有来者,即便咬杀。有何方便,入得汾阳门,见得汾阳人?若见汾阳人者,堪与祖佛为师;不是汾阳人,尽是立地死汉。如今还有人入得么?快须入取,免得孤负平生。不是龙门客,切忌遭点额。那个是龙门客,一齐点下。”举起柱杖曰:“速退! 速退! 珍重。”

上堂:“先圣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阿那个是三玄三要的句? 快会取好。各自思量,还得稳当也未? 古德已前

行脚，闻一个因缘，未明中间，饮食无味，睡卧不安，火急决择，莫将为小事。所以大觉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想计他从上来行脚，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皆为圣心未通。所以驱驰行脚，决择深奥，传唱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盖为续佛心灯，绍隆祖代，兴崇圣种，接引后机，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还有商量者么？有即出来，大家商量。”

僧问：“如何是接初机的句？”师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的句？”师曰：“西方日出外。”曰：“如何是正令行的句？”师曰：“千里持来呈旧面。”曰：“如何是立乾坤的句？”师曰：“北俱庐州长粳米，食者无贪亦无瞋。”乃曰：“将此四转语验天下衲僧，才见你出来验得了也。”

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嘉州打大象。”曰：“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师曰：“陕府灌铁牛。”曰：“如何是学人亲切处？”师曰：“西河弄师子。”乃曰：“若人会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语在，切须荐取，不是等闲。与大众颂出：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僧问：“如何是大道之源？”师曰：“掘地觅天。”曰：“何得如此！”师曰：“不识幽玄。”

上堂：“汾阳有三诀，衲僧难辨别；更拟问如何，拄杖驀头揳[3]。”时有僧问：“如何是三诀？”师便打，僧礼拜。师曰：“为汝一时颂出：第一诀，接引无时节，巧语不能诠，云绽青天月。第二诀，舒光辨贤哲，问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诀，西国胡人说，济水过新罗，北地用镔铁。”复曰：“还有人会么？会的出来通个消息。要知远近，莫只恁么记言记语以当平生，有什么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青绢扇子足风凉。”问：“皮鼓当轩挂，谁是知音者？”师曰：“停饁倾麦饭，卧草不抬头。”问：“如何是道场？”师曰：“下脚不得。”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彻骨彻髓。”曰：“此意如何？”师曰：“遍天遍地。”问：“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未审不见个什么过？”师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陆地行舟万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师曰：“却是你心行。”问：“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师曰：“瞎。”曰：“恁么则一条拄杖两人舁。”师曰：“三家村里唱巴歌[4]。”曰：“恁么则和尚同在里头。”师曰：“谢汝殷

勤。”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三玄开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计？”师曰：“寻常不掌握，供养五湖僧。”曰：“未审吃个什么？”师曰：“天酥地饭非珍馔，一味良羹饱即休。”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新神更著师婆赛。”曰：“见后如何？”师曰：“古庙重遭措大题。”

上堂，谓众曰：“夫说法者，须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缁素不分，不能与人无为眼目，决断是非，如鸟飞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断弦。弦断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飞。弦壮翼牢，空的俱彻。作么生是十智同真？与诸上座点出：一、同一质，二、同大可，三、总同参，四、同真志，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杀，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与什么人同得入？与阿谁同音吼？作么生同生杀？什么物同得尖，阿那个同具足？与什么同遍普？何人同真志？孰能同总参？那个同大事？何物同一质？有点得出的么？点得出者不吝慈悲。点不出来，未有参学眼在，切须辨取。要识是非，面目见在，不可久立。珍重！”

龙德府尹李侯与师有旧，虚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罚，复至曰：“必欲得师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师笑曰：“老病业已不出山，借往当先后之，何必俱邪？”使曰：“师诺，则先后唯所择。”师令馔设，且倜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阇维收舍利起塔[5]。

【注释】

①汾州：今山西汾阳。

②摝：音 lù，振动，摇动。

③揲：音 xiè，通“絜”，计量，揣度。

④三家村：指人烟稀少、偏僻的小村落。巴歌：即《下里巴人》，古民间通俗歌曲。

⑤阇维：即梵语“荼毗”的另译，意译为焚烧、火化，又音译为阇鼻多。

南岳下十世
汾阳昭禅师法嗣
石霜楚圆禅师

潭州石霜楚圆慈明禅师，全州李氏子。少为书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隐静寺出家。闻汾阳道望，遂往谒焉。阳顾而默器之。经二年，未许入室。每见必骂诟，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

一夕诉曰："自至法席已再复[1]，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念岁月飘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语未卒，阳熟视，骂曰："是恶知识，敢裨贩我[2]！"怒举杖逐之。师拟伸救，阳掩师口。乃大悟曰："是知临济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辞去，依唐明嵩禅师。

嵩谓师曰："杨大年内翰知见高[3]，入道稳实，子不可不见。"师乃往见大年。年问曰："对面不相识，千里却同风。"师曰："近奉山门请。"年曰："真个脱空。"师曰："前月离唐明。"年曰："适来悔相问。"师曰："作家[4]。"年便喝。师曰："恰是。"年复喝，师以手划一划。年吐舌曰："真是龙象。"师曰："是何言欤？"年唤客司："点茶来，元来是屋里人。"师曰："也不消得。"

茶罢又问："如何是上座为人一句？"师曰："切。"年曰："与么则长裙新妇拖泥走。"师曰："谁得似内翰？"年曰："作家！作家！"师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这里是什么所在？"师拍掌曰："也不得放过。"年大笑。

又问："记得唐明当时悟的因缘么？"师曰："唐明问首山：'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年曰："只如此语，意旨如何？"师曰："水上挂灯毬。"年曰："与么则孤负古人去也。"师曰："内翰疑则别参。"年曰："三脚虾蟆跳上天。"师曰："一任蹉跳。"年乃大笑。

馆于斋中，日夕质疑智证，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

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遵勖，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师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喝，奈何！"年默然，归语师曰："李公佛法中人，闻道风远至，有愿见之心，政以法不得与侍从过从。"

师于是黎明谒李公，公阅谒使童子问曰："道得即与上座相见。"师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师曰："不因今日节，余日定难逢。"童又出曰："都尉言：'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师曰："脚头脚底。"

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师子，是否？"师曰："什么处得此消息？"公便喝。师曰："野干鸣。"公又喝。师曰："恰是。"公大笑。

师辞，公问："如何是上座临行一句？"师曰："好消息。"公曰："何异诸方？"师曰："都尉又作么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师曰："专为流通。"公又喝。师曰："瞎。"公曰："好去。"师应喏喏。

自是往来杨李之门，以法为友。久之，辞还河东。年曰："上座临行，岂无为人的句？"师曰："重叠关山路。"年曰："与么则随上座去也。"师嘘一声。年曰："真师子儿，大师子吼。"师曰："放去又收来。"年曰："适来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师曰："有什么了期？"年大笑。

师还唐明，李公遣两僧讯师，师于书尾画双足，写来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余，金椁示双趺。人天浑莫测，珍重赤须胡。"

师以母老，南归至瑞州，首众于洞山，时聪禅师居焉。先是，汾阳谓师曰："我遍参云门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故师依止三年，乃游仰山。

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使请师出世说法。守以南源致师，师不赴，旋特谒守愿行。守问其故，对曰："始为让，今偶欲之耳。"守大贤之。

住后，上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8]，皆从此经出。"乃竖起拄杖曰："这个是南源拄杖子，阿那个是经？"良久，曰："向下文长，付在来日。"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曰："无为无事人，犹是金锁难。"喝一喝，下座。

问："如何是佛？"师曰："水出高原。"问："如何是南源境？"师曰："黄河九曲，水出昆仑。"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随流人不顾，斫手望扶桑。"

上堂："云收雾卷，杲日当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问："山深觅不得时如何？"师曰："口能招祸。"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洞庭湖里浪滔天。"问："东涌西没时如何？"师曰："寻。"问："夜静独行时如何？"师曰："三把茆。"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响"。曰："出匣后如何？"师嘘一声。问："闹中取静时如何？"师曰："头枕布袋。"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堆堆地。"曰："见后如何？"师曰："堆堆地。"问："一得永得时如何？"师曰："抱石投河。"问："仗镆铘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师曰："斩将去。"僧拟议，师便打。师住三年，弃去谒神鼎谭禅师。

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时，衲子非人类精奇，无敢登其门者。住山三十年，门弟子气吞诸方。师发长不剪，弊衣楚音，通谒称"法侄"，一众大笑。鼎遣童子问："长老谁之嗣？"师仰视屋曰："亲见汾阳来！"鼎杖而出，顾见颀然[6]。问曰："汾州有西河师子，是否？"师指其后，绝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顾相鬘铄。师地坐，脱只履而视之。鼎老忘所问，师徐起整衣，且行且语曰："见面不如闻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叹曰："汾州乃有此儿邪！"师自是名重丛林。

定林沙门本延有道行，雅为士大夫所信敬。鼎见延，称师知见可兴临济。会道吾虚席，延白郡，请以师主之。法令整肃，亡躯为法者集焉。次住石霜。当解夏，谓众曰："昨日作婴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难踏古皇道。手铄黄河干，脚踢须弥倒，浮生梦幻身，人命夕难保。天堂并地狱，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一雨润无边，根苗壮枯槁。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死脱夏天衫，生披冬月袄。分明无事人，特地生烦恼。"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要会个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宾是主？还有分得者么？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因同道相访，上堂："飒飒凉风景，同人访寂寥。煮茶山上水，烧

鼎洞中樵。珍重!”

问:“达磨未来时如何?”曰:“长安夜夜家家月。”曰:“来后如何?”师曰:“几处笙歌几处愁。”问:“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师曰:“槐木成林。”曰:“步步登高时如何?”师曰:“云生足下。”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三日风,五日雨。”

上堂:“夫宗师者,夺贫子之衣珠,穷达人之见处。若不如是,尽是和泥合水汉。”良久,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喝一喝。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马有垂缰之报,犬有骜草之恩⑦。”曰:“与么则不别也。”师曰:“西天东土。”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打骨出髓。”

上堂:“面西行向东,北斗正离宫。道去何曾去,骑牛卧牧童。珍重!”

上堂:“药多病甚,网细鱼稠。”便下座。

示众,以柱杖击禅床一下云:“大众还会么?不见道,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香严恁么悟去,分明悟得如来禅,祖师禅未梦见在。且道祖师禅有什长处?若向言中取则,误赚后人,直饶棒下承当,辜负先圣。万法本闲,唯人自闹。所以山僧居福严,只见福严境界,晏起早眠。有时云生碧嶂,月落寒潭,音声鸟飞鸣般若台前,娑罗花香散视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与五湖衲子时话玄微。灰头土面住兴化,只见兴化家风,迎来送去,门连城市,车马骈阗。渔唱潇湘,猿啼岳麓,丝竹歌谣,时时入耳。复与四海高人,日谈禅道,岁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还有优劣也无?试道看!”良久,云:“是处是慈氏,无门无善财。”

问:“行脚不逢人时如何?”师曰:“钓丝绞水。”问:“寻枝摘叶即不问,如何是直截根源?”师曰“椰栗拄杖⑧。”曰:“意旨如何?”师曰:“行即肩挑云水衲,坐来安在掌中擎。”问:“既是护法善神,为什么张弓架箭?”师曰:“礼防君子。”问:“如何是佛?”师曰:“有钱使钱。”

上堂:“祖师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还有印不著者么?试向脚跟下,道将一句来。设你道得倜傥分明,第一不得行过衲僧门下,且道衲僧有什么长处?”良久曰:“人王三寸铁,遍

地是刀枪。”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已明，鼓已响。圣众臻，齐合掌，如今还有不合掌者么？有即尼乾欢喜，无则瞿昙恶发。”久立，珍重。

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双明天地黑。大海江河尽放光，逢着观音问弥勒。珍重！”

问：“有理难伸时如何？”师曰：“苦。”曰：“恁么则舌拄上腭也。”师嘘一声。

师室室中插剑一口，以草鞋一对、水一盆置在剑边。每见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剑边拟议者，师曰：“险丧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师冬日榜僧堂，作此字：“000 三三三几骒楘。”其下注曰：“若人识得，不离四威仪中。”首座见曰：“和尚今日放参。”师闻而笑之。

宝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师曰[9]：“海内法友，唯师与杨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仆年来顿觉衰落，忍死以一见公。”仍以书抵潭州，敦遣之。师恻然与侍者舟而东下，舟中作偈曰：“长江行不尽，帝里到何时？既得凉风便，休将橹棹施。”

至京师，与李公会月余，而李公果殁。临终画一圆相，又作偈献师：“世界无依，山河匪碍；大海微尘，须弥纳芥；拈起幞头，解下腰带；若觅死生，问取皮袋。”师曰：“如何是本来佛性？”公曰：“今日热如昨日。”随声便问师：“临行一句作么生？”师曰：“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公曰：“晚来困倦。”更不答话。师曰：“无佛处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10]，闻李公之化，与师问答，加叹久之。师哭之恸，临圹而别[11]。有旨赐官舟南归。中途谓侍者曰：“我忽得风痹疾[12]。”视之口吻已㖞斜[13]，侍者以足顿地曰：“当奈何！平生呵佛骂祖[14]，今乃尔。”师曰：“无忧，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后，不钝置汝[15]。”

后年正月五日示寂，寿五十四，腊三十二[16]。铭行实于兴化，塔全身于石霜。

【注释】

①法席：寺院主持僧说法时的坐席，常用以代称主持僧的职位，这里引申指临济宗派。

②裨贩：本意为小商贩，这里有“责怪”之意。

③杨大年：即杨亿(974—1020)，宋初文人。

④作家：拟用杰出的行家高手。

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有时略称阿耨菩提，即佛觉悟的智慧，是无以上之的真正平等圆满的智慧。

⑥颀然：坚韧、伟岸貌。

⑦垂缰：解开系马绳。辗草：这里是在草地上走动，休息之意。辗，音zhàn，原意为马卧于土即休憩。这两句为互文。

⑧椰栗：木名，可作拄杖，后借作拄杖的代称。椰，音jí。

⑨宝元戊寅：公元1038年。宝元，宗仁宗所用年号(1038—1040)，宝元元年为戊寅年。

⑩空宗：佛门，此指禅宗。

⑪圹：音kuàng，坟墓。

⑫风痹疾：即中风。

⑬喎斜：嘴歪。喎，音wāi。

⑭呵佛骂祖：禅宗(南宗)认为所谓佛圣祖师，一旦说出口或存念于心，便是对清净佛性的污染；同时禅宗重自我，强调自心是佛，不承认有外在的权威，故而常常呵斥、责骂人们“礼拜”的佛圣祖师。

⑮钝置：作弄。

⑯腊：即僧腊，又称法腊，和尚受戒后的年岁。

南岳下十一世
石霜圆禅师法嗣
翠岩可真禅师

洪州翠岩可真禅师，福州人也。尝参慈明[1]，因之金銮同善侍者坐夏[2]。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真、杨岐会皆推伏之[3]。师自负亲见慈明，天下无可意者。善与语，知其未彻，笑之。

一日山行，举论锋发。善拈一片瓦砾，置磐石上，曰："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许你亲见慈明。"师左右视，拟对之。善叱曰："伫思停机，情识未透，何曾梦见？"师自愧悚，即还石霜。

慈明见来，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时节，有什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师泣曰："被善兄毒心，终碍塞人，故来见和尚。"明遽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头白齿豁，犹作这个见解，如解脱离生死？"师悚然，求指示。明曰："汝问我。"师理前语问之。明震声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师于言下大悟。

师爽气逸出，机辩迅捷，丛林惮之。

住翠岩日，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同坑无异土。"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深耕浅种。"问："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师曰："一堵墙，百堵调。"曰："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千日斫柴一日烧。"曰："如何是学人亲切处？"师曰："浑家送上渡船头。"问："利人一句，请师垂示？"师曰："三脚虾蟆飞上天。"

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师曰："饥逢王膳不能飨。"问："如何是道？"师曰："出门便见。"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担枷过状。"

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龟文[4]，爆即成兆，不爆成钝。爆与不爆，直下便捏。'上蓝即不然[5]，无固无必，虚空走马，旱地行船，南山起云，北山下雨[6]。"遂拈拄杖曰："拄杖子变作天大将军，巡历四天下。有守节不守节，有戒行无戒行，一时奏与天帝释。"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

卓一下，上堂，举："龙牙颂曰：'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神鼎曰：'学道如钻火，逢烟即便休。莫待金星现，烧脚又烧头。'"师曰："若论顿也，龙牙正在半途。若论渐也，神鼎犹少悟在。于此复且如何？诸仁者，今年又落叶，几处扫归家。"

上堂："临阵抗敌，不惧生死者，将军之勇也。不惧虎兕者，猎人之勇也。入水不惧蛟龙者，渔人之勇也。作么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这个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动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时摇动；若拈不得，把不得，动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脱自解脱。参！"

上堂，举："僧问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问宝应：'如何是道？'应曰：'五凤楼前。'又问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转语，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陆地行船，一句宾主交参。诸人莫有拣得者么？出来道看。如无，且行罗汉慈，破结贼故。行菩萨慈，安众生故。行如来慈，得如相故。"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五通贤圣。"曰："学人不会。"师曰："舌至梵天。"

师将入灭，示疾甚劳苦。席藁于地，转侧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骂祖，今何为乃尔？"师熟视，呵曰："汝亦作此见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烧香，烟起遂示寂。

【注释】

①慈明：即指石霜楚圆禅师。

②坐夏：古印度僧徒照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遗法，每年于雨季三个月间入禅静坐，称安居、夏坐、坐腊。我国佛教徒于农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安居，因时为夏季，称坐夏。

③道吾真、杨岐会：均为石霜楚圆的得法弟子，其中后者创立了临济宗杨岐派。

④爆龟文：指烧灼龟板占卜，灼出的裂纹为兆。

⑤上蓝：可真禅师的法号。

⑥南山起云，北山下雨：禅家奇特句，用以表示除尽分别心之后的新的感受、体验。在禅悟者看来，并无南山、北山方位上的对待与区别，南山即北山，北山即南山。

南岳下十二世
翠岩真禅师法嗣
大沩慕喆禅师

潭州大沩慕喆真如禅师，抚州临川闻氏子[1]。

僧问："赵州庭柏意旨如何？"师曰："夜来风色紧，孤客已先寒。"曰："先师无此语，又作么生？"师曰："行人始知苦。"曰："十年走红尘，今朝独露身。"师曰："雪上加霜。"问："如何是城里佛？"师曰："万人丛里不插标。"曰："如何是村里佛？"师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里佛？"师曰："绝人往还。"曰："如何是教外别传底一句？"师曰："翻译不出。"曰："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寒毛卓竖。"曰："见后如何？"师曰："额头汗出。"

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谁受屈。月生二，东西南北没巴鼻。月生三，善财特地向南参。所以道，放行也怛萨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圆伊三点水，万物自尖新。"

上堂："古佛道，昔于波罗奈转四谛法轮，堕坑落堑，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土上加泥。如今还有不历阶梯，独超物外者么？"良久，曰："出头天外看，谁是个中人？"

上堂："阿剌剌是什么？翻思当年破灶堕，杖子忽击著，方知孤负我。"以拄杖击香台一下，曰："堕！堕！"

上堂："扪空追响，劳汝精神。梦觉觉非，复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诸，人眉毛眼睫上，诸人还觉么？若也觉去，梦觉觉非，扪空追响，终无了期。直饶向这里倜傥分明，犹是梯山中人贡。还有独超物外者么？"良久，曰："且莫诈明头。"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为什么不得成佛道？"师曰："苦杀人。"

上堂："白云澹泞，水洼沧溟。万法本闲，复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权，也有实，也有照，也有用。诸人到这里，如何履践？"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上堂:“山僧本无积蓄,且得粥足饭足,困来即便打眠,一任东卜西卜。”

上堂:“古者道,一释迦,二元和,三佛陀,自余是什么椀脱丘。慧光即不然,一释迦,二元和,三佛陀,总是椀脱丘,诸人还知慧光落处么?若也知去,许你具铁眼铜睛。若也不知,莫谓几经风浪险,扁舟曾向五湖游。”

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尘才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杂碎,且道不动如来即今在什么处?若人识得,可谓不动步而登妙觉。若也未识,向诸人眉毛眼睫里涅槃去也。”又卓一下。

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虑而解。庐陵米作高,镇州萝卜大。”

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刚王宝剑,或作踞地师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诸人还相委悉么?若也委悉去,如龙得水,似虎靠山,出没卷舒,纵横应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

上堂:“十方同聚合,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慧光门下直拔超升,不历科目。诸人既到这里,风云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声烧屋。如今为你诸人霹忽雷去也。”以拄杖击禅床,下座。

师于绍圣二年十月八日[2],无疾说偈曰:“昨夜三更,风雷忽作。云散长空,前溪日落。”良久,别众趋寂。阇维舍利斗许,大如豆,目睛齿爪不坏。门弟子分塔于京潭。

【注释】

①抚州:旧治在今江西临川。

②绍圣二年:公元 1095 年。绍圣,宋哲宗一年号(1094—1098)。

南岳下十三世
大沩喆禅师法嗣
智海道平禅师

东京智海普融道平禅师[①]，上堂："山僧不会佛法，为人总没来由。或时半开半合，或时全放全收。还如万人众里，冷地掉个石头，忽然打著一个，方知触处周流。"

上堂："赵州有四门，门门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长安。门门通大道，毕竟谁亲到？路路透长安，分明进步看。"拍膝一下曰："岁晚未归客，西风门外寒。"

上堂，举盘山示众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古人恁么说话，大似抱脏叫屈。智海门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狞龙。眼里著得须弥山，耳里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夸伎俩，丈夫标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注释】

①东京：今河南开封。

南岳下十四世
智海平禅师法嗣
净因继成禅师

东京净因蹋庵继成禅师，袁州宜春刘氏子[①]。

上堂，拈拄杖曰："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楼那穿过释迦老子鼻孔，释迦老子钻破虚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什么处？"掷下拄杖，召大众曰："虚空翻筋斗，向新罗国里去也。是你诸人，切忌认叶止啼[②]，刻舟寻剑。"

上堂："茫茫尽是觅佛汉，举世难寻闲道人。棒喝交驰成药忌，了亡药忌未天真。"

上堂："昆仑奴著铁袴，打一棒行一步，争似火中钓鳖，日里藏冰。阴影间翻魍魉，虚空缚杀麻绳。"

上堂："狭路相逢且莫疑，电光石火已迟迟。若教直下三心彻[3]，只在如今一饷时。到这里，直使问来答去，火迸星飞，互换主宾，照用得失。波翻岳立，玉转珠回，衲僧面前了无交涉。岂不见拈花鹫岭[4]，独许饮光；问疾毗耶[5]，谁当金粟[6]？那知微笑已成途辙，纵使默然，未免风波。要须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颖契。还会么？一曲寥寥动今古，洛阳三十六峰西。"

上堂："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大众！枯桑知天风，是顾不顾？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唤什么作悟的道理？兔角杖头挑法界，龟毛拂子舞三台。"

上堂："鼻里音声耳里香，眼中咸淡舌玄黄。意能觉触身分别，冰室如春九夏凉。如斯见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从定出。葵花随日转，犀纹玩月生。香枫化老人，蜈蚣化蜾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许你具只眼。"

上堂："一念心清净，佛居魔王殿。一念恶心生，魔王居佛殿。怀禅师曰：'但恁么信去，唤作脚踏实地而行。终无别法，亦无别道理。'老僧恁么举了，只恐你诸人见兔放鹰[7]，刻舟求剑。何故？功德天、黑暗女[8]，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举汾阳拈拄杖示众曰："三世诸佛在这里，为汝诸人无孔窍。遂走向山僧拄杖里去，强生节目。"师曰："汾阳与么示徒，大似担雪填井[9]，傍若无人。山僧今日为汝诸人出气。"拈起拄杖曰："三世诸佛不敢强生节目，却从山僧拄杖里走出，向诸人道，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说是语已，翻筋斗向拘尸罗城里去也[10]。"掷下拄杖曰："若到诸方，分明举似。"

师同圆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师、禅讲千僧，赴太尉陈公良弼府斋。时徽宗皇帝私幸观之，太师鲁国公亦与焉。有善华严者，乃贤首宗之义虎也[11]。对众问诸禅曰："吾佛设教，自小乘至于圆顿[12]，扫除空有，独证真常[13]。然后万德庄严，方名为佛。尝闻禅宗一喝，

能转凡成圣，则与诸经论似相违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为正说；若不能入，是为邪说。”

诸禅视师，师曰：“如法师所问，不足三大禅师之酬。净因小长老可以使法师无惑也。”师召善，善应诺。师曰：“法师所谓愚法小乘教者，乃有义也。大乘始教者，乃空义也。大乘终教者，乃不有不空义也。大乘顿教者，乃即有即空义也。一乘圆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义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于工巧技艺，诸子百家，悉皆能入。”

师霆声喝一喝，问善曰：“闻么？”曰：“闻。”师曰：“汝既闻。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须臾，又问善曰：“闻么？”曰：“不闻。”师曰：“汝既不闻，适来一喝是无，能入始教。”遂顾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声销，汝复道无。道无则元初实有，道有则而今实无。不有不无，能入终教。我有一喝之时，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一喝之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即有即无，能入顿教。须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时，纤尘不立。道无之时，横遍虚空。即此一喝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圆教。”善乃起再拜。

师复谓曰：“非唯一喝为然。乃至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从古到今，十方虚空，万象森罗，六趣四生，三世诸佛，一切圣贤，八万四千法门，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契理契机，与天地万物一体，谓之法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四时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是故《华严经》云：‘法性遍在一切处，有相无相，一声一色，全在一尘中含四义。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参而不杂，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犹是建化门庭，随机方便。谓之小歇场，未至宝所。殊不知吾祖师门下，以心传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有千圣不传的向上一路在。”

善又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14]？”师曰：“汝且向下会取。”善曰：“如何是宝所？”师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师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善胶口而退。闻者靡不叹仰。

皇帝顾谓近臣曰：“禅宗玄妙深极如此，净因才辩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师之绪余也。”

【注释】

①袁州：治今江西宜春。

②认叶止啼：小孩误认杨树黄叶作铜钱而停止啼哭，比喻认假作真，简单愚钝的思想行为。

③直下：当下。三心：有不同说法。佛典《观无量寿经》云："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彼国"即是佛土，成佛境界。

④拈花鹫岭：鹫岭山在中印度，山中多鹫，为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地，"世尊拈花，迦叶微炎"是著名公案，叙说佛向"西天"禅宗初祖迦叶传授正法眼藏的情况。

⑤毗耶：即毗耶离城，古印度著名的维摩诘属土的居处。维摩大士示疾毗耶城里。

⑥金粟：即金粟如来，相传维摩居士前身为金粟如来。

⑦见兔放鹰：望见兔子，放出猎鹰。比喻拘泥言辞，追寻义解。

⑧功德天，黑暗女：佛经神话中的两位姐妹天女，功德天为姐，能使人富裕，黑暗女为妹，能使人贫困，姐妹永不相离。用来比喻相反、相对的事理，实际上也是相依相随的。

⑨担雪填井：挑易溶之雪，去填水井，比喻不合情理、愚蠢徒劳的言行。

⑩拘尸罗城：古印度城名，因释迦牟尼佛在此入灭而著称。

⑪贤首宗：即佛教华严宗，因创始人唐代法藏(643—712)，又号"贤首"，故称。义虎：喻宗派教义的守护者。

⑫圆顿：圆实顿悟的略称。即由圆观所成的圆顿的觉悟。这里指佛教天台宗的止观形态。即是以一心双观双照无明与法性，观其无明即法性，以成就不可思议和境界，由此而显出最后的圆融形式：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由此即可说"不断烦恼"。因即就烦恼的介乎一心而见其即假即空，即菩提，故于烦恼不断而未尝不断，不脱而未尝不脱，这即是圆顿义。

⑬真常：真常之理，这是最高的真理，为觉悟的对象。

⑭向上一路：指禅法至极微妙之处。

南岳下十五世
净因成禅师法嗣
瑞岩如胜禅师

台州瑞岩如胜禅师[①]，上堂："人人领略释迦，个个平欺达磨，及乎问著宗纲，束手尽云放过。放过即不无，只如女子出定[②]，赵州洗钵盂[③]，又作么生话会？鹤有九皋难翥翼[④]，马无千里谩追风[⑤]。"

【注释】

①台州：今浙江临海市。

②出定：佛教徒把从"入定"状态（静坐敛心，不起杂念，心定一处）恢复至常态，称为出定。

③赵州洗钵盂：后世禅门参究的著名"公案"之一，事见"赵州从谂禅师"条。

④九皋：指水边高地。翥：音 zhù，飞翔。

⑤追风：喻指千里马。

临济宗黄龙派

首创“文字禅”的临济宗下第五代汾阳善昭的著名弟子是石霜楚圆(986—1039)(均见前面所选)。由此宗脉上溯就是汾阳善昭—首山省念—风穴延昭—南院慧颙——兴化存奖—临济义玄—黄檗希运。到了石霜楚圆,由于他晚年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弘教传禅,而使临济宗的活动区域由北而开始南移。楚圆门徒知名度最高的就是黄龙慧南和杨岐方会。他们各立门户,分别形成了宋代临济宗的两大支派:黄龙派和杨岐派。黄龙派因开创者慧南住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黄龙山举扬一家宗风而得名。

慧南(1002—1069),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俗姓章,十一岁出家,十九岁受具足戒,先随云门宗禅师习禅,后投临济宗石霜楚圆门下,从景祐三年(1036)开始,常住江西南昌黄龙山。世称“黄龙慧南”。其禅学要点,人称“黄龙三关”。据灯录所载,慧南在室中曾问出家僧人:“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正当问答交锋,却复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曰:“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参学者往往多不“凑机”,未能契悟其中宗旨。当时禅门称之“黄龙三关”。“黄龙三关”中的“生缘”指决定人生及其命运的诸因素;“我手”与“佛手”相比则涉及人身与诸佛的关系;“我脚”、“驴脚”相比则涉及人身与畜生(异类)的关系,与一般禅师信口发问、随根接机不同,慧南的“黄龙三关”涵有深厚的佛学内容。慧南自己的解释是:“已过关者掉臂而迳去,安知有官吏;从官吏问可否,此未过关者。”对“三关”之奥义又自作三首诗颂解说:“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我手佛手并举,禅人直下荐取;不动干

戈道出，当处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生；会得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意思是：“参悟生缘”在于理解生存争斗之烈（水母食虾）和生死无常之速（不能再饮赵州茶）；我手、佛手并举表明凡圣无二，只要直下荐取（承当）本心，即会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行，显示我与畜类在“无生”性空（即指生灭烦恼为空）上一致，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即可在世间自由纵横，顿入“涅槃”境。从佛理上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三关”禅法具体形象、简易明快，是教人触机而悟。要求学人建立“自信”，“不问官吏”，才可过关越隘，任运自如。表明慧南既继承前人思想，又针对参死句（公案）的文学禅采取了“救正”之方，发扬了过去临济家的明快禅风，推动了禅宗用语示意的灵活性。

慧南以黄龙山为基地，建立了庞大的僧团，嗣法弟子众多，尤以晦堂祖心（1025—1100），东林常总（1025—1091），宝峰克文（1025—1082）为最著名。克文精通佛教义（理）学及儒学，能融会儒释典籍，用以解释公案，以善于说法著称。黄龙第二代弟子中的知名人物均出自他的门下。其中在两宋禅宗史上占重要地位的是清凉慧洪（1071—1128）。慧洪在禅学上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他反对把禅同语言文字割裂开来，推崇汾阳善昭的重视临济义玄的“三玄三要”，要求通过对“三玄三要”的新解释，提高文字语言在“明心见性”过程中的功能。所著《临济宗旨》即联系“三玄三要”，实现以文解禅。以“言”沟通“大道”就成为他所进一步倡导的文字禅的基本特色。他反复论证说：心的神妙不可用语言传递但可以用语言表现。心表现为语言，就使语言成了心（大道）的外在标帜；若明悉了标帜，则就契会了心（大道，禅理）。所以是否“得道”可从其所使用的语言来衡量。这样在禅家修持上就要归结到语言运用的技巧上来。而用语之含“无言之趣”，使人体会“幽音”之旨，则参禅者须有足够文化素养。北宋以文字为禅的禅师，大都具备这样的条件。慧洪本人诗文多，词句也美，可看作他提倡文字禅的一个标本。他的

得意之句是:“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表现了他对探求心源的执著,也标示了他俗情未泯,其《赠尼昧上人》诗:“未肯题红叶,终期老翠微;余今倦行役,投杖梦烟扉。”显然情浓于禅,似乎只是带禅味的文字(禅文字)了,难免遭“正人君子”责难。传说王安石之女即称他为“浪子和尚”。从以文字解禅,到以文字为禅,自然情不自禁。正是这游移在禅与文字之间的文字禅,特受到“士大夫”作家们的欢迎,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文学自觉走进佛事,追求所谓有禅境了。就禅宗一面看,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以至到“再也离不开文字”,标志着“禅”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禅宗作为声势浩大的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思潮开始衰竭。

黄龙派形成后,在北宋曾盛极一时。经黄龙门下推动,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临济宗派系。两宋之际黄龙派开始衰落,而杨岐派却逐渐兴盛起来,最后黄龙派完全为杨岐派所取代。

以下入选临济宗黄龙派七代传法中的10位重要禅师,均出自《五灯会元》临济宗黄龙派的专卷:17、18两卷,其中从“黄龙慧南禅师”至“清凉慧洪禅师”选自卷17,“罗汉系南禅师”以下选自卷18。

南岳下十一世
石霜圆禅师法嗣
黄龙慧南禅师

隆兴府黄龙慧南禅师[1]，信州章氏子。依泐潭澄禅师，分座接物[2]，名振诸方。登衡岳，谒福严贤，贤命掌书记。俄贤卒，郡守以慈明补之[3]。既至，目其贬剥诸方，件件数为邪解，师为之气索，遂造其室。

明曰："书记领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师哀恳愈切。明曰："公学云门禅，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顿棒，是有吃棒分、无吃棒分？"师曰："有吃棒分。"明色壮曰："后朝至暮，鹊噪鸦鸣，皆应吃棒。"明即端坐，受师炷香作礼。明复问："赵州道：'台山婆子，我为汝勘破了也。'[4]且那里是他勘破婆子处？"师汗下不能加答。

次日又诣，明诟骂不已。师曰："骂岂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骂会那！"师于言下大悟。作颂曰："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勘破有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与路为仇。"呈慈明，明颔之。

后开法同安。初受清日，泐潭遣僧来审，师提唱之语，有曰："智海无性，因觉妄而成凡。觉妄无虚，即凡心而见佛。便尔休去，将谓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归，举似澄，澄不怿。自是泐潭旧好绝矣。

问："侬家自有同风事，如何是同风事？"师良久。僧曰："恁么则起动和尚去也。"师曰："灵利人难得！"僧礼拜。

示众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热。近日以来，滴水滴冻。"僧问："滴水滴冻时如何？"师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师曰："滴水滴冻。"问："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百鸟衔花献？"师曰："钉根桑树，阔角水牛。"曰："见后为什么不衔花？"师曰："裩无裆，袴无口。"问："为什么无事人犹是金锁难？未审过在什么处？"师曰："一字入公门，九牛曳不出。"曰："学人未晓，乞师方便。"师曰："大庾岭头[5]，笑却成哭。"问："一不去，二不住。请师道。"师曰："高祖殿前樊哙怒。"曰："恁么则今日得遇和尚也。"师曰："仰面

看不见天。”

问:“德山棒,临济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请师拈掇。”师曰:“千钧之弩,不为鼷鼠而发机。”曰:“作家宗师,今朝有在。”师便喝,僧礼拜。师曰:“五湖衲子,一锡禅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上堂:“横吞巨海,倒卓须弥。衲僧面前,也是寻常茶饭。行脚人须是荆棘林内,坐大道场。向和泥合水处,认取本来面目。且作么生见得?”遂拈拄杖曰:“直饶见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圣凡情尽,体露真常。”拈起佛子,曰:“佛子跨跳上三十三天,扭脱帝释鼻孔。驴唇先生拊掌大笑道,尽十方世界觅个识好恶的人,万中无一。”击禅床,下座。

上堂:“说妙谈玄,乃太平之奸贼。行棒行喝,为乱世之英雄。英雄奸贼,棒喝玄妙,皆为长物。黄檗门下总用不著。且道黄檗门下寻常用个什么?”喝一喝。

上堂:“撞钟钟鸣,击鼓鼓响,大众殷勤问讯,同安端然合掌。这个是世法,那个是佛法?咄!”

上堂:“有一人朝看《华严》,暮观《般若》,昼夜精勤,无有暂暇。有一人不参禅,不论义,把个破席日裹睡。于是二人同到黄龙,一人有为,一人无为。安下那一个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6],有智主人,二俱不受。”

上堂:“心五不妄动,六国一时通。罢抬三尺刃,休弄一张弓。”击禅床,下座。

上堂:“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与圣,总在归宗拄杖头上。汝等诸人,何不识取?若也识得,十方刹上,不行而至。百千三昧,无作而成。若也未识,有寒暑兮促君寿,有鬼神兮妒君福。”

上堂:“半夜捉鸟鸡,惊起梵王睡。毗岚风忽起,吹倒须弥山。官路无人行,私酒多人吃。当此之时,临济、德山开得口,张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诸人各自寻取祖业契书,莫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

上堂,举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净,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净,是名佛灭度,也好个消息。古人一期方便,与你诸人讨个入路,既得

个入路，又须得个出路。登山须到顶，入海须到底。登山不到顶，不知宇宙之宽广；入海不到底，不知沧溟之浅深。既知宽广，又知浅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掴掴倒须弥山。撒手到家人不识，鹊噪鸦鸣柏树间。”

上堂：“千般说，万般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去何处？”良久，曰：“夜来风起满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树。”

因化主归[7]，上堂：“世间有五种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变生为熟者不易，四端坐吃者不易，更有一种不易是什么人？”良久，云：“噫！”便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横拈倒用，拨开弥勒眼睛；明去暗来，敲落祖师鼻孔。当是时也，目连、鹙子饮气吞声[8]，临济、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个什么？咄！”

师室中常问僧曰：“人人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正当问答交锋，却复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曰：“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学者莫有契其旨。脱有酬者，师未尝可否。丛林目之为“黄龙三关”。

师自颂曰：

“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能更吃赵州茶。我手佛手并举，禅人直下荐取。不动干戈道出，当处超佛越祖。我脚驴脚并列，步步踏着无生。会得云收日卷，方知此道纵横。”

总颂曰：

“生缘断处伸驴脚，驴脚伸时佛手开。为报五湖参学者，三关一一透将来。”

熙宁己酉三月十六日[9]，上堂：“山僧才轻德薄，岂堪人师。盖不昧本心，不欺诸圣，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轮回，今出轮回。未得解脱，今得解脱。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觉世尊于然灯佛所无一法可得。六祖夜半于黄梅又传个什么？”乃说偈曰：

“得不得，传不传，归根得旨复何言？忆得首山曾漏泄，新妇骑驴阿家牵。”

翌日午时，端坐示寂。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谥普觉禅

师。

【注释】

①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府：行政区划名称。

②分座：寺院中的首座或其他得道禅僧，由主持僧推举，代替主持僧为大众说法。

③慈明：即石霜楚圆禅师。

④可见“赵州从谂禅师”条，为后世所称著名“公案”之一。勘破，禅人之间通过机锋较量考测出对方领悟之深浅称为“勘破”。

⑤大庾岭头：据载，慧能从弘忍处密受衣法后，即暗中南下广东。弘忍席下众多弟子闻讯，即在惠顺（顺，一作明）率领下追赶慧能，终在大庾岭追上。慧能将所传衣钵放在山石上，惠顺却提不起来，后在慧能启发下，获得禅悟。事见《坛经》。

⑥功德天，黑暗女：佛教神话中的两位姐妹天女，功德天能使人富裕，黑暗女能使人贫困，姐妹永不相离，用来比喻相反、相对的事理，实际上也是相依相随的。

⑦化主：寺院的职事僧，专门从事出外游方募化，其募化所得，为寺院收入之一。

⑧目连、鹙子：均为佛的著名弟子，其中鹙子即佛的大弟子舍利弗。鹙，音qiū。

⑨熙宁己酉：公元1069年。熙宁，宋神宗所用一年号（1068—1077），熙宁二年为己酉年。

南岳下十二世
黄龙南禅师法嗣
黄龙祖心禅师

隆兴府黄龙祖心宝觉禅师，南雄邹氏人[①]。参云峰悦禅师，三年无所得，辞去。悦曰：“必往依黄檗南禅师[②]。”师至黄檗，四年不

大发明[3]。又辞，再上云峰。会悦谢世，就止石霜。因阅《传灯》，开悟[4]，彻见二师用处，径回黄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

往后，僧问："达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师曰："身贫无被盖。"曰："莫孤负他先圣也无？"师曰："阇黎见处又作么生？"僧尽一圆相，师曰："燕雀不离窠。"僧礼拜。师曰："更深犹自可，午后始愁人。"问："未登此座时如何？"师曰："一事全无。"曰："登后如何？"师曰："仰面观天不见天。"

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5]，触目遇缘无障碍。"遂举拂子曰："看！拂子走过西天，却来新罗国里。知我者谓我拖泥带水，不知我者赢得一场怪诞。"

上堂："大凡穷生死根源，直须明取自家一片田地[6]。教伊去处分明，然后临机应用，不失其宜。只如锋芒未兆已前，都无是个非个。瞥尔爆动，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克[7]，胡来汉现，四姓杂居。各任方隅，是非锋起。致使玄黄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难为救疗。若不当阳晓示，穷子无以知归。欲得大用现前，便可顿忘诸见。诸见既尽，昏雾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

上堂，击禅床曰："一尘才举，大地全收。诸人耳在一声中，一声遍在诸人耳。若是摩霄俊鹘，便合乘时；止涉困鱼[8]，徒劳激浪。"

上堂："不兴万法为侣，即是无净三昧，便恁什去，争奈弦急则声促。若能向紫罗帐里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恶果。"

上堂："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且任诸人点头，及乎树倒藤枯，上无冲天之计，下无入地之谋。灵利汉这里著得一双眼，便见七纵八横。"举拂子曰："看太阳溢目，万里不挂片云。若是覆盆之下，又争怪得老僧。"

上堂："若也单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无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无眼。据此二人，十二时中常有一物，蕴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触途成滞。作么生得平稳去？祖不言乎：'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往。"

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无人，金沙混杂。还有无师自悟的么？出来辨别看。"乃举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见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有时开门待知识,知识不来过。有时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顾。或作败军之将,向阇黎手里拱手归降。或为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当恁么时,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底么?有则向百尺竿顶,进取一步。如无,少室峰前[9],一场笑具。”

上堂:“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便恁么休去,停桡把缆,且向湾里泊船。若据衲僧门下,天地悬隔。且道衲僧门下,有甚长处?椰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上堂:“一不向,二不开,翻思南岳兴天台。堪笑白云无定止,被风吹去又吹来。”

上堂:“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明眼汉谩他一点也不得。仁者心动且缓缓,你向甚处见祖师?”乃拂下拂子,曰:“看!”

上堂:“过去诸佛已灭,未来诸佛未生。正当现在,佛法委付黄龙。放行则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把住则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虎头生角人难措,石火电光须密布。假饶烈士也应难。懵的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负须弥,掷向他方,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其中众生骑驴入诸人眼里,诸人亦不觉不知。会么?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上堂:“一沤未发,古帆未征。风信不来,无人举棹。正当恁么时,水脉如何辨的?君不见云门老,垂手处,落落清波无透路。又不见华亭叟,泄天机,夜深空载月明归。莫怪相逢不相识,从教万古漫漫黑。”

上堂:“马祖升堂,百丈卷席。后人不善来风,尽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里正好张帆,七里滩头更堪垂钓,如今必有辨浮沉、识深浅的汉,试出未定当水脉看。如无,且将渔文笛,闲向海边吹。”

上堂:“风萧萧兮木叶飞,鸿雁不来音信稀,还乡一曲无人吹,令余拍手空迟疑。”

上堂:“镜像或谓有,揽之不盈手。镜像或谓无,分明如俨图。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还会么?不作维摩诘,又似傅大士。”

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设功得。圣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

谛者，不可以存我会。至功者，不可以营事为。古人一期应病与药则不可。若是丈夫汉，出则经济天下，不出则卷而怀之。尔若一向声和响顺，我则排斥诸方。尔若示现酒肆淫坊，我则孤峰独宿。且道甚处是黄龙为人眼？"师室中常举拳，问僧曰："唤作拳头则独，不唤作拳头则背。唤作什么？"

将入灭，命门人黄大史庭坚主后事⑩。荼毗日，邻峰为秉烛，火不绩⑪，黄顾师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禅师曰："此老师有待于吾兄也。"新以丧拒，黄强之。新执炬召众曰："不是余殃累及我，弥天罪过容诛。而今两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驴。"以火炬打一圆相曰："只向这里雪屈。"掷炬，应手而热⑫。灵骨窆于普觉塔之东⑬，谥宝觉禅师。

【注释】

①南雄：今属广东。

②黄檗南禅师：指慧南禅师。

③发明：省悟。

④《传灯》：指北宋初禅宗法眼宗僧人道原所编撰的《景德传灯录》凡三十卷。

⑤如如：万事万物的真实相平等无二，称为"如如"。

⑥自家一片田地：喻指自心自性，禅宗认为自心自性即是佛性。

⑦五行金土相生相克：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木、火、土、金、水是组成万事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即五行，五行之间有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等）和相克（如水克火，火克金等）的关系。

⑧泺：此处通"泊"，湖泊。

⑨少室峰：属嵩山。峰上有少林寺。"初祖"达摩曾在此面壁坐禅多年，后传心心相印之禅法。

⑩黄大史庭坚：即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喜引禅入诗。

⑪绩：继续。

⑫应手而热：指随着火炬扔入而重新燃烧。

⑬窆：音 biǎn，引棺下葬。

东林常总禅师

江州东林兴龙寺常总照觉禅师[①]，延平施氏子[②]。久依黄龙，密授大法决旨，出往渺潭，次迁东林。

僧问："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如何是宝？"师曰："白月现、黑月隐。"曰："非但闻名，今日亲见。"师曰："且道宝在什么处？"曰："古殿户开光灿烂，白莲池畔社中人。"师曰："别宝还他碧眼胡。"

又僧出众，提起坐具曰："请师答话。"师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势，师曰："收。"曰："昔年寻剑客，今朝遇作家。"师曰："这里是什么所在？"僧便喝。师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师曰："放过又争得。"便打。

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圆音。日月星辰，每谈实相。翻忆先黄龙道，秋雨淋漓，连宵彻曙，点点无私，不落别处。"复云："滴穿汝眼睛，浸烂汝鼻孔。东林则不然，终归大海作波涛。"击禅床，下座。

上堂："老卢不识字[③]，顿明佛意，佛意离文墨故。白兆不识书，圆悟宗乘[④]，宗乘非言诠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时人犹尚抱桥柱澡洗，把缆放船。"良久，曰："争怪得老僧！"

【注释】

①江州东林：位于今江西庐山。

②延平：今属四川。

③老卢：即六祖慧能。

④宗乘：禅法。

宝峰克文禅师

隆兴府宝峰克文云庵真净禅师，陕府郑氏子[①]。坐夏大沩，闻

僧问云门[2]："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门曰："清波无透路。"师乃领解。

往见黄龙不契，却曰："我有好处，这老汉不识我。"遂往香城见顺和尚。顺问："甚处来？"师曰："黄龙来。"曰："黄龙近日有何言句？"师曰："黄龙近日，州府委请黄檗长老。龙垂语云：'钟楼上念赞，床脚下种菜。有人下得语契，便往住持。'胜上座云：'猛虎当路坐。'龙遂令去住黄檗。"顺不觉云："胜首座只下得一转语，便得黄檗住，佛法未梦见在。"师子言下大悟。方知黄龙用处，遂回见黄龙。

龙问："甚处来？"师曰："特来礼拜和尚。"龙曰："恰值老僧不在。"师曰："向什么处去？"龙曰："天台普请，南岳游山。"师曰："恁么则学人得自在去也。"龙曰："脚下鞋甚处得来？"师曰："庐山七百五十文唱来。"龙曰："何曾得自在？"师指鞋曰："何当不自在？"龙骇之。

僧问："如何是佛？"师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师曰："笑你随语生解。"曰："偶然失利。"师喝曰："不得礼拜。"僧便归众。师复笑曰："随语生解。"

问："江西佛手驴脚接人[3]，和尚如何接人？"师曰："鲇鱼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师曰："乌龟入水。"问："新丰吟云门曲，举世知音能和绩。大众临筵，原清耳目。"师以右手拍禅床。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扬眉。"师以左手拍禅床。僧曰："犹是学人疑处。"师曰："何不脚跟下荐取。"僧以坐具一拂。师曰："争奈脚跟下何！"

问："远远迟符命，禅师俯应机。祖今当行也，方便指群迷。"师曰："深。"曰："深意如何？"师曰："浅！"曰："教学人如何领会？"师曰："点。"

问："马祖下尊宿，一个个阿漉漉地[4]，唯有归宗老较些子。黄龙下儿孙，一个个硬剥剥地，只有真净老师较些子。学人恁么还扶得也无？"师曰："打叠面前搕撞[5]。"却曰："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师不答。僧曰："这个好上上根人[6]，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师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忙惨[7]，学人亦乃一场败缺。"师曰："三十年后悟去在。"

问："承古有言：众生日用而不知。未审不知个什么？"师曰：

"道。"曰："忽然知后如何？"师曰："十万八千。"僧提赵坐具，曰："争奈这个时！"师便喝。

上堂："道泰不传天子令，行人尽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从怀州来么？若有，不得忘却临江军豆豉。"

上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诸人合作么生？"击香卓[8]下座。

上堂："洞山门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钵盂里屙屎，净瓶里吐唾。执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门下，有时和泥合水[9]，有时壁立千仞处见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处[10]。疑问一切处见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处。你疑不要见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里，疑瞌睡也把鼻索一掣，只见眼孔定动，又不相识也。不要你识洞山，但识得自己也得。"

上堂："汾阳莫妄想，俱胝竖指头。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时休。休休，却忆赵州勘婆子，不风流处也风流。"拈拄杖曰："为众竭力。"

上堂："头陀石被莓苔里，掷笔峰遭薜荔缠，罗汉院里，一年度三个行者，归宗寺里参退吃茶。"

上堂："师子不食雕残，快鹰不打死兔。放出临济大龙，抽却云门一顾。"拈起拄杖曰："云行雨施，三草二木。"

师崇宁改元[11]，十月旦示疾，望乃愈[12]，出道具散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众请说法，示偈及遗诫宗门大略，言卒而逝。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腾，烟所至处，皆设利[13]。分骨塔于渤潭、新丰。

【注释】

①陕府：今河南陕县。

②云门：指禅宗云门宗祖师云门文偃禅师。

③江西：指黄龙慧南禅师。

④阿漉漉地：唐宋口语，意即不够洒脱、自在。

⑤打叠：扫除，收拾。搋撒：(音 è sà)，粪便，垃圾，这里喻指言句知解。

⑥上上根人：上等根器即资质的人。

⑦忙惸：(音 mó luǒ)，羞惭。

⑧香卓：即香桌，亦称香案，即置放香炉的桌案。卓，“桌”之本字。

⑨和泥合水：指用言语等方式接引、启发学人。从禅宗不立文字，当下省悟看，这并非高明的传授方式，只是随宜通融，应机接物，以使中下根器易于接受而已。

⑩壁立千仞：形容禅悟者明见自心、我即是佛、绝无依倚、超脱尘俗的气概和境界。

⑪崇宁改元：即公元1102年。崇宁，宋徽宗所用一年号(1102—1106)。

⑫望：指农历每月十五。

⑬设利：即舍利，舍利子，佛骨。

南岳下十三世
宝峰文禅师法嗣
清凉慧洪禅师

瑞州清凉慧洪觉范禅师[①]，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靷禅师为童子[②]，日记数千言。览群书殆尽，靷器之。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从宣秘讲《成实唯识论》。愈四年，弃谒真净于归宗[③]。净过石门，师随至。

净患其深闻之弊，每举玄沙未彻之语，发其疑。凡有所对，净曰：“你又说道理邪？”一日顿脱所疑，述偈曰：“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著华。叵耐钓鱼船上客，却来平地摝鱼虾。”净见为助喜。命掌记。未久，却谒诸老，皆蒙赏音，由是名振丛林。

后住清凉。示众，举《楞严》如来语阿难曰：“汝应嗅此炉中旃檀[④]，比香若夏然于一铢，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于意云何？此香为复生旃檀木，生于汝鼻，为生于空？阿难，若复此香生于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气？称汝闻香，当于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若生于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热此枯木？若生于木，则此香质，固热成烟。若鼻得闻，合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是故，当知香鼻

与闻，俱无处所。即嗅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师曰：“入此鼻观，亲证无生。”

又举《大智度论》曰：“闻者云何？闻用耳根闻邪？用耳识闻耶？用意识闻邪？若耳根闻，耳根无觉识知，故不能闻。若耳识闻，耳识一念，故不能分别，不应闻。若意识闻，意识亦不能闻，何以故？先五识识五尘，然后意识识意识，不能识现在五尘，唯识过去未来五尘。若意识能识现在五尘者，盲聋人亦应识声也，何以故？意识不破故。”师曰：“究此闻尘，则合本妙。既证无生，又合本妙。毕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岩晚，碧缕初横万字炉。”

住景德日，僧问：“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同，如何是景？”师曰：“颈在项上。”

建炎二年五月[5]，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赐宝觉圆明之号。

【注释】

①瑞州：治今江西高安。

②靓：音 qing。

③真净：即宝峰克文禅师。

④旃檀：檀香。旃，音 zhān。

⑤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建炎，宋高宗一年号(1127—1130)。

云居祐禅师法嗣
罗汉系南禅师

庐山罗汉院系南禅师，汀洲张氏子[1]。

上堂：“禅不禅，道不道，三寸舌头胡乱扫。昨夜日轮飘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2]，万两黄金无处讨。一句绝思量，诸法不相到。”

师临示寂，日升座告众曰：“罗汉今日，倒骑铁马，逆上须弥，踏

破虚空，不留朕迹。”乃归方丈，跏趺而逝。

【注释】

①汀洲：今福建长汀。

②阿呵呵：禅语中常用的叹词。

南岳下十四世
泐潭清禅师法嗣
黄龙道震禅师

隆兴府黄龙山堂道震禅师，金陵赵氏子。少依觉印英禅师为童子，得圆具。久之，辞谒丹霞淳禅师。

一日，与论洞上宗旨①。师呈偈曰：“白云深覆古寒岩，异草灵花彩凤衔。夜半天明日当午，骑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师自以为疑，弃依草堂，一见契合。日取藏经读之。

一夕，闻晚参鼓，步出经堂，举头见月，遂大悟。亟趋方丈，堂望见，即为印可。初住曹山，次迁广寿黄龙。

上堂曰：“举个古人因缘问阇黎，阇黎不得作古会。若作古会，失却当面眼。举个即今因缘问阇黎，阇黎不得作今会；若作今会，障却阇黎本来眼。假饶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犹是药病相治止啼之说。只如透脱一句，阇黎还道得也无？若道不得，直待罗汉峰深谈实相，即向汝道。”

上堂：“少林冷座，门人各说异端，大似众盲摸象。神光礼三拜②，依位而立。达磨云：‘汝得吾髓。’这黑面婆罗门，脚跟也未点地在。”

上堂：“石人问枯椿，何时汝发华？枯椿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异葩。红霞辉玉象，白玉碾金沙。借问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注释】

①洞上宗旨：指曹洞宗。

②神光：即禅宗“二祖”慧可。

南岳下十五世
长灵卓禅师法嗣
道场居慧禅师

安吉州道场无传居慧禅师①，本郡吴氏子。上堂：“钟馗醉里唱凉州，小妹门前只点头。巡海夜叉相见后，大家拍手上高楼。大众若会得去，锁却天下人舌头？若会不得，将谓老僧别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头弄影戏，不唯瞒你又瞒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归来没一钱。”

上堂，举临济示众曰：“一人在高高峰顶，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且道那个在前、那个在后？”师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顶，亦不在十字街头，临济老汉因什不知？”便下座。

【注释】

①安吉州：今江西吉安。

南岳下十六世
育王谌禅师法嗣
万年昙贯禅师

台州万年心闻昙贯禅师，永嘉人。

住江心时，病起上堂：“维摩病说尽道理，龙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说尽道理。说尽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诸人还识得其中意

旨也未？本是长江凑风冷，却教露柱患头风。”

上堂：“一见便见，八角磨盘空里转。一得永得，辰锦朱砂如墨黑。秋风吹渭水，已落云门三句里[①]。落叶满长安，几个而今被眼瞒。”竖拂子曰：“瞒得瞒不得，总在万年手里。还见么？华顶月笼招手石，断桥水落舍身岩。”僧问：“百丈卷席[②]，意旨如何？”师曰：“贼过后张弓。”

四明太守以雪窦命师主之，师辞以偈曰：“闹篮方喜得抽头，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来换我一双眸。”

【注释】

①云门三句：指“函盖乾坤”、“截断众流”和“随波逐浪”三句，是对云门宗尤其是该宗开山祖师文偃的禅法思想和教学方法的重要概括。详见本书“云门宗”。

②百丈卷席：禅宗“公案”。见“百丈怀海禅师”条。

南岳下十七世
万年贯禅师法嗣
龙鸣贤禅师

温州龙鸣在庵贤禅师，上堂，举：“崇寿示众曰：‘识得凳子，周匝有余。’云门道：‘识得凳子，天地悬殊。’”师曰：“崇寿老汉，坐杀天下人。云门大师，走杀天下人。龙鸣则不然，识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上堂，举赵州勘婆话[①]，颂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将玉笛向人吹。曲中无限花心动，独许东君第一枝。”

【注释】

①赵州勘婆话：此“公案”话头，事见“赵州从谂禅师”条。

临济宗杨岐派

杨岐派为入宋后临济宗另一大支派，因开创者方会住袁州杨岐山(在今江西萍乡西北)而得名。

方会(992—1049)，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俗姓冷，二十岁在筠州(在今江西高安)九峰山出家，往参石霜楚圆，得法而返。后应道俗迎清，居袁州杨岐山。故世称“杨岐方会”。晚年又迁住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方会的禅学思想和门庭施设继承了临济宗风，又融入了云门宗的某些特色。他不象黄龙慧南用“三关”之类的固定格式启悟参学者，而是侧重灵活的机语，推崇机锋棒喝。所谓“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险衲子，有古尊宿之风。”在巧言善辩方面，方会要远远胜过慧南。他发挥了临济宗“立处皆真”的思想，要人破除执著，无心自然，自省自悟，他说：“立处皆真，者(这)里领会，当处发生，随处解脱”，因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皆是佛法”。他另有些话与云门宗的“云门三句”中的“涵盖乾坤”的句义宗旨相通，他说：“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树草木，作大狮子吼。演说摩河大般若，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若也不会，莫道杨岐山势险，前头更有更高峰。”他明确地指出：“杨岐无旨的，种田博饭吃。”教人随缘而不要起心追求。有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他答道：“有马骑马，无马步行。”

杨岐方会的嗣法弟子中以白云守端(1024—1072)最为著名，门庭极盛。守端的嗣法弟子中又以五祖法演(1024—1104)最有成就。法演为四川绵阳人，三十五岁方出家，先在成都研习佛典，后弃教习禅，得法于白云守端，“应机接物，孤峭径直”。由于他常住湖北

黄梅五祖山，故称“五祖法演”有“中兴临济”的美誉。门下弟子以“三佛”最为著名，即佛眼清远(1066—1120)、佛鉴德勤(1058—1117)、佛果克勤(1063—1135)。“三佛”中又以佛果克勤影响最大。从方会到法演，杨岐派辗转于江西、湖南、湖北一带活动，尽管势力不断扩大，但远不能与黄龙派相比，直到北宋末年从佛果克勤开始，杨岐派才兴盛起来，逐渐取代了黄龙派。佛果克勤(因宋高宗赐号“圆悟禅师”，故又称“圆悟克勤”)，非常重视研究佛教经论和禅宗语录，他对云门宗僧人雪窦重显(981—1053)《颂古百则》加以发挥、评唱，由其门人编辑成《碧岩集》(又曰“碧岩录”)十卷。此著把公案、颂文、经教三者结合起来，用通俗评唱直截了当地进行解说，容易为人们理解。又在夹注中或透机锋，评唱中时用机语，总的来说不失禅宗特色，创造了一种新的禅宗经典形式，在禅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出现标志着禅宗的发展进入了“注释”公案语录的新阶段，由此宋代“文字禅”发展到了顶峰，也在相当多的“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士大夫们中得到响应。始于宋初的禅宗史籍“灯录”的编撰从此也更为兴盛，至南宋临济宗杨岐派第八世(代)传人普济(1179—1253)就有了号称“公案之渊薮，禅学之大成”的《五灯会元》。

克勤的嗣法弟子中又以大慧宗杲(1089—1163)和虎丘绍隆最为著名，分别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两大派系，大慧宗杲起来反对乃师推波助澜的“文字禅”的思想，倡导所谓的看话禅(或曰话头禅)。他的看话禅正是在批判乃师的《碧岩集》以及曹洞宗僧人宏智正觉(1091—1157)的“默照禅”(参见“曹洞宗”前言)中建立起来的。鉴于其师佛果克勤的《碧岩集》流行，导致“文字禅”的泛滥成灾，禅宗机用遂成逢场作戏的语言戏法，宗杲毅然决然烧毁《碧岩集》的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预定目的未能达到。虽然如此，他对自己师长采取这样深恶痛绝的态度即使在极不看重权威的禅宗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宗杲的看话禅，即所谓的“看话头”、“参话头”，它与公案既有联系又不同于“文字禅”之解释公案。它所参究的“话头”只指公案中的一些典型的答话，并非公案全部，常参究的话头只有六七个，即“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狗子无佛性”、“一口吸尽西江水”、“东山水上行”之类以及云门“露”字（后两“话头”本事可参见“云门宗”所选“云门文偃禅师”）等。但宗杲看话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赵州从谂的“狗子无佛性”这一著名话头。他指出参话头的原则是把话头当作“活句”而不是当作“死句”读，他认为文字禅以文字颂古拈古参的是“死句”，认为文字禅妄图对公案作“知解”是悖于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旨精神的。他所理解的“活句”意思是说，这话头取自公案，不能离开公案，这公案毕竟是可理解的；但另一方面，这一话头是活句，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而参话头不具有解释性。他说“看话头”的关键是“疑”，即把话头“疑破”，“千疑万疑只是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万疑一时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如何“疑破”话头呢？他说：“常以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二事贴在鼻孔尖上，茶里饭里，静处闹处，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万贯钱债，无所从出，心胸烦闷，回避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当恁么时善恶路头，相次绝也。觉得如此则正好着力，只就这里看个话头。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曰：无。看时不用衡量，不用注解，不用要得分晓，不用问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不用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用向宗师说处领略，不用掉在无事匣里。但行住坐卧时时提撕：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无。提撕得熟，口议心思不及，方才里七上八下，如咬住铁橛，莫滋味时，切莫退志，得如此时，却是个好消息。”在宗杲看来从话头得悟成智，并非一次完成；即使勉强完成，也不会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时时看，事事看，贯穿在一切世事活动中。这样训练既久，能够促使认识上的突变，确立一种视天地、物我一如的思维模式（般若智慧），从而获得“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的自我自立，达到明心见性、心胸空明、自

心清净,“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内心自性不动”,以最终妙悟真如,彻见心源。实际上看话禅和“默照禅”的不同之处只在参禅方式,一者执著于“看个话头”,一者默默无言、只重打坐,它们都是要求最终心静的。不过,看话禅之具有猛烈泼辣的宗风,用以接引学人时重在“活泼泼地”点拨、引动。以拨开学人心性之门而放射智慧之光,在启悟学人到达顿悟时,常使学人有大汗淋漓或天崩地裂般的震撼之感,与默照禅相比,显得更为直捷贯通,似也更加积极。它是临济宗一贯泼辣的宗风的继承和发展。

大慧宗杲的弟子有佛照德光(1122—1203)等,他们活跃于南宋,但传数代即息。而宋以后,杨岐派的传承皆出自大慧宗杲同学、佛果克勤另一著名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一系。绍隆传天童昙华(1103—1163),昙华又传天童咸杰(? —1186),咸杰以后此系大盛。当临济宗黄龙派法脉断绝后,杨岐派恢复了临济宗的名称,作为中国禅宗的后世代表,一直传至今天。

以下入选为临济宗杨岐派七代传法中的8位重要禅师,原文均出自《五灯会元》杨岐派的专卷:第19、20两卷,其中从“杨岐方会禅师”至“虎丘绍隆禅师”选自卷19,“天童昙华禅师”以下选自卷20。

南岳下十一世
石霜圆禅师法嗣
杨岐方会禅师

袁州杨岐方会禅师[1]，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笔砚，系名征商课[2]，罪坐不职[3]，乃宵遁入瑞州九峰[4]，恍若旧游，眷不忍去，遂落发。每阅经，心融神会，能折节扣参老宿[5]。

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师皆佐之，总院事。依之虽久，然未有省发。每咨参，明曰："库司事繁，且去。"他日又问。明曰："监寺异时八孙遍天下在[6]，何用忙为？"

一日，明适出，雨忽作。师侦之小径，既见，遂扭住曰："这老汉今日须与我说。不说打你去。"明曰："监寺知是般事便休。"语未卒，师大悟，即拜于泥途。问曰："狭路相逢时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里去。"师归。

来日，具威仪，诣方丈礼谢。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师辄瞰其出，虽晚必击鼓集众。明遽还，怒曰："少丛林暮而升座，何从得此规绳[7]？"师曰："汾阳晚参也，何谓非规绳乎？"

一日，明上堂，师出问："幽鸟语喃喃，辞云入乱峰时如何？"明曰："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师曰："官不容针[8]，更借一问。"明便喝。师曰："好喝。"明又喝，师亦喝。明连喝两喝，师礼拜。明曰："此事是个人方能担荷。"师拂袖便行。明移兴化，师辞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次迁云盖。

受请日，拈法衣示众曰："会么？若也不会，今日无端走入水牯牛队里去也。还知么？筠阳九岫，萍实杨岐。"遂升座。时有僧出，师曰："渔翁未掷钩，跃鳞冲浪来。"僧便喝，师曰："不信道。"僧拊掌归众。师曰："消得龙王多少风？"

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曰："有马骑马，无马步行。"曰："少年长老，足有机筹。"师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问："如何是佛？"师曰："三脚驴子弄蹄行。"曰："莫只这便是么？"师曰："湖南长老。"乃曰："更有问话者么？试出来相见。杨岐今日性命，在汝

诸人手里，一任横拖倒拽。为什么如此？大丈夫儿，须是当众决择，莫背地里似水底按葫芦相似，当众引验，莫便面赤。有么，有么？出来决择看。如无，杨岐今日失利。”师便下座。

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个同参[9]。”师曰：“作么生是同参的事？”勤曰：“九峰牵黎，杨岐拽把。”师曰：“正恁么时，杨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拟议，师拓开曰：“将谓同参，元来不是。”僧问：“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极则[10]。佛祖双亡，犹是学人疑处。未审和尚如何为人？”师曰：“你只要勘破新长老。”曰：“恁么则旋斫生柴带叶烧。”师曰：“七九六十三。”问：“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师曰：“西天人不会唐言。”

上堂：“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大师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11]，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12]。若也不会，莫道杨岐山势险，前头更有最高峰。”

上堂：“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良久曰：“口只堪吃饭。”

上堂：“踏着秤锤硬似铁，哑人得梦向谁说？须弥顶上浪滔天，大洋海里遭火热。参！”

上堂：“杨岐一要，千圣同妙。布施大众，”拍禅床一下，云：“果然失照。参！”

上堂：“杨岐一句，急着眼觑，长连床上，拈匙把箸。”

上堂，拈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13]。”画一画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杂碎，作么生是诸人鼻孔？”良久，云：“剑为不平离宝匣，药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

上堂：“杨岐无旨的，种田博饭吃。说梦老瞿昙[14]，何处觅踪迹？”喝一喝，拍禅床一下。

上堂：“薄福住杨岐，年来气力衰。寒风凋败叶，犹喜故人归。啰啰哩[15]，拈上死柴头，且向无烟火。”

上堂：“杨岐乍住屋壁疏，满床尽布雪真珠。缩却项，噫嗟吁。”良久，曰：“翻忆古人树下居。”

上堂：“云盖是事不如[16]，说禅似吞粟蒲。若向此处会得，佛法天地悬殊。”

上堂，掷下拄杖曰：“释迦老子着跌，偷笑云盖乱说。虽然世界

坦平，也是将勤补拙。”

上堂：“释迦老子初生时，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时衲僧，尽皆打模画样，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盖不惜性命，亦为诸人打个样子。”遂曰：“阳气发时无硬地。”

示众：“一切智通无障碍。”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你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掷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摇动。会么？不见道，一切智智清净。”拍禅床曰：“三十年后，明眼人前，莫道杨岐龙头蛇尾。”

僧问：“拨云见日时如何？”师曰：“东方来者东方坐。”问：“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衲僧得一，堪作什么？”师曰：“钵盂口向天。”

慈明忌辰设斋，众才集，师于真前[17]，以两手捏拳安头上，以坐具画一画，打一圆相，便烧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师曰：“首座作么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师曰：“兔子吃牛奶。”第二座近前，打一圆相，便烧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师近前作听势，座拟议，师打一掌曰：“这漆桶也乱做。”

龙兴孜和尚迁化，僧至天下遗书。师问：“世尊入灭，椁示双趺[18]。和尚归真，有何相示？”僧无语。师捶胸曰：“苍天！苍天！”

室中问僧：“栗棘蓬你作么生吞？金刚圈你作么生透？”

一日，三人新到。师问：“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参头上座[19]，唤这个作什么？”曰：“坐具。”师曰：“真个那！”曰：“是。”师复曰：“唤作什么？”曰：“坐具。”师顾视左右曰：“参头却具眼。”问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为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这里，争敢出手？”师以手画一画，僧曰：“了。”师展两手，僧拟议。师曰：“了。”问第三人：“近离甚处？”曰：“南源。”师曰：“杨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吃茶。”

问僧：“败叶堆云，朝离何处？”曰：“观音。”师曰：“观音脚跟下一句作么生道？”曰：“适来相见了也。”师曰：“相见的事作么生？”僧无对。师曰：“第二上座代参头道看。”亦无对。师曰：“彼此相钝置。”

示众云：“春风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万物情动。你道脚踏实地一句，作么生道出来？向东涌西没处道看。直饶道得，也是梁山颂子。”示众云：“身心清净，诸境清净。诸境清净，身心清净。还

知杨岐老人落处么？河里失钱河里摝。”

示众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举步也千身弥勒，动用也随处释迦。文殊普贤总在这里。众中有不受人谩的，便道杨岐和麦粜面。然虽如是，布袋里盛锥子。”

示众云：“雪！雪！处处光辉明皎洁，黄河冻锁绝纤流，赫日光中须迸裂，须迸裂，那吒顶上吃蒺藜，金刚脚下流出血。”

皇祐改元[20]，示寂。塔于云盖。

【注释】

①袁州：今江西宜春。

②征商课：此指国家税务部门。课，原意为赋税，抽税。

③罪坐不职：因为不称职而获罪。罪，原文作“最”，依文义径改。

④遁入：潜逃到。

⑤扣参：拜见请教。

⑥监寺：寺院职事僧，总管全院杂务。

⑦规绳：法度，规矩。

⑧官不容针：“官不容针，私通车马”的省略形式，佛家使用此语，多指接引学人时，可以随机应物，灵活采用多种方便法门。

⑨同参：共同参禅者。

⑩极则：至极妙理。

⑪摩诃大般若：意为大智慧，是能够洞察事物真实相、超脱生死、到达彼岸的智慧。摩诃，大；般若，智慧。

⑫浪：空，徒然。

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佛教认为世上万事万物本非真实存在，并无差别和对立，此即彼，彼即此，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也没有本质区别。

⑭瞿昙：释迦牟尼佛的姓氏，常用来代指释迦牟尼佛。

⑮啰啰哩：用来调整节奏或补足音节的感叹词，带口语色彩。

⑯云盖：云盖山，代指方会禅师本人。云盖山位于湖南长沙之西，方会禅师晚年住此山。

⑰真：指石霜楚圆（即慈明）禅师的画像。

⑱椁示双趺：佛涅槃时，大弟子摩诃迦叶不在身边，待迦叶赶到，佛在金

棺里出示双足。椁:音 guǒ,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⑲参头:行脚参禅僧中的领头人,多由僧龄较长者担任。

⑳皇祐改元:即公元 1023 年。皇祐,宋仁宗年号(1023—1063)。

南岳下十二世
杨歧会禅师法嗣
白云守端禅师

舒州白云守端禅师,衡阳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禅师披削,往参杨歧。

歧一日忽问:"受业师为谁?"师曰:"茶陵郁和尚。"歧曰:"吾闻伊过桥遭颠有省,作偈甚奇,能记否?"师诵曰:"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歧笑而趋起,师愕然,通夕不寐。

黎明,咨询之,适岁暮,歧曰:"汝见昨日打殴傩者么?"曰:"见。"岐曰:"汝一筹不及渠。"师复骇曰:"意旨如何?"歧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师大悟。

巾侍久之,辞游庐阜。圆通讷禅师举住承天,声名籍甚。又逊居圆通,次徙法华龙门、兴化海会,所至众如云集。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镬汤无冷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水底按葫芦。"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鸟飞兔走。"问:"不求诸圣,不重己灵,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师曰:"死水不藏龙。"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赚杀你。"

到栖贤,上堂:"承天自开堂后,便安排些葛藤来山南东葛西葛,却为在归宗开先万杉打叠了也。今日到三峡会里,大似临嫁医瘿,卒着手脚不办。幸望大众不怪。伏惟珍重!"

上堂:"鸟有双翼,飞无远近。道出一隅,行无前后。你衲僧家,寻常拈匙放箸,尽道知有,及至上岭时,为什么却气息?不见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实，秘在形山。大众，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宝在什么处？"良久，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上堂："古者道，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圆通则不然，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上堂："江月照，松风吹，到这里还有漏网者么？"良外，曰："皇天无亲。"

上堂："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入鸟不乱行。大众这个是把缆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么生？"以手拍禅床曰："掀翻海岳求知己，拨乱乾坤见太平。"

上堂："忌口自然诸病灭，多情未免有时劳。贫居动便成违顺，落得清闲一味高。虽然如是，莫谓无心云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

示众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炉，真佛内里坐。大众！赵州老子十二剂骨头，八万四千毛孔，一时抛向诸人怀里了也。圆通今日路见不平，为古人出气。"以手拍禅床云："须知海岳归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示众云："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菩提座。大众！作么生说个随缘赴感的道理？只于一弹指间，尽大地含生根机，一时应得周足而未尝动着一毫头，便且唤作随缘赴感而常处此座。只如山僧，比者受法华请，相次与大众相别去。宿松县里开堂了，方归院去。且道还离此座也无？若道离，则世谛流布[1]。若道不离，作么生见得个不离的事？莫是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么？又莫是一切无心，一时自遍么？若恁么，正是掉棒打月，到这里直须悟始得，悟后更须遇人始得。

"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须遇人？若悟了遇人的，当垂手方便之时，着着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学者眼。若只悟得干萝卜头的，不准瞎却学者眼，兼自己动，便先自犯锋伤手。你看我杨岐先师问慈明师翁道：'幽鸟语喃喃，辞云人乱峰时如何？'答云：'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进云：'官不容针，更借一问。'师翁便喝，进云'好喝'。师翁又喝，先师亦喝。师翁乃连喝两喝，先师遂礼拜。大众须

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头与人相逢，却在千峰顶上握手。向千峰顶上相逢，却在十字街头握手。所以山僧尝有颂云：‘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行处我不行。不是为人难共聚，大都缁素要分明。’山僧此者临行，解开布袋头，一时撒在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错怪好！珍重！”

开堂示众云：“昔日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诃大迦叶。’次第流传，无令断绝，至于今日。大众！若是正法眼藏，释迦老子自无分，将个什么分付？将个什么流传？何谓如此？况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来，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种种施为，尽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开时，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罗万象，只在面前，不见有毫厘之相。此眼未开时，尽在诸人眼睛里。今日已开者，不在此限。有未开者，山僧不惜手，为诸人开此正法眼藏看！”乃举手，竖两指曰：“看！看！若见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说偈言：‘诸人法眼藏，千圣莫能当。为君通一线，光辉满大堂。须弥走入海，六月降严霜。法华虽恁道，无句得商量。’大众！既满口道了，为什么却无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两处看。”

上堂：“释迦老子有四弘誓愿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天上誓愿成。’法华亦有四弘誓愿：‘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爱风吹。’”

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时撞着铁壁相似，忽然一日觑得透后，方知自己便是铁壁。如今作么生透？”复曰：“铁壁，铁壁。”

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茎草上现琼搂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纵有琼搂玉殿，却被一茎草盖却。作么生得汗出去？自有一双穷相手，不曾容易舞三台。”

上堂：“安居之首，禁足为名。禁足之意，意在进道而护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护？何道而可进？唾一唾，唾破释迦老子面门。踏一步，踏断释迦老子背脊骨，犹是随群逐队汉，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无限风流慵卖弄，免教人指好郎君。”

上堂：“丝毫有趣皆能进，毕竟无归若可当。逐日退身行兴尽，忽然得见本爷娘。作么生是本爷娘？”乃云：“万福。”便下座。

示众云："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鸟树林，情与无情，今日尽向法华拄杖头上作大师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岳说个什么法门？南岳说：'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天台说：'临济下，三玄三要四料拣，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要会个中意，日午打三更[2]。'庐山出来道：'你两个正在葛藤窠里，不见道，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大众据此三个汉见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称，一个重八两，一个重半斤，一个不直半分钱。且道那个不直半分钱？"良久，云："但愿春风齐着力，一时吹入我门来。"卓拄杖，下座。

熙宁五年迁化[3]，寿四十八。

【注释】

①世谛：佛家称俗世间的真理为"世谛"。

②日午打三更：中午时候敲打午夜三更的锣号，是禅家奇特句，是驱除了区别对立妄心的禅悟境界。

③熙宁五年：公元1074年。

南岳下十三世
白云端禅师法嗣
五祖法演禅师

苏州五祖法演禅师，绵州邓氏子[1]。三十五始弃家，祝发受具。往成都，习《唯识》、《百法论》。洎谒圆照本禅师，古今因缘会尽，唯不会："僧问兴化：'四方八面来时如何？'化云：'打中间的。'僧作礼。化云：'我昨日赴个村斋，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却向古庙里避得过。'"请益本[2]。本云："此是临济下因缘，须是问他家儿孙始得。"

师遂谒浮山远禅师，请益前话。远云："我有个譬喻，说似你。你一似个三家村里卖柴汉子，把个扁担向十字街头，立地问人：'中书

今日商量什么事?'"师默许云:"若如此大故未在。"

远一日语师曰:"吾老矣,恐虚度子光阴,可往依白云。此老虽后生,吾未识面,但见其颂临济三顿棒话有过人处。必能了子大事。"师潸然礼辞。

至白云,遂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话,请问。云叱之,师领悟。献投机偈曰:"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云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几,云至,语师曰:"有数禅客自庐山来,皆有悟入处。教伊说,亦说得有来由。举因缘,问伊亦明得,教伊下语亦下得。只是未在。"师于是大疑,私自计曰:"既悟了,说亦说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参究累日,忽然省悟。从前宝惜,一时放下。走见白云,云为手舞足蹈,师亦一笑而已。师后曰:"吾因兹出一身白汗,便明下载清风。"

云一日示众曰:"古人道,如镜铸像,像成后镜在什么处?"众下语不契,举以问师。师近前问讯曰:"也不较多。"云笑曰:"须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开示方来。

初住四面,迁白云,晚居东山,僧问:"携笻领众,祖令当行,坐断要津,师意如何?"师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曰:"四面无门山岳秀,今朝且得主人归。"师曰:"你道路头在什么处?"曰:"为什么对面不相识?"师曰:"且喜到来。"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人贫智短,马瘦毛长。"问:"如何是白云为人亲切处?"师曰:"捩转鼻孔。"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不知痛痒汉。"

问:"达磨面壁,意旨如何?"师曰:"计较未成。"曰:"二祖立雪时如何?"师曰:"将错就错。"曰:"只如断臂安心,又作么生?"师曰:"炀帝开汴河。"问:"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师曰:"快走始得。"问:"如何是临济下事?"师曰:"五逆闻雷。"曰:"如何是云门下事?"师曰:"红旗闪烁。"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师曰:"驰书不到家。"曰:"如何是沩仰下事?"师曰:"断碑横古路。"僧礼拜。师曰:"何不问法眼下事?"曰:"留与和尚。"师曰:"巡人犯夜。"

问:"如何是白云一滴水?"师曰:"打碓打磨。"曰:"饮者如何?"师曰:"教你无着处。"问:"天下人舌头,尽被白云坐断。白云舌头,什么人坐断?"师曰:"东村王大翁。"师乃曰:"适来思量得一则因

缘，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记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无异土。咄！”

上堂：“幸然无一事。行脚要参禅，却被禅相恼，不透祖师关。如何是祖师关？把火入牛栏。”

上堂：“恁么恁么，虾跳不出斗。不恁么不恁么，弄巧成拙。软似铁，硬如泥，金刚眼睛十二两。衲僧手里秤头低，有价数，没商量。无鼻孔的将什么闻香？”

上堂：“难难几何般，易易没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从此得。过夜四重关了，泗洲人见大圣。参！”

上堂：“若要七纵八横，见老和尚打鼓升堂。七十三，八十四，将拄杖蓦口便筑。然虽如是，拈却门前下马台，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乐。”僧问：“承师有言，山前一片闲田地，只如威音王已前，未审什么人为主？”师曰：“问取写契书人。”曰：“和尚为什请人来答？”师曰：“只为你教别人问。”曰：“与和尚平出去也。”师曰：“大远在。”

问：“如何是佛？”师曰：“口是祸门。”又曰：“肥从口入。”问：“一代时教是个切脚，未审切那个字？”师曰：“钵啰娘。”曰：“学人只问一字，为什么却答许多？”师曰：“七字八字。”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铁旗铁鼓。”曰：“只有这个，为复别有？”师曰：“采石渡头看！”

曰：“忽遇客来，将何祇待？”师曰：“龙肝凤髓，且待别待。”曰：“客是主，人相师。”师曰：“谢供养。”

问：“如何是先照后用？”师曰：“王言如丝。”曰：“如何是先用后照？”师曰：“其出如纶”。曰：“如何是照用同时？”师曰：“举起轩辕鉴，蚩尤顿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时？”师曰：“金将火试。”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后如何？”师曰：“小憨不如大憨。”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头上带累垂。”曰：“见后如何？”师曰：“青布遮前。”曰：“未见时为什么百鸟衔花献？”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曰：“见后为什么不衔花献？”师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问：“如何是佛？”师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师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师曰：“钓鱼船上谢三郎。”

问："四面天门山岳秀，个中时节若为分？"曰："东君知子细[3]，遍地发萌芽。"曰："春去秋来，事宛然也。"师曰："才方搓弹子，便要捏金刚。"

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即秃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哑却我口。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四面有时拟为你吞却，只被当门齿碍，拟为你吐却，又为咽喉小。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乃曰："四面自来柳下惠。"

上堂："结夏无可供养[4]，作一家燕，管顾诸人。"遂抬手曰："啰逻招，啰逻摇，啰逻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

上堂："白云不会说禅，三门开向两边，有人动着关捩，两片东扇西扇。"

上堂："一向恁么去，路绝人稀。一向恁么来，孤负先圣。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设使与白云同生同死，亦未称平生，何也？凤凰不是凡间物，不得梧桐誓不栖。"

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讴歌，渔人鼓舞。笙簧聒地，鸟语呢喃。红粉佳人，风流公子。一一为汝诸人发上上机，开正法眼。若向这里荐得，金色头陀无容身处。若也不会，吃粥吃饭，许你七穿八穴。"

上堂："此个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诸人出气。"

上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也胜猫儿十万倍。"

上堂："太平汩沌汉[5]，事事尽经遍。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赞叹。且道赞叹个什么？好个汩沌汉！"

上堂："汝等诸人，见老和尚鼓动唇吻，竖起拂子，便作胜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动尾巴，却将作等闲。殊不知檐声不断前旬雨，电影还连后夜雷。谢监收。"

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须是○，欲得成此○，先须防于○。若是真○人，○○。"

上堂："有佛处不得住，换却你心肝五脏。无佛处急走过，雁过留声。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出门便错，恁么则不去也，种粟却吃豆。摘杨华，摘杨华，不觉日又夜，争教人少年？"

上堂："悟了同未悟，归家寻旧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脱空，两岁学移步。湛水生莲花，一年生一度。"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曰："高空有月千门照，大道无人独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少妇棹孤舟，歌声逐水流。"

小参[6]，举："德山云，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众中举者甚多，会者不少。且道向什处见德山？有不顾性命者，试出来道看。若无，山僧为大众与德山老人相见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话也不问，棒也不吃。你道还契他德山老人么？到这里，须是个汉始得。况某甲十有余年，海上参寻，见数人尊宿，自为了当。及到浮山会里，直是开口不得。后到白云门下，咬破一个铁酸馅[7]，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馅子一句作么生道？"乃曰："花发鸡冠媚早秋，谁人能染柴丝头？有时风动频相倚，似向阶前斗不休。"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见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见端严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行坐，青黄赤白，一一见了。子细看时，元来青布幔里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问：'长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问什么姓？'大众！山僧被他一问，直得无言可对，无理可伸。还有人为山僧道得么？昨日那里落节，今日这里拔本。"

上堂："说佛说法，拈槌竖拂，白云万里，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白云万里，然后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也则白云万里。忽有个汉出来道：'长老你恁么道，也则白云万里。'这个说话，唤作矮子看戏，随人上下。三十年后，一场好笑。且道笑个什么？笑白云万里。"

示众云："祖师道：'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达磨大师信脚来，信口道。后代儿孙，多成计较。要会开花结果处么？郑州梨，青州枣，万物无过出处好。"

示众云："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众生，并为增语。"或有人出来道："盘山老鄽。"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开早，争得黄莺下柳条。"若更问道："五祖老鄽！"自云："诺，惺惺着。"

示众云："十方诸佛，六代祖师，天下善知识，皆同这个舌头。若识得这个舌头始解大脱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丛林是佛。若也未识得这个舌头，只成小脱空，自漫去。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五祖恁么说话，还有实头处也无？"自云："有。如何是实头处？归堂吃茶去。"

示众云："每日起来拄却临济棒，吹云门曲，应赵州拍，担仰山锹，驱沩山牛，耕白云田。七八年来，渐成家活。更告诸公，每人出一只手，相共扶助。唱村田乐，粗羹淡饭，且恁么过。何也？但愿今年蚕麦熟，罗睺罗儿与一文。"

示众，举："德山和尚因僧问：'从上诸圣，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雪峰从此有省。后有僧问雪峰云：'和尚见德山，得个什么便休去？'峰云：'我当时空手去，空手归。'白云今日说问透未过者，有个人从东京来，问伊什么处？他却道苏州来。问伊苏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寻常。虽然如是，谩白云不过。何故？只为语音各别，毕竟如何？苏州菱，邵伯藕。"

示众："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无为无事人，声色如聋瞽。且道如何即是？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忽有个出来道：'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恁么不恁么总得。'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

小参，举："陆亘大夫问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拟镌作佛，得么？'云：'得'。陆曰：'莫不得么？'云：'不得。'大众！夫为善知识，须明决择。为什么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还知南泉落处么？白云不惜眉毛，与汝注破。得又是谁道来，不得又是谁道来？汝若更不会，老僧今夜为汝作个样子。"

乃举手曰："将三界二十八天作个佛头，金轮水际作个佛脚，四大洲作个佛身。虽然作此佛儿子了，汝诸人又却在那里安身立命？大众还会也未？老僧作第二个样子去也。将东弗于逮作一个佛[8]，南赡部洲作一个佛，西瞿耶尼作一个佛，北郁单越作一个佛。草木丛林是佛，蠢动含灵是佛。既恁么，又唤什么作众生？还会也未？不如东弗于逮还他东弗于逮，南赡部洲还他南赡部洲，西瞿耶尼还他西瞿耶尼，北郁单越还他北郁单越，草木丛林还他草木丛林，蠢动

含灵还他蠢动含灵。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既恁么，汝又唤什么作佛？还会么？”忽有个汉出来道：“白云休寐语。”大众记取这一转。

“三佛”侍师于一亭上夜话，及归灯已灭。师于暗中曰：“各人下一转语。”佛鉴曰[9]：“彩凤舞丹霄。”佛眼曰[10]：“铁蛇横古路。”佛果曰[11]：“看脚下。”师曰：“灭吾宗者，乃克勤尔。”

崇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2]，上堂，辞众曰：“赵州和尚有末后句，你作么生会？试出来道看。若会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这好事作么说？”良久，曰：“说即说了，也只是诸人不知。要会么？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珍重！”

时山门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复来矣。”归丈室净发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陨，四十里内岩谷震吼，阇维设利如雨，塔于东山之南。

【注释】

①绵州：今四川绵阳。

②请益：请教。

③东君：春天之神。

④结夏：“安居”（“坐夏”）开始称为结夏，据中国佛教习俗，从阴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禁止僧尼外出，应在寺院内坐禅学法，称为“安居”。

⑤汨沌汉：俗语，犹言糊涂旦。汨沌，原文作“漏淳”，今从简径改。

⑥小参：禅寺中规定时间以外的参问、说法。

⑦铁酸馅：面饼、馒头中又硬又酸的馅子，比喻超越言句义理，极难参究的禅家机语。

⑧东弗于逮：与下文“南赡部洲”、“西瞿耶尼”、“北郁单越”同为佛经中所说的四大洲。

⑨佛鉴：禅僧慧勤的号。

⑩佛眼：禅僧清远的号。

⑪佛果：禅僧克勤的号。

⑫崇宁三年：公元 1104 年。崇宁，宋徽宗所用一年号（1102—1106）。

南岳下十四世
五祖演禅师法嗣
昭觉克勤禅师

成都府昭觉克勤佛果禅师[1]，彭州骆氏子[2]，世宗儒。师儿时日记千言，偶游妙寂寺，见佛书，三复怅然，如获旧物，曰："予殆过去沙门也。"即去家，依自省祝发。从文照通讲说，又从敏行授《楞严》。俄得病，濒死，叹曰："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遂弃去。

至真觉胜禅师之席，胜方创臂出血，指示师曰："此曹溪一滴也[3]。"师爨然[4]，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谒玉泉皓，次依金鉴信、大沩喆、黄龙心、东林度，佥指为法器[5]，而晦堂称"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最后见五祖，尽其机用，祖皆不诺。乃谓"祖强移换人"，出不逊语，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

师到金山，染伤寒困极，以平日见处试之，无得力者。追绎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间，即归五祖。"病痊寻归，祖一见而喜，令即参堂，便入侍者寮。

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远蜀[6]，诣祖问道。祖曰："提刑少年[7]，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

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只认得声。"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为什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觑！"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

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8]，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由此，所至堆为上首。

崇宁中还里省亲，四众迓拜。政和间谢事[9]，复出峡南游。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师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一二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天风而匝匝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师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师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愠。

师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10]。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11]？"公乃首肯。

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师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师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减，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减，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12]。如何是佛？麻三斤[13]。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于是公以师礼居碧岩。

复徙道林。枢密邓公子常奏赐紫服师号，诏住金陵蒋山，学者无地以容。敕补天宁万寿。上召见，褒宠甚渥。建炎初，又迁金山。适驾幸维阳，入对，赐"圆悟禅师"，改云居。

僧问："云门道，须弥山，意旨如何？"师曰："推不向前，约不退后。"曰："未审还有过也无？"师曰："坐却舌头。"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这个是境，那个是法？"师曰："却被阇黎夺却枪。"

问："古人道，椰栗横担不顾人[14]，直入千峰万峰去。未审那个是他住处？"师曰："腾蛇缠足，露布绕身。"曰："朝看云片片，暮听水潺潺。"师曰："却须截断始得。"曰："此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师曰："高着眼。"问："狼抱子归青嶂后，鸟衔花落碧岩前。此是和尚旧时安身立命处，如何是道林境？"师曰："寺门离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僧宝人人沧海珠。"曰："此是杜工部的，作么生是和尚的？"师曰："且莫乱道。"

曰："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曰："山僧有眼不曾见。"曰："如何

是夺境不夺人?"师曰:"阇黎问得自然亲。"曰:"如何是人境俱夺?"师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曰:"放"。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如何得透脱?"师曰:"倚天长剑逼人寒。"曰:"只如树倒藤枯,沩山为什么呵呵大笑?"师曰:"爱他的,著他的。"

曰:"忽被学人掀倒禅床,拗折拄杖,又作个什么伎俩?"师曰:"也是贼过后张弓。"问:"明历历,露堂堂,因什么乾坤收不得?"师曰:"金刚手里八棱棒。"曰:"忽然一唤便回,还当得活也无?"师曰:"鹞子目连无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师曰:"放下云头。"曰:"忽遇其中人时如何?"师曰:"骑佛殿出山门。"曰:"万象不来渠独语,教谁招手上高峰?"师曰:"错下名言。"

上堂:"通身是眼见不及,通身是耳闻不彻,通身是心鉴不出。直饶尽大地明得,天丝毫透漏,犹在半途。据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纵横挂,一亘晴空万古春。"

上堂:"山头鼓浪,井底扬尘。眼听似霹雷霆,耳观如张锦绣。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天妙身,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苟能千眼顿开,直是十方坐断,且超然独脱一句,作么生道?试玉须经火,求珠不离泥。"

上堂:"本来无形段,那复有唇嘴。特地广称扬,替他说道理。且道他是阿谁?"

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后,俊鹘趁不及。正当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当处可以含吐十虚。进一步,超越不可说香水海;退一步,坐断千里万里白云。不进不退,莫道阇黎,老僧也无开口处。"举拂子曰:"正当恁么时如何?有时拈在千峰上,划断秋云不放高。"

上堂:"十方同聚会,本来身不昧。个个学无为,顶上用钳锥。此是选佛场,深广莫能量。心空及第归,利剑不如锥。庞居士舌拄梵天[15],口包四海,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甚是奇特。虽然如此,要且不曾动着向上关。且如何是向上关?铸印筑高坛。"

上堂:"有句无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树,银山铁壁。及至树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饶收拾得来,已是千里万里。只如未有

恁么消息时如何，还透得么？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上堂：“第一句荐得，祖师亡命。第二句荐得，人天胆落。第三句荐得，虎口横身。不是循途宋辙，亦非革辙移途。透得则六臂三头，未透亦人间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么生道？生涯只在丝纶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众云：“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所以道，有时句到意不到，有时意到句不到。句能划意，意能划句，意句交驰，衲僧巴鼻[16]。若能恁么转去，青天也须吃棒。且道凭个什么？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

示众云：“万仞崖头撒手，要须其人，千钧之弩发机，岂为鼷鼠？云门睦州，当面蹉过。德山临济，诳谑闾阎。自余立境立机，作窠作窟，故是灭胡种族。且独脱一句作么生道？万缘迁变浑闲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绍兴五年八月己酉[17]，示微恙，趺坐书偈遗众，投笔而逝。荼毗舌齿不坏，设利五色无数。塔于昭觉寺之侧，谥真觉禅师。

【注释】

①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

②彭州：治今四川彭县西。

③曹溪一滴：喻指禅宗（南宗）禅法。曹溪，即曹溪山（今广东韶关境内），禅宗“六祖”慧能住地。

④矍然：惊惶四顾的样子。

⑤佥：都。

⑥解印：辞官。

⑦提刑：提点刑狱官的简称。

⑧金鸭：铜制的鸭形香炉。

⑨政和：宋徽宗所用一年号，时在公元1111—1118年。

⑩半提：没有超越言句义理的禅机施设。

⑪全提：完全彻底的提示，这是超越言句义理的，直指人心的禅机施设。

⑫如何是佛？干屎橛：著名“公案”，乃晚唐五代文偃禅师机语。这一问答，既显示云门宗“截断众流”（截断学人语路）的机用，也体现了禅家呵佛骂祖的

作用。

⑬如何是佛？麻三斤：著名公案，洞山良价禅师机语，这是用无义句截断学人语路的典型施设。

⑭椰栗横担：指僧人行脚，椰栗，指禅僧所用拄杖，此可用于禅僧外出行脚时挑行李。

⑮庞居士：即唐代居士庞蕴。又称庞翁，躬耕襄阳鹿门山下，机辨迅捷，时为诸方瞩目。

⑯衲僧巴鼻：指禅家道法、机锋。

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

南岳下十五世
昭觉勤禅师法嗣
径山宗杲禅师

临安府径山宗杲大慧普觉禅师，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气。年十二入乡校，一日因与同窗戏，以砚投之，误中先生帽，偿金而归，曰："大丈夫读世间书，曷若究出世法？"即诣东山慧云院事慧齐。年十七，雉发具毗尼[1]。

偶阅古《云门录》，恍若旧习。往依广教瑫禅师，弃游四方。从曹洞诸老宿，既得其说，去登宝峰，谒湛堂难禅师。堂一见异之，俾侍巾裓[2]，指以入道捷径，师横机天所让。堂诃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识领解，则为所知障。"堂疾革，嘱师曰："吾去后，当见川勤，必能尽子机用。"堂卒，师趋谒无尽居士，求堂塔铭。无尽门庭高，少许可，与师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师庵曰妙喜。洎后再谒，且嘱令见圆悟。

师至天宁，一日闻悟升堂，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门曰：'东山水上行。'若是天宁即不然。忽有人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只向他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于言下忽然前后际断，虽然动相不生，却坐在净裸裸处。悟谓曰："也不易，你得

到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为大病。不见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须信有这个道理。”遂令居择木堂，为不厘务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

悟每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问之，师才开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经半载，遂问悟曰：“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不知五祖道什么？”悟笑而不答。师曰：“和尚当时须对众问，如今说亦无妨。”悟不得已，谓曰：“我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又问：‘树倒藤枯时如何？’祖曰：‘相随来也。’”师当下释然，曰：“我会也。”悟遂举数因缘法之，师酬对无滞。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临济正宗记》付之，俾掌记室。

未几，令分坐，室中握竹篦以验学者，丛林浩然归重，名振京师。右丞相吕公舜徒奏赐紫衣、“佛日”之号。会女真之变，其酋欲取禅僧十数人，师在选。得免，趋吴虎丘度夏。因阅《华严》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洞晓向所请问湛堂殃崛摩罗持钵至产妇家因缘。

时圆悟诏住云居，师往省觐，至山次日即请为第一座。时会中多龙象，以圆悟久虚座元，俟师之来，颇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觉元禅师出众问云：“眉间挂剑时如何？”师曰：“血溅梵天。”圆悟于座下，以手约云：“住！住！问得极好，答得更奇。”元乃归众，丛林由是改观。圆悟归蜀，师于云居山后古云门旧址，创庵以居，学者云集，久之入闽，结茅于长乐洋屿，从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云门庵，后应张丞相、魏公浚径山之命。

开堂日，僧问：“人天普集，选佛场开，祖令当行，如何举唱？”师云：“钝鸟逆风飞。”曰：“遍界且无寻觅处，分明一点座中圆。”师曰：“人间天水不朝东。”复有僧竞出，师约住云：“假使大地尽末为尘，一一尘有一一口，一一口具无碍广长舌相，一一舌相出无量差别音声，一一音声发无量差别言词，一一言词有无量差别妙义，如上尘数，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声，如是言词，如是妙义，同时致百千问难，问问各别，不消长老咳嗽一声，一时答了。乘时于其中间，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一一佛事周遍法界，所谓一毛现神变，一切佛同说经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便恁么去闹热门庭即得，正眼

观来正是业识茫茫，无本可据，祖师门下一点也用不着。况复勾章棘句，展弄词峰，非唯埋没从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毛系念，三涂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圣恁么告报，如国家兵器岂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无这个消息。山僧今日如斯举唱，大似无梦说梦、好肉剜疮，检点将来，合吃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么？若有，堪报不报之恩，共助无为之化。如无，倒行此令去也。”聻拈拄杖云：“横按镆铘全正令，太平寰宇斩痴顽。”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

道法之盛，冠于一时。众二千余，皆诸方俊。

侍郎张公九成，亦从之游，洒然契悟。一日，因议及朝政，与师连祸，绍兴辛酉五月[3]，毁衣牒，屏居衡阳，乃裒先德机语[4]，间与拈提，离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阳。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返。明年春，复僧伽犁[5]，四方虚席以邀，率不就。后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径山。道俗欣慕如初。

孝宗皇帝为普安郡王时，遣内都监入山谒师，师作偈为献。及在建邸复遣内知客诣山，供五百应真[6]，请师说法，祝延圣寿。新书“妙喜庵”三字，并制赞宠寄之。

上堂：“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若至，其理自彰。”举起拂子曰：“还见么？”击禅床曰：“还闻么？闻见分明，是个什么？若向这里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时报足。其或未然，径山打葛藤去也。”复举起拂子曰：“看！看！无量寿世尊在径山拂子头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说，不可说，又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转大法轮，作无量无边广大佛事。其中若凡若圣，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无情，遇斯光者，皆获无上正觉菩提。所以诸佛于此得之，具一切种智；诸大菩萨于此得之，成就诸波罗蜜；辟支独觉于此得之[7]，出无佛世，现神通光明；诸声闻乘洎夜来迎请五百阿罗汉，于此得之，得人解脱，具六神通。天人于此得之[8]，增长十善；修罗于此得之[9]，除其骄慢；地狱于此得之，顿超十地；饿鬼傍生及四生九类一切有情，于此得之，随其根性各得受用。无量寿世尊放大光明，作诸佛事已竟，然后以四大海水灌弥勒世尊顶，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当于补处

作大佛事。无量寿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这里还有知恩报恩者么？若有，出来与径山相见，为汝证明。如无，听取一颂：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凭此口与舌头，祝吾君寿无间歇。亿万斯年注福源，如海汪漾永不竭。师子窟内产狻猊[10]，鸑鷟定出丹山穴[11]。为瑞为祥遍九垓，草木昆虫尽欢悦。稽首不可思议事，喻若众星拱明月。故今宣畅妙伽陀，第一义中真实说。”

上堂：“祖师道：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12]，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师，却作座主见解，径山即不然，眼不自见，刀不自割，吃饭济饥，饮水定渴。临济、德山特地迷，枉费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汉，如何止遏？”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临济喝，今日为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阔，休向粪埽堆上更添搽撮。换却骨，洗却肠，径山退身三步，许你诸人商量。且道作么生商量？”掷下拄杖，喝一喝曰：“红粉易成端正女，无钱难作好儿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双径椎锣打鼓。要识祖意西来，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久雨不曾晴，豁开天地清。祖师门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举圆通秀禅师示众曰：“少林九年冷坐，刚被神光觑破。如今玉石难分，只得麻缠纸里。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若是明眼人，何须重说破？径山今日不免狗尾续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话堕[13]，可惜当时放过。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长年打坐。这一个，那一个，更一个，虽然苦口叮咛，却似树头风过。”

结夏，上堂：“文殊三处安居，志公不是闲和尚。迦叶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见鬼。且道径山门下，今日事作么生？”下座后，大家触礼三拜。

上堂，僧问：“有么有么？”庵主竖起拳头，还端的也无？”师便下座，归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铁，骄梵钵提咬着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须弥灯王痛不彻。”

上堂："才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这个不迁。"掷拄杖曰："一众耳闻目睹。"

圆悟禅师忌，师拈香曰："这个尊慈平昔强项，气压诸方，逞过头的颟顸，用格外的笼统。自言我以木槌子换天下人眼睛[14]，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将断贯索穿却鼻孔[15]。索头既在径山手里，要教伊生也由径山，要教伊死也由径山。且道以何为验？"遂烧香曰："此此为验。"

僧问："达磨西来，将何传授？"师曰："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16]。曰："如何是粗入细？"师曰："香水海里一毛孔。"曰："如何是细入粗？"师曰："一毛孔里香水海。"

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火不待日而热。"曰："磨后如何？"师曰："风不待月而凉。"曰："磨与未磨时如何？"师曰："交。"

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么生？"师曰："钉钉胶粘。"问："一法若有，毗庐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请师速道。"师曰："脱壳乌龟飞上天。"问："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师曰："梦里惺惺。"

问："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也无？前百丈曰'不落因果'，为什么堕野狐身？"师曰："逢人但恁么举。"曰："只如后百丈道'不昧因果'，为什么脱野狐身？"师曰："逢人但恁么举。"曰："或有人问径山：'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也无？'未审和尚向他道什么？"师曰："向你道，逢人但恁么举。"问："明英来时如何？"师曰："头大尾颠纤。"曰："暗头来时如何？"师曰："野马嘶风蹄拨刺。"曰："明日大悲院里有斋，又作么生？"师曰："雪峰道的。"问："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时如何？"师曰："亲言出亲口。"曰："未审如何受持？"师曰："但恁么受持，决不相赚。"问："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时如何？"师曰："五味馋秤锥。"问："心佛俱忘时如何？"师曰："卖扇老婆手遮日。"

问："教中道，尘尘说，刹刹说[17]，无间歇，未审以何为古？"师拍禅床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说说，迦叶不闻闻也。"师拍禅床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虚行。"师曰："识什好恶？"

师室中问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么生会？"僧曰："领。"师曰："领你屋里七代先灵。"僧便喝，师曰："适来领，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么事？"僧无语。师打出。

僧请益夹山境，话声未绝，师便喝，僧茫然。师曰："你问什么？"僧拟举，师连打，喝出。师才见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师曰："没量大人，被语脉里转却。"次一僧入，师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师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觅个什么？"便打出。复一僧入曰："适来两僧不会和尚意。"师低头嘘一声，僧罔措。师打曰："却是你会老僧意？"

问僧："我前日有一问在你处，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什么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师曰："道什么？"僧曰："不是，不是。"师连打两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举竹篦问僧曰："唤作竹篦则触[18]，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下语，不得无语，速道！速道！"僧曰："请和尚放下竹篦，即与和尚道。"师放下竹篦，僧拂袖便出。师曰："侍者认取这僧著。"又举问僧，僧曰："瓮里怕走却鳖那！"师下禅床擒住，曰："此是谁语？速道！"僧曰："实不敢谩昧老师，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么道。"师连打数棒，曰："分明举似诸方。"

师年迈求解，辛巳春[19]，得旨退居明月堂。隆兴改元[20]，一夕，星殒于寺西，流光赫然。寻示微恙，八月七日，学徒问安，师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亲书遗奏，又贻书辞紫岩居士。侍僧了贤请偈，复大书曰："生也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什么热大？"掷笔委然而逝。寿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诏以明月堂为妙喜庵，谥日普觉，塔名宝光。淳熙初[21]，赐其全录八十卷，随大藏流行。

【注释】

①薙发：剃发。毗尼：梵语，佛教各种戒律的统称。

②褡：音 gé，此指僧衣。

③绍兴辛酉：即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年。

④裒：音 póu，聚集。

⑤僧伽犁：袈裟。

⑥应真：佛家阿罗汉的别称。以为其能上应乎真道，故名。

⑦辟支：未逢佛而独自觉悟的圣者。

⑧天人：天界的有情。

⑨修罗：鬼怪。

⑩狻猊：音 suān ní，古兽名，即狮子。

⑪鹔鹴：音 yuè zhuó，古鸟名，此指凤凰。

⑫能：一种状态。

⑬老胡：指菩提达摩。

⑭木槵子：树名，其果实可作佛僧之念珠，故“木槵子”亦指念珠。槵：音 huàn。

⑮鼻孔：喻指参禅关健之处，禅悟之门径。

⑯野狐精见解：禅家指斥旁门歪道之语。

⑰尘尘、刹刹：指所有国土，一切世界。

⑱触：抵触，违背。

⑲辛巳：指绍兴三十一年，公元 1161 年。

⑳隆兴改元：公元 1163 年。隆兴，宋孝宗一年号(1163—1164)。

㉑淳熙：宗孝宗又一年号(1174—1189)。

虎丘绍隆禅师

平江府虎丘绍隆禅师[①]，和之含山人也[②]。九岁谢亲，居佛慧院。愈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谒长节信禅师，得其大略。有传圆悟语至者，师读之，叹曰：“想醋生液，虽未浇肠沃胃，要且使人庆快。第恨未聆声咳耳。”遂由宝峰依湛堂，客黄龙叩死心禅师。次谒圆悟。

一日入室，悟问曰：“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举拳曰：“还见么？”师曰：“见。”悟曰：“头上安头[③]。”师闻说，脱然契证[④]。悟叱曰：“见个什么？”师曰：“竹密不妨流水过。”悟肯

之。寻俾掌藏教[5]。

有问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为哉！"悟曰："瞌睡虎耳。"后归邑，住城西开圣。建炎之扰，乃结市铜峰之下。

上堂曰："凡有展托，尽落今时。不展不托，堕坑落堑。直饶风吹不入，水洒不著，捡点将来，自救不了。岂不见道，直似寒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指拄杖，画一画云："画断古人多年葛藤，点石头不觉拊掌大笑。且道笑个什么？脑后见腮，莫与往来。"

上堂："目前无法，万象森然。竟在目前，突出难辨。不是目前法，触处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离见闻觉知。虽然如是，也须踏著他向上关捩子始得。所以道，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佛祖不安排，至今无处所。如是则不劳敛念，楼阁门开。寸步不移，百城俱到。"擘拈拄杖，画一画云："路逢死蛇莫打杀，无底篮子盛将归。"

上堂："摩竭陀国，亲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僧问："为国开堂一句作么生道？"师曰："一愿皇帝万寿，一愿重臣千秋。"曰："只如生佛未兴时，一著落在什么处？"师曰："吾常于此切。"曰："官不容针，更借一问如何？"师曰："踞虎头，收虎尾。"曰："中间事作么生？"师曰："草绳自缚汉。"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师曰："几行岩下路，少见白头人。"

问："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师曰："理长即就。"曰："只如六根不具的人，还禁得也无？"师曰："穿过鼻孔。"曰："学人今日，小出大过。"师曰："降将不斩。"曰："恁么则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师曰："停囚长智。"

问："雪峰道：'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未审此意如何？"师曰："一亩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师再垂指示。"师曰："海口难宣。"

问："如何是大道真源？"师曰："和泥合水。"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截断草鞋根。"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蛇头生角。"问："古人到这里，因什么不肯住？"师曰："老僧也恁么。"曰："忽然一刀两断时如何？"师曰："平地神仙。"问："万机休罢，千圣不携时如何？"师曰："未足观光。"曰："还有奇特事也无？"师曰："独坐

大雄峰。”

绍兴丙辰⑥，示微疾而逝。塔全躯于寺之西南隅。

【注释】

①平江府：今江苏苏州。

②和：指和州，今属安徽。

③头上安头：喻多余，累赘。

④脱然：超脱，通达的样子。

⑤藏教：佛寺中的经典书籍。藏主即寺院中主管佛经图书的人。

⑥绍兴丙辰：绍兴为宋高宋年号(1127—1162)，绍兴元年为辛亥年，故绍兴丙辰为绍兴六年，即公元 1132 年。

南岳下十六世
虎丘隆禅师法嗣
天童昙华禅师

明州天童应庵昙华禅师，蕲州江氏子①。生而奇杰，年十七岁，于东禅去发，首依水南遂禅师，染指法味②。因遍历江湖，与诸老激扬，无不帮者。至云居礼圆悟，悟一见，痛与提策。及入蜀，指见彰教，教移虎丘，师侍行。未半载，顿明大事。去谒此庵，分座连云，开法妙严。后迁诸巨刹。住归宗日，大慧在梅阳，有僧传师垂示语句，慧见之，极口称叹，后以偈寄曰：“坐断金刚第一峰，千妖百怪尽潜踪。年来又得真消息，极道杨歧正脉通。”其归重如此。

上堂：“九年面壁，坏却东土儿孙。只履西归，钝置黄面老子。”以拄杖画一画，曰：“石牛拦古路，一马生三寅。”

上堂：“德章老瞎秃，从来没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点，唱巴歌，无端惊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

上堂：“临济在黄檗处三度吃棒的意旨，你诸人还觑得透也未？

直饶一咬便断，也夫是大丈夫汉。三世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将什么吃饭？”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长船高。十五日已后，泥多佛大。正当十五日，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悉皆欢喜。谓言打这一棒，不妨应时应节报恩，不觉通身踊跃。”遂作诗一首，举似大众：“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却两边翼，恰似一杖大枚钉。”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吃粥饭阿谁不会？不作一句商量，屎坑里虫子笑杀阇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弥天，贬向二铁围山，且道荐福还有过也无？”卓拄杖曰：“迟一刻。”

上堂：“明不见暗，暗不见明。明暗双忘，无异流俗阿师。野干鸣，师子吼。师子吼，野干鸣。三家村里臭胡狲，价增十倍。骊龙颔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处得来？三十年后，换手捶胸，未是苦在。”

上堂：“饭箩边，漆桶里，相唾饶你泼水，相骂饶你接嘴。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蟠蛇五百年一次开花。鹤勒那咬定牙关，朱顶王呵呵大笑。归宗五十年前有一则公案，今日举似诸人，且道是什么公案？王节级，失却贴。”

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从朝至暮，啾啾唧唧。说黄道黑，不知那里是二时。”

上堂：“吃粥吃饭，不觉嚼破舌头。血溅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余。玉皇大帝恶发，追东海龙王，向金轮峰顶鞠勘。顷刻之间，追汝诸人作证见也。且各请依实供通，切忌回避。倘若不实，丧汝性命。”

上堂：“赵州吃茶，我也怕他。若非债主，便是冤家。倚墙靠壁成群队，不知谁解辨龙蛇？”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义，万仞崖头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团铁，虚空背上白毛生。直饶拈却膻脂帽子[3]，脱却鹘泉布衫，向报恩门下正好吃棒。何故？半夜起来屈膝坐，毛头星现衲僧前。”

上堂：“三世诸佛，眼里无筋。六代祖师，皮下无血。明果咬定牙关跨跳，也出他圈栔不得。何故？南泉斩猫儿。”

上堂云：“参禅人切忌错用心，悟明见性是错用心，成佛作祖是

错用心，看经讲教是错用心，行住坐卧是错用心，吃粥吃饭是错用心，阿屎送尿是错用心。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是错用心。更有一处错用心，归宗不敢与诸人说破。何故？一字入公门，九牛车不出。”

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无人，金沙混杂。纵使无师自悟，向天童门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唤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唤作拄杖，金沙混杂。其间一个半个，善别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

僧问：“婆子问岩头，吴棹舞棹则不问，且道婆子手中儿子甚处得来？岩头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师曰：“焦砖打著连底冻。”曰：“当时若问和尚，如何对他？”师曰：“一棒打杀。”曰：“这老和尚大似买帽相头。”师曰：“你向甚处见岩头？”曰：“剳。”师曰：“杜撰禅和④。”

曰：“婆生七子，六子不遇知音，只这一个也不消得，掷向水中，又且如何？”师曰：“少卖弄。”曰：“岩头当时不觉吐舌，意作么生？”师曰：“乐则同歌。”

曰：“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云门曰：花药栏。此意如何？”师曰：“深沙努眼睛。”问：“只这是埋没自己，只这不是孤负先圣。去此二途，和泥合水处⑤，请师道。”师曰：“玉箸撑虎口。”曰：“一言金石谈来看，万重鸿毛脱去轻。”师曰：“莫谩老僧好！”问：“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如何？”师曰：“倒戈卸甲。”

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没兴，撞著这无意智老和尚⑥，做尽伎俩，凑泊不得。从此卸却干戈，随分著衣吃饭。二十年来坐曲泉水，悬羊头卖狗肉。知他有什么凭据？虽然，一年一度烧香日，千古令人恨转深。”

师于室中能锻炼蓍艾⑦，故世称大慧与师为二甘露门。尝诫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螈蛇恋窟乎？”兴隆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注释】

①蕲州：今湖北蕲春。

②染指法味：指对佛法稍有体会。

③膻：音 zhí，干肉条。

④禅和："禅和子"之省，参禅的人，和尚。

⑤和泥合水：指以言语等方式启发后学。

⑥无意智：指除尽意念，超越知解，是禅悟者所达智慧之境。

⑦蓍艾：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我国古代常用以占卜，《易·系辞》上有云："蓍之德，圆而神。"蓍，音 shī。

南岳下十七世
天童华禅师法嗣
天童咸杰禅师

庆元府天童密庵咸杰禅师，福州郑氏子。母梦庐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颖悟，出家为僧。不惮游行，遍参知识。后谒应庵于衢之明果。庵孤硬难人，屡遭呵。一日，庵问："如何是正法眼？"师遽答曰："破沙盆。"庵颔之。

未几，辞回省亲，庵送以偈曰："大彻投机句，当阳廓顶门。相从今四载，征诘洞无痕。虽未付钵袋，气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唤作破沙盆。此行将省觐，切忌便跺跟[①]。吾有未后句，待归要汝遵。"

出世衢之乌巨，次迁祥符、蒋山、华藏，未几诏住径山、灵隐，晚居太白。

僧问："虚空销殒时如何？"师曰："罪不重科。"上堂："牛头横说竖说，不知有向上关捩子。有般漆桶辈，东西不辨，南北不分，便问如何是向上关捩子？何异开眼尿床。华藏有一转语，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着，雨寒无处晒眼[②]，今日普请，布施大众。"良久，曰："达磨大师，无当门齿。"

上堂："世尊不说说，拗曲作直。迦叶不闻闻，望空启告。马祖即心即佛，悬羊头卖狗肉。赵州勘庵主，贵买贱卖，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师，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晕鱼分子，槲叶风微

鹿养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时只迷这个。”复卓一下曰：“悟时只悟这个。迷悟双忘，粪埽堆头重添搕揸。莫有向东涌西没全机独脱处道得一句的么？若道不得，华藏自道去也。”掷拄杖曰：“三十年后。”

上堂，举金峰和尚示众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时有僧问：“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问凡答凡，问圣答圣。”曰：“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峰云：“问凡不答凡，问圣不答圣。”师曰：“乌巨当时若见，但冷笑两声。这老汉忽若瞥地，自然不堕圣凡窠臼。”

上堂，举婆子烧庵话[②]，师曰：“这个公案，丛林中少有拈提者。杰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纳败一上[③]，也要诸方检点[④]。”乃召大众曰：“这婆子洞房深稳，水泄不通，偏向枯木糁花，寒岩中发焰，个僧孤身迥迥，惯入洪波，等闲坐断泼天潮，到底身无涓滴水。子细检点将来，敲枷打锁则不无二人。若是佛法未梦见在，乌巨与么提持[⑤]，毕竟意归何处？”良久，曰：“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

上堂：“动弦别曲，叶落知秋。举一明三，目机铢两。如王秉剑，杀活临时，犹是无风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圣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狱。正当与么时，合作么生？江南两浙，春寒秋热。”

上堂：“尽乾坤大地，唤作一句子，担枷带锁；不唤作一句子，业识茫茫。两头俱透脱，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达磨一宗，扫土而尽。所以云门大师道‘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足转句，不见一法，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的时节[⑥]。大小云门，剑去久矣，方乃刻舟。”

后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注释】

①跧踞：意谓定止、陷埋于虚妄境界，执著、拘泥于言句知解。

②晾：音 làng，曝、晒。

③婆子烧庵：著名公案，事见《五灯会元》卷六，亡名道婆：“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

供养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此公案含有对传统佛教持戒修行的讽刺,隐然提倡超常出格、改革创新的禅的精神。

④纳败:受摧挫,讨苦吃。

⑤检点:辩识。

⑥乌巨:咸杰禅师自指。

⑦全提:完全彻底的提示,这是超越言句义理的、直指人心的禅机施设。

禅宗青原系六宗师

以下首先介绍两位禅师，即青原行思禅师及其嗣法弟子石头希迁禅师，原文均出自《五灯会元》卷5。他们是青原系及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共同的开山祖师，故选入以显明宗脉之源。

青原行思(？—740)，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吉州安城(称庐陵，即今江西吉安)人。俗姓赵，幼岁出家，每逢群居论道，他独默然。后往参广东曹溪山慧能大师。他在慧能门下，称为上座，是年纪较长的弟子。后受慧能咐嘱，回吉州青原山，住静居寺阐化，四方禅客，繁拥其堂，开禅宗(南宗)青原一系，世称“青原行思”。有关行思的史料甚少。行思当因其高足石头希迁而知名。石头希迁(700—790)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人，本姓陈。曾往参慧能大师，慧能预言他“当绍吾真法”，劝令出家。开元十六年(728)于罗浮山受具足戒。慧能即将亦灭，希迁问：“和尚百年后，希迁当审依附何人？”慧能嘱其“寻思去”。经人指点，知“寻思”乃寻师兄行思耳，遂往“清凉(青原)山靖居行思和尚处礼拜”，直到行思迁化。天宝初(742)，往湖南衡岳，于南台寺东之石台上结庵而居，时人号其为“石头和尚”。怀让十分推重他，对门徒说：“彼石头真师(狮)子吼，必能使汝眼清凉。”由是门人归慕焉。以后南岳怀让高足马祖道一主江西，石头希迁主湖南，两人时誉甚高。南岳、青原两系遂因他们而禅风大盛，闻名天下。

青原、石头一系的禅学进一步发展了慧能南宗的直指人心、当下解脱的顿教禅法。石头希迁概括自己的法门时说：“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如等当知自己心灵，体斋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斋心意识，三界六道，唯目心现。水月镜

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这种方法唯心、凡圣不二的思想，为慧能门下共同修持。但与南岳、马祖一系相比，青原、石头系显得更加注意从心与物、理与事的关系中来强调人的地位以及人的当下解脱。据说石头因读了僧肇(384—414)《涅槃无名论》中“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句后而得悟。此句大意是：纷呈的“万物”只是“我”的虚妄所造；若能从认识万物的虚妄不实中体认到自己的本性，那就是圣人。石头希迁由此感叹说：“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法力无量，谁云自他？圆镜虚鉴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境智真一，孰为去来？至哉斯语！”是说圣人能够做到身居世界而达到“物我不异”、“物我玄会”，他无自性(无己)，但却使人我与宇宙万物在冥冥中会合，没有什么不是自己的投影(靡所不己)；圣人就是在无心无我之中触目会道，使自然与万法合一。石头的这种以心为源，齐同凡圣、融摄万法而又心不可执著的思想融合了其他佛教宗派(如三论宗、华严宗)思想，又不失自心证悟而解脱的禅家本色。

青原、石头的接机方式细密平稳，不像江西马祖及其门下那般机锋峭拔，棒喝凌厉，不过他们提示学人返观心源、直下承当在法门的南禅宗旨上是一致的。简易朴实、灵活裕如正是他们禅风的特色。希迁初见行思，行思问：你从曹溪得着什么来？希迁答：未到曹溪时也未曾失落什么。行思又问：若如此，去曹溪作什么？希迁答：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这番对话既表明希迁自信自性圆满具足，不假外求，又表现了慧能“藉师自悟”的思想。有僧问希迁：“如何是解脱？”他反问：“谁缚汝？”又问：“如何是净土？”又反问：“谁垢汝？”又问：“如何是涅槃？”他反问说：“谁将生死与你？”一切现成，可法归于一心而无可执著；无分别，无言说。希迁也常随机开示。有僧问：“如何是西来意？”答：“问取露柱。”又有问：“如何是禅？”答：“碌砖。”问：“如何是道？”回答说：“木头。”这里透露的正是后世禅宗接受的“青青翠竹，尽是法力；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法神(佛性)论

思想。

另外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中对语言运用技巧的论述，值得注意。在禅宗南宗之风盛行以后，早期禅宗（如神秀北宗）中“离言语道”的默坐禅风退居次要地位，所谓“言下便悟”成为主流。随着禅宗“机辨”的发展，语言运用技巧也日益受到重视。《参同契》提出语言运用上的“明暗相对”，由此启悟学人。这显然是对慧能《坛经》“起用三十六对”的继承，但毕竟丰富了一代禅风。可以这样说，南岳怀让、江西马祖开创了以“势”（动作）表示禅意推动了踢打棒喝之风的形成，而青原行思、湖南石头则用“语”（语言）示意禅理，就直接带动了禅宗语录的发展。中唐以后进入“禅机时代”的禅宗在启悟参学者的宗门施设上也主要就是“势”和“语”这两种禅教学模式的互相激荡罢了。

石头希迁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有天皇道悟（748—807）和药山惟俨（751—834 或 759—828）。希迁另一弟子丹霞天然（739—824）对禅有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到，他对当时学者“皆是参禅问道”表示不满，强调“吾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要人自证自悟圆满具足而不要迷信外在的佛。他的“骑圣僧颈而坐”、“烧木佛取暖”和“佛之一字，永不喜闻”的话语更是在后世禅门中广为流传。由于体系所限，本书未选这位禅师，只在此略作介绍。

石头系的弟子药山惟俨再传云岩昙晟，再传洞山良价，再传曹山本寂，开创了曹洞宗，由于直线传存，这几位禅师均收入“曹洞宗”部分加以介绍。石头另一弟子天皇道悟，再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再传雪峰义存，雪峰门下有云门文偃，创云门宗，又有玄沙师备，再经罗汉桂琛传至清凉文益，创法眼宗。由于雪峰以下分为两线发展，故只好把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及雪峰义存这几位云门、法眼二宗的共祖，提前在此部分加以介绍。玄沙师备、罗汉桂琛则放在法眼宗内。

六祖大鉴禅师法嗣
青原行思禅师

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本州安城刘氏子。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1]。

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次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归住青原。

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没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座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龛，直诣静居参礼。

师曰："子何方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若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至此间？"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

他日，师复问迁："汝甚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师令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钁斧子，与汝住山。"

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岳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岳便休。迁便回。师问："子返何速？书信达否？"迁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锄斧子，只今便请师垂一足。"迁便礼拜，寻辞往南岳。

荷泽神会来参，师问："甚处来？"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立。师曰："犹带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么？"师曰："设有，汝向甚么处着？"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2]"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3]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跏趺[4]而逝。僖宗[5]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

【注释】

①二祖：指禅宗"二祖"慧可。少林：因"初祖"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坐禅多年，后禅宗典籍常以"少林"指代达摩。

②庐陵米作么价：行思当时住持庐陵（今江西吉安）静居寺，"市陵米价"系行思禅机语，喻指禅法存于目前身边。后成为诸禅家拈提的"公案"。

③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

④跏趺：禅僧常用坐法。即所谓"结跏趺而坐"，盘足而坐，先以右脚趾押左股，后以左脚趾押右股。

⑤僖宗：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

青原思禅师法嗣
石头希迁禅师

南岳石头希迁禅师，端州高要陈氏子。母初怀娠，不喜荤茹。师虽在孩提，不烦保母。既冠，然诺自许。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杀牛酾酒[1]，习以为常。师辄往毁丛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十，乡老不能禁。后直造曹溪，得度未具戒。

属祖圆寂，禀遗命谒青原，乃摄衣从之。一日，原问师曰："有人道岭南有消息。"师曰："有人不道岭南有消息。"曰："若恁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师曰："尽从这里去。"原然之。

师于唐天宝初[2]，荐之衡山南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庵其上，时号石头和尚。

师因看《肇论》至"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师乃拊几曰："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法身无象，谁云自他？圆鉴灵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境智非一，孰云去来？至哉斯语也。"遂掩卷，不觉寝梦：自身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深池之内。觉而详之："灵龟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与祖师同乘灵智游性海矣。"遂著《参同契》曰："竺土大千心，东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上堂："吾之法门，先佛传受。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

时门人道悟问："曹溪意旨谁人得？"师曰："会佛法人得。"曰："师还得否？"师曰："不得。"曰："为甚么不得？"师曰："我不会佛法。"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

师问新到："从甚么处来？"曰："江西来。"师曰："见马大师否？"曰："见。"师乃指一橛柴曰："马师何似这个？"僧无对。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问取露柱。"曰："学人不会。"师曰："我更不会。"

大颠问:“古人云,道有道无俱是谤。请师除。”师曰:“一物亦无,除个甚么?”师却问:“并却咽喉唇吻,道将来?”颠曰:“无这个。”师曰:“若恁么,汝即得入门。”

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问:“如何是禅?”师曰:“碌砖。”问:“如何是道?”师曰:“木头。”

广德二年[3],门人请下于梁端,广阐玄化。贞元六年[4]顺寂,塔于东岭。德宗[5]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

【注释】

①醵酒:斟酒。

②唐天宝初:公元 742 年。

③广德二年:公元 764 年。

④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顺寂:迁化、灭度,即去世。

⑤德宗:唐德宗,公元 780—805 年在位。

青原下二世
石头迁禅师法嗣
天皇道悟禅师

荆州天皇道悟禅师,婺州东阳[1]张氏子。神仪挺异,幼而生知。年十四,恳求出家,父母不听。遂损减饮膳,日才一食,形体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许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为勇猛,威风雨昏夜,宴坐丘塚[2],身心安静,离诸怖畏。

一日,游余杭,首谒径山国一受心法,服勤五载。后参马祖,重印前解。法无异说,依止二夏[3]。乃谒石头[4]而致问曰:“离却定慧[5],以何法示人?”头曰:“我这里无奴婢,离个甚么?”曰:“如何明得?”头曰:“汝还撮得虚空么?”曰:“恁么则不从,今日去也!”头曰:“未

审汝早晚从哪边来?"曰:"道悟不是那边人。"头曰:"我早知汝来处也。"曰:"师何以赃诬于人?"头曰:"汝身见在。"曰:"虽然如是,毕竟如何示于后人。"头曰:"汝道谁是后人?"师从此顿悟。罄殚⑥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

后卜荆州当阳紫陵山,学徒驾肩接迹,都人士女,向风而至。时崇业寺上首以状闻于连帅,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蓝⑦也,因火而废。主僧灵鉴将谋修复,乃曰:"苟得悟禅师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潜往哀请,肩舁而至。时江陵尹右仆射裴公稹首问法,致礼勤至。师素不迎送,客无贵贱,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归向,由是石头⑧法道盛矣。

师因龙潭⑨问:"从上相承的事如何?"师曰:"不是明汝来处不得。"潭曰:"这个眼目,几人具得?"师曰:"浅草易为长芦。"僧问:"如何是玄妙之说?"师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争奈学人疑滞何?"师曰:"何不问老僧?"曰:"即今问了也。"师曰:"去,不是汝存泊处。"

元和丁亥⑩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终,至晦日大众问疾,师蓦召典座,座近前,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拈枕子抛于地上,即便告寂。寿六十,腊⑪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东。

【注释】

①婺州东阳:今浙江金华。

②宴坐丘冢:夜坐荒丘古坟。

③夏:佛教徒有坐夏的习惯,安居九旬。

④⑧石头:指石头希迁。

⑤定慧:禅定与智慧,禅宗法门,以定慧为本。

⑥罄殚(qìng dān):尽。

⑦蓝:佛寺伽蓝的简称。名蓝,即名寺。

⑨龙潭:指其弟子龙潭崇信。

⑩元和丁亥:即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

⑪腊:僧龄。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禅师法嗣
龙潭崇信禅师

澧州龙潭崇信禅师，渚宫[1]人也。其家卖饼。师少而英异，初悟和尚为灵鉴潜请居天皇寺[2]，人莫之测。师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饼馈之。天皇[3]受之，每食毕，常留一饼曰："吾惠汝以荫子孙。"师一日自念曰："饼是我持去，何以返遗我邪？其别有旨乎？"遂造而问焉。皇曰："是汝持来，复汝何咎？"师闻之，颇晓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

一日，问曰："某自到来，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指汝心要。"师曰："何处指示？"皇曰："汝擎茶来，吾为汝接。汝行食来，吾为汝受。汝和南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心要？"师低头良久。皇曰："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即差。"师当下开解。复问："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

师后诣澧阳龙潭棲止。僧问："髻中珠谁人得？"师曰："不赏玩者得。"曰："安着何处？"师曰："有处即道来。"有尼问："如何得为僧去？"师曰："作尼来多少时也？"曰："还有为僧时也无？"师曰："汝即今是甚么？"曰："现是尼身，何得不识？"师曰："谁识汝？"李翱刺史问："如何是真如般若？"师曰："我无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师曰："此犹是分外之言。"

【注释】

①渚宫：春秋时楚成王之别宫，故址在今湖北江陵城内。后世遂以作江陵别称。

②"悟和尚"句：事见"天皇道悟禅师"篇。

③皇：指天皇道悟禅师。下同。

青原下四世
龙潭信禅师法嗣
德山宣鉴禅师

鼎州德山宣鉴禅师，简州周氏子，丱岁[1]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时谓之"周金刚"。尝谓同学曰："一毛吞海，海性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后闻南方禅席颇盛，师气不平，乃曰："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搂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遂担《素龙疏钞》[2]出蜀，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心。婆指担曰："这个是甚么文字？"师曰："《素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哪个心。"师无语，遂往龙潭。至法堂曰："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引身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遂棲止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潭曰："子见个甚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至来日，龙潭升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于是礼辞，直抵沩山。挟复子[3]上法堂，从西过东，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顾盼。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拟取拂子。师便喝，拂袖而出。沩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师住澧阳三十年，属[4]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大

中[5]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将访求哲匠住持，聆师道行，屡请不下山。廷望乃设诡计，遣吏以茶盐诬之，言犯禁法，取师入州。瞻礼，坚请居之，大阐宗风。

上堂："若也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何故？毫氂系念，三途[6]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之，又成大患，终而无益。"

小参示众曰："今夜不答话，问话者三十棒。"时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某甲话也未问，和尚因甚么打某甲？"师曰："汝是甚么处人？"曰："新罗人。"师曰："未跨船舷，好与三十棒。"僧参，师问维那："今日几人新到？"曰："八人。"师曰："唤来。"一时生按着。龙牙问："学人仗莫邪剑拟取师头时如何？"师引颈近前，曰："囚[7]。"牙曰："头落也。"师呵呵大笑。牙后到洞山，举前话，山曰："德山道甚么？"牙曰："德山无语。"洞曰："莫道无语，且将德山落的头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忏谢。有僧举似师，师曰："洞山老人不识好恶，这汉死来多少时，救得有甚么用处？"

僧问："如何是菩提？"师打曰："出去！莫向这里屙。"问："如何是佛？"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峰问："从上宗乘，学人还有分也无？"师打一棒曰："道什么？"曰："不会。"至明日请益，师曰："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峰因此有省。岩头闻之曰："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拗不折。然虽如此，于唱教门中，犹较些子。"

示众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临济闻得，谓洛浦曰："汝去问他，道得为甚么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么生？"浦如教而问，师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师便归方丈。浦回举似临济，济曰："我从来疑着这汉。虽然如是，你还识德山么？"浦拟议，济便打。

上堂："问即有过，不问犹乖。"有僧出礼拜，师便打。僧曰："某甲始礼拜，为甚么便打？"师曰："待汝开口，堪作甚么？"师令侍者唤义存，存上来。师曰："我自唤义存，汝又来作甚么？"存无对。

上堂："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祖无佛，达磨是老臊胡，释

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扑势。师曰：“与么无礼！今吃山僧手里捧。”僧拂袖便打。师曰：“饶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转身便喝，师打曰：“须是我打你始得。”

曰：“诸方有明眼人在。”师曰：“天然有眼。”僧擘开眼曰：“猫。”便出。

师曰：“黄河三千年一度清。”

师见僧来，乃闭门。其僧敲门，师曰：“阿谁？”曰：“师子儿。”师乃开门。僧礼拜，师骑僧项曰：“这畜生甚处去来？”

雪峰问：“南泉斩猫儿，意旨如何？”师乃打趁，却唤曰：“会么？”峰曰：“不会。”师曰：“我恁么老婆心，也不会？”

僧问：“凡圣相去多少？”师便喝。

师因疾，僧问：“还有不病者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师曰：“阿唧！阿唧！”师复告众曰：“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言讫，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8]十二月三日也。谥见性禅师。

【注释】

①丱岁：“丱”为儿童束发成两角之状，“丱岁”即童年。

②《素龙疏钞》：唐素龙寺沙门道氤奉玄宗诏造《金刚经疏》，亦称《素龙疏》。

③复子：夹衣。《释名·释衣服》：“有里曰复，无里曰单。”

④属：适值。

⑤大中：唐宣宗年号，公元847—860年。

⑥三途：火途，地狱趣，猛火所烧之处；血途，畜生趣，互相食之处；刀途，饿鬼趣，以刀剑杖逼迫之处；佛门称之为“三途”。

⑦团(duò)：表用力之声。

⑧咸通六年：唐懿宗年号，公元865年。

青原下五世
德山鉴禅师法嗣
雪峰义存禅师

福州雪峰义存禅师，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师生恶荤茹，于襁褓中闻钟梵之声，或见幡花象设，必为之动容。年十二，从其父游莆田玉涧寺，见庆玄律师，遽拜曰："我师也。"遂留侍焉。十七落发，谒芙蓉常照大师，照抚而器之。后往幽州宝刹寺受戒。久历禅会，缘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闽中雪峰创院，徒侣翕然。懿宗赐号真觉禅师，仍赐紫袈裟。

初与岩头至澧州鳌山镇阻雪，头每日只是打睡。师一向坐禅，一日唤曰："师兄！师兄！且起来。"头曰："作甚么？"师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邃个汉行脚，到处被他带累。今日到此，又只管打睡？"头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里土地，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师自点胸曰："我这里未稳在，不敢自谩。"头曰："我将谓你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师曰："我实未稳在。"头曰："你若实如此，据你见处一一通来。是处与你证明，不是处与你划却。"师曰："我初到盐官[1]，见上堂举色空义，得个入处。"头曰："此去三十年，切忌举着。"又见洞山过水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头曰："若与么，自救也未彻在。"师又曰："后问德山：'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打一棒曰：'道甚么？'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头喝曰："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师曰："他后如何即是？"头曰："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便作礼起。连声叫曰："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

师在洞山作饭头，淘米次，山问："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师曰：

"沙米一时去。"山曰："大众吃个甚么？"师遂覆却米盆。山曰："据子因缘，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问师："作甚么来？"师曰："斫槽来。"山曰："几斧斫成？"师曰："一斧斫成。"山曰："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师曰："直得无下手处。"山曰："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师休去。

师辞洞山，山曰："子甚处去？"师曰："归岭中去。"山曰："当时从甚么路出？"师曰："从飞猿岭出。"山曰："今回向甚么路去？"师曰："从飞猿岭去。"山曰："有一人不从飞猿岭去，子还识么？"师曰："不识。"山曰："为甚么不识？"师曰："他无面目。"山曰："子既不识，争知无面目？"师无对。

住后，僧问："和尚见德山，得个甚么，便休去。"师曰："我空手去，空手归。"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师曰："雷声震地，室内不闻。"又曰："阇黎[2]行脚，为甚么事？"问："我眼本正，因师故邪时如何？"师曰："迷逢达磨。"曰："我眼何在？"师曰："得不从师。"问："剃发染衣，受佛依荫，为甚么不许认佛？"师曰："好事不如无。"师问座主："如何两字尽是科文[3]，作么生是本文？"主无对。

问："如何是佛？"师曰："寐语[4]作甚么！"问："如何是覩面[5]事？"师曰："千里未是远。"问："如何是大人相？"师曰："瞻仰即有分。"问："文殊与维摩对谈何事？"师曰："义堕也。"问："寂然无依时如何？"师曰："犹是病。"曰："转后如何？"师曰："船子下扬州。"问："承古有言。"师便作卧势，良久起曰："问甚么？"僧再举，师曰："虚生浪死汉！"

问："箭头露锋时如何？"师曰："好手不中的。"曰："尽眼没标的时如何？"师曰："不妨随分好手。"问："古人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未审将甚么对？"师曰："吃茶去。"问僧："甚处来？"曰："神光来。"师曰："昼唤作日光，夜唤作火光，作么生是神光？"僧无对。师自代曰："日光火光。"

栖典座问："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语话分。如何是语话？"师把住曰："道！道！"栖无对。师遂蹋倒，栖当下汗流。

问僧："甚处来？"曰："近离浙中。"师曰："船来陆来？"曰："二途俱不涉。"师曰："争得到这里？"曰："有甚么隔碍？"师便打。

问："古人道，觌面相呈时如何？"师曰："是。"曰："如何是觌面相呈？"师曰："苍天！苍天！"

师谓众曰："此个水牯牛年多少？"众皆无对。师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为甚么作水牯牛去？"师曰："有甚么罪过？"

问僧："甚处去？"曰："礼拜径山和尚去。"师曰："径山若问汝：此间佛法如何？汝作么生祗对？"曰："待问即道。"师便打。后举问镜清："这僧过在甚么处？"清曰："问得径山彻困。"师曰："径山在浙中，因甚么问得彻困？"清曰："不见道远问近对。"师曰："如是！如是！"

一日谓长庆曰："吾见沩山问仰山：从上诸圣向甚么处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间。汝道仰山意作么生？"庆曰："若问诸圣出没处，恁么道即不可。"师曰："汝浑不肯，忽有人问，汝作么生道？"庆曰："但道错。"师曰："是汝不错。"庆曰："何异于错？"

问僧："甚处来？"曰："江西。"师曰："与此间相去多少？"曰："不遥。"师竖起拂子曰："还隔这个么？"曰："若隔这个，即遥去也。"师便打出。

问："学人乍入丛林[6]，乞师指个入路。"师曰："宁自碎身如微尘，终不敢瞎却一僧眼。"问："四十九年后事即不问，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师以拂子蓦口打。

僧辞去，参灵云[7]。问："佛未出世时如何？"云举拂子。曰："出世后如何？"云亦举拂子。其僧却回。师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问佛法不契乃回。"师曰："汝问甚么事？"僧举前话。师曰："汝问，我为汝道。"僧便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举起拂子。曰："出世后如何？"师放下拂子。僧礼拜，师便打。

师举："六祖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乃曰："大小祖师，龙头蛇尾，好与二十拄杖。"时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觉咬齿。师曰："我适来恁么道，也好吃二十拄杖。"

师行脚时参乌石观和尚[8]，才敲门，石问："谁？"师曰："凤凰儿。"石曰："来作么？"师曰："来啗老观。"石便开门扭住曰："道！道！"师拟议，石拓开，闭却门。师住后示众曰："我当时若入得老观门，你这一队噇酒糟汉向甚么处摸索？"师问慧全："汝得入处作么

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师曰:“甚么处商量?”曰:“甚么处去来?”师曰:“汝得入处又作么生?”全无对,师便打。

全坦问:“平田浅草,麈鹿[9]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师唤全坦,坦应诺。师曰:“吃茶去。”

问僧:“甚处来?”曰:“沩山来。”师曰:“沩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据坐。”师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师曰:“沩山古佛,汝速去忏悔。”

闽王问曰:“拟欲盖一所佛殿去时如何?”师曰:“大王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曰:“请师样子。”师展两手。

僧问:“学人道不得处,请师道。”师曰:“我为法惜人。”师举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师问长庆:“古人道前三三,后三三,意作么生?”庆便出去。

问僧:“甚处来?”曰:“蓝田来。”师曰:“何不入草?”

上堂:“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长庆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云门以拄杖窣向师前,作怕势。有僧举似玄沙,沙曰:“须是稜兄始得。然虽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么生?”沙曰:“用南山作么?”

一日,有两僧来,师以手拓庵门,放身出曰:“是甚么?”僧亦曰:“是甚么?”师低头归庵。僧辞去,师问:“甚么处去?”曰:“湖南。”师曰:“我有个同行住岩头,附汝一书去。”书曰:“某书上师兄。某一日鳖山成道后,迄至于今,饱不饥。同参某书上。”僧到岩头,问:“甚么处来?”曰:“雪峰来,有书达和尚。”头接了,乃问僧:“别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头曰:“他道甚么?”曰:“他无语低头归庵。”头曰:“噫!我当初悔不向伊道末后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请益前话。头曰:“何不早问?”曰:“未敢容易。”头曰:“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末后句,只这是。”

上堂:“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问僧:“甚么处去?”曰:“识得即知去处。”师曰:“你是了事人,乱走作么?”曰:“和尚莫涂汙人好!”师曰:“我即不涂汙你,古人吹布毛作么生?与我说来看。”曰:“残羹馊饭已有人吃了。”师休去。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头。畜一长柄杓,溪边舀水。时

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主曰："溪深杓柄长。"师闻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将剃刀同侍者去访，才相见便举前话，问："是庵主语否？"主曰："是"。师曰："若道得，即不剃你头。"主便洗头，胡跪师前。师即与剃却。

师领徒南游，时黄涅槃[10]预知师至，擐策前迎，抵苏溪邂逅。师问："近离何处？"槃曰："辟支岩。"师曰："岩中还有主么？"槃以竹策敲师轿。师乃出轿相见。槃曰："曾郎[11]万福。"师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师曰："莫是女人么？"槃又设两拜，遂以竹策画地，右绕师轿三匝。师曰："某甲三界内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后来。"槃回，师随至，止襄山憩数日。槃供事随行徒众，一无所缺。

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诸人耕种，无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么生是这田地？"师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与么？"师曰："你作么生？"沙曰："只是人人的。"三圣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师曰："待汝出网来向汝道。"圣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师曰："老僧住持事繁。"

上堂："尽大地是个解脱门，把手拽伊不肯入。"时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人作甚么？"师便打。玄沙谓师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么生？"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沙作斫牌势。师曰："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一日升座，众集定，师辊出木球，玄沙遂捉来安旧处。师一日在僧堂内烧火，闭却前后门。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将一片柴从窗棂中抛入，师便开门。

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师曰："瞪目不见底。"曰："饮者如何？"师曰："不从口入。"僧举似赵州，州曰："不从口入，不可从鼻孔里入。"僧却问："古涧寒泉时如何？"州曰："苦。"曰："饮者如何？"州曰："死。"师闻得，乃曰："赵州古佛。"遥望作礼，自此不答话。

师因闽王封柑橘各一颗，遣使送至，柬问："既是一般颜色，为甚名字不同？"师遂依旧封回，王复驰问玄沙，沙将一张纸盖却。

问僧："近离甚处？"曰："覆船[12]。"师曰："生死海未渡，为甚么覆却船？"僧无语，乃回举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无生死？"僧再至，进此语，师曰："此不是汝语。"曰："是覆船恁么道。"师曰："我有

二十棒寄与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吃，不干阇黎事。”

问：“大事作么生？”师执僧手曰：“上座将此问谁？”有僧礼拜，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喝出。

问僧：“甚处来？”曰：“岭外来。”师曰：“还逢达磨也无？”曰：“青天白日。”师曰：“自己作么生？”曰：“更作么生？”师便打。师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师曰：“途中善为。”问：“拈槌竖佛，不当宗乘，未审和尚如何？”师竖起拂子。僧乃抱头出去，师不顾。

问：“三乘十二分教，为凡夫开演，不为凡夫开演？”师曰：“不消一曲《杨柳枝》。”师谓镜清曰：“古来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众尽是学佛法僧。’官人曰：“金屑虽贵，又作么生？’老宿无对。”清代曰：“比来抛砖引玉。”

上堂，举拂子曰：“这个为中下。”僧问：“上上人来时如何？”师举拂子。僧曰：“这个为中下。”师便打。问：“国师三唤侍者意如此？”师乃起入方丈。

问僧：“今夏在甚么处？”曰：“涌泉。”师曰：“长时涌，暂时涌？”曰：“和尚问不着。”师曰：“我问不着？”僧曰：“是。”师乃打。

普请次，路逢一猕猴，师曰：“人人有一面古镜，这个猕猴亦有一面古镜。”三圣曰：“旷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师曰：“瑕生也。”圣曰：“这老汉着什么死急，话头也不识。”师曰：“老僧住持事繁。”

闽师施银交床，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此供养，将何报答？”师以手拓地曰：“轻打我！轻打我！”

问：“吞尽毗卢[18]时如何？”师曰：“福唐归来还平善否？”

上堂：“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么处扪摸？”

师之法席，常不减千五百众。梁开平戊辰[19]三月示疾。闽帅命医，师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药，遗偈付法。五月二日，朝游蓝田[19]，暮归澡身，中夜入灭。

【注释】

①盐官：指马祖门下高僧盐官齐安。

②阇黎：轨范师，僧徒之师。

③科文：解说经论文句之段落大意者谓之科文。

④寐语：梦话。

⑤觌(dí)面：见面。

⑥丛林：佛界或禅院的别称。

⑦灵云：灵云志勤禅师，住持福州灵云寺。

⑧乌石观：福州乌石山灵观禅师，常闭门独处，人罕见之，世称老观。

⑨麈(zhǔ)鹿：兽名，似鹿而比鹿大。

⑩黄涅槃：百丈怀海门下高僧，其先尝诵《涅槃经》，不言姓名，故呼之"涅槃和尚。"

⑪曾郎：义存禅师俗姓曾。

⑫覆船：福州覆船山洪荐禅师。

⑬毗卢：佛之法身。

⑭开平戊辰：公元908年，开平为后梁太祖朱晃年号。

⑮蓝田：作为地名的蓝田离福州甚远，此或即寺院之田。寺可称蓝或蓝寺。

曹洞宗

曹洞宗是于唐末从青原系中流出的第一个宗派，创始人是洞山良价及其高足曹山本寂。由洞山良价上溯其宗脉为云岩昙晟——药山惟俨——石头希迁——青原行思。其宗名不称"洞曹"而称"曹洞"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后人为了语言的方便而颠倒师徒。曹洞宗在禅宗（南禅）五家中延续时间之长，仅次于临济宗。本书将曹洞宗前两代祖师编入本宗，以示法脉。

药山惟俨（751—834，一作758—828），石头希迁上首弟子。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后徙南康（今江西南昌），俗姓韩，十七岁出家。博通经论，严守戒律。谒石头希迁，又礼马祖道一，密证心法。后住澧州芍药山（在今湖南澧县东），因号"药山和尚"。惟俨禅法比较绵密亲切，常通过与弟子的交接对答使弟子开悟，开了曹洞宗风的先声。有僧问："达摩未来时，此土还有祖师意否？"惟俨答："有。"问："既有，祖师又来作什么？"惟俨曰："只为有，所以来。"惟俨有时看经，某日正看经，有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却自看？"他答："我只图遮眼。"问："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答曰："你若看，牛皮也须穿。"意谓悟解佛法者能"得意忘言"，而未开悟者却只会执著于经教文字。有人请惟俨指示，他答："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犹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有时干脆行不言之教。有一次院主因惟俨久不升堂，就对他说："大众久思和尚示诲。"他说："打钟著！"众才集，他便下座，归方丈。院主随后问曰："和尚既许为大众说话，为什么一言不措？"他答说："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怎）怪得老僧？"其著名的嗣法弟子为云岩昙晟。昙晟（782—841）钟陵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俗姓王，少年出家。曾参百丈怀海，然因缘不契，后访药山，

问答之间，言下顿悟。后住潭州（今湖南长沙）云岩山弘化，洞山良价等都来参学。云岩禅法上承药山，下传洞山，以理事圆融、物我无别、无心解脱为特色。一日药山问："闻汝解弄师（狮子），是否？"云岩答："是。"问："弄得几出？"答曰："弄得六出。"药山曰："我亦弄得。"问："和尚弄得几出？"曰："我弄得一出。"云岩说："一即六，六即一。"有一次云岩上堂："有个人家儿子，问着无有道不得底。"洞山良价出问："他屋里有多少典籍？"答："一字也无。"问："争（怎）得恁么多知？"云岩答说："日夜不曾眠。"时时觉悟，便无知而无不知。其师弟道吾曾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云岩说："如人夜间手模枕子。"道吾说："我会也。"云岩问："作么生会？"道吾答："遍身是手眼。"云岩认为他"只道得八成"。道吾问："师兄作么生？"答："通身是手眼。"云岩昙晟的嗣法弟子即洞山良价。

良价（807—869），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人，俗姓俞，幼年于本村寺院出家。年二十至河南嵩山受具足戒。继之行脚游方，首参南泉普愿，深领玄契。次参沩山灵祐，问答之间未能相契，依沩山指示，又到云岩昙晟处参学。问答之间略有省悟，然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遂嗣云岩之法。唐大中末（859），居新丰山，后转豫章高安（今江西高安）洞山施教。世称"洞山良价"。坐化时云："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僧家之事，大率临行之际，勿须喧动。"于方丈室端坐而逝。嗣法弟子以曹山本寂和云居道膺最为著名。其中曹山本寂大倡洞山"五位君臣"之说，形成了曹洞一家宗风，与洞山良价共为曹洞宗创始人。本寂（840—901），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俗姓黄，少习儒学，十九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继而云游方外，后谒洞山良价得悟，盘桓数年，因受请去抚州（今江西临川）曹山弘化，世称"曹山本寂"。曹山深明洞山玄旨，大播乃师禅风于天下，曹洞宗名闻丛林。

曹洞宗风在禅史上有所谓"曹洞丁宁（叮咛）"、"曹洞则敲唱为用"之说。"曹洞丁宁"指的是曹山本寂辞别洞山良价时，洞山的长

篇赠言，即“宝镜三昧”（文见所选“洞山良价禅师”）。这篇“宝镜三昧”许多内容无法切解，且用了《周易》卦象，使本来不难明白的一些道理变得隐晦不清，表现了中古玄学神秘主义。不过大致说了三个内容：一是著名的曹洞的“五位君臣”理论（如“重离六爻，偏正回互，迭而为三，变尽成五”就是指此）；二是“不立文字”的思想（如“但形文采，即属染污”）；三是对成佛境界的描述（如“汝不是渠（他），渠正是汝”，“夜半月明，天晓不露”，“本人方歌，石女起舞”等等，此类话最多）。除“不立文字”的思想只是重申了南禅宗旨外，其他两点最能体现曹洞宗风。曹洞宗的“敲唱”形式即它的禅教学在“禅宗（南禅）五家”中最为模式化，也更玄学化，比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等走得更远。所谓“五位君臣”理论正是洞山、曹山师徒二人所创宗派的主要思想和禅法。他们按参禅者对本体（真如，佛法）与现象（世界，我）关系的理解，确立了五种境界，由此判断学人悟境的深浅。所谓“五位君臣”就是以君臣偏正关系譬喻本体与现象（或理与事，心与物，体与用）关系。（这里头自然隐含着他们的“政治伦理学”。）具体的说就是用“正”来代表本体（理），用“偏”来代表现象（事），用“兼”来表示非正非偏的中道，理事偏正回互，互相配合而成五种形式，比配以“君”、“臣”之位就成了“五位君臣”。它们是：（1）正中偏（“君位”）；（2）偏中正（“臣位”）；（3）正中来（“君视臣”）；（4）偏中至（“臣向君”）；（5）兼中到（“君臣合”）。去掉加在“五位君臣”上的种种玄虚神秘的外衣（如五卦爻、五相、五位功勋之类），不考虑其明显的儒家政治学表述形式，从禅学上看，所谓“五位君臣”就是讲的“世界”（物、事、用）与“佛”（心、理、体）的关系。“正中偏（君位）”、“正中来（君视臣）”两“位”是“背理就事”，即不能透过现象、事相探得本体、真如；“偏中正（臣位）”、“偏中至（臣向君）”两“位”则是“舍事入理”，即只重本体、真如而忽视现象、世间万物。它们都是根据智性的现象（偏）与本体（正）之分把世界、我与佛割裂开来，这样就无法获得最高体验（禅）。唯有第五“位”“兼

中到(君臣合)"是体用不分、理事圆融、空有不二,色即空,雅即俗——即"世界即佛","佛即我"的般若直观(禅体验),是最上至极的佛果,用曹山本寂的话就是"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曹洞宗人即以此"五位君臣"法为标准,衡量学人是否已经"断绝渗漏"达到了事理合一、世界即佛的境界。曹洞宗人以"五位君臣"、"偏正回互"来说明理事、体用的关系,显然进一步发挥了石头希迁的禅学思想,其目的与石头一样都是要求学人无心执著、自然解脱,无所分别,但他们与南岳、马祖一系比起来显然更重"理"悟,对"言教"不执著但很认真,所以他们接引学人方便施设中更显绵密稳重。例如洞山常教人"行写道"即于日常行事中认识自身,把握"真如",放旷任道。有人问:"未审如何是写道?"洞山曰:"不逢一人。"又问:"如何行?"洞山曰:"直须足下无私去。"问:"只如行写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曰:"阇黎因甚颠倒?"问:"什么处是学人颠倒?"曰:"若不颠倒,因什么都认奴作郎(主)?"问:"然则如何是本来面目?"洞山曰:"不行写道。"曹洞宗应机接物稳健裕如,由此可见一斑。

曹洞宗的宗风历来有"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之称。其师徒相承,不行临济之棒喝,也不多言多说,玩弄禅机,而是在重视对本体与现象世界关系的全面把握中,以敲唱为用,以理事圆融指导禅行,以事显理,方便开示,让学者行解相扶,自在解脱。其接化学人,有似精耕细作田土的农夫,绵密回互,妙用亲切,因而禅林将之与临济宗相比,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说。

曹洞宗风至曹山而大成,但是曹山本寂的法系四传后即断绝无可改。曹洞宗是通过洞山良价另一法嗣云居道膺(? —902)而延续宗脉的。道膺得法弟子中又唯同安道丕法席隆盛,传承不绝。道丕下出同安观志,观志下出梁山缘观,缘观下又出大阳警玄(948—1027)。警玄死后二十余年,有投子义青(1032—1083)继承法嗣,使得曹洞宗得以庚续。义青的弟子中又以芙蓉道楷(1042—1117)最著名,道楷门下著名弟子有鹿门自觉和丹霞子淳(? —1119)。子淳

门下出现了长芦清丁(1091—1152)和宏智正觉(1091—1157),使曹洞宗在两宋之际开始复兴起来。两宋之际,影响最大的正是倡导"默照禅"的宏智正觉(又名天童正觉)。曹洞宗的振兴主要靠的就是正觉之力。他的默照禅在南宋初年有特别的吸引力,追随正觉修习默照禅的僧俗数以千计。默照禅的出现,也是宋代禅学的重要特点。"默照禅",即于默然静坐中进行内心观照。它要求学人"默默无言",认为"默"就是"至言","言不涉听";"照"就是运用大乘佛教的般若智慧。以此可以达到内心清净空明,"鉴时廓尔,体处灵然"的境界,从而彻见"法源",体悟空灵超绝的心体佛性。这里面既融入了慧能南宗般若性空观,也糅合了传统道家的"心斋"、"坐忘"思想与养性术。同时他针对大慧宗杲的看话禅的不坐禅而重倡打坐,形式上更是早期禅宗如神秀北宗禅的传统印度禅法的复归,无疑已有别于动静语默皆是禅、呵斥执著坐禅的南禅宗旨。当南禅禅法如此向外、向传统"借贷"时,就表明禅宗内部已显衰微之势,很难再开拓新的境界了。

以下所选曹洞宗前两代祖师"药山惟俨禅师"、"云岩昙晟禅师"出自《五灯会元》卷5;曹洞宗从"洞山良价禅师"开始十二代传法入选其中17位禅师,原文出自《五灯会元》卷13、卷14"曹洞宗"专卷,其中"洞山良价禅师"至"同安丕禅师"选自卷13,"同安志禅师"以下选自卷14。

青原下二世
石头迁禅师法嗣
药山惟俨禅师

澧州药山惟俨禅师[①],绛州韩氏子[②]。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

禅师出家[3]，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4]。博通经论，严持戒律。一日，自叹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谁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4]？"首造石头之室[5]，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6]，尝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师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7]。"

师稟命恭礼马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8]，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师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什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9]。"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

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师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篾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师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师乃辞祖返石头。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作么？"曰："一物不为。"头曰："恁么即闲坐也。"曰："若闲坐即为也。"头曰："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曰："千圣亦不识。"头以偈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头曰："我这里针扎不入。"师曰："我这里如石上栽花[10]。"头然之。

后居澧州药山，海众云会。师与道吾说苕溪上世为节察来。吾曰："和尚上世曾为什么？"师曰："我痿痿羸羸[11]，且恁么过时。"吾曰："恁何如此？"师曰："我不曾展他书卷。"院主报："打钟也，请和尚上堂。"师曰："汝与我击钵盂去。"曰："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师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么，和尚如何？"师曰："我无这个眷属。"谓云岩曰："与我唤沙弥来。"岩曰："唤他来作什么？"师曰："我有个折脚铛子，要他提上契下。"岩曰："恁么则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师便休。园头栽菜次，师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众吃什么？"师曰："汝还有口么？"头无对。

道吾、云岩侍立次，师指按山上枯荣二树，问道吾曰："枯者是，荣者是？"吾曰："荣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又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岩曰："枯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淡去。"高沙弥忽至，师曰："枯者是，荣者是？"弥曰："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师顾道吾、云岩曰："不是，不是。"问："如何是不被诸境惑？"师曰："听他何碍汝？"曰："不会。"师曰："何境惑汝？"问："如何是道中至宝？"师曰："莫谄曲。"曰："不谄曲时如何？"师曰："倾国不换。"有僧再来依附，师问："阿谁？"曰："常坦。"师呵曰："前也是常坦，后也是常坦。"

师久不升堂，院主自白："大众久思和尚示诲。"师曰："打钟着！"众才集，师便下座，归方丈。院主随后问曰："和尚既许为大众说话，为什么一言不措？"师曰："经有经师[12]，论有论师[13]，争怪得老僧？"

师问云岩："作什么？"岩曰："担屎。"师曰："那个辈[14]！"岩曰："在。"师曰："汝来去为谁？"曰："替他东西。"师曰："何不教并行？"曰："和尚莫谤他。"师曰："不合恁么道。"曰："如何道？"师曰："还曾担么！"

师坐次，僧问："兀兀地思量什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的。"曰："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问："学人拟归乡时如何？"师曰："汝父母遍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汝归何所？"曰："恁么则不归去也。"师曰："汝却须归去。汝若归乡，我示汝个休粮方子[15]。"曰："便请。"师曰："二时上堂[16]，不得咬破一粒米。"问："如何是涅槃？"师曰："汝未开口时唤作什么？"

问僧："甚处来？"曰："湖南来。"师曰："洞庭湖水满也未？"曰："未。"师曰："许多时雨水，为什么未满？"僧无语。

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之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师召侍者，点茶与这僧。

踏州县困。师问庞居士："一乘中还着得这个事么[17]？"士曰："某甲只管日求升合，不知还着得么？"师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么？"士曰："拈一放一，未为好手。"师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师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个一乘问宗，今日失却

也。”师曰：“是！是！”

上堂：“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却须防禁，莫教抵触。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担荷，实无枝叶可得。虽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绝言语。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的，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师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岩问：“什么物作声？”师抽刀摸口作斫势。

遵布衲浴佛[18]。师曰：“这个从汝浴，还浴得那个么？”遵曰：“把将那个来。”师乃休。问：“学人有疑，请师决。”师曰：“待上堂时来，与阇黎决疑。”至晚，上堂众集。师曰：“今日请决疑。上座在什么处？”其僧出众而立。师下禅床，把住曰：“大众，这僧有疑。”便与一推，却归方丈。

师问饭头：“汝在此多少时也？”曰：“三年。”师曰：“我总不识汝。”饭头罔测，发愤而去。

问：“身命急处如何？”师曰：“莫种杂种。”曰：“将何供养？”师曰：“无物者。”

师令供养主抄化。甘行者问：“甚处来？”曰：“药山来。”甘曰：“来作么？”曰：“教化。”甘曰：“将得药来么？”曰：“行者有什么病？”甘便舍银两铤。主便归纳疏。师问曰：“子归何速？”主曰：“问佛法相当得银两铤。”师令举其语，主举已，师曰：“速送还他。子着贼了也。”主便送还。甘曰：“由来有人。”遂添银施之。

问僧：“见说汝解算[19]，是否？”曰：“不敢。”师曰：“汝试算老僧看。”僧无对。

师书“佛”字，问道吾：“是什么字？”吾曰：“佛字。”师曰：“多口阿师[20]！”问：“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师良久曰：“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犹较些子[21]。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众夜参，不点灯。师垂语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儿[22]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道。”师曰：“侍者把灯来！”其僧抽身入众。问僧：“甚处来？”曰：“南泉来。”师曰：“在彼多少时？”曰：“粗经冬夏。”师曰：“恁么则成一头水牯牛去也！”曰：“虽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师曰：“口喝东西风那？”曰：“和尚莫错，

自有拈匙把箸人在。”问：“达磨未来时，此土还有祖师意否？”师曰：“有。”曰：“既有，祖师又来作什么？”师曰：“只为有，所以来。”

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却自看？”师曰：“我只图遮眼。”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

问：“平田浅草，麈鹿成群[23]，如何射得麈中主？”师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师曰：“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师曰：“弄泥团汉有什么限[24]？”

朗州刺史李翺问：“师何姓？”师曰：“正是时。”李不委，却问院主：“某甲适来问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时。’未审姓什么？”主曰：“恁么则姓韩也。”师闻，乃曰：“得恁么不识好恶！若是夏时对他，便是姓热。”

师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啸一声，应澧阳东九十里许，居民尽谓东家，明晨迭相推问，直到药山。徒众曰：“昨夜和尚山顶大啸。”李赠诗曰：“迭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临顺世[25]，叫曰：“法堂倒！法堂倒！”众皆持柱撑之。师举手曰：“子不会我意。”乃告寂。塔于院东隅。唐文宗谥弘道大师[26]，塔曰化城。

【注释】

①澧州：今湖南澧县。

②绛州：今山西新绛。

③潮阳：今属广东。

④律师：精通律学、善讲戒律的僧师。

④布巾：意为担任侍者，事奉住持僧。又称“巾侍”。

⑤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

⑥三乘十二分教：三乘，佛教化度脱众生的三种方法，一般指声闻、缘觉、菩萨（或佛）。三乘教法系佛权宜方便之说，并非根本法；十二分教，又称“十二部经”，全部佛经分为十二类体例，故称。

⑦马大师：指马祖道一禅师。

⑧扬眉瞬目：扬眉与瞬目是禅家示机、应机时的动态语，泛指禅机作略。

⑨蚊子上铁牛：蚊子停在铁牛身上，无处可以下嘴叮咬，喻指禅法不可用语言表述，无法通过语言去领会。

⑩石上栽花：比喻禅机坚固缜密，无懈可击，难以契入，也喻指悟心清净，不可染污，如同石上不可栽花一般。

⑪痿痿羸羸：指身体瘦弱。

⑫经师：精通经藏、善于诵讲经文的僧师。

⑬论师：精通并善于讲解论藏（三藏之一）典籍的僧师。

⑭聮音 ní，语助词，相当于“哩”、“呢”。

⑮方子：方法。

⑯二时：古代寺院多一日二餐，早晨吃粥，中午吃饭，故称二时，又曰：“二时粥饭”。

⑰一乘：佛教化一切众生成佛的唯一根本方法。

⑱浴佛：佛家在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日（农历四月初八）所举行的纪念仪式，因是以香水灌浴释迦佛像，故称“浴佛”。

⑲算：占卜。

⑳多口阿师：多口，啰嗦；阿师，对僧人的称呼。

㉑较些子：俗语，犹言较好。

㉒特牛：公牛。

㉓麈鹿：兽名，属鹿类，俗称四不像。麈，音 zhǔ。

㉔弄泥团汉：对陷于种种纠缠、不能当下顿悟的禅人之斥语。

㉕太和八年：公元 834 年。太和，唐文宗一年号（827—835）。

㉖唐文宗：公元 827—840 年在位。

青原下三世
药山俨禅师法嗣
云岩昙晟禅师

潭州云岩昙晟禅师，钟陵建昌王氏子[①]。少出家于石门，参百

丈海禅师二十年，因缘不契，后造药山。山问："甚处来？"曰："百丈来。"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师曰："寻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咸则咸味，淡则淡味，不咸不淡是常味。作么生是百味具足的句？"师无对。山曰："争奈目前生死何！"师曰："目前无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时？"师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气也不除。"

他日侍立次，山又问："百丈更说什么法？"师曰："有时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内会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没交涉。"山又问："更说什么法？"师曰："有时上堂，大众立定，以拄杖一时趁散。复召大众，众回首。丈曰：'是什么？'"山曰："何不早恁么道，今日因子得见海兄。"师于言下顿省，便礼拜。

一日，山问："汝除在百丈，更到什么处来？"师曰："曾到广南来。"曰："见说广州城东门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曰："非但州主，阖国人移亦不动[2]。"山又问："闻汝解弄师子，是否？"师曰："是。"曰："弄得几出？"师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师曰："和尚弄得几出？"曰："我弄得一出。"师曰："一即六，六即一。"后到沩山，沩问："承闻长老在药山弄师子，是否？"师曰："是。"曰："长弄？有置时？"师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时师子在什么处？"师曰："置也，置也！"

僧问："从上诸圣什么处去？"师良久，曰："作么，作么！"问："暂时不在，如同死人时如何？"师曰："好埋却。"问："大保任的人，与那个是一是二？"师曰："一机之绢，是一段是两段？"

师煎茶次，道吾问："煎与阿谁？"师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师曰："幸有某甲在。"

师问石霜："什么处来？"曰："沩山来。"师曰："在彼中得多少时？"曰："粗经冬夏。"师曰："恁么即成山长也。"曰："虽在彼中却不知。"师曰："他家亦非知非识。"石霜无对。

住后，上堂示众曰："有个人家儿子，问着无有道不得的。"洞山出问曰："他屋里有多少典籍？"师曰："一字也无。"曰："争得恁么多知？"师曰："日夜不曾眠。"山曰："问一段事还得否？"师曰："道得却不道。"问僧："甚处来？"曰："添香来。"师曰："还见佛否？"曰："见。"

师曰："什么处见？"曰："下界见。"师曰："古佛！古佛！"道吾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3]？"师曰："如人夜间背手摸枕子。"吾曰："我会也。"师曰："作么生会？"吾曰："遍身是手眼。"师曰："道也太煞道，只得道八成。"吾曰："师兄作么生？"师曰："通身是手眼。"

扫地次，道吾曰："太区区生！"师曰："须知有不区区者。"吾曰："恁么则有第二月也[4]。"师竖起扫帚曰："是第几月？"吾便行。

问僧："甚处来？"曰："石上语话来。"师曰："石头点头也无？"僧无对。师自代曰："示语话时却点头。"

师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师眼睛得么？"师曰："汝的与阿谁去也？"曰："良价无。"师曰："设有，汝向什么处着？"山无语。师曰："乞眼睛的是眼否？"山曰："非眼。"师便喝出。

尼僧礼拜，师问："汝爷在否？"曰："在。"师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师曰："汝有个爷不年八十，还知否？"曰："莫是恁么来者！"师曰："恁么来者，犹是儿孙。"僧问："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时如何？"师曰："汝因什么却从佛界来？"僧无对。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莫道体不得，设使体得，也只是左之右之。"

院主游石室回，师问："汝去入石室里许，为只恁么便回？"主无对。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师曰："汝更去作什么？"山曰："不可人情断绝去也。"

会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5]，命澡身竟，唤主事令备斋，来日有上座发去。至二十七夜归寂，茶毗得舍利一千余粒，瘞于石塔[6]。谥无住大师。

【注释】

①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

②阖国：全国。

③正眼：禅者观察事物、认识真理的智慧眼光。

④第二月：第二轮月亮，指虚妄者所见到的幻象，而非真实存在。

⑤会昌元年辛酉：公元841年，是年为辛酉年。会昌，唐武宗年号(841—846)。

⑥瘞：音 yì，埋葬。

青原下四世
云岩晟禅师法嗣
洞山良价禅师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禅师[1]，会稽俞氏子。幼岁从师念《般若心经》，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处，忽以手扪面，问师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经言无？”其师骇然异之，曰：“吾非汝师。”即指往五泄山礼默禅师披剃。年二十一，诣嵩山具戒。

游方，首诣南泉，值马祖讳辰修斋。泉问众曰：“来日设马祖斋，未审马祖还来否？”众皆无对。师出对曰：“待有伴即来。”泉曰：“此子虽后生，甚堪雕琢。”师曰：“和尚莫厌良为贱。”

次参沩山，问曰：“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2]，某甲未究其微。”沩曰：“阇黎莫记得么？”师曰：“记得。”沩曰：“汝试举一遍看。”师遂举：“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国师曰：‘墙壁瓦砾是。’僧曰：‘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国师曰：‘是。’僧曰：‘还解说法否？’国师曰：‘常说炽然，说无间歇。’僧曰：‘某甲为什么不闻？’国师曰：‘汝自不闻，不可妨他闻者也。’僧曰：‘未审什么人得闻？’国师曰：‘诸圣得闻。’僧曰：‘和尚还闻否？’国师曰：‘我不闻。’僧曰：‘和尚既不闻，争知无情解说法？’国师曰：‘赖我不闻，我若闻，即齐于诸圣，汝即不闻我说法也。’僧曰：‘恁么则众生无分去也。’国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僧曰：‘众生闻后如何？’国师曰：‘即非众生，’僧曰：‘无情说法，据何典教？’国师曰：‘灼然。言不该典，非君子之所谈。汝岂不见《华严经》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

师举了，沩曰：“我这里亦有，只是罕遇其人。”师曰：“某甲未明，乞师指示。”沩竖起拂子曰：“会么？”师曰：“不会，请和尚说。”沩曰：“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师曰：“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否？”沩曰：“此去澧陵攸县，石室相连，有云岩道人[3]，若能拨草瞻风[4]，

必为子之所重。”师曰：“未审此人如何？”沩曰：“他曾问老僧：‘学人欲奉师时如何？’老僧对他道：‘直须绝渗漏始得。’他道：‘还得不违师旨也无？’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这里。’”

师遂辞沩山，径造云岩，举前因缘了，便问：“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岩曰：“无情得闻。”师曰：“和尚闻否？”岩曰：“我若闻，汝即不闻吾说法也。”师曰：“某甲为什么不闻？”岩竖起拂子曰：“还闻么？”师曰：“不闻。”岩曰：“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师曰：“无情说法，该何典教？”岩曰：“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师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时方得知。”

师问云岩：“某甲有余习未尽。”岩曰：“汝曹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岩曰：“还欢喜也未？”师曰：“欢喜则不无，如粪扫堆头，拾得一颗明珠。”师问云岩：“拟欲相见时如何？”曰：“问取通事舍人[5]。”师曰：“见问次。”曰：“向汝道什么？”

师辞云岩，岩曰：“什么处去？”师曰：“虽离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师曰：“无。”曰：“莫归乡去？”师曰：“无。”曰：“早晚却回。”师曰：“待和尚有住处即来。”曰：“自此一别，难得相见。”师曰：“难得不相见。”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6]，如何祇对？”岩良久，曰：“只这是。”师沉吟，岩曰：“价阇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7]。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养云岩真次，僧问：“先师道只这是，莫便是否？”师曰：“是。”曰：“意旨如何？”师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曰：“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师曰：“若不知有，争能恁么道？若知有，争肯恁么道？”

师在沩潭，见初首座，有语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师遂问曰：“佛界道界即不问，只如说佛界道界的是什么人？”初良久无对。师曰：“何不速道？”初曰：“争即不得。”师曰：“道也未曾道，说什么争即不得？”初无对。师曰：“佛之与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么？”师曰：“得意忘言。”初曰：“犹将教意向心

头作病在。”师曰：“说佛界道界的病大小？”初又无对。次日忽迁化，时称师为“问杀首座价”。

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8]，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权开“五位”[9]，善接三根[10]。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11]，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师因云岩讳日营斋，僧问：“和尚于云岩处得何指示？”师曰：“虽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设斋作什么？”师曰：“争敢违背他！”曰：“和尚初见南泉，为什么却与云岩设斋？”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曰：“和尚为先师设斋，还肯先师也无？”师曰：“半肯半不肯。”曰：“为什么不全肯？”师曰：“若全肯，即孤负先师也。”问：“欲见和尚本来师，如何得见？”师曰：“年牙相似，即无阻矣。”僧拟进语，师曰：“不蹉前踪，别请一问。”僧无对。问：“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师曰：“何不向无寒暑处去？”曰：“如何是无寒暑处？”师曰：“寒时寒杀阇黎，热时热杀阇黎。”

上堂：“还有不报四恩三有者么？”众无对。又曰：“若不体此意，何超始终之患？直须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常无间断，始得相应。直须努力，莫闲过日。”问僧：“什么来？”曰：“游山来。”师曰：“还到顶么？”曰：“到。”师曰：“顶上有人么？”曰：“无人。”师曰：“恁么则不到顶也。”曰：“若不到顶，争知无人？”师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辞往，西天有人不肯。”师曰：“我从来疑着这汉。”

师与泰首座冬节吃果子次，乃问：“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且道过在什么处？”泰曰：“过在动用中。”师唤侍者，掇退果卓。

问云峰：“从甚处来？”曰：“天台来。”师曰：“见智者否？”曰：“义存吃铁棒有分。”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大似骇鸡犀。”问：“蛇吞虾蟆，救则是，不救则是？”师曰：“救则双目不睹，不救则形影不彰。”

有僧不安，要见师。师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

师曰："你是什么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阐提人家男女。"师良久。僧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师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檐下过来。"曰："回互不回互[12]？"师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处去？"师曰："粟畚里去。"僧嘘一声，曰："珍重。"便坐脱。师以拄杖敲头三下，曰："汝只解与么去，不解与么来。"

因夜参，不点灯，有僧出问话。退后，师令侍者点灯，乃召适来问话僧出来。其僧近前，师曰："将取三两粉来，与这个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发，遂罄舍衣资设斋。得三年后，辞师。师曰："善为！"

时雪峰侍立，问曰："只如这僧辞去，几时却来？"师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来。"其僧归堂，就衣钵下坐化。峰上报师，师曰："虽然如此，犹较老僧三生在。"雪峰上问讯，师曰："入门来须有语，不得道早个入了也。"峰曰："某甲无口。"师曰："无口且从，还我眼来。"峰无语。

雪峰搬柴次，乃于师面前抛下一束。师曰："重多少？"峰曰："尽大地人提不起。"师曰："争得到这里？"峰无语。

问僧："甚处来？"曰："三祖塔头来[13]。"师曰："既从祖师处来，又要见老僧作什么？"曰："祖师即别，学人与和尚不别。"师曰："老僧欲见阇黎本来师，还得否？"曰："亦须待和尚自出头来，始得。"师曰："老僧适来暂时不在。"官人问："有人修行否？"师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问："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时如何？"师乃合掌顶戴。

问僧："作什么来？"曰："孝顺和尚来。"师曰："世间什么物最孝顺？"僧无对。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万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云居出曰："某甲参堂去。"师有时曰："体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语话分。"僧问："如何是语话？"师曰："语话时阇黎不闻。"曰："和尚还闻否？"师曰："不语话时即闻。"问："如何是正问正答？"师曰："不从口里道。"曰："若有人问，师还答否？"师曰："也未曾问。"问："如何是从门入者非宝[14]？"师曰："便好休。"问："和尚出世几人肯？"师曰："并无一人肯。"曰："为什么并无一人肯？"师曰："为

他个个气宇如王。”

师问讲《维摩经》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唤作什么语”“曰：“赞法身语。”师曰：“唤作法身，早是赞也。”问：“时时勤拂试，为什么不得他衣钵？未审什么人合得？”师曰：“不入门者。”曰：“只如不入门者，还得也无？”师曰：“虽然如此，不得不与他。”却又曰：“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合得他衣钵，汝道什么人合得？这里合下得一转语，且道下得什么语？”

时有一僧，下九十六转语并不契，末后一转始惬师意。师曰：“阇黎何不早恁么道？”别有一僧密听，只不闻末后一转，遂请益其僧。僧不肯说，如是三年相从，终不为举。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请举前话，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遂持刀白云：“若不为某举，即杀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阇黎且待，我为你举。”乃曰：“直晓将来亦无处着。”其僧礼谢。

有庵主不安，凡见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语不契。师乃去访之。主亦曰：“相救。”师曰：“什么相救？”主曰：“莫是药山之孙，云岩嫡子么？”师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迁化。

僧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师曰：“火后一茎茆。”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13]，未审如何是鸟道？”师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师曰：“直须足下无私去。”曰：“只如行鸟道，莫便是本来面目否？”师曰：“阇黎因什颠倒？”曰：“什么处是学人颠倒？”师曰：“若不颠倒，因什么却认奴作郎？”曰：“如何是本来面目？”师曰：“不行鸟道。”

师谓众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语话分。”僧问：“如何是佛向上人？”师曰：“非佛。”师与密师伯过水，乃问：“过水事作么生？”伯曰：“不湿脚。”师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伯曰：“你又作么生？”师曰：“脚不湿。”

僧问茱萸：“如何是沙门行？”萸曰：“行则不无，有觉即乖。”别有僧举似师，师曰：“他何不道：‘未审是什么行？’”僧遂进此语，萸曰：“佛行，佛行。”僧回举似师，师曰：“幽州犹似可，最苦是新罗。”僧却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师令侍者持此语问三圣然和尚，圣于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举似师。师

肯之。

师见幽上座来，遽起向禅床后立。幽曰："和尚为什么回避学人？"师曰："将谓阇黎不见老僧？"问："如何是玄中又玄？"师曰："如死人舌。"

师洗钵次，见两鸟争虾蟆。有僧便问："这个因什么到恁么地？"师曰："只为阇黎。"问："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师曰："禾茎粟千。"问："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堕众数？"师曰："吾常于此切。"会下有老宿去云岩回，师问："汝去云岩作什么？"宿曰："不会。"师代曰："堆堆地。"

师行脚时，会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铭》，弟子拟注。"师曰："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作么生注？"师看稻次，见朗上座牵牛。师曰："这个牛须好看，恐伤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应不伤人苗稼。"

僧问："如何是青山白云父？"师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云青山儿？"师曰："不辨东西者是。"曰："如何是白云青山倚？"师曰："去离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总不知？"师曰："不顾视者是。"问："清河彼岸是什么草？"师曰："是不萌之草。"

师作《五位君臣颂》曰[16]：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上堂："向时作么生？奉时作么生？功时作么生？共功时作么生？功功时作么生？"僧问："如何是向？"师曰："吃饭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奉？"师曰："背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功？"师曰："放下馒头时作么生？"曰："如何是共功？"师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师曰："不功。"[17]乃示颂曰：

圣主由来法帝尧，御人以礼曲龙腰。有时闹市头边过，到处文明贺圣朝。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中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枯木花开劫外春，倒骑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隐千峰外，月皎风清好日辰。众生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

斩。头角才生已不堪，拟心求佛好羞惭。迢迢空劫无人识，肯向南询五十三。

师因曹山辞，遂嘱曰："吾在云岩先师处，亲印《宝镜三昧》[18]，事穷的要，今付于汝。"词曰：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护。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仁。背触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则，用拔诸苦。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不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茎草味[19]，如金刚杵。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涂，挟带挟路。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毫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观树。如虎之缺，如马之鼻[20]。以有下劣，实几珍御。以有惊异，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直，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若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

师又曰："末法时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验真伪，有三种渗漏[21]。一日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日情渗漏，滞在向背，见处偏枯。三日语渗漏，究妙失宗，机昧终始，浊智流转。于此三种，子宜知之。"

又《纲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针双锁备，叶路隐全该。宝印当风妙，重重锦缝开。"二、《金锁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齐转觉难。力穷忘进退，金锁网鞔鞔。"三、《不堕凡圣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绝幽微。背风无巧拙，电火烁难追。"

上堂："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问僧："世间何物最苦？"曰："地狱最苦。"师曰："不然，在此衣线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师与密师伯行次，指路傍院曰："里面有人说心说性？"伯曰：

“是谁?”师曰:“被师伯一问,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说心说性的谁?”师曰:“死中得活。”

问僧:“名什么?”曰:“某甲。”师曰:“阿那个是阇黎主人公?”曰:“见祇对次。”师曰:“苦哉!苦哉!今时人例皆如此,只认得驴前马后的,将为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宾中主尚未分,如何是辨得主中主?”僧便问:“如何是主中主?”师曰:“阇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宾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师曰:“恁么道即易,相续也大难。”遂示颂曰:

嗟见今时学道流,千千万万认门头,恰似入京朝圣主,只到潼关便即休。

师不安,令沙弥传语云居,乃嘱曰:“他或问和尚安乐否,但道云岩路相次绝也。汝下此语须远立,恐他打汝。”沙弥领旨去,传语声未绝,早被云居打一棒,沙弥无语。

师将圆寂,谓众曰:“吾有闲名在世,谁人为吾除得?”众皆无对。时沙弥出曰:“请和尚法号。”师曰:“吾闲名已谢。”僧问:“和尚违和,还有不病者也无?”师曰:“有。”曰:“不病者还看和尚否?”师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审和尚如何看他?”师曰:“老僧看时,不见有病。”师乃问僧:“离此壳漏子[22],向什么处与吾相见。”僧无对。师示颂曰:“学者恒沙无一悟,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

乃命剃发、澡身、披衣,声钟辞众[23],俨然坐化。时大众号恸,移晷不止[24]。师忽开目谓众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复令主事办愚痴斋,众犹慕恋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备,师亦随众斋毕。乃曰:“僧家无事,大率临行之际,勿须喧动。”遂归丈室,端坐长往。当咸通十年三月[25],寿六十三,腊四十二[26],谥悟本禅师,塔曰慧觉。

【注释】

①瑞州洞山:今江西宜丰境内。

②南阳忠国师:唐代禅僧慧忠,慧能门下“五大宗匠”之一,因长期住南阳白崖山觉子谷,世称“南阳国师”。“无情说法”是禅客与慧忠国师之间的机缘语句。无情说法话,话即“因缘”、“公案”,此公案意在破除分别妄心,指出佛法

普遍存在。禅林常有拈捉。

③云岩道人:指云岩寺的昙晟禅师。

④拨草瞻风:喻拨开愚痴荒草,瞻望佛祖玄风。

⑤通事舍人:本为官名,唐宋官制中的亲近的属官的通称。这里是"掌管朝见引纳的人"之意。

⑥师真:禅师的容貌。

⑦渠:他。

⑧唐大中:唐宣宗时的年号(公元847—860年)。

⑨权:权宜教说。

⑩三根:泛指根器,天分各异的参禅者。

⑪洞上玄风:指曹洞宗禅学门风。

⑫回互:斟酌,犹豫。

⑬塔头:即塔。

⑭从门入者非宝:又作"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门外取来之物,终非自家珍宝,比喻向外驰求所获得的,并非自心本佛。

⑮鸟道:喻超越、空灵、玄妙之道,隐指禅宗道法。

⑯五位君臣:是曹洞宗创始人良价与本寂对于禅法的阐述系统,也是该宗接引学人的特殊方法。用君位(正位)和臣位(偏位)的五种配合,说明不同的禅法认识及参禅的情况。五种情况是:1. 正中偏是君位;2. 偏中正是臣位;3. 正中来是君视臣;4. 偏中至是臣向君;5. 兼中到是君臣合。参见本宗"概述"。本宗"概述"中有简说。

⑰以上所说"向"、"奉"、"功"、"共功"、"功功",即所谓"五位功勋"说,与"五位君臣"说分别对应。参见注⑯。

⑱宝镜三昧:阐述曹洞宗正偏回互之玄旨的宗典,为洞山良价撰。"正偏回互"之说实渊源于石头希迁所撰《参同契》,其后希迁传药山、药山传云岩、云岩传洞山,至洞山始集五位说之大成。本宗"概述"中有简说。

⑲荮草:植物名,即指五味子。　　,音diē)。

⑳羓:音zhù,指膝以上为白色的马。

㉑三种渗漏:亦称三渗漏,指悟道上的三种迷执,即下文所说"见渗漏"(在见解上的执著)、"情渗漏"(留存有取舍之念)、"语渗漏"(仍滞于语句)。

㉒壳漏子:躯体,肉体。

㉓声钟：敲钟。

㉔移晷：犹移日，日影移动，言时间长久。晷，日影。

㉕咸通十年：公元 879 年。

㉖腊：僧人受戒后，每过一次安居增加一“腊”，也就是一年一腊，是计算僧龄的量词。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禅师法嗣
曹山本寂禅师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①]，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山问：“阇黎名什么？”师曰：“本寂。”山曰：“那个鼻[②]！”师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③]，复问曰：“子向什么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山曰：“不变异处，岂有去邪？”师曰：“去亦不变异。”

遂往曹溪礼祖塔，回吉水。众向师名，乃请开法。师志慕六祖，遂名山为曹。寻值贼乱，乃之宜黄。有信士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持。师更何王为荷玉，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

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④]？”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

僧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曰：“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

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

学者失须识自宗，莫将真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着，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复作五相：㊀、偈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秋代簪缨者，休言落魄诗。"㊁、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偈曰："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偈曰："王宫初降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偈曰："浑然藏理事，朕兆卒难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

稠布衲问："披毛带角是什么堕？"师曰："是类堕。"曰："不断声色是什么堕？"师曰："是随堕。"曰："不受食是什么堕？"师曰："是尊贵堕。"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8]。若执初心，知有自己及圣位，故曰类堕。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时，摈却色声香味触法，得宁谧即成功动。后却不执六尘等事，随分而昧，任之则碍。所以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只是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岂况其余事邪？"

师凡言堕，谓混不得、类不齐，凡言初心者，所谓悟了同未悟耳。师作《四禁偈》曰："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曰："为什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问："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的人？"师曰："是。"曰："忽遇六贼来时如何？"师曰："亦须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师曰："一剑挥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始得和同。"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那个位？"曰："某甲从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曰："为什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只如不接是对宾，是

不对宾?”曰:“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 如是!”

问:“万法从何而生?”师曰:“从颠倒生。”曰:“不颠倒时万法何在?”师曰:“在。”曰:“在什么处?”师曰:“颠倒作么?”问:“不萌之草为什么能藏香象?”师曰:“阇黎幸是作家,又问曹山作么?”

问:“三界扰扰,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师曰:“不辨色。”曰:“为什么不辨色?”师曰:“若辨色即昏也。”师闻钟声,乃曰:“阿耶! 阿耶!”僧问:“和尚作什么?”师曰:“打着我心。”僧无对。

问:“维那甚处来?”曰:“牵醋糟去来。”师曰:“或到险处,又作么生牵?”那无对。问金峰志曰:“作什么来?”曰:“盖屋来。”师曰:“了也未?”曰:“这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师曰:“如是! 如是!”

师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师曰:“须知有不寒者。”曰:“谁是不寒者?”师夹火示之。僧曰:“莫道无人好!”师抛下火。僧曰:“某甲到这里却不会。”师曰:“日照寒潭明更明。”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师曰:“汝道洪州城里如许多人,什么处去?”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曰:“为什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曰:“恁么则不分去也。”师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师曰:“曹山却疑。”曰:“和尚为什么却疑?”师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问:“如何是无刃剑?”师曰:“非淬炼所成。”曰:“用者如何?”师曰:“逢者皆丧。”曰:“不逢者如何?”师曰:“亦须头落。”曰:“逢者皆丧则固是,不逢者为什么头落?”师曰:“不见道能尽一切。”曰:“尽后如何?”师曰:“方知有此剑。”

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曰:“当何显示?”师竖起拂子。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曰:“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显。”曰:“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问:“即心即佛即不问[6],如何是非心非佛?[7]”师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问:“如何是常在的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曰:“如何是常不在的人?”师曰:“难得。”

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师召税阇黎,税应诺。师曰:“清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

不拟亦是类。”曰：“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好！”

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师曰：“谩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8]。”云门问：“不改易的人来，师还接否？”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问：“人人尽有弟子在尘中，师还有否？”师曰：“过手来。”其僧过手，师点曰：“一二三四五六足。”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问：“子归就父，为什么父全不顾？”师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曰：“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问：“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大海？”师曰：“包含万有者。”曰：“既是包含万有，为什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息者不着。”曰：“既是包含万有，为什么绝气息者不着？”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息者有其德。”

曰：“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问：“具何知解，善能问难？”师曰：“不呈句。”曰：“问难个什么？”师曰：“刀斧斫不入。”曰：“恁么问难，还有不肯者么？”师曰：“有。”曰：“是谁？”师曰：“曹山。”问：“世间有什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儿头最贵。”曰：“为什么死猫儿头最贵？”师曰：“无人着价。”

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曰：“什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曰：“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

问僧：“作什么？”曰：“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曰：“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鞋来[9]。”

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曰：“为什么不雕琢？”师曰：“须知曹山好手。”问：“如何是曹山眷属？”师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问：“古德道：‘尽大地唯有此人。’未审是什么人？”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师曰：“也要老

兄定当。”曰：“作么生是第一月？”师曰：“险。”

师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什么经？”曰：“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曰：“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煞道，只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问：“学人十二时中[10]，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着一滴。”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曰：“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

问：“亲何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曰：“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曰：“拟杀何人？”师曰：“一切总杀。”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什么！”曰：“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何我！”曰：“何不自杀？”师曰：“无下手处。”

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什么人？”师曰：“第二月。”曰：“还求出也无？”师曰：“也求出，只是无路。”曰：“未审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问：“雪覆千山，为什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曰：“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诸山色。”

纸衣道者来参[11]，师问：“莫是纸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者曰：“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师曰：“汝只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者忽开眼，问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问强上座曰：“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的道理？”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煞道，只道得人成。”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师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

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师曰：“王敕既行，诸侯避道。”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什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曰：“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曰：“前来为什么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又曰：“阇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花。”

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你还畜得么？”曰：“畜得。”师曰：“你作么生畜？”曰：“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12]？”门便礼拜。

陆亘大夫问南泉：“姓什么？”泉曰：“姓王。”曰：“王还有眷属也无？”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后僧举问师：“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师曰：“不居正位。”曰：“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他不受礼。”曰：“何用来朝？”师曰：“违则斩。”曰：“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曰：“恁么则燮理之功，全归臣相也。”师曰：“你还知君意么？”曰：“外方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斩。”

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曰：“如何是道中人？”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曰：“犹带喜在。”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干不尽。”曰：“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曰：“请师接上阶。”师曰：“月落后来相见。”师寻常应机，曾无轨辙。

于天复辛酉夏夜[13]，问知事曰：“今日是几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师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行

脚去。”及时，梵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二，腊三十七。葬全身于山之西阿，谥元证禅师，塔曰福圆。

【注释】

①曹山：位于江西省宜黄县北。

②麽：语末疑问词，音 ní。

③洞上宗旨：指曹洞宗的禅法旨意。

④五位君臣旨诀：见“洞山良价禅师”。注⑯。

⑤以上所说即曹山本寂禅师开示学禅者的“三种堕”，堕，这里是“无碍自在地投身于”之意。第一是类堕（亦称沙门堕），所谓披毛戴角，即投身于禽兽畜类中去以济度众生，纵得觉悟仍还身回世间；第二是随堕（亦称随类堕），所谓不断声色，不执著但又不离且又能超越经验的世界；第三是尊贵堕，所谓不受食，食虽本分事但并不刻意求之以比喻虽本具佛性但并不刻意忆念此一尊贵的事实。由此，“堕”一字实含“入乎其内”、“超乎其外”两义也。

⑥即心即佛：心就是佛。这是禅宗核心理论。

⑦非心非佛：意谓禅法不可言说，不可用任何名词术语表述，不是心也不是佛。这是就：“即心即佛”而谈的。

⑧官不容针，私通车马：意谓法律严密，不容丝毫含糊，然以私下人情却大可通融，禅家使用此语，多指接引学人时，可以随机应物，灵活采用多种方便法门。

⑨鞊鞜：即拖鞋。鞊，音 tā。

⑩十二时：一天的十二个时辰。系我国古代计时法，将一天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时辰。

⑪纸衣道者：唐禅僧克符。

⑫披毛戴角：意谓“堕”为畜牲。参见注⑤。

⑬天复辛酉：公元 901 年。天复，唐昭宗一年号（901—904）。

云居道膺禅师

洪州云居道膺禅师[1]，幽州玉田王氏子[2]。童丱出家于范阳延寿寺[3]，二十五成大僧。其师令习声闻[4]，篇聚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问道，会有僧自豫章来，盛称洞山法席，师遂造焉。

山问："甚处来？"师曰："翠微来。"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师曰："翠微供养罗汉。某甲问：'供养罗汉，罗汉还来否？'微曰：'你每日噇个什么[5]？'"山曰："实有此语否？"师曰："有。"山曰："不虚参见作家来！"

山问："汝名什么？"师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师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与老僧祇对道吾的语一般。"师问："如何是祖师意？"山曰："阇黎，'他后有把茅盖头'，忽有人问，如何祇对？"师曰："道膺罪过。"山谓师曰："吾闻思大和尚生倭国作王，是否？"师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

山问师："甚处去来？"师曰："蹋山来。"山曰："那个山堪住？"师曰："那个山不堪住？"山曰："恁么则国内总被阇黎占却。"师曰："不然。"山曰："恁么则子得个入路。"师曰："无路。"山曰："若无路，争得与老僧相见？"师曰："若有路，即与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去在。"

师随洞山渡水次，山问："水深多少？"师曰："不湿。"山曰："粗人。"师曰："请师道。"山曰："不干。"

南泉问僧："讲什么经？"曰："《弥勒下生经》。"泉曰："弥勒几时下生？"曰："见在天宫，当来下生。"泉曰："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师问洞山："天上无弥勒，地下无弥勒，未审谁与安名？"山被问直得禅床震动，乃曰："膺阇黎，吾在云岩曾问老人，直得火炉震动；今日被子一问，直得通身汗流。"

师后结庵于三峰，经旬不赴堂。山问："子近日何不赴斋？"师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将谓汝是个人，犹作这个见解

在？汝晚间来。”师晚至，山召：“麤庵主。”师应诺。山曰：“不思善，不思恶，是什么？”师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寻不见。如是三日乃绝。山问师：“作什么？”师曰：“合酱。”山曰：“用多少盐？”师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师曰：“得。”山问：“大阐提人作五逆罪[6]，孝养何在？”师曰：“始成孝养。”自尔洞山许为室中领袖。初止三峰，其化未广。后开法云居，四众臻萃。

上堂，举：“先师道：‘地狱未是苦，向此衣线下不明大事，却是最苦。’”师曰：“汝等既在这个行流，十分去九，不较多也更着些子精彩[7]。便是上座不届平生行脚，不孤负丛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气息。汝若大事未办，且须履践玄途。”

上堂：“得者不轻微，明者不贱用，识者不咨嗟，解者无厌恶。从天降下则贫穿，从地涌出则富贵。门里出身易，身里出门难。动则埋身千丈，不动则当处生苗。一言迥脱，独拔当时。言语不要多，多则无用处。”僧问：“如何是从天降下则贫穷？”师曰：“不贵得。”曰：“如何是从地涌出则富贵？”师曰：“无中忽有。”刘禹端公问：“雨从何来？”师曰：“从端公间处来。”公欢喜赞叹。师却问公：“雨从何来？”公无语。

问：“如何是法门所重？”师曰：“心识不到处。”问：“佛与祖还有阶级否？”师曰：“俱在阶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古路不逢人。”问：“如何是一法？”师曰：“如何是万法？”曰：“未审如何领会？”师曰：“一法是你本心，万法是你本性，且道心与性是一是二？”僧礼拜，师示颂曰：“一法诸法宗，万法一法通。唯心与唯性，不说异兼同。”

问：“如何是口诀？”师曰：“近前来。”僧近前，师掷拂子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趁雀儿也不会。”僧问：“有人衣锦绣人来见和尚，后为什寸丝不挂？”师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扑倒也须粉碎。”问：“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未审和尚出多少人？”师展手示之。

问：“如何是向上人行履处？”师曰：“天下太平。”

问：“游子归家时如何？”师曰：“且喜归来。”曰：“将何奉献？”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问：“如何是诸佛师？”师喝曰：“这田库

儿。”僧礼拜。师曰：“你作么生会？”僧喝曰：“这老和尚！”师曰：“元来不会。”僧作舞出去。师曰：“沿台盘乞儿。”

师曾令侍者送袴与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8]。”竟不受。师再令侍者问：“娘未生时着个什么？”道者无语。后迁化有舍利，持似于师。师曰：“直饶得八斛四斗，不如当时下得一转语好。”

师在洞山作务，误划杀蚯蚓。山曰：“这个聻！”师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邺都，又作么生？”师不对。后有僧问：“和尚在洞山划杀蚯蚓因缘，和尚岂不是无语？”师曰：“当时有语，只是无人证明。”

问：“山河大地从何而有？”师曰：“从妄想有。”曰：“与某甲想出一铤金得么？”师便休去。僧不肯。

师问雪峰：“门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无，消个什么？”师曰：“消也。”僧问：“一时包裹时如何？”师曰：“旋风千匝。”

上堂：“如人将三贯钱买个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的。忽遇羚羊挂角[9]，莫道踪迹，气息也无。”僧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后如何？”师曰：“六六三十六。”僧礼拜。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不见道无踪迹。”其僧举似赵州，州曰：“云居师兄犹在。”僧便问：“羚羊挂角时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后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么难会？”州曰：“有什么难会？”曰：“请和尚指示。”州曰：“新罗！新罗！”又问长庆：“羚羊挂角时如何？”庆曰：“草里汉。”曰：“挂后如何？”庆曰：“乱叫唤。”曰：“毕竟如何？”庆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

众僧夜参，侍者持灯来，影在壁上。僧见便问：“两个相似时如何？”师曰：“一个是影。”问：“学人拟欲归乡时如何？”师曰：“只这是。”新罗僧问：“佛陀波利见文殊，为什却回去？”师曰：“只为不将来，所以却回去。”问：“如何是佛？”师叹：“赞叹不及。”曰：“莫知这便是否？”师曰：“不劳赞叹。”

问：“教中道‘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此意如何？”师曰：“动则应机堕恶道，静则为人轻贱。”问：“香积饭什么人得吃[10]？”师曰：“须知得吃的人入口也须抉出。”

有僧在房内念经，师隔窗问：“阇黎念者是什么经？”僧曰：“《维

摩经》。”师曰：“不问《维摩经》，念者是什么经？”其僧从此得入。

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问曰：“某甲不会。”师曰：“面前案山子也不会？”新罗僧问：“是什么得恁么难道！”师曰：“有什么难道？”曰：“便请和尚道。”师曰：“新罗！新罗！”问：“明眼人为什么黑如漆？”师曰：“何怪？”

荆南节度使成汭入山设供[11]，问曰：“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语？”师召尚书，书应诺。师曰：“会么？”书曰：“不会。”师曰：“汝若不会，世尊有密语；汝若会，迦叶不覆藏。”

僧问：“才生为什么不知有？”师曰：“不同生。”曰：“未生时如何？”师曰：“不曾灭。”曰：“未生时在什么处？”师曰：“有处不收。”曰：“什么人不受灭？”师曰：“是灭不得者。”

上堂：“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莫将等闲。这里是什么所在，争受容易。凡问个事，也须识些子好恶。若不识尊卑良贱，不知触犯，信口乱道，也无利益。傍家行脚，到处觅相似语，所以寻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学太多去。第一莫将来，将来不相似，言语也须看前头。八十老人入场屋，不是小儿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参差即千里万里，难为收摄。盖为学处不着力，敲骨打髓，须有来由。言语如钳如夹，如钩如锁，须教相续不断，始得头头上具，物物上明。岂不是得妙的事。一种学大须子细研穷，直须谛当的的无差。到这里有什么颠跋处，有什么拟议处，向去的人常须惨悚戢翼始得[12]。若是知有的人自解护惜，终不取次。十度发言，九度休去。为什么如此？恐怕无利益。体得的人，心如腊月扇子，直得口边醭出，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欲得恁么事，须是恁么人。既是恁么人，不愁恁么事。恁么事即难得。”

上堂：“汝等诸人，直饶学得佛边事，早是错用心。不见古人讲得天花落，石头点[13]，亦不干自己事。自余是什么闲，拟将有限身心向无限中用，如将方木逗圆孔，多少涕讹。若无恁么事，饶你攒花簇锦，亦无用处，未离情识在。一切事须向这里及尽，若有一毫去不尽，即被尘累。岂况更多！差之毫毛，过犯山岳。不见古人道，学处不玄，尽是流俗；闺阁中物，舍不得俱为渗漏。直须向这里及取、及去、及来，并尽一切事，始得无过。如人头头上了，物物上通，只唤作

了事人，终不吃作尊贵。将知尊贵一路自别。不见道，从门入者非宝，捧上不成龙，知么？”师为南昌钟王尊之，愿为世世师。

天复元年秋⑭，示疾。明年正月三日，问侍者曰：“今日是几？”曰：“初三。”师曰：“三十年后，但道只这是。”乃告寂。谥弘觉禅师。

【注释】

①洪州：今江西南昌。

②玉田：今属河北。

③范阳：今河北涿县。

④声闻：指佛经言教。

⑤噇：音 chuáng，吃。此词含有斥责意。

⑥五逆罪：五种重大的罪过，即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伤佛身、破坏僧团的团结。

⑦些子：一点儿。

⑧娘生袴：指本来面目。

⑨羚羊挂角：传说羚羊夜宿角挂在树上，脚不着地，猎狗无迹可寻。比喻禅家启发学人领悟禅道，不凭借语言文字、知识见解等。

⑩香积饭：维摩从香积如来方面得到而施与大众的饭；转指僧众所吃的饭。

⑪汭：音 ruì。

⑫戢翼：敛翅，止飞。喻退避。

⑬天花落，石头点：形容讲经说法，十分动听感人，以致空中香花降落，顽石也感动得点头。

⑭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天复，唐昭宗一年号(901—904)。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禅师法嗣
洞山道延禅师

瑞州洞山道延禅师，因曹山垂语云："有一人向万丈岩头腾身直下，此是什么人？"众无对。师出曰："不存。"山曰："不存个什么？"师曰："始得扑不碎。"山深肯之。后有僧问："请和尚密付真心[1]"师曰："欺这里无人作么？"

【注释】

①真心：真实不妄的心灵，佛心，此指佛法、禅法。

云居膺禅师法嗣
同安丕禅师

洪州凤栖山同安丕禅师，僧问："如何是无缝塔[1]？"师曰："吽[2]！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今日大有人从建昌来。"问："一见便休去时如何？"师曰："是也。更来这里作么？"问："如何是点额鱼？"师曰："不透波澜。"曰："惭耻时如何？"师曰："终不仰面。"曰："恁么则不变其身也。"师曰："是也。青云事作么生？"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金鸡抱子归霄汉，玉兔怀胎入紫微。"曰："忽遇客来，将何祗待？"师曰："金果朝来猿摘去，玉花晚后凤衔归。"问："无情还解说法也无？"师曰："玉犬夜行，不知天晓。"问："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未审将什么对？"师曰："要踢要举。"问："才有言诠，尽落今时，不落言诠，请师直说。"师曰："木人

解语非千舌，石女抛梭岂乱丝。”

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此理如何？”师曰：“孤蜂迥秀，不挂烟萝。片月行空，白云自在。”

新到参，师问：“甚处来？”曰：“湖南。”师曰：“还知同安这里风云体道，花槛璇玑么？”曰：“知。”师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师曰：“短贩樵人，徒夸书剑。”僧拟进语，师曰：“剑甲未施，贼身已露。”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藕丝击大象。”曰：“出世后如何？”师曰：“铁锁锁石牛。”问：“不伤王道如何？”师曰：“吃粥吃饭。”曰：“莫便是不伤王道也天？”师曰：“迁流左降。”问：“玉印开时，何人受信？”师曰：“不是恁么人。”曰：“亲宫事如何？”师曰：“道什么！”

问：“如何是毗卢师？”师曰：“阇黎在什么处出家？”问：“如何是触目菩提[3]？”师曰：“面前佛殿。”问：“片玉无瑕，请师不触。”师曰：“落汝后。”问：“玉印开时，何人受信？”师曰：“不是小小。”

问：“迷头认影如何止？”师曰：“告阿谁？”曰：“如何即是？”师曰：“从人觅，即转远也。”曰：“不从人觅时如何？”师曰：“头在什么处？”

问：“如何是同安一支箭？”师曰：“脑后看。”曰：“脑后事如何？”师曰：“过也。”问：“亡僧衣众人唱，祖师衣什么人唱？”师曰：“打。”

问：“将来不相似，不将来时如何？”师曰：“什么处着？”问：“未有这个时，作么生行履？”师曰：“寻常又作么生？”曰：“恁么则不改旧时人也。”师曰：“作何行履？”问：“如何是异类中人？”师曰：“露地藏白牛，长空吞日月。”

师看经次，见僧来参，遂以衣袖盖却头。僧近前作吊慰势，师放下衣袖，提起经曰：“会么？”僧却以衣袖盖头。师曰：“苍天！苍天！”

【注释】

①无缝塔：本指用整块大石雕成之塔，禅家用来指禅法隐密微妙，难以用语言表达，也指机语缜密，无懈可击。

②吽：音 hǒu，象声词，牛鸣。

③触目菩提：眼目所见，都是菩提智慧，是省悟者的境界。

青原下七世
同安丕禅师法嗣
同安志禅师

洪州同安志禅师，先同安将示寂[1]，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举，未有对者。末后师出曰："夜明帘外排班立，万里歌谣道太平。"安曰："须是这驴汉始得。"

住后，僧问："二机不到处，如何举唱？"师曰："遍处不立，玄中不失。"问："凡有言句，尽落今时。学人上来，请师直指。"师曰："目前不现，句后不迷。"曰："向上事如何？"师曰："迥然不换，标的即乘。"

【注释】

①先同安：指同安丕禅师，志禅师是其嗣法弟子。

青原下八世
同安志禅师法嗣
梁山缘观禅师

鼎州梁山缘观禅师[1]，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益阳水急鱼行涩，白鹿松高鸟泊难。"问："家贼难防时如何？"师曰："识得不为冤。"曰："识得后如何？"师曰："贬向无生国里。"曰："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也无？"师曰："死水不藏龙。"曰："如何是活水龙？"师曰："兴波不作浪。"曰："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师下座把住曰："莫教湿却老僧袈裟角。"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曰："龙生龙子，凤生凤儿。"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葱岭不传唐土印，胡

人漫唱太平歌。”问：“如何是从上传来的事？”师曰：“渡水胡僧无膝袴，背驼梵天不持经。”问：“如何是正法眼②？”师曰：“南华里。”曰：“为甚在南华里？”师曰：“为汝问正法眼。”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寰中天子，塞外将军。”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朗月悬空，室中暗坐。”问：“如何是衲衣下事？”师曰：“密”。师与瑞长老坐次，僧问：“二尊不并化，为甚两人居方丈？”师曰：“一亦非。”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

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师曰：“亡僧几时迁化？”曰：“争奈相送何！”师曰：“红炉焰上绦丝缕，磊磈云中不点头③。”

上堂：“垂钩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己。”

上堂：“垂丝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横空，白云自异。孤舟独棹，不犯清波。海上横行，罕逢明鉴。”问：“如何是衲衣下事？”师曰：“众圣莫显。”师后示偈曰：“红焰藏吾身，何须塔庙新。有人相肯重，灰里邈全真。”

【注释】

①鼎州：今湖南常德。

②正法眼：禅家所称的教外别传的心印，即禅宗玄旨。

③磊磈：音 ài dài，形容浓云蔽日。

青原下九世
梁山观禅师法嗣
大阳警玄禅师

郢州大阳山警玄禅师①，江夏张氏子②。依智通禅师出家，十九为大僧。听《圆觉了义》讲席，无能及者，遂游方。

初到梁山③，问：“如何是无相道场？”山指观音，曰：“这个是吴

处士画。”师拟进语，山急索曰：“这个是有相的，那个是无相的？”师遂有省，便礼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师曰：“道即不辞，恐上纸笔。”山笑曰：“此语上碑去在。”师献偈曰：“我昔初机学道迷，万水千山觅见知，明今辨古终难会，直说无心转更疑。蒙师点出秦时镜，照见父母未生时。如今觉了何所得，夜放乌鸡带雪飞。”山谓“洞上之宗可倚④”，一时声价籍籍。

山殁，辞塔至大阳，谒坚禅师⑤。坚让席使主之。僧问：“如何是大阳境？”师曰：“羸鹤老猿啼谷韵，瘦松寒竹锁青烟。”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作么！作么！”曰：“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满瓶倾不出，大地没饥人。”

上堂：“嵯峨万仞，鸟道难通。剑刃轻冰，谁当履践。宗乘妙句，语路难陈。不二法门，净名杜口⑥。所以达磨西来，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阳今日，也大无瑞。珍重！”

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大洋海底红尘起，须弥顶上水横流。”师问僧：“甚处来？”曰：“洪山。”师曰：“先师在么？”曰：“在。”师曰：“在即不无，请渠出来，我要相见。”僧曰：“嚫。”师曰：“这个犹是侍者。”僧无对。师曰：“吃茶去。”

上堂：“诸禅德须明平常无生句、妙玄无私句、体明无尽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无宾主，第三句兼带去。一句道得师子频呻，二句道得师子返掷，三句道得师子踞地。纵也周遍十方，擒也一时坐断。正当恁么时，作么生通得个消息？若不通得个消息，来朝更献楚王看。”

问：“如何是平常无生句？”师曰：“白云覆青山，青山顶不露。”曰：“如何是妙玄无私句？”师曰：“宝殿无人不侍立，不种梧桐免凤来。”曰：“如何是体明无尽句？”师曰：“手指空时天地转，回途石马出纱笼。”曰：“如何是师子频呻？”师曰：“终无回顾意，争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师子返掷？”师曰：“周旋往返全归父，繁兴大用体无亏。”曰：“如何是师子踞地？”师曰：“迥绝去来机，古今无变异。”问：“如何是大达的人？”师曰：“虚空类不得。”曰：“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白牛吐雪彩，黑马上乌鸡。”

上堂：“撒手那边千圣外，祖堂少室长根芽。鹭倚雪巢犹自可，

更看白马入芦花。”

上堂：“夜半乌鸡抱鹄卵，天明起来生老鹳。鹤毛鹰嘴鹭鸶身，却共乌鸦为侣伴。高入烟霄，低飞柳岸。向晚归来子细看，依稀恰似云中雁。”

师尝释曹山“三种堕”曰：“此三语须明得转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类堕。”师曰：“是沙门转身语，是异类中事，若不晓此意，即有所滞。直是要伊一念无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贵堕。”师曰：“须知那边了却，来这边行履。若不虚此位，即坐在尊贵。”“三不断声色，是随堕。”师曰：“以不明声色，故随处堕。须向声色里有出身之路。作么生是声色外一句？”

乃曰：“声不自声，色不自色，故云不断指掌，当指何掌也。”《五位颂》曰：

正中偏，一轮皎洁正当天，宛转虚玄事不彰，明暗只在影中圆。偏中正，休观朗月秦时镜，隐隐犹如日下灯，明暗混融谁辨影。正中来，脉路玄玄绝迂回，静照无私随处现，如行鸟道入尘开。偏中至，法法无依即智智，横身物外两不伤，妙用玄玄善周备。兼中到，叶路当风无中道，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

师神观奇伟，有威重。从儿稚中，日只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年八十，叹无可以继者，遂作偈并皮履、布直裰，寄浮山远禅师，使为求法器。偈曰：“杨广山头草，凭君待价焞[7]。异苗翻茂外，深密固灵根。”偈尾云：“得法乾潜众十年，方可阐扬。”造拜而受之。遂赞师像曰：“黑狗烂银蹄，白象昆仑骑。于斯二无碍，木马火中嘶。”

师天圣五年七月十九升座[8]，辞众示寂。塔于本山。

【注释】

①郢州大阳山：今湖北京山县北。

②江夏：今湖北武昌。

③梁山：指梁山缘观禅师所住寺院。

④洞上之宗：指曹洞宗的禅法旨意。

⑤坚禅师：慧坚禅师。

⑥不二法门，净名杜口：净名即菩萨维摩诘。据禅典，文殊在毗耶城向维摩问不二法门，维摩以沉默对之。

⑦焞：音 tūn，光明，这里可引申为弘扬、光大等意。

⑧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天圣，宋仁宗一年号(1023—1032)。

青原下十世
大阳玄禅师法嗣
投子义青禅师

舒州投子义青禅师[①]，青社李氏子[②]。七龄颖异，往妙相寺出家，试经得度。习《百法论》，未几叹曰："三祇途远[③]，自困何益？"乃入洛听《华严》，义若贯珠。尝读《诸林菩萨偈》，至"即心自性"，猛省曰："法离文字，宁可讲乎？"即弃游宗席。

时圆鉴禅师居会圣岩，一夕，梦畜青色鹰，为吉征。届旦师来，鉴礼延之。令看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因缘。经三载，一日问曰："汝记得话头么[④]？试举看。"师拟对，鉴掩其口。师了然开悟，遂礼拜。鉴曰："汝妙悟玄机邪？"师曰："设有也须吐却。"时资侍者在旁，曰："青华严今日如病得汗。"师回顾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⑤]，我即便呕。"

自此复经三年，鉴时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大阳顶相皮履、直裰[⑥]，嘱曰："代吾续其宗风，无久滞此。善宜护持。"遂书偈送曰："须弥立太虚，日月辅而转。群峰渐倚他，白云方改变。少林凤起丛，曹溪洞帘卷。金凤宿龙巢，宸苔岂车碾。"令依圆通秀禅师。

师至彼无所参问，唯嗜睡而已。执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当行规法。"通曰："是谁？"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与按过。"通即曳杖入堂，见师正睡。乃击床呵曰："我这里无闲饭与上座，吃了打眠。"师曰："和尚教某何为？"通曰："何不参禅去？"师曰："美食

不中饱人吃。”通曰：“争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师曰：“待肯，堪作什么？”通曰：“上座曾见什么人来？”师曰：“浮山⑦。”通曰：“怪得恁么顽赖。”遂握手相笑，归方丈。由是道声籍甚。初住白云⑧，次迁投子。

上堂，召大众曰：“若论此事，如鸾凤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挂角，那觅乎踪。金龙不守于寒潭，玉兔岂栖于蟾影。其或主宾若立，须威音世外摇头。问答言陈，仍玄路旁提为唱。若能如是，犹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劳相见。”

上堂：“宗乘若举，凡圣绝踪。楼阁门开，别户相见。设使卷帘悟去，岂免旁观。春遇桃花，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诸仁者，既是不传，为什铁牛走过新罗国里？”遂喝曰：“达者须知暗里惊。”

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曰：“威音前一箭，射透两重山。”曰：“如何是相传的事？”师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阳春。”曰：“恁么则入水见长人也。”师曰：“只知荆玉异，那辩楚王心？”僧礼拜，师以拂子击之。复曰：“更有问话者么？如无，彼此著便。”问：“和尚适来拈香，祝延圣寿，且道当今年多少？”师曰：“月笼丹桂远，星拱北辰高。”曰：“南山直耸齐天寿，东海洪波比福源。”师曰：“双凤朝金阙，青松古韵高。”曰：“圣寿已蒙师指示，治化乾坤事若何？”师曰：“不如缄口退，却是报皇恩。”

上堂：“默沉阴界，语落深坑。拟着则天地悬殊，弃之则千生万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镇海明珠，在谁收掌？”良久，卓拄杖曰：“百杂碎。”

上堂：“孤村陋店，莫挂瓶杯。祖佛玄关，横身直过。早是苏秦触塞，求路难回⑨。项主临江，何逃困命⑩。诸禅德到这里，进则落于天魔⑪，退则沉于鬼趣⑫。不进不退，正在死水中。诸仁者！作么生得平稳去？”良久，曰：“任从三尺雪，难压寸灵松。”

师作《五位颂》并序：“夫长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无偏，枯荣自异。是以法无异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圆正到，兼带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岂关万象。幽旨既融于水月，宗源派混于金河。不坠虚凝，回途复妙。”颂曰：

正中偏，星河横转月明前。彩气夜交天未晓，隐隐俱彰暗里圆。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雾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时镜。正中来，火里金鸡坐凤台。玄路倚空通脉上，披云鸟道出尘埃。兼中正，雪刃笼身不回避。天然猛将两不伤，暗里全施善周备。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触道。一般拈掇与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

师示寂，书偈曰："两处住持，无可助道。珍重诸人，不须寻讨。"投笔奄息。阇维多灵异，获设利五色⑬，同灵骨塔于寺北三峰庵。

【注释】

①舒州：今安徽潜山。投子，山名。

②青社：今河南偃师。

③三祇途远：指成佛是极其悠久艰苦的事。三祇："三祇劫"之省，指极其长久的时间。

④话头：禅语问答中开头的一句话，问题。

⑤忉忉：忧念的样子。

⑥大阳：即大阳警玄禅师。

⑦浮山：指法远禅师。

⑧白云：白云山，位于福建。

⑨苏秦触塞，求路难回：苏秦，战国时候的纵横家，早年游说秦王不被接纳而贫困窘迫。

⑩项主临江，何逃困命：楚汉相争时，西楚霸王项羽，被汉军围于垓下，突围至乌江，无路可逃，自刎而死。

⑪天魔：佛教神话中的障碍修道的魔王。

⑫鬼趣：佛经所说的"六道"(六趣)之一，即饿鬼道，也称饿鬼趣。

⑬设利：梵语音译，常作"舍利"，指佛及高僧的尸体火化后所获的珠状物，即佛骨。

青原下十一世
投子青禅师法嗣
芙蓉道楷禅师

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沂州崔氏子[1]。自幼学辟谷[2]，隐伊阳山。后游京师，籍名术台寺，试《法华》得度。谒投子于海会[3]，乃问："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饭。离此之外，别有为人处也无？"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还假尧舜禹汤也无？"师欲进语，子以拂子撼师口[4]，曰："汝发意来，早有三十棒也。"师即开悟，再拜便行。子曰："且来！阇黎。"师不顾，子曰："汝到不疑之地邪？"师即以手掩耳。

后作典座[5]，子曰："厨务勾当不易。"师曰："不敢。"子曰："煮粥邪？蒸饭邪？"师曰："人工淘米着火，行者煮粥蒸饭。"子曰："汝作什么？"师曰："和尚慈悲，放他闲去。"

一日侍投子游菜园，子度拄杖与师，师接得便随行。子曰："理合恁么？"师曰："与和尚提鞋挈杖，也不为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师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

至晚问师："早来说话未尽。"师曰："请和尚举。"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师即点灯来。子曰："汝上来下去，总不徒然。"师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儿婢子，谁家屋里无？"师曰："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曰："得恁么殷勤！"师曰："报恩有分。"

住后，僧问："胡家曲子不堕五音，韵出青霄，请师吹唱。"师曰："木鸡啼夜半，铁凤叫天明。"曰："恁么则一句曲含千古韵，满堂云水尽知音。"师曰："无舌童儿能继和。"曰："作家宗师，人天眼目。"师曰："禁取两片皮。"问："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如何是不露的事？"师曰："满船空载月，渔父宿芦花。"问："如何是曹洞家风？"师曰："绳床风雨烂，方丈草来侵。"问："如何是直截根源？"师曰："足下已生草，举步落危坡。"

上堂:“昼入祇陀之苑,皓月当天。夜登灵鹫之山,太阳溢目。乌鸦似雪,孤雁成群。铁狗吠而凌霄,泥牛斗而入海。正当恁么时,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场中,祖师门下,大家出一只手,接待往来知识。诸仁者!且道成得个什么事?”良久,曰:“剩栽无影树,留与后人看。”

上堂:“才升此座,已涉尘劳。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别传一句,勾贼破家。不失本宗,孤狸恋窟。所以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众生并为增语[6]。到这里回光返照,撒手承当,未免寒蝉抱枯木,泣尽不回头。”

上堂:“唤作一句,已是埋没宗风。曲为今时,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体处;借位明功,体在用处;若也体用双明,如门扇两开,不得向两扇上着意。不见新丰老子道[7],峰峦秀异,鹤不停机,灵木迢然,凤无依倚。直得功成不处,电火难追;拟议之间,长途万里。”

上堂:“腊月三十日已前即不问,腊月三十日事作么生?诸仁者到这里,佛也为你不得,祖师也为你不得,天下老和尚也为你不得,山僧也为你不得,阎罗老子也为你不得,直须尽却今时去[8]。若也尽却今时,佛也不奈他何,法也不奈他何,祖师也不奈他何,天下老和尚也不奈他何,山僧也不奈他何,阎罗老子也不奈他何。诸人且道,如何是尽却今时的道理?还会么?明年更有新条在,恼乱春风卒未休。”问:“如何是道?”师曰:“天角泥牛奔夜栏。”

上堂:“钟鼓喧喧报未闻,一声惊起梦中人。圆常静应无余事,谁道观音别有门。”良久,曰:“还会么?休问补陀岩上客,莺声啼断海山云。”

上堂,拈拄杖曰:“这里荐得,尽是诸佛建立边事。直饶东涌西没,卷舒自在,也未梦见七佛已前消息[9]。须知有一人,不从人得,不受教诏,不落阶级[10]。若识此人,一生参学事毕。”蓦召大众曰:“更若凝眸,不劳相见。”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运步,石女夜生儿。”便下座。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时。设使无舌人解语?”师曰:“妙用全施该世界,木人闲步火中来。”曰:“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众人

皆见。”曰：“未审见个什么？”师曰：“东壁打西壁。”

大观初[11]，开封尹李孝寿奏师“道行卓冠丛林，宜有褒显”，即赐紫方袍，号定照禅师。内臣持敕命至[12]，师谢恩竟，乃陈己志：“出家时尝有重誓，不为利名，专诚学道，用资九族。苟渝愿心，当弃身命。父母以此听许。今若不守本志，窃冒宠光，则佛法、亲盟背矣。”于是修表具辞。复降旨京尹坚俾受之。师确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下棘寺[13]，与从轻。寺吏闻有司，欲徒淄州。有司曰有疾，与免刑。及吏问之，师曰：“无疾。”曰：“何有灸瘢邪？”师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师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从之者如归市。

及抵淄川[14]，僦居[15]，学者愈亲。明年冬，敕令自便。庵于芙蓉湖心，道俗川凑。

示众曰：“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两须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你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担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巾。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诸仁者若也如斯，体究的不亏人。若也不肯承当，向后深恐费力。山僧行业无取，忝主山门，岂可坐费常住，顿忘先圣付嘱。

“今者辄学古人，为住持体例，与诸人议定，更不下山，不赴斋，不发化主。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可以备饭则作饭，作饭不足则作粥，作粥不足则作米汤。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办道。又况活计具足，风景不疏。花解笑，鸟解啼，木马长鸣，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鸣泉无声。岭上猿啼，露湿中宵之月。林间鹤唳，风回清晓之松。春风起时，枯木龙吟，秋

叶凋而寒林华散。玉阶铺苔藓之纹，人面带烟霞之色。音尘寂尔，消息宛然。一味萧条，无可趣向。

“山僧今日向诸人面前，说家门已是不著便，岂可更去升堂入室，拈槌竖拂，东喝西棒，张眉努目，如痫病发相似。不唯屈沉上座，况亦辜负先圣。你不见达磨西来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于立雪断臂⑯，可谓受尽艰辛。然而达磨不曾措了一词，二祖不曾问著一句。还唤达磨作不为人，得么？二祖做不求师，得么？山僧每至说着古圣做处，便觉无地容身，惭愧后人软弱，又况百味珍馐，递相供养。道我四事俱足，方可发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

“时光似箭，深为可惜。虽然如是，更在他人从长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诸仁者还见古人偈么？‘山田脱粟饭，野菜淡黄韭，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政和七年冬⑰，赐额曰华严禅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笔尽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移时乃逝。

【注释】

①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

②辟谷：亦称“断谷”、“绝谷”，即不食五谷，是道家修仙养生术。

③投子：此指投子义青禅师；海会，海会寺，位于安徽。

④撦：音 suò，拂。

⑤典座：寺院职事僧，主管总务。

⑥增语：多余的话语。

⑦新丰：山名，即洞山。

⑧尽却今时：了却今时，彻悟今时，即悟透如今眼前的禅法。禅家强调，禅法就在眼前目下，而不须向他时他处寻求。“尽却今时”体现了禅宗重视现实的精神。

⑨七佛：佛家称古印度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及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为过去七佛，略称“七佛”。

⑩不落阶级：意谓禅法直指人心，当下即悟，其间没有等级阶位。

⑪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

⑫内臣：太监。

⑬棘寺：大理寺的别称，古代听讼于棘木之下，大理寺为掌刑法的最高机关，故称。

⑭淄州：今山东淄博南。

⑮僦居：租屋居住。僦，音 jiù。

⑯立雪断臂：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向初祖达摩求法的故事。传说慧可为求得道法，于隆冬雪天，夜立于达摩门外，“坚立不动，迟明积雪发过膝”，又“潜取利刃，自断左臂”，感动达摩。

⑰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

丹霞子淳禅师

邓州丹霞子淳禅师[①]，剑州贾氏子[②]。弱冠为僧，彻证于芙蓉之室[③]。

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实，秘在形山。肇法师恁么道，只解指踪话迹，且不能拈示于人。丹霞今日擘开宇宙，打破形山，为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还见么？鹭鸶立雪非同色，明月芦花不似他。”

上堂，举德山示众曰：“‘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德山恁么说话[④]，可谓是只知入草求人，不觉通身泥水。子细观来，只具一只眼。若是丹霞则不然。我宗有语句，金刀剪不开，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怀胎。”

上堂：“亭亭日午犹亏半，寂寂三更尚未阁。六户不曾知暖意，往来常在月明前。”

上堂：“宝月流辉，澄潭布影。水无蘸月之意，月无分照之心。水月两忘，方可称断。所以道，升天的事直须扬却，十成的事直须去却。掷地金声，不须回顾。若能如是，始解向异类中行。诸人到这里，还相委悉么？”良久，曰：“常行不举人间步，披毛戴角混尘泥。”

僧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金菊乍开蜂竞采。"曰："见后如何？"师曰："苗枯华谢了无依。"

宣和己亥春[5]，示寂。塔全身于洪山之南。

【注释】

①邓州：今属河南。

②剑州：今属四川。

③芙蓉：即芙蓉道楷禅师。

④德山：即德山宣鉴禅师，有"德山喝"之称。参见本书"云门宗"。

⑤宣和己亥：公元1119年。宣和，宋徽宗一年号(1119—1125)。

青原下十二世
芙蓉楷禅师法嗣
净因自觉禅师

东京净因自觉禅师，青州王氏子[1]。幼以儒业见知于司马温公[2]，然事高尚，而无意功名。一旦落发，从芙蓉游，履践精密，契悟超绝。出世住大乘。崇宁间诏居净因[3]。

上堂："祖师西来，特唱此事。自是诸人不肯委悉，向外驰求，投赤水以寻珠，诣荆山而觅玉。殊不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4]。认影迷头[5]，岂非大错？直得宗门提唱，体寂无依，念异不生，古今无间。森罗万象，触目家风。鸟道潦空，不妨举步。金鸡报晓，丹凤翱翔。玉树花开，枯枝结子。只有太阳门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时时九夏。要会么？无影树垂寒涧月，海潮东注斗移西。"

【注释】

①青州：今属四川。

②司马温公：即司马光(1019—1086)，北宋史学家、文学家。

③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

④从门人者，不是家珍：比喻向外驰求所获得的，并非自心本佛。

⑤认影迷头：据《楞严经》载，室罗城有个愚痴的人，照镜看到自己的头面眉眼的映影，十分高兴，但离镜后见不到头面眉眼，又十分怨恨，认为有鬼魅作怪。故事说明世间愚痴之人看不到自己真性，却认假相为真。

青原下十三世
丹霞淳禅师法嗣
天童正觉禅师

明州天童宏智正觉禅师①，隰州李氏子②。母梦五台一僧解环与之，环其右臂，乃孕。遂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环状。七岁，日诵数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参佛陀逊禅师，尝指师谓其父曰："此子道韵胜甚，非尘埃中人。苟出家，必为法器。"十一得度于净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游方，诀其祖曰："若不发明大事，誓不归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见，深所器重。

一日，闻僧诵《莲经》，至"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诣丈室陈所悟。山指台上香盒曰："里面是什么物？"师曰："是什么心行？"山曰："汝悟处又作么生？"师以手画一圆相呈之，复抛向后。山曰："弄泥团汉有什么限③？"师曰："错。"山曰："别见人始得。"师应"喏喏"。

即造丹霞，霞问："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师曰："井底虾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帘。"霞曰："未在更道。"师拟议，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师言下释然，遂作礼，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师曰："某甲今日失钱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领大洪④，师掌笺记。后命首众，得法者已数人。

四年过圆通⑤。时真歇初住长芦，遣僧邀至，众出迎，见其衣穿弊敳⑥，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师却曰："吾为鞋来邪？"众

闻心服，恳求说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补太平圆通能仁及长芦。天童屋庐湫隘[7]，师至创辟一新，衲子争集。

上堂："黄阁帘垂，谁传家信？紫罗帐合，暗撒真珠。正恁么时视听有所不到，言诠有所不及，如何通得个消息去？梦回夜色依稀晓，矣指家风烂熳春。"

上堂："心不能缘，口不能议。直饶退步荷担，切忌当头触讳。风月寒清古渡头，夜船拨转琉璃地。"

上堂："空劫有真宗，声前问已躬。赤穷新活计，清白旧家风。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来行异类，万派自朝东。"

上堂："今日是释迦老子降诞之辰，长芦不解说禅，与诸人画个样子。只如在摩耶胎时作么生？以拂子画此⊙相，曰："只如以清净水，浴金色身时又作么生？"复画此㊌相，曰："只如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说法，神通变化，智慧辩才，四十九年，三百余会，说青道黄，指东画西，入般涅槃时，又作么生？"乃画此㊉相，复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许。其或未然，一一历过始得。"

上堂，僧问："如何是向去的人？"师曰："白云投壑尽，青峰倚空高。"曰："如何是却来的人？"师曰："满头白发离岩谷，半夜穿云入市廛。"曰："如何是不来不去的人？"师曰："石女唤回三界梦，木人坐断六门机。"乃曰："句里明宗则易，宗中辨的则难。"良久，曰："还会么？冻鸡未报家林晓，隐隐行人过雪山。"

僧问："一丝不着时如何？"师曰："合同船子并头行。"曰："其中事作么生？"师曰："快刀快斧斫不入。"问："布袋头开时如何？"师曰："一任填沟塞壑。"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难传际。"

曰："一步密移玄路转，通身放下劫壶空。"师曰："诞生就父时，合体无遗照。"曰："理既如是，事作么生？"师曰："历历才回分化事，十方机应又何妨。"曰："恁么则尘尘皆现本来身去也。"师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么生？"师曰："路逢死蛇莫打杀，无底篮子盛将归。"曰："入市能长啸，归家着短衫。"师曰："木人岭上歌，石女溪边舞。"

上堂："诸禅德，吞尽三世佛的人，为什么开口不得？照破四天

下的人，为什么合眼不得？许多病痛，与你一时拈却了也。且作么生得十成通畅去。还会么？擘开华岳连天色，放出黄河到海声。”

师住持以来，受无贪而施无厌。岁艰食，竭己有及赡众之余，赖全活者数万。日常过午不食。

绍兴丁丑九月[8]，谒郡僚及檀度，次谒越帅赵公令诿[9]，与之言别。十月七日还山，翌日辰巳间，沐浴更衣，端坐告众。顾侍僧索笔作书遗育王大慧禅师，请主后事。仍书偈曰：“梦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鸟烟没，秋水连天。”掷笔而逝。龛留七日，颜貌如生。奉全躯塔于东谷，谥宏智，塔名妙光。

【注释】

①天童：天童寺，位于浙江宁波。

②隰州：今山西隰县。隰，音 xí。

③弄泥团汉：对陷于种种纠缠、不能当下顿悟的禅人的斥语。

④大洪：大洪寺。

⑤四年：指宣和四年(1122)，下文“六年”即宣和六年。圆通：圆通寺。

⑥舃：音 xì，鞋。单底为履，复底而着木者为舃。

⑦湫隘：低下狭小。

⑧绍兴丁丑：公元 1157 年。

⑨诿：音 hěn。

青原下十四世
长芦了禅师法嗣
天童宗珏禅师

明州天童宗珏禅师，僧问：“如何是道？”师曰：“十字街头休斫额。”上堂：“劫前运步，世外横身。妙契不可以意到[1]，真证不可以言传。直得虚静敛氛，白云向寒岩而断。灵光破暗，明月随夜船而来。正恁么时作么生履践？偏正不曾离本位，纵横那涉语因缘。”

【注释】

①妙契：明悟真心，契合禅理。

青原下十五世
天童珏禅法嗣
雪窦智鉴禅师

明州雪窦智鉴禅师，滁州吴氏子。儿时母与洗手疡[①]，因曰："是什么？"对曰："我手似佛手。"长失恃怙[②]，依真歇于长芦。大休首众即器之。后遁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开悟，求证于延寿，然后见大休。

住后，上堂："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满城流水香。"

【注释】

①疡：音 yáng，疮。

②恃怙：本意为凭借，倚靠。《诗·小雅·蓼莪》有"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遂以之代指父母。

云门宗

青原系禅师石头希迁门下的一支，经天皇道悟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再传雪峰义存。雪峰门徒甚众，其中著名弟子云门文偃在韶州云门山传法，影响极大，成为禅门五宗之一：云门宗。

文偃禅师(864—849)，嘉兴(今属浙江)人，俗姓张，童年即于本地空王寺出家，长大后参学各地。初参睦州陈尊宿，陈尊宿为南岳系百支怀海门下黄檗希运的法嗣，以“秦时辘轳钻”使之有所开悟，又指示他去参雪峰义存，得到印可。义存死后，又遍谒诸方，被韶州灵树院如敏禅师请为上座，如敏迁化后接任主持。晚年开创云门山光泰禅院，寺院豪华壮观，天下徒众，望风而来。遂自成门风，号称“云门”。其得法弟子有德山缘密、双泉师宽、香林澄远、洞山守初等六十多人，其再传弟子有文殊应真、五祖师戒、福昌重善、智门光祚、福严良雅、开福德贤等人，继之又各有所传。云门宗在当时由于应合了南汉王朝的政治需要，得到大力奉养扶植，因而蓬勃发展，盛极一时，到北宋后又由智门光祚门下得法者雪窦重显等重振宗风，一直延续到了南宋时代，其法嗣约有二百余年。

云门宗的特色，据《惟则语录》卷九《宗乘要义》所言，是“格外纵擒，言前定夺，称提三句关键，拈掇一字机锋，截断众流，圣凡无路。人咸谓其孤危耸峻，难乎凑泊，非上根利器，不足以窥其仿佛。”所谓“称提三句关键”是指著名的“云门三句”，即“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文偃的著名弟子德山缘密曾以“颂”的形式解说这“云门三句。”关于“涵盖乾坤”的“颂”是：“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直现，头头总不伤。”意思是万象各在，互不妨碍。关于“截断众流”的“颂”是：“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

销瓦解摧。”意思是无论难题多如“堆山积岳”，均应一一视为尘埃，而斩断葛藤纠缠，截住思路。关于“随波逐流”的“颂”是：“辩口利天问，高低总不亏。还如应病药，诊候在临时。”意思是辩才有用，但要应病开药，临时针对，不能一成不变。所谓“一字机锋”也称“一字关”，即以一字回答提问。如僧问：“如何是云门剑？”文偃答曰：“视。”问：“如何是吹毛剑？”答曰：“骼。”问：“如何是正法眼？”答曰：“普。”问：“如何是啐啄机？”答曰：“响。”问：“如何是云门一路？”答曰：“亲。”如此等等。以此等方式接引学人，再加棒喝，自然容易令人一时难对难解，故其宗风有“孤危笋峻，难乎凑泊”之评。

云门宗强调“道”的遍在性，认为禅理无处不在，无事不有。文偃曾说：“微尘刹土中，三世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尽在拄杖头上说法。神通变现，声应十方，一任纵横。”接着蓦地以拄杖画地曰：“总在这里。”又画一画曰：“总从这里出去也。”他曾设问：“要识祖师么？”然后以拄杖指曰：“祖师在你头上跨跳。要识祖师眼睛么？在你脚跟下。”

云门文偃虽曾广参遍谒，其所参陈尊宿、灵树如敏均系百丈怀海一系，在雪峰义存门下时间并不长，但他“据知圣(如敏)筵，说雪峰法”，实是青原系雪峰传人。云门宗得法禅师甚多，此处自云门文偃始，选入25位比较重要的禅师，以略显其宗风门派。原文选自《五灯会元》卷15、16。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禅师法嗣
云门文偃禅师

韶州云门山[1]光奉院文偃禅师，嘉兴人也。姓张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2]出家。敏质生知，慧辩天纵。及长，落发稟具于毗陵[3]坛，侍澄数年，探穷律部。以已事未明，往参睦州[4]。州才见来，便闭却门。师乃扣门，州曰："谁？"师曰："某甲。"州曰："作甚么？"师曰："已事未明，乞师指示。"州开门一见便闭却。师如是连三日扣门，至第三日，州开门，师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师拟议，州便推出曰："秦时辗轹钻[5]。"遂掩门，损师一足。师从此悟入。

州指见雪峰，师到雪峰庄，见一僧乃问："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师曰："寄一则因缘，问堂头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别人语。"僧曰："得。"师曰："上座到山中见和尚上堂，众才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这老汉项上铁枷，何不脱却？"其僧一依师教。雪峰见这僧与么道，便下座拦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无对。峰拓开曰："不是汝语。"僧曰："是某甲语。"峰曰："侍者将绳棒来。"僧曰："不是某语，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来道。"峰曰："大众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识来。"师次日上雪峰，峰才见便曰："因甚么得到与么地！"师乃低头，从兹契合。温研积稔[6]，密以宗印[7]授焉。

师出岭，遍谒诸方，核穷殊轨[8]，锋辩险绝，世所盛闻。后抵灵树，冥符知圣禅师接首座之说[9]。初，知圣住灵树二十年，不请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也。"一日，令击钟三门外接首座。众出迓，师果至。直请入首座寮[10]，解包。后广主[11]命师"出世灵树。"开堂日，主亲临曰："弟子请益。"师曰："目前无异路。"师乃曰："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抑不得已向诸人前作一场狼籍。忽遇明眼人，见成一场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

甚事？欠少甚么？向你道无事，已是相埋没也。虽然如是，也须到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乱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甚么道理？你欲得会么？都缘是你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闻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法，问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有句，莫是不拟心是么？莫错会好。更有甚么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获已，向你诸人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别，广设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甚么休歇时？此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12]岂是无言语？因甚么更道教外别传[13]？若从学解机智得，只如十地[14]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呵责。见性如隔罗縠[15]。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此，若是得的人，道火不能烧口，终日说事，未尝挂着唇齿，未尝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尝触着一粒米，挂一缕丝，虽然如此，犹是门庭之说也。须是实得恁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佇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时有僧问：“如何是一句？”师曰：“举。”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拈针锋许说的道理来，看恁么道，早是作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伏惟尚飨！”

僧来参，师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襗[16]里。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里，坐作么生？”自代曰：“某甲无气力。”师一曰打椎曰：“妙喜世界百杂碎，拓钵向湖南城里吃粥饭去来。”

上堂：“诸兄弟尽是诸方参寻知识，决择生死，到处岂无尊宿垂慈方便之词？还有透不得的句么，出来举看，待老汉与你大家商量。有么有么？”时有僧出，拟伸问次，师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万余。”便下座。举“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师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师在文德殿赴斋，有鞠常侍问：“灵树果子熟也未？”师曰：“甚

么年中得信道生。”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释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菩萨居东土。”问：“如何是云门山？”师曰：“庚峰定穴。”问：“如何是大修行人？”师曰：“一橛[17]在手。”

上堂，因闻钟声，乃曰：“世界与么广阔，为甚么钟声披七条？”问：“一生积恶不知善，一生积善不知恶。此意如何？”师曰：“烛。”问：“如何是和尚非时为人一句？”师曰：“早朝牵犁，晚间拽耙。”举雪峰云：“三世诸佛向火焰上转大法轮。”师曰：“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上堂：“举一则语，教汝直下承当，早是撒屎着汝头上也。直饶拈一毫头尽大地，一时明得，也是痴肉作疮。虽然如此，汝亦须是实到这个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虚，却须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寻，看是个甚么道理？实无丝毫许与汝作解会，与汝作疑惑。况汝等各各当人有一段事，大用现前，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便与祖佛无别。自是汝诸人信根浅薄，恶业浓厚，突然起得许多头角，担钵囊，千乡万里受屈作么？且汝诸人有甚么不足处？大丈夫汉阿谁无分，独自承当，得犹不着，便不可受人欺谩，取人处分。才见老和尚开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蝇相似，斗唼[18]将去，三个五个，聚头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为汝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边，自着些子筋骨。岂不是有少许相亲处？快与快与，时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么身心别处闲用？切须在意。珍重！”

上堂：“尽乾坤一时将来着汝眼睫上，你诸人闻恁么道，不敢望你出来，性燥把老汉打一掴[19]，且缓缓仔细看，是有是无，是个甚么道理，直饶你向这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槌折脚，若是个人闻说道甚么处，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个手脚，才闻人举，便承当得，早落第二机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才见僧入门，拽杖便趁，睦州和尚才见僧入门来，便云见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余之辈，合作么生？若是一般掠虚汉[20]，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21]，到处弛骋。驴唇马嘴，夸我解问十转五转话。饶你从朝问到夜，论劫恁么还曾梦见么？甚么处是与人着力处？似这般的，有人

屈衲僧斋，也道得饭吃，有甚堪共语处！他日阎罗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说。诸兄弟若是得的人，他家依众遭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过时，大须仔细。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只如雪峰道：尽大地是汝自己；夹山[22]道：百草头上荐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洛浦云：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毛头师子全身，总是汝把取反复思量，看日久岁深，自然有个入路。此事无汝替代处，莫非各在当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为汝证明。汝若有少许来由，亦昧汝不得。若实未得方便，拨汝即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抛却师长父母行脚，直须着些子精彩始得。若未有个入头处，遇着本色咬猪狗手脚，不惜生命，入泥入水相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挂钵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办取彻头，莫愁不成办，直是今生不能彻头，来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门中亦乃省力，不虚孤负平生，亦不孤负[23]师长父母、十方施主。直须在意，莫空游州猎县，横担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这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苦屈，图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甚么利益？信心檀越[24]，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直须自看，无人替代。时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头将甚么抵拟？莫一似落汤螃蟹，手脚忙乱，无汝掠虚说大话处。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莫据目前。俗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25]'况我沙门[26]，合履践个甚么事？大须努力，珍重！"

僧问灵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树默然迁化[27]。后门人立行状碑，欲入此语。问师曰："先师默然处如何上碑？"师对曰："师上堂，佛法也太煞有，只是舌头短。"良久曰："长也。"

普请[28]搬柴次，师遂拈一片抛下曰："一大藏教，只说这个。"见僧量米次，问："米箩里有多少达摩眼睛？"僧无对。师代曰："斗量不尽。"

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库三门。"又曰："好事不如无。"示众："古德[29]道，乐病相治，尽大地是乐，那个是你自己？"乃曰："遇贱即贵。"僧曰："乞师指示。"师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两橛。师曰："直饶恁么，也好与三十棒。"

上堂："一言才举，千车同辙。该括微尘，犹是化门之说。若是衲僧，合作么生？若将佛意祖意，这里商量，曹溪一路平沉，还有人道得么？道得的出来。"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曰："饽饼。"曰："这里有甚么交涉？"师曰："灼然！有甚么交涉。"乃曰："汝等诸人没可作了，见人道着祖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汝且唤甚么作佛，唤甚么作祖？且说超佛越祖的道理看。问个出三界[30]，汝把将三界来，看有甚么见闻觉知隔碍着汝？有甚么声尘色法与汝可了，了个甚么椀？以哪个为差殊之见？他古圣不奈何，横身为物，道个举体全真，物物睹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么事，早是相埋没了也。汝若实未有入头处，且独自参详，除却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甚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甚么？更有一般的如等闲相似，聚头学得个古人话路，识性记持，妄想卜度，道我会佛法了也。只管说葛藤，取性过时，更嫌不称意。千乡万里，抛却父母师长，作这去就，这般打野榔汉，有甚么死急。行脚去。"以柱杖趁下。

上堂："故知时运浇漓，代干像季[31]，近日师僧北去言礼文殊[32]，南去谓游衡岳[33]，恁么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问着黑漆相似，只管取性过时。设有三个二个狂学多闻，记持话路，到处觅相似语句，印可老宿，轻忽上流，作薄福业，他日阎罗王钉钉之时，莫道无人向你说。若是初心后学，直须摆动精神，莫空记人说处，多虚不如少实，向后只是自嫌[34]。有甚么事，近前。"

上堂，众集，师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尘，诸佛总在里许争佛法，觅胜负，还有人谏得么？若无人谏得，待老汉与你谏看。"僧曰："请和尚谏。"师曰："这野孤精。"

上堂，拈拄杖曰："天亲菩萨无端变作一条榔栗杖。"乃画一画曰："尘沙诸佛尽在这里葛藤。"便下座。

上堂："我看汝诸人，二三机中尚不能构得，空披衲衣何益？汝还会么？我与汝注破[35]，久后到诸方，若见老宿举一指，竖一拂子，云是禅是道？拽拄杖打破头便行。若不如此，尽落天魔眷属，坏灭吾宗。汝若实不会，且向葛藤社里看。我寻常向汝道，微尘刹土中，三世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尽在拄杖头上说法。神通变现，声应十方，一任纵横。汝还会么？若不会。且莫掠虚。然虽如

此，且谛当实见，也未真饶到此田地，了未梦见衲僧沙弥在。三家村里，不逢一人。”蓦拈拄杖画一画，曰：“总在这里。”又画一画曰：“总从这里出去也。珍重！”

师一日以手入木师子口，叫曰：“咬杀我也，相救！”

上堂：“闻声悟道，见色明心。”遂举起手曰：“观世音菩萨，将钱买馎饼。”放下手曰：“元来只是馒头。”

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作么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云起雷兴。”示众曰：“十五日已前不问汝，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来。”众无对。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实谓之有，二乘析谓之无，圆觉谓之幻有，菩萨当体即空。衲僧家见柱杖便唤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动着。”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问：“新到甚处人？”曰：“新罗[8]。”师曰：“将甚么过海？”曰：“草贼大败。”师引手曰：“为甚么在我这里？”曰：“恰是。”师曰：“一任蝼蹅。”僧无对。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家家观世音。”曰：“见后如何！”师曰：“火里螂蝼吞大虫。”问：“如何是云门一曲？”师曰：“腊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师曰：“且缓缓。”问：“如何是云岭泥牛吼？”师曰：“山河走。”曰：“如何是云门木马嘶？”师曰：“天地黑。”问：“从上来事，请师提纲。”师曰：“朝看东南，暮看西北。”曰：“便恁么会时如何？”师曰：“东家点灯，西家暗坐。”问：“十二时中，如何即得不空过？”师曰：“向甚么处着此一问？”曰：“学人不会，请师举。”师曰：“将笔砚来。”僧乃取笔砚来，师作一颂曰：“举不顾，即差互。拟思量？何劫悟？”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游山玩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师曰：“赖遇维那[9]不在。”问：“一口吞尽时如何？”师曰：“我在你肚里？”曰：“和尚为甚么在学人肚里？”师曰：“还我话头来。”问：“如何是道？”师曰：“去。”曰：“学人不会，请师道。”师曰：“阇黎[10]公验分明，何在重判？”问：“生死到来，如何排遣？”师展手曰：“还我生死来。”问：“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师曰：“浅。”曰：“学人不会。”师曰：“深。”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怕我不知。”问：“万机丧尽时如何？”师曰：“与我拈佛殿来，与汝商

量。”曰：“岂关他事？”师喝曰：“这掠虚汉！”

问：“树凋叶落时如何？”师曰：“体露金风。”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问：“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师曰：“东山水上行。”问：“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师曰：“念七。”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日里看山。”师问僧：“近离甚么处？”曰：“南岳。”师曰：“我不曾与人葛藤。近前来！”僧近前，师曰：“去。”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有读书人来报。”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北斗里藏身。”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饭气。”问：“承古有言，牛头横说竖说，犹未知有向上关棙子[34]。如何是向上关棙子？”师曰：“东山西岭青。”问：“如何是端坐念实相？”师曰：“河里失钱河里摝[35]。”

上堂：“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世缘。作么生承当？”众无对。自代曰：“一镞[36]破三关。”僧问：“如何是云门剑？”师曰：“祖。”问：“如何是玄中的？”师曰：“堑[37]。”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骼。”又曰：“齑[38]。”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普。”问：“如何是啐啄机？”师曰：“响。”问：“如何是云门一路？”师曰：“亲。”问：“杀父杀母，向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甚么处忏悔？”师曰：“露 。”问：“凿壁偷光[39]时如何？”师曰：“恰。”问：“三身[40]中那身说法？”师曰：“要。”问：“承古有言，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未审二祖是了未了？”师曰：“确。”师垂语曰：“会佛法如河沙，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自代云：“俱。”僧问：“如何是一代时教？”师曰：“对一说。”问：“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时如何？”师曰：“倒一说。”问：“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师曰：“向上与汝道即不难，作么生会法身？”曰：“请和尚鉴。”师曰：“鉴即且置，作么生会法身？”曰：“与么与么。”师曰：“这个是长连床上学得的，我且问你，法身还解吃饭么？”僧无对。

师问岭中顺维那：“古人竖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顺曰：“拂前见，拂后见。”师曰：“如是，如是。”师后却举问僧：“汝道当初诺伊[41]，不诺伊？”僧无对。师曰：“可知礼也。”问：“僧甚处来？”曰：“礼塔来。”师曰：“谩我。”曰：“实礼塔来。”师曰：“五戒也不持。”师尝举马太师道：“一切语言是提婆宗[42]，以这个为主。”乃曰：“好语，只是无人问我。”时有僧问：“如何是提婆宗？”师曰：“西天九十

六种，你是最下种。”问僧：“近离甚处？”曰：“西禅[48]。”师曰：“西禅近日有何言句？”僧展两手，师打一掌。僧曰：“某甲话在。”师却展两手，僧无语，师又打。师举临济三句语问塔主：“只如塔中和尚得弟几句？”主无对。师曰：“你问我。”主便问，师曰：“不快即道。’主曰：“作么生是不快即道？”师曰：“一不成，二不是。”问直岁[49]：“甚处去来？”曰：“刈茆[50]来。”师曰：“刈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师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东家杓柄长，西家杓柄短。又作么生？”岁[51]无语，师便打。僧问：“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问，作么生祇对？”师曰：“大众退后。”曰：“未审过在甚么处？”师曰：“还我九十日饭钱来。”有讲僧参经时，乃曰：“未到云门时，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后，曲弯弯地。”师得知乃召问：“是你道否？”曰：“是。”师曰：“甚好。吾问汝：作么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额作望月势。师曰：“你如此，已后失却目在。”僧经旬日复来，师又问：“你还会也未？”曰：“未会。”师曰：“你问我。”僧便问：“如何是初生月？”师曰：“曲弯弯地。”僧罔[52]措，后果然失目。

上堂：“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与我拈案山来。”僧便问：“学人见山是山、水是水时如何？”师曰：“三门为甚么骑佛殿，从这里过？”曰：“恁么则不妄想去也。”师曰：“还我话头来。”

上堂：“你若不相当，且觅个人头处。微尘诸佛在你舌头上，三藏圣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还有悟得的么？出来对众道看。”示众：“尽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画云：“百杂碎。三乘十二分教，达摩西来，放过即不可；若不放过，不消一喝。”示众：“真空不坏有，真空不异色。”僧便问：“作么生是真空？”师曰：“还闻钟声么？”曰：“此是钟声。”师曰：“驴年梦见么？”

上堂：“平地上死人无数，过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时有僧出，曰：“与么，则堂中第一座有长处也。苏噜苏噜。”瑠长老菩萨手中赤幡，问师：“作么生？”师曰：“你是无礼汉。”瑠曰：“作么生无礼？”师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问：“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师曰：“清波无透路。”曰：“和尚从何得？”师曰：“再问复何来？”曰：“正与么时如何！”师曰：“重叠关山路。”

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处得来？"师有偈曰："不露风骨句，未语先分付。进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众："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时有僧问："如何是大用现前？"师拈起拄杖，高声唱曰："释迦老子来也？"

上堂："要识祖师么？"以拄杖指曰："祖师在你头上跨跳。要识祖师眼睛么？在你脚跟下。"又曰："这个是祭鬼神茶饭。虽然如此，鬼神也无厌足。"示众："一人因说得悟，一人因唤得悟，一人闻举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么生？"复曰："也好与三十棒。"

上堂："光不透脱，有两般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两般病，得到法身，为法执不忘，已见犹存，坐在法身边是一。直饶透得法身去，放过即不可。仔细点检将来，有甚么气息，亦是病。"问僧："光明寂照遍河沙，岂不是张拙秀才语？"曰："是。"师曰："话堕也。"僧问："如何是法身？"师曰："六不收。"问："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师曰："须弥山[8]。"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花药栏。"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金毛师子。"问："如何是尘尘三昧[9]？"师曰："钵里饭，桶里水。"问："一言道尽时如何？"师曰："裂破。"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面南看北斗。"问："一切智通无障碍时如何？"师曰："扫地泼水相公来。"

师到天童[10]，童曰："你还定当得么？"师曰："和尚道甚么？"童曰："不会则目前包裹。"师曰："会则目前包裹。"

师到曹山，见示众曰："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却，令他不疑去。"师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山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师曰："此人如何亲近？"山曰："莫向密密处亲近。"师曰："不向密密处亲近如何？"山曰："始解亲近。"师应："喏喏。"

师到鹅湖，闻上堂曰："莫道未了的人，长时浮逼逼地，设使了得的，明明得知有去处，尚乃浮逼逼地。"师下问首座："适来和尚意作么生？"曰："浮逼逼地。"师曰："首座久在此住，头白齿黄，作这个语话？"曰："上座又作么生？"师曰："要道即得，见即便见。若不见，莫乱道。"曰："只如道浮逼逼地，又作么生？"师曰："头上着枷，脚下着杻。"曰："与么则无佛法也。"师曰："此是文殊普贤大人境界。"僧

举灌溪上堂，曰："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师曰："举即易，出也大难。"曰："上座不肯和尚与么道那？"师曰："你适来与么举那！"曰："是。"师曰："你驴年梦见灌溪？"曰："某甲话在。"师曰："我问你，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你道大梵天王与帝释天商量甚么事？"曰："岂干他事！"师喝曰："逐队吃饭汉。"

师到江州，有陈尚书者请斋。才见便问："儒书中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师曰："曾问几人来？"书曰："即今问上座。"师曰："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书曰："黄卷赤轴。"师曰："这个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书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师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书无语。师曰："见说尚书看《法华经》是否？"书曰："是。"师曰："经中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书无语。师曰："尚书且莫草草。三经五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书礼拜曰："某甲罪过。"

师唱道："灵树云门，凡三十载。机缘语句，备载广录。"以乾和七年⑨己酉四月十日，顺寂。塔全身⑩于方丈。后十七载，示梦阮绍庄曰："与吾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奏请开塔。"遂致奉敕迎请内庭供养，逾月方还。因改寺为大觉，谥大慈云匡真弘明禅师。

【注释】

①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城外六公里。

②律师：佛教称精通律学、善讲戒律的僧人为律师。

③毗陵：地名，又称晋陵，今江苏常州。

④睦州：指睦州道明禅师，世称陈尊宿。

⑤辗轴钻：一种转柄锥钻，此处用以喻指禅语机锋。

⑥稔(rěn)：本指庄稼成熟。因一熟为一年，故又称年为"稔"。

⑦宗印：宗门之印，得之即为正宗传人。

⑧殊轨：不同的途径、思想、学说。

⑨"后抵"句：谓文偃到灵树禅院(在韶州，今广东韶关)，暗合了灵树禅师对于首座要求的说法。灵树禅师即如敏，又曾被南汉主赐号"知圣大师"。

⑩寮：僧舍。

⑪广主：当指南汉国主。

⑫三乘十二分教：三乘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是佛教化度众生的三种方法，乃权宜方便之说，非根本法。十二分教即“十二部经”，因全部佛经分为十二类体例，故称。

⑬教外别传：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拈花示众，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宗之不立文字，不假演说，不载经典，而以直指人心、心心相印的特殊方式和独立系统传承方式，人们称为“教外别传。”

⑭十地：“地”指佛地。十地之说，有各种说法，各不相同。如大乘菩萨“十地”为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也是佛教修悟所达到的不同境界。

⑮罗鹘(hú)：绉纱类丝织品。

⑯圈襻：圈定的范围，圈套。亦作“圈阑”、“绻缋”。

⑰榼(kē)：盛水器具。

⑱斗唼(zā)：犹言争嘴。唼：水鸟或鱼类聚食貌。

⑲掴(guó)：打耳光。

⑳掠虚汉：掠取虚名的人。

㉑骨董：古董。

㉒夹山：唐澧州夹山善合禅师。

㉓孤负：同“辜负”。

㉔檀越：梵语言译，即施主。

㉕“朝闻”句：语出《论语·里仁》。

㉖沙门：梵语言译，即僧人。

㉗迁化：称僧人死亡。

㉘普请：召集僧人全体参加寺院劳动称“普请”。

㉙古德：已逝高僧称“古德”。

㉚三界：有情众生在生死轮回过程中的三种境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㉛代干像季：像季，像法之末季。佛灭后五百年为正法，正法之一千年为像法。干，谋取。

㉜文殊：菩萨名。

㉝衡岳：南岳衡山。

㉞自赚：自骗。

㉟注破：犹言解破。

㊱新罗：朝鲜古名。

㊲维那：梵语羯磨陀那之汉泽，“维”是汉语维持之意，“那”即“羯磨陀那”之“那”，管理寺中事务的职事僧。

㊳阇黎：梵语言译，轨范师。

㊴关捩(lì)子：机纽，机关。喻禅法关键。

㊵攩：意同“捞”。

㊶镞(zú)：箭头。

㊷挝：打、击。

㊸胾(zí)：肉尚未烂尽之骨殖。

㊹凿壁偷光：汉代匡衡勤学而无烛，穿壁引邻舍烛光而读书，后世用作刻苦好学的著名典故。

㊺三身：法身，报身，化身。

㊻诺伊：答应他。

㊼提婆宗：又称龙树宗，即龙树、提婆二大士所显扬的三论之空宗。

㊽西禅：唐咸通初由大安禅师创建的“怡山禅院”，至唐末五代间由慧棱禅师住持，改称“长庆院”，因位于福州市以西，故俗称“西禅寺”。

㊾直岁：负责本年度劳动、杂务管理的寺院职事僧。

㊿刈茆(máo)：割茅草。“茆”通“茅”。

(51)岁：指直岁。

(52)罔：无。

(53)须弥山：佛教神话中之山名，帝释天神居于山顶，四大天王居于山腰，山周围为大海，四大部洲即在此海中，海外则被铁围山所包围。

(54)尘尘三味：于一微尘中入一切之三昧，谓之“尘尘三昧”。

(55)天童：山名，在浙江宁波鄞县东太白山麓，为禅宗五大名山之一。晋永康间僧人义兴结庐山上，唐开元间建寺，后历代多有高僧。

(56)乾和七年：乾和为南汉刘晟年号，其七年即公元 949 年。

(57)塔全身：以其全身入塔安葬。

青原下七世
云门偃禅师法嗣
德山缘密禅师

鼎州[1]德山缘密圆明禅师。上堂："僧堂前事，时人知有。佛殿后事作么生？"上堂："我有三句语示汝诸人：一句涵盖乾坤，一句截断众流，一句随波逐浪。作么生辨？若辨得出，有参学分；若辨不出，长安路上辊辊地[2]。"僧问："如何是透法身句？"师曰："三尺杖子搅黄河。"问："百花未发时如何？"师曰："黄河浑底流。"曰："发后如何？"师曰："幡竿头指天。"问："不犯辞锋时如何？"师曰："天台南岳。"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江西、湖南。"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河里尽是木头船。"曰"出世后如何？"师曰："这头蹋着那头掀。"

上堂："与么来者，现成公案。不与么来者，垛生招箭。总不与么来者，徐六担板，迅速锋芒，犹是钝汉。万里无云，青天犹在。"

上堂："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佛，是死句。山河大地，更无诮讹[3]，是死句。"时有僧问："如何是活句？"师曰："波斯仰面看。"曰："恁么则不谬去也。"师便打。

上堂，举临济示众曰："恁么来者，恰似失却。不恁么来者，无绳自缚。十二时中，莫乱斟酌。会与不会，都卢是错。分明与么道，一任天下人贬剥。"师曰："故镜阔一丈，屋梁长三尺。是汝钵盂锡子阔多少？"

上堂："俱胝和尚[4]，凡有扣问，只竖一指。寒则普天寒，热则普天热。"僧问："已事未明，如何辨得？"师曰："须弥山顶上。"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脚下水浅深。"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曰："千年松倒挂。"曰："来后如何？"师曰："金刚努起拳。"问："师未出世时如何？"师曰："佛殿正南开。"曰："出世后如何？"师曰："白云山上起。"曰："出与未出，还分不分？"师曰："静处萨婆河。"问："如

何是和尚家风?”师曰:“南山起云,北山下雨。”问:“如何是应用之机?”师喝。僧曰:“只这个,为复别有?”师便打。问:“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时如何?”师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师便打。”

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猢狲系露柱。”曰:“出世后如何?”师曰:“猢狲入布袋。”问:“文殊与维摩对谈何事?”师曰:“并汝三人,无绳自缚。”问:“如何是佛?”师曰:“满目荒榛。”曰:“学人不会。”师曰:“劳而无功。”问:“尽大地致一问,不得时如何?”师曰:“话堕也。”曰:“大众总见。”师便打。问:“无踪无迹是什么人行履?”师曰:“偷牛贼。”问:“羚羊未挂角时如何?”师曰:“猎屎狗。”曰:“挂后如何?”师曰:“猎屎狗。”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秋来黄叶落。”曰:“见后如何?”师曰:“春来草自青。”

【注释】

①鼎州:今湖南常德。

②辊(gǔn)辊地:如车轮滚滚。

③诨讹:混淆错讹。诨,当即“淆”字。

④俱胝和尚:唐代婺州金华山寺俱胝和尚,常俱胝佛母陀罗尼,故人称俱胝和尚,接引学人时常竖一指,故“俱胝一指”成为禅林著名公案。

双泉师宽禅师

随州[1]双泉山师宽明教禅师。上堂,举拂子曰:“这个接中下之人。”时有僧问:“上上人来时如何?”师曰:“打鼓为三军。”问:“向上宗乘如何举唱?”师曰:“不敢。”曰:“恁么则含生有望?”师曰:“脚下水深浅?”问:“凡有言句,尽落有无,不落有无时如何?”师曰:“东弗于逮。”曰:“这个犹落有无?”师曰:“支过雪山西。”

僧问洞山初[2]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师闻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问:“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时如何?”师曰:“不入这个野孤群队。”问:“如何是定?”师曰:“虾跳不出斗。”

曰："如何出得去？"师曰："南山起云，北山下雨。"问："北斗里藏身，意旨如何？"师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问："竖起杖子，意旨如何？"师曰："一叶落知天下秋。"

师游山回，首座同众出接，座曰："和尚游山，峨嶮[3]不易！"师提起拄杖曰："全得这个力。"座乃夺却，师放身便倒。大众皆进前扶起，师拈柱杖，一时趁散。回顾侍者曰："问道全得这个力。"

师一日访白兆，兆曰："老僧有个木鱼颂。"师曰："请举看。"兆曰："伏惟烂木一橛，佛与众生不别。若以杖子击着，直得圣凡路绝。"师曰："此颂有成褫无成褫[4]？"兆曰："无成褫。"师曰："佛与众生不别。蹇[5]！"侍僧救曰："有成褫。"师曰："直得圣凡路绝。蹇！"当时白兆一众失色。

僧问："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无。"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为甚却无？"师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龙头蛇尾。"师曰："明教今日失利。"

【注释】

①随州：今属湖北。

②洞山初：即洞山守初禅师。

③峨嶮(xīxiǎn)：艰险难行貌。

④成褫(chǐ)：亦作"成持"。扶持，成立，成功。

⑤蹇(jiàn)：旧时迷信传说鬼死称"蹇"。

香林澄远禅师

益州青城[1]香林院澄远禅师，汉州绵竹[2]人，姓上官。

在众日，普请锄草次[3]，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师曰："哪里火？"曰："不见那？"师曰："不见。"曰："这瞎汉。"是时一众皆言远上座败阙。后明教宽[4]闻举，叹曰："须是我远兄始得。"

住后，僧问："美味醍醐[5]，为什么变成毒药？"师曰："导江纸

贵。”问：“见色便见心时如何？”师曰：“适来甚么处去来？”曰：“心境俱忘时如何？”师曰：“开眼坐睡。”问：“北斗里藏身，意旨如何？”师曰：“月似弯弓，少雨多风。”问：“如何是诸佛心？”师曰：“清则始终清。”曰：“如何领会？”师曰：“莫受人谩[6]好！”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踏步者谁？”问：“如何是和尚妙药？”师曰：“不离众味。”曰：“吃者如何？”师曰：“唼喑看[7]。”问：“如何是室内一碗灯？”师曰：“三人证龟成鳖。”问：“如何是衲下事？”师曰：“腊月火烧山。”问：“大众云集，请师施设。”师曰：“三不待两。”问：“如何是学人时中事？”师曰：“恰恰。”问：“如何是玄？”师曰：“今日来，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师曰：“长连床上。”问：“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师曰：“念无间断。”曰：“饮者如何？”师曰：“随方斗秤。”问：“如何是衲僧正眼？”师曰：“不分别。”曰：“照用事如何？”师曰：“行路人失脚。”问：“万机俱泯迹，方识本来人时如何？”师曰：“清机自显。”曰：“恁么则不别人？”师曰：“方见本来人。”问：“鱼游陆地时如何？”师曰：“发言必有后救？”曰：“却下碧潭时如何？”师曰：“头重尾轻。”问：“但有言句尽是宾，如何是主？”师曰：“长安城里。”曰：“如何领会？”师曰：“千家万户。”问：“如何是西来的意？”师曰：“坐久成劳。”曰：“便回转时如何？”师曰：“堕落深坑。”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合掌当胸。”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露也。”问：“教法未来时如何？”师曰：“阎罗天子。”曰：“来后如何？”师曰：“大宋国里。”问：“一子出家，九族解脱。目连[8]为甚么母入地狱？”师曰：“确。”问：“如何是平常心？”师曰：“早朝不审晚后。珍重！”

上堂：“是汝诸人，尽是担钵囊，向外行脚。还识得性也未？若识得，试出来道看。若识不得，只是被人热谩将去。且问汝诸人，是汝参学日久，用心扫地煎茶，游山玩水，汝且钉钉，唤甚么作自性？诸人且道，始终不变不异，无高无下，无好无丑，不生不灭，究竟归于何处？诸人还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于这里知得所在，是诸佛解脱法门，悟道见性，始终不疑不虑，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汝何。出言吐气，实有来处。如人买田，须是收得元本契书，若不得他元本契书，终是不稳。遮莫[9]经官判状，亦是不得其奈，不收得元本契书，终是被人夺却。汝等诸人，参禅学道，亦复如是。还有人收得元本

契书么？试拈出看。汝且唤甚么作元本契书？诸人试道看，若是灵利的，才闻什么说着，便知去处。若不知去处，向外边学得千般巧妙，记持解会，口似倾河，终不究竟，与汝自己天地差殊。且去衣钵下体当寻觅看。若有个见处，上来这里道看，老僧与汝证明。若觅不得，且依行队去。”

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珰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⑩，八十岁行脚去哪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塔于本山。

【注释】

①青城：山名。今四川省灌县城西南。山形如城，故名。

②绵竹：县名，今属四川。

③锄草次：锄草中。

④明教宽：即双泉师宽明教禅师。

⑤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味美。

⑥谩：欺蒙。

⑦唼(zā)喋看：吃吃看。唼为水鸟或鱼类争食。喋疑为：“啗(dàn)之误，吃的意思。

⑧目连：梵语目犍连延的略称，意译为采菽氏，婆罗门种姓，释迦十大弟子之一，称神通第一，《盂兰盆经》说他为救生母脱离饿鬼道而设盂兰盆会。中国民间流传目连救母故事，并演为戏剧。

⑨遮莫：也作“折莫”、“者么”，尽管。

⑩风狂：“风”同“疯”。

洞山守初禅师

襄州①洞山守初宗慧禅师，初参云门。门问：“近离甚处？”师曰：“查渡。”门曰：“夏在甚处？”师曰：“湖南报慈。”曰：“几时离彼？”师曰：“八月二十五。”问曰：“放汝三顿棒。”师至明日，却上问讯：

"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什么处？"门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师于言下大悟。遂曰："他后向无人烟处，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往来，尽与伊抽钉拔楔，拈却灸脂帽子，脱却鹘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个无事衲僧，岂不快哉！"门曰："你身如椰子大，开得如许大口。"师便礼拜。

住后，上堂："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还得么？你衲僧分上，到这里须具择法眼始得。只如洞山恁么道，也有一场过。且道过在甚么处？"僧问："迢迢一路时如何？"师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头。"曰："诸圣作么生？"师曰："入泥入水。"问："心未生时，法在甚么处？"师曰："风吹荷叶动，决定有鱼行。"问："师登师子座，请师唱道情。"师曰："晴干开水道，无事设曹司。"曰："恁么则谢师指示。"师曰："卖鞋老婆脚趿趣。"[2]问："如何是三宝？"师曰："商量不下。"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十字街头石师子。"问僧："甚处来？"曰："汝州。"师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师曰："踏破几纲[3]草鞋？"曰："三纲。"师曰："甚处得钱买？"曰："打笠子。"师曰："参堂去。"僧应喏。问："如何是免得生死的法？"师曰："见之不取，思之三年。"僧问："离却心机意识，请师一句。"师曰："道士着黄甕里坐。"问："非时亲觐[4]，请师一句。"师曰："对众怎生举？"曰："据现定举。"师曰："放汝三十棒。"曰："过在甚么处？"师曰："罪不重科[5]。"问："如何是佛？"师曰："麻三斤。"问："莲华未出水时如何？"师曰："楚山头倒卓。"曰："出水后如何？"师曰："汉水正东流。"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金州客。"曰："用者如何？"师曰："伏惟尚飨[6]。"

问："东住牛不住时如何？"师曰："用驾车汉作么？"问："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师曰："云里楚山头，决定多风雨。"问："海竭人亡时如何？"师曰："难得。"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问："文殊普贤来参时如何？"师曰："趁向水牯牛栏里着。"曰："和尚入地狱如箭射。"师曰："全凭子力。"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纸捻[7]无油。"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椰栗木拄杖。"曰："见后如何？"师曰："窦人布衫。"问："如何是佛？"师曰："灼然谛当。"问："万缘俱息，意旨如何？"师曰："甕里石人卖枣圈。"问：

“如何是洞山剑?”师曰:“作么?”曰:“学人要知。”师曰:“罪过。”问:“乾坤休着意,宇宙不留心。学人只恁么,师又作么生?”师曰:“岘山亭起雾,滩峻不留船。”问:“大众云臻,请师撮其枢要,略举大纲。”师曰:“水上浮沤呈五色,海底蝦蟆叫月明。”问:“正当恁么时?文殊普贤在甚么处?”师曰:“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师曰:“一则不成,二则不是。”

【注释】

①襄州:今湖北襄樊。

②趑趄(sū):行走貌。趑,疑即赴(xī)。

③绹(liǎng):古时鞋的计量单位。

④觐(jìn):朝见君主或朝拜圣地的敬词。

⑤科:判刑。

⑥伏惟尚飨:旧时祭文之常用结语,意谓希望死者来享受祭品。

⑦纸捻:用纸搓成的线绳样纸卷。

双泉郁禅师

随州双泉郁禅师。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曰:“回头终不顾。”曰:“如何是第二句?”师曰:“未语先分付。”曰:“如何是第三句?”师曰:“连根犹带苦。”

上堂:“初祖不虚传,二祖不虚受。彼彼大丈夫,因甚么到恁么地?”便下座。

后住舒州海会,僧问:“如何是舒州境?”师曰:“浣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境中人?”师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青原下八世
德山密禅师法嗣
文殊应真禅师

鼎州文殊应真禅师，上堂："直钩钓狞龙，曲钩钓蝦蟆蚯蚓，还有龙么？"良久曰："劳而无功。"僧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在甚么处？"曰："出匣后如何？"师曰："臂长衫袖短。"问："古人拊掌[1]，意旨如何？"师曰："家无小使，不成君子。"

【注释】

①拊(fǔ)掌：拍掌，鼓掌。

双泉宽禅师法嗣
五祖师戒禅师

蕲州[1]五祖师戒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鼻孔长三尺。"曰："学人不会。"师曰："真不掩伪，曲不藏直。"问："如何是道？"师曰："点。"曰："点后如何？"师曰："荆三汴四。"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师曰："看。"曰："出匣后如何？"师曰："收。"问："如何是随色摩尼珠[2]？"师曰："随。"曰："随后如何。"师曰："一个婆婆两个瘿[3]。"问："得船便渡时如何？"师曰："棹在谁人手？"僧拟议，师曰："云有出山势，水无投涧声。"

上堂："佛病祖病，一时与诸禅德拈向三门外，诸禅德还拈得山僧病也无？若拈得山僧病，不妨见得佛病祖病。珍重！"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担不起。"曰："为甚么担不

起?”师曰:“祖师西来意。”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高问低对。”曰:“见后如何。”师曰:“风萧萧,雨飒飒。”

上堂,僧问:“名喧宇宙知师久,雪岭家风略借看。”师曰:“未在更道。”僧展两手,师便打。僧礼拜,师竖起拄杖曰:“大众会么?言不再举,令不重行。”便下座。问僧:“近离甚处?”曰:“东京。”师曰:“还见天子也无?”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师曰:“有礼可恕,无礼难容。出去。”智门问曰:“暑往寒来即不问,林下相逢事若何?”师曰:“五凤楼前听玉漏。”门曰:“争奈主山高,案山低?”师曰:“须弥顶上击金钟。”

【注释】

①蕲州:今湖北蕲春。

②随色摩尼珠:谓摩尼宝珠随所对之物色而现色相。摩尼,梵语,即珍珠、宝珠之意。

③瘿:生于脖颈的囊状瘤子。

福昌重善禅师

江陵府[①]福昌院重善禅师,僧问:“如何是正法眼?”师曰:“夜观乾象[②]。”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日里看山。”问:“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师曰:“东方甲乙木。”曰:“恁么则粉骨碎身也。”师曰:“易开终始口,难保岁寒心。”问:“浩浩尘中,如何辨主?”师曰:“长安天子,塞外将军。”曰:“恁么则权握在手。”师曰:“不斩无罪人。”问:“如何是不迁的法?”师曰:“死人不坐禅。”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那伽[③]常在定。”问:“离却咽喉唇吻,请师速道。”师曰:“福昌口门窄。”曰:“和尚为甚么口门窄?”师曰:“还我话来。”问:“如何是离筌蹄[④]的句?”师曰:“头大帽子小。”曰:“意旨如何?”师曰:“侧脚反穿靴。”问:“金乌东涌,玉兔西沉[⑤]时如何?”师曰:“措大[⑥]不骑驴。”曰:“恁么则谢师指南。”师曰:“更须仔细。”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槵子⑦数珠。"曰："见后如何？"师曰："铁磬⑧行者。"问："未施武艺，便入战场时如何？"师曰："老僧打退鼓。"曰："恁么则展阵开旗去也。"师曰："伏惟尚飨。"上堂："尽乾坤大地，微尘诸佛，总在福昌这里。"拈拄杖画一画，曰："说佛说法，诸禅德若也会得出来，与汝证据。若也不会，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便下座。

【注释】

①江陵府：今属湖北。

②乾象：八卦之一，乾之象为天。

③那伽：梵语音译，意为龙，或象，大力之喻，如称佛为摩诃那伽。

④筌蹄：筌，捕鱼的竹器；蹄，捕兔的网具。《庄子·外物》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后以筌蹄喻指达到目的之手段，佛家以之喻指方便门及言语文句等实现实义的用具。

⑤金乌：太阳。玉兔：月亮。神话传说里日中有金乌，月中有玉兔，故以之代指日、月。

⑥措大：亦作"醋大"，旧指贫寒的读书人，含轻慢意。

⑦槵(huàn)子：树名，其果实可以作念珠，或即以之作念珠的代称。

⑧磬(qìng)：古乐器名，悬而击之。佛寺中敲击以集合僧众的鸣器或钵形的乐器也称磬。

香林远禅师法嗣
智门光祚禅师

随州智门光祚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师曰："拄杖头上挑日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眼不见鼻。"曰："便恁么领会时如何？"师曰："鼻孔里呷粪。"问："曹溪路上还有俗谈也无？"师曰："六祖是卢行者①。"问："一切智智清净，还有地狱也无？"师曰："阎罗王是鬼

做。”

上堂：“一法若有，毗卢[2]堕在凡夫。万法若无，普贤[3]失其境界。正当恁么时，文殊向甚么处出头？若也出头不得，金毛师子腰折。幸好一盘饭，莫待糁[4]椒姜。”

上堂：“山僧记得，在母胎中有一则语，今日举似大众。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还有人商量得么？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后不得错举。”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满眼是埃尘。”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也只是个铜片。”曰：“磨后如何？”师曰：“且收取。”问：“如何是般若[5]体？”师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师曰：“兔子怀胎。”问：“金刚眼中着得个甚么？”师曰：“一把沙。”曰：“为甚么如此？”师曰：“非公境界。”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四棱着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鼻孔三斤秤不起。”问：“莲花未出水时如何？”师曰：“莲花。”曰：“出水后如何？”师曰：“荷叶。”

上堂：“汝等诸人横担拄杖，出一丛林[6]，入一丛林。你道丛林有几种？或有旃檀[7]丛林，旃檀围绕；或有荆棘丛林，荆棘围绕；或有荆棘丛林，旃檀围绕；或有旃檀丛林，荆棘围绕。只如四种丛林，是汝诸人在阿那个丛林里安身之命？若无安身立命处，虚踏破草鞋，阎罗王征你草鞋钱有日在。”

上堂：“雪峰辊球[8]，罗汉书字，归宗斩蛇[9]，大随烧畲[10]，且道明甚么边事？还有人明得么，试道看。若明不得，所以道：斩蛇须是斩蛇手，烧畲须是烧畲人，瞥起情尘生妄见，眼里无筋一世贫。”

上堂：“赫日里我人，云雾里慈悲，霜雪里假褐，雹子里藏身。还藏得身么？若藏不得，却被雹子打破髑髅。”

上堂：“东家李四婆，西家来乞火。门外立少时，嗔他停滞我。恶发走归家，虚心屋里坐。可怜群小儿，终日受饥饿。有眼不点睛，空镰髑髅破。”

【注释】

①卢行者：六祖慧能，俗姓卢，初在五祖弘忍门下带发修道，故称卢行者。

②毗卢：梵语毗卢舍那之略，法身佛之通称，即密教之大日如来。

③普贤：菩萨名，尊号为大行普贤。

④糝(sǎn):煮熟的米粒。此处或当为“掺”,加入的意思。

⑤般若:梵语,意即智慧,具此智慧方可成佛,方可到达解脱的彼岸。

⑥丛林:佛教名词。僧众聚居的寺院,意指比丘和合一处,有如众木相倚成林,故名。

⑦旃檀:梵语旃檀那的省称,即檀香。

⑧雪峰辊球:雪峰义存禅师常用抛滚木球来截断提问,开示僧人。辊:滚。

⑨归宗斩蛇:唐元和间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有斩蛇故事。《禅林类集》卷四载,归宗铲草时偶见一蛇过,即锄断之,恰有座主来参,遂有问对,成为禅林公案。

⑩大随烧畬:大随,即大随求菩萨,观音菩萨之变身别名,以随求随应而得名。畬,通“畲”,即烧去草木为灰而种的田地。

洞山初禅师法嗣
福严良雅禅师

潭州[①]福严良雅禅师,居洞山第一座,山[②]参次,僧出问:“如何是佛”山答曰:“麻三斤。”参罢,山至寮谓师曰:“我今日答这僧话,得么?”曰:“恰值某净发。”山曰:“你元来作这去就。”拂袖便出。师曰:“这老汉将谓我明他这话头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画牛头,黄金为点额。春晴二月初,农人皆取则。寒食贺新正,铁钱三五百。”山见,深肯之。住福严日,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入门便见。”

【注释】

①潭州:今湖南长沙。

②山:指洞山守初禅师。

开福德贤禅师

荆南府开福[①]德贤禅师，僧问："去离不得时如何？"师曰："子承父业。"问："如何是衲僧活计？"师曰："耳里种田。"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虑而解。知解俱泯，合谈何事？"良久曰："一叶落，天下秋。"问："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师曰："被里张帆。"曰："恁么则南山起云，北山下雨也。"师曰："踏不着。"

【注释】

①开福：即开福寺，在今湖南长沙。

青原下九世
文殊真禅师法嗣
洞山晓聪禅师

瑞州洞山晓聪禅师，游方时在云居作灯头，见僧说泗州大圣近在扬州出现。有设问曰："既是泗州大圣，为甚么却向扬州出现？"师曰："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后僧举似莲花峰祥庵主，主大惊曰："云门儿孙犹在。"中夜望云居拜之。

住后，僧问："达磨未传心地印，释迦未解髻中珠。此时若问西来意，还有西来意也无？"师曰："六月雨淋淋，宽其万姓心。"曰："恁么则云散家家月，春来处处花。"师曰："脚跟下到金刚水际是多少？"僧无语。师曰："祖师西来，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荐。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认影迷头，岂非大错？既是祖师西来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对众忉忉[①]？珍重！"

问："无根树子向甚么处栽？"师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问："如何是离声色句？"师曰："南赡部洲，北郁单越[②]"曰："恁么则学人知恩不昧也。"师曰："四大海深多少？"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

“此去汉阳不远。”曰：“磨后如何。”师曰：“黄鹤楼前鹦鹉洲。”问：“如何是佛？”师曰：“理长即就。”

上堂：“教山僧道甚么即得？古即是今，今即是古。所以《楞严经》道，松直棘曲，鹄白乌玄。还知得么？虽然如是，未必是松一向直，棘一向曲，鹄便白，乌便玄。洞山道：这里也有曲的松，也有直的棘，也有玄的鹄，也有白的乌。久立。”

上堂。僧问：“学人进又不得，退又不得时如何？”师曰：“抱首哭苍天。”僧无语，师曰：“汝还知钵盂锁子落处么？汝若知得落处，也从汝问。三十年后，蓦然问着也不定。”

上堂，举寒山[3]云：“井底生红尘，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儿，龟毛寸寸长。若要学菩提，但看此模样。”良久曰：“还知落处也无？若也不知落处，看看菩提人僧堂里去也。久立。”

上堂：“春寒凝冱[4]，夜来好雪，还见么？大地雪漫漫，春风依旧寒。说禅说道易，成佛成祖难。珍重！”

上堂：“晨鸡报晓灵，粥后便天明。灯笼犹瞌睡，露柱却惺惺。”复曰：“惺惺直言惺惺，历历直言历历。明朝后日，莫认奴作郎。珍重！”

因事示众：“天晴盖却屋，乘乾刈却禾。早输王税了，鼓腹唱巴歌[5]。”

问：“德山入门便棒，犹是起模画样。临济入门便喝，未免捏目生花。离此二途，未审洞山如何为人？”师曰：“天晴久无雨，近日有云腾。”曰：“他日若有人问洞山宗旨，教学人如何举似？”师曰：“园蔬枯槁甚，担水泼菠稜[6]。”

师一日不安，上堂辞众，述《法身颂》曰：“参禅学道莫茫茫，问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恁赢[7]甚，见人无力得商量。唯有镢头知我意，栽松时复上金刚。”言讫而寂，塔于金刚岭。

【注释】

①忉忉：忧愁，焦虑。

②南赡部洲，北郁单越：佛经中所称“四大洲”之一，此为南北二洲，东西则是东弗于逮和西瞿耶尼。

③寒山：唐代诗僧，多以禅意入诗。

④冱(hù)：冻结。

⑤巴歌：巴人之歌。

⑥菠稜：或作“菠薐”，即菠菜。

⑦尪羸(wāng léi)：瘦弱衰枯。

智门祚禅师法嗣
雪窦重显禅师

明州雪窦重显禅师，遂宁府[1]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铣上人出家。受具之后，横经讲席，究理穷玄。诘问锋驰，机辩无敌。咸知法器，佥[2]指南游。

首造智门[3]，即伸问曰：“不起一念，云何有过？”门召师近前，师才近前，门以拂子蓦口打。师拟开口，门又打，师豁然开悟。

出住翠峰，后迁雪窦。开堂日，於法座前顾视大众曰：“若论本分相见，不必高升法座。”遂以手画一画曰：“诸人随山僧手看，无量诸佛国土一时现前。各各仔细观瞻，其或涯际未知，不免拖泥带水。”便升座。上首白椎罢，有僧方出，师约住曰：“如来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则瓦砾生光，把住则真金失色。权柄在手，杀活临时。其有作者，共相证据。”僧出问：“远离翠峰祖席，已临雪窦道场，未审是一是二？”师曰：“马无千里谩追风。”曰：“恁么则云散家家月。”师曰：“龙头蛇尾汉。”

问：“德山、临济棒喝已彰，和尚如何为人？”师曰：“放过一着。”僧拟议，师便喝。僧曰：“未审只恁么，别有在？”师曰：“射虎不真，徒劳没羽。”问：“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朝宰临筵，如何即是？”师曰：“清风来未休。”曰：“恁么则得遇于师也。”师曰：“一言已出，驷马难追。”僧礼拜，师曰：“放过一着。”乃普观大众曰：“人天普集，合发明个甚么事？焉可互分宾主，弛骋问答，便当宗乘去。广大门风，威德自在，辉腾今古，把定乾坤。千圣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声

前悟旨，犹迷顾鉴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识情之表。诸人要知真实相为么？但以上无攀仰，下绝己躬，自然常光现前，个个壁立千仞。还辨明得也无？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载生死流，同据佛祖位，妙圆超悟，正在此时。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祥云五色。”曰：“学人不会。”师曰：“头上漫漫。”问：“达磨未来时如何？”师曰：“猿啼古木。”曰：“来后如何？”师曰：“鹤唳青霄。”曰：“即今事作么生？”师曰：“一不成，二不是。”问：“和尚未见智门时如何？”师曰：“尔鼻孔在我手里。”曰：“见后如何？”师曰：“穿过髑髅。”

有僧出，礼拜起曰：“请师答话。”师便棒。僧曰：“岂无方便？”师曰：“罪不重科。”复有一僧出，礼拜起曰：“请师答话。”师曰：“两重公案。”曰：“请师不答话。”师亦棒。”

问：“古人道，北斗里藏身，意旨如何？”师曰：“千闻不如一见。”曰：“此话大行。”师曰：“老鼠衔铁。”问：“古人道，皎皎地绝一丝头，只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师曰：“面赤不如语直。”曰：“学人未晓。”师曰：“遍问诸方。”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乘槎斫额。”曰：“莫只这便是。”师曰：“浪死虚生。”问：“如何是缘生义？”师曰：“金刚铸铁券。”曰：“学人不会。”师曰：“闹市里牌。”曰：“恁么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师曰：“列下。”问：“四十九年说不尽底，请师说？”师曰：“争之不足。”曰：“谢师答话。”师曰：“铁棒自看。”问：“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师曰：“拈却鼻孔。”曰：“学人不会。”师曰：“一喜一悲。”僧拟议，师曰：“苦。”问：“如何是脱珍御服，着弊垢衣？”师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师方便。”师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问：“龙门争进举，哪个是登科？”师曰：“重遭点额。”曰：“学人不会。”师曰：“退水藏鳞。”问：“寂寂忘言，谁是得者？”师曰：“卸帽穿云去。”曰：“如何领会？”师曰：“披蓑带雨归。”曰：“三十年后，此话大行。”师曰：“一场酸涩。”问：“坐断毗卢的人，师还接否？”师曰：“殷勤送别潇湘岸。”曰：“恁么则学人罪过也。”师曰：“天宽地窄太愁人。”僧礼拜，师曰：“苦屈之词，不妨难吐。”问：“生死到来，如何回避？”师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处也无？”师曰：“符到奉行。”

上堂，僧问："如何是吹毛剑？"师曰："苦。"曰："还许学人用也无？"师嘘一嘘，乃曰："大众前共相酬唱，也须是个汉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的眼，不劳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着即燎却面门。亦如按太阿宝剑，冲前即丧身失命。"乃曰："太阿横按祖堂寒，千里应须息万端。莫待冷光轻闪烁。"复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维摩一默？"师曰："寒山访拾得。"曰："恁么则入不二之门。"师嘘一嘘，复曰："维摩大士去何从，千古令人望莫穷。不二法门休更问，夜来明月上孤峰。"

上堂："春山叠乱青，春水漾虚碧。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便下座。却顾谓侍者曰："适来有人看方丈么？"者曰："有。"师曰："作贼人心虚。"

上堂："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古人向甚么处见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许你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稳密的，佛祖不敢近，为甚么抬脚不起。神通游戏的，鬼神不能测，为甚么下脚不得。直饶十字纵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上堂："大众这一片田地，分付来多时也。尔诸人，四至界畔犹未识在。若要中心树子，我也不惜。"

问："如何是诸佛本源？"师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无？"师曰："雨滴岩花。"

上堂，僧问："雪覆芦花时如何？"师曰："点。"曰："恁么则为祥为瑞去也。"师曰："两重公案。"乃曰："雪覆芦花欲暮天，谢家人不在渔船。白牛放却无寻处，空把山童赠铁鞭。"

师一日游山，四顾周览，谓侍者曰："何日复来于此？"侍者哀乞遗偈，师曰："平生唯患语之多矣。"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众。乃曰："七月七日复相见耳。"至期盥沐摄衣，北首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坞，赐明觉大师。

【注释】

①遂宇府：今四川遂宁县。

②佥：全、都。

③智门:指智门光祚禅师。

延庆子荣禅师

襄州延庆山子荣禅师。僧问:"如何是随色摩尼珠?"师曰:"三个童儿弄花球。"曰:"恁么则终朝尽日也。"师曰:"头白齿落。"

上堂,僧问:"灵光隐隐,月照寒窗。善法堂前,请师举唱。"师曰:"听。"曰:"此犹是这边事,那边事作么生?"师曰:"脚下毛生。"问:"如何是佛?"师曰:"横身彰十号,入槨示双趺。"曰:"将何供养?"师曰:"合掌当胸。"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穿耳胡僧不着鞋。"

福严雅禅师法嗣
北禅智贤禅师

潭州北禅智贤禅师,僧问:"如何是佛?"师曰:"匙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师曰:"险路架桥。"岁夜[①]小参曰:"年穷岁尽,无可与诸人分岁。老僧烹一头露地白牛,炊黍米饭,煮野菜羹,烧榾柮[②]火,大家吃了,唱村田乐,做故免见,倚他门户傍他墙,刚被时人唤作郎。"便下座归方丈。至夜深,维那[③]入方丈问讯,曰:"县里有公人到勾和尚[④]。"师曰:"作甚么?"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纳皮角。"师遂捋下头帽,掷在地上。那便拾去,师跳下禅床,拦胸擒住,叫曰:"贼!贼!"那将帽子覆师顶曰:"天寒,且还和尚。"师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时法昌为侍者,师顾昌曰:"这公案作么生?"昌曰:"潭州纸贵,一状领过。"

【注释】

①岁夜：年夜。

②榾柮(gǔduò)：木块。

③维那：职事僧。

④“县里”句：言地方官府派公差来找智贤和尚。

德山远禅师法嗣
开先善暹禅师

庐山开先善暹禅师，临江军人也。操行清苦，遍游师席，以明悟为志。参德山，见山上堂，顾视大众曰：“师子嚬呻[1]，象王[2]回顾。”师忽有省，入室陈所解。山曰：“子作么生会？”师回顾曰：“后园驴吃草。”山然之。后至雪窦，窦与语，喜其超迈，目曰：“海上横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3]敬畏之。他日窦举师出世金鹅。师闻，潜书二偈于壁而去。曰：“不是无心继祖灯，道惭未厕岭南能。三更月下离岩窦，眷眷无言恋碧层。二十余年四海问，寻师择友未尝闲。今朝得到无心地，却被无心趁出山。”晚年，众请滋甚[4]，遂开法开先[5]，以慰道俗之望。

开堂日，上首白槌[6]罢，师曰：“千圣出来，也只是稽首赞叹，诸代祖师提挈不起。是故始从迦叶，迄至山僧，二千余年，月烛慧灯，星排道树。人天普照，凡圣齐荣。且道承甚什么人恩力？老胡也只道，明星出现时，我与大地有情同时成道。如是则彼既丈夫，我亦尔，孰为不可？良由诸人不肯承当，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个先达出来，递相开发，也只是与诸人作个证明。今日人天会上，莫有久游赤水，夙在荆山，怀袖有珍，顶门有眼，到处践踏觉场的衲僧么？却请为新出世长老作个证明。还有么？”时有僧出，师曰：“象驾峥嵘谩进途，谁信螳螂能拒辙[7]？”问：“一棒一喝，犹是葛藤，瞬目扬眉，拖泥带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师曰：“速。”曰：“恁么则祖师正宗和尚把定。”师曰：“野渡无人舟自横。”问：“如何是露地白牛？”师

曰："瞎。"问："妙峰顶上即不问，半山相见事如何？"师曰："把手过江来。"曰："高步出长安。"师曰："脚下一句作么生道？"僧便喝。师曰："山腰里走。"问："一雨所润，为甚么万木不同？"师曰："羊羹虽美，众口难调。"问："年穷岁尽时如何？"师曰："依旧孟春犹寒。"问："更深夜静时如何？"师曰："老鼠入灯笼。"问："瞥眼瞥喜时如何？"师曰："适来菩萨面，如今夜叉头。"

上堂："一若是，二即非，东西南北人不知。休话指天并指地，青天白云徒尔为。"以拄杖击香台，下座。问："雨雪连天，为甚么孤峰露顶？"师曰："有甚遮掩处。"

上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洛阳城古。"曰："学人不会。"师曰："少室山高。"僧礼拜，师乃曰："佛种从缘起。"遂举拄杖曰："拄杖子是缘，且作么生说个起的道理？"良久曰："金屑虽贵，落眼成翳⑧。"卓柱杖，下座。

【注释】

①噸呻：痛苦呻吟。

②象王：象中之王，佛的喻称。《法苑珠林》云："佛有八十种好相：进止如象王，行步如鹅王，容仪如师子王。"

③英衲：犹言名僧。

④众请滋甚：僧众的请求越来越强烈。

⑤开法开先：在开先寺开法。

⑥白槌：鸣槌白事。禅林开堂白事前先鸣槌一下，使听众停止喧声。

⑦螳啷拒辙：犹螳臂挡车。

⑧翳(yì)：眼角膜上障蔽视线的白斑。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聪禅师法嗣
佛日契嵩禅师

杭州佛日契嵩禅师，藤州镡津[①]李氏子。七岁出家，十三得度。十九游方，遍参知识。得法于洞山。师夜则顶戴观音像而诵其号，必满十万乃寝，以为常。自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作《原教论》十余万言，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宗韩排佛[②]之说。读之者畏服。后居永安兰若，著《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辅教编》，上进仁宗皇帝，览之加叹，付传法院编次入藏。下诏褒宠，赐号明教。宰相韩琦、大参欧阳修皆延见而尊礼之。洎东还，熙宁四年[③]六月四日，晨兴写得偈曰："后夜月初明，吾今憙[④]独行。不学大梅老，贪随鼷鼠声。"至中夜而化。阇维[⑤]不坏者五，曰顶、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数珠。其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道俗合诸不坏，葬於故居永安之左。后住净慈。北碉居简尝著《五种不坏赞》。师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镡津》，盛行于世。

【注释】

①藤州镡(xín，又读 tán)津：即今广西藤县。唐名镡津县，明废县入藤州，后改藤县。

②宗韩非佛：唐韩愈尊儒排佛，曾作《谏佛骨表》，谏阻唐宪宗迎佛骨。此指宗法韩愈而排斥佛教。

③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熙宁是宋神宗年号。

④憙：同"喜"。

⑤阇维：梵语言译，指僧人死后焚化。

北禅贤禅师法嗣
广因择要禅师

福州广因择要禅师，上堂："王临宝位，胡汉[1]同风。纽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问，你透出一字作么生道？"拈拄杖曰："春风开竹户，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只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且如何是诸上座了的心？"良久曰："渔翁睡重春潭阔，白鸟不飞舟自横。"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长安东，洛阳西。"问："如何是佛？"师曰："福州橄榄两头尖。"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限岩傍壑。"曰："出世后如何？"师曰："前山后山。"

【注释】

①胡汉：胡人与汉人。

开先暹禅师法嗣
云居了元禅师

南康军云居山[1]了元佛印禅师，饶州浮梁林氏子。诞生之时，祥光上烛。须发爪齿，宛然具体。风骨爽拔，孩孺异常。发言成章，语合经史。闾里先生称曰："神童。"年将顶角，博览典坟[2]。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迈，风韵飘然。志慕空宗，投师出家。试经圆具，感悟夙习。即遍参寻，投机于开先法席，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

僧问："如何是佛？"师曰："木头雕不就。"曰："恁么则皆是虚妄也。"师曰："梵音深远，令人乐闻。"问："如何是诸佛说不到的法？"师曰："蚁子解寻腥处走，苍蝇偏向臭边飞。"曰："学人未晓，请师再指。"师曰："九万里鹏从海出，一千年鹤远天归。"

问："达摩面壁，意旨如何？"师曰："闭口深藏舌。"曰："学人未

晓。”师曰：“一言已出，驷马难追。”问：“大修行人还入地狱也无？”师曰：“在里许。”曰：“大作业人还上天堂也无？”师曰：“蝦跳不出斗。”曰：“恁么则镬汤炉炭吹教灭，剑树刀山喝使摧。”师曰：“自作自受。”乃曰：“适来禅客出众礼拜，各以无量珍宝布施大众。又于面门上放大光明，照耀乾坤，令诸人普得相见。于此明得，可谓十方诸佛各坐其前，常为劳生，演说大法，岂假山僧重重注破。如或未然，不免横身徇物。”乃横按拄杖曰：“万般草木根苗异，一得春风便放花。”

上堂：“寒！寒！风撼竹声干，水冻鱼行涩，林疏鸟宿难。早是严霜威重，哪堪行客衣单。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拥红炉火一攒。放下茱萸空中竹橛，倒却迦叶门前刹竿。直下更云不会，算来也太无端。参！”

师一曰与学徒入室次，适东坡居士到面前。师曰：“此间无坐榻，居士来此作甚么？”士曰：“暂借佛印四大为坐榻。”师曰：“山僧有一问，居士若道得，即请坐；道不得，即输腰下玉带子。”士欣然曰：“便请。”师曰：“居士适来道，暂借山僧四大为坐榻。只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居士向甚么处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带。师却赠以云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会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犹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注释】

①南康军：今江西南康。

②典坟：古代经典。坟：古代大著作称“坟”。

青原下十一世
天衣怀禅师法嗣
惠林宗本禅师

东京[1]慧林宗本圆照禅师，常州无锡管氏子。体貌庞硕，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苏承天永安道升禅师出家，巾侍十载，剃度受具。又三年，礼辞游方，至池阳谒振宗。宗举："天亲从弥勒内宫而下，无著问云："人间四百年，彼天为一昼夜。弥勒于一时中，成就五百亿天子，证无生法忍，未审说甚么法？"天亲曰："'只说这个法'。如何是这个法？"师久而开悟。

一日，室中问师："即心即佛时如何？"曰："杀人放火有甚么难？"于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复圭命师开法瑞光[2]，法席而盛。武林守陈公襄以承天兴教二刹命师择居，苏人拥道遮留。又以净慈坚请，移文论道俗曰："借师三年，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从。

元丰五年[3]，神宗皇帝下诏，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召师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问劳。阅三日，传旨就寺之三门为士民演法。翌日，召对延和殿。问道赐坐，师即跏趺。帝问："卿受业何寺？"奏曰："苏州承天永安。"帝大悦，赐茶。师即举盏长吸，又荡而撼之。帝曰："禅宗方兴，宜善开导。"师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临，臣岂敢自怠。"即辞退。帝目送之，谓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后帝登遐，命入福宁殿说法。以老乞归林下，得旨任便云游，州郡不得抑令住持。击鼓辞众，说偈曰："本是无家客，那堪任意游？顺风加橹棹，船子下扬州。"既出都城，王公贵人送者车骑相属。师临别诲之曰："岁月不可把玩，老病不与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为。"闻者莫不感涕。

晚居灵岩，其嗣法传道者，不可胜纪。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韩信临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领会？"师曰："伏尸万

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当初。”师曰：“三皇塚上草离离。”问：“上是天，下是地。未审中间是甚么物？”师曰：“山河大地。”曰：“恁么则谢师答话。”师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瞒人！”师曰：“却是老僧罪过。”上元日，僧问：“千灯互照，丝竹交音。正恁么时佛法在甚么处？”师曰：“谢布施。”曰：“莫便是和尚为人处也无？”师曰：“大似不斋来。”上堂：“於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拈起拄杖曰：“这个是尘，作么生说个转法轮的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与汝诸人说破。拈起也，海水腾波，须弥岌峇④，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肃静。敢问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当断不断，两重公案。”击禅床，下座。

上堂：“看！看！烁烁瑞光照大千世界，百亿微尘国土，百亿大海水，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乃至微尘刹土，皆於光中，一时发现。诸仁者还见么？若也见得，许汝亲在瑞光。若也不见，莫道瑞光不照好！参。”

上堂：“头圆像天，足方似地。古貌棱层，丈夫意气。趯⑤倒须弥，踏翻海水，帝释与龙王无着身处。”乃拈拄杖曰：“却来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变化，究竟须归这里。”以拄杖卓一下。师全身塔于苏之灵岩。

【注释】

①东京：洛阳。曾是九朝故都，因在长安以东，故称东京。

②瑞光：寺名。

③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元丰是宋神宗年号。

④岌峇(jí kè)：锤铁声。

⑤趯：同“跃。”

法云法秀禅师

东京法云寺法秀圆通禅师，秦州陇城①辛氏子。母梦老僧托

宿，觉而有娠。先是，麦积山老僧与应乾寺鲁和尚者善，尝欲从鲁游方。鲁老之[2]，既去，绪语曰："他日当寻我竹铺坡前，铁场岭下。"鲁后闻其所俄[3]有儿生，即往观焉，儿为一笑。三岁愿随鲁归，遂从鲁姓。十九试经圆具，励志讲肆。习《圆觉》、《华严》，妙入精义。因闻无为军[4]铁佛寺怀禅师法席之盛，径往参谒。怀问曰："座主讲甚么经？"师曰："《华严》。"曰："《华严》以何为宗？"师曰："法界为宗。"曰："法界以何为宗？"师曰："心以为宗。"曰："以心何为宗？"师无对。怀曰："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汝当自看，必有发明。"后闻僧举："白兆参报慈：'情未生时如何？'慈曰：'隔'。"师忽大悟，直诣方丈，陈其所证。怀曰："汝真法器。吾宗异日在汝行矣。"初住龙舒四面，后诏居长芦法云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前说法，赐圆通号。

僧问："不离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师曰："赤土茶牛奶。"曰："谢师答话。"师曰："你话头道甚么？"僧拟议，师便喝。问："阳春二三月，万物尽生芽。未审道芽还增长也无？"师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指示处么？"师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师曰："这个是白公[5]的，你的作么生？"曰："且待别时？"师曰："看你道不出。"

上堂："春风使帆，正是随波逐浪。截断众流，未免依前渗漏。量才补职，宁越短长；买帽相头，难得恰好。直饶上不见天，下不见地，东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么用处？任是纯钢打就，生铁铸成，也须额头汗出。总不恁么，如何商量？"良久曰："赤心片片谁知得？笑杀黄梅石女儿。"

上堂："山僧不会巧说，大都应个时节。相唤吃碗茶汤，亦无祖师妙诀。禅人若也未相谙，踏着秤锤硬似铁。"

上堂："秋云秋水，看山满目。这里明得，千足万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骑牛。参！"

上堂："寒雨细，朔风高，吹沙走石，拔木鸣条。诸人尽知有，且道风作何色？若识得去，许你具眼。若也不识，莫怪相瞒。参！"

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觑破。如今玉石难分，只得麻缠纸裹。还会么？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上堂："衲僧家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未为分外。只如半偈亡躯，一句投火，又图个甚么？"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须更说破。"

师示疾，谓众曰："老僧六处住持，有烦知事首座。大众今来，四大不坚，火风将散，各宜以道自安，无违吾嘱。"遂曰："来时无物去时空，南北东西事一同。六处住持无所补，"师良久，监寺惠当进曰："和尚何不道末后句？"师曰："珍重！珍重！"言讫而逝。

【注释】

①秦州陇城：在今甘肃天水。

②老之：认为他年纪太老，不宜游方。

③俄：一会儿。

④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县。

⑤白公：唐诗人白居易。

青原下十二世
慧林本禅师法嗣
法云善本禅师

东京法云善本大通禅师，族董氏，汉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温，皆官于颍，遂为颍人。母无子，祷白衣大士[①]，乃得师。及长，博极群书，然清修无仕宦意。嘉祐八年[②]，与弟善思往京师地藏院，选经得度，习毗尼[③]。东游至姑苏，礼圆照于瑞光。照特顾之，於是契旨，经五稔[④]，益跻微奥。照令依圆通秀，师去又尽其要。元丰七年[⑤]，渡淮，留太守岩。久之出住双林，迁净慈，寻被旨徒法云。

僧问："宝塔元无缝，如何指示人？"师曰："烟霞生背面，星月绕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师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长年占断白云乡。"曰："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太无厌生。"问："若论此事，譬如两家着棋。学人上来，请师一着。"师曰："早见输了也。"僧曰：

“错。”师曰：“是。”僧曰：“进前无路也。”师卓拄杖一下，曰：“争奈这个何？”僧曰：“只如黑白未分时，又作么生？”师曰：“且饶一着。”问：“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师曰：“险。”曰：“便恁么去又作么生？”师曰：“百杂碎。”问：“九夏赏劳即不问，从今向去事如何？”师曰：“光剃头，净洗钵。”曰：“谢师指示。”师曰：“滴水难消。”

上堂：“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畾塞[6]虚空，无处回避。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鳖鼻。”掷拄杖下座。

【注释】

①白衣大士：观音菩萨着白衣，故有此称。

②嘉祐八年：公元 1063 年，宋仁宗年号。

③习毗尼：研习佛教律藏。毗尼，律藏之梵音。

④五稔：五年。

⑤元丰七年：宋神宗年号，公元 1084 年。

⑥畾塞：即“逼塞”，充满。

法云秀禅师法嗣

法云惟白禅师

东京法云惟白佛国禅师。

上堂：“离娄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无心，明珠忽然在掌[1]。”以手打一圆相，召大众曰：“还见么。”良久曰：“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众曰：“山僧住持七十余日，未曾拈动这个，而今不免现些小神通，供养诸人。”遂卓拄杖，下座。

上堂：“过去已过去，未来且莫算。正当现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团圆，打鼓普请看。大众看即不无，毕竟唤甚么作月？休于天上觅，莫向水中寻。”

师有《续灯录》三十卷，入藏。

【注释】

①“离娄”等句：离娄，或作“离朱”，传说中黄帝时人名，目明，能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罔象，亦作“象罔”，《庄子》寓言人物，罔象即无心，无物，无虑之谓。寓言中说黄帝游赤水，登昆仑，遗其玄珠，使离娄寻找而不得，乃使象罔，而象罔得之。此数句言有意徒劳而无心得之。

法眼宗

雪峰义存门下有著名弟子玄沙师备，再传罗汉桂琛，桂琛之上首弟子清凉文益显扬门风，蓬勃一时，于五代时期成为影响极大的宗系，活跃在南唐、吴越。这个宗系，因其创始人清凉文益谥号："大法眼禅师"而被命名为"法眼宗。"

文益(885—958)，余杭(今属浙江)人，俗姓鲁，七岁在新定(今浙江淳安县西)智通院落发，二十岁受具足戒于越州(今绍兴)开元寺，后到明州鄮山(今浙江鄞县东)玄王寺从希觉律师探究律旨，"复旁探儒典，游文雅之场"，被希觉律师"目为我门之游、夏"，又南游福州，参长庆慧棱禅师，"不大发明"，乃结伴更行，因阻雪而憩于地藏院，偶遇罗汉桂琛，"言下大悟"，遂留止而以桂琛为师。后游方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并开堂传法，"大众云集"，常以千计。后被南唐主李昇迎住报恩禅院，署号净慧禅师。晚年住金陵清凉寺传法，世称"清凉文益。"其时门徒踊跃，"诸方丛林，咸遵风光，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

法眼宗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理事圆融，"一切见成"，又融通华严教理，表现出禅教兼融的禅学风格。文益初遇桂琛时，桂琛问他："作么生是行脚事？"答曰："不知。"桂琛说："不知最亲切。"文益顿然有悟，他之所谓"不知"，与玄沙师备所提倡的顿超"见闻觉知正好一脉相承。文益随后辞别欲行，桂琛送至门外，问他："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文益回答："在心内。"桂琛问："行脚人着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文益窘迫无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桂琛告诉他："若论佛法，一切见成。"这"一切见成"，正是法眼宗禅思想的突出特色，也

是接引学人，开悟僧徒简洁通俗的一句口号。

法眼宗的宗风，简明或似云门，稳密则类曹洞，而又平易变通，藏机锋于平谈之语，易化人心。《惟则语录》卷九《宗乘要义》有云："法眼宗闻声悟道，见色明心，句里藏锋，言中有响，往往随顺器根，调停化法，亦犹相体裁衣，对病施药者耳。"

禅学一花五叶，法眼宗开得最晚，而衰微却较早，宋代中叶，即已法脉断绝，立宗仅百年左右。文益法嗣有六十二人，最著名者为天台德韶。德韶初曾历参多师，皆未契法缘，后至文益法席之下。时有一僧问文益："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文益答曰："是曹源一滴水。"此僧惘然而退，座侧的德韶却豁然开悟，平生凝滞，涣若冰释。后来吴越忠懿王迎请问道，行弟子之礼，尊为国师。德韶曾作一偈曰："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其师文益闻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德韶门下得法者四十九人，主要分布在吴越一带，而以永明延寿为首席。延寿总角之年即归心佛乘，出家后曾在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致"斥鷃巢于衣褶中"，后见德韶，一见而深得器重，密授玄旨。曾住持雪窦寺，法席兴盛，后吴越忠懿王请开山灵隐新寺，再迁永明寺，僧众近二千。其时"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贵书，叙弟子之礼"，并派三十六位僧人前来学法，这些弟子相继归国，各化一方，遂使法眼宗影响及于国外。

文益著名弟子还有灵隐清耸、永明道潜、报恩慧明等人，他们都曾受到吴越王的礼遇，张扬了法眼宗法。特别是报恩慧明禅师以继承"玄沙正宗"、光大法眼宗法为己任，与四方论敌"敌论宗乘"，使"群彦弭伏"，扩大了法眼宗的影响。

作为最后出现的禅学宗派，法眼宗显示出向沙龙玄学复归，禅教合一，禅净兼修，禅戒并重的趋向，禅学逐渐回归佛学整体进行重新整合，禅宗的独立性于是也渐趋消失。

本部分所选禅师，分别见《五灯会元》卷7、卷8和卷10。

青原下六世
雪峰存禅师法嗣
玄沙师备禅师

福州玄沙师备宗一禅师，闽之谢氏子。幼好垂钓，泛小艇于南台江，狎诸渔者。唐咸通初年[1]，甫三十，忽慕出尘，乃弃舟投芙蓉训禅师落发，往豫章开元寺受具。布衲芒屩，食才接气。常终日宴坐[2]，众皆异之。与雪峰本法门昆仲[3]，而亲近若师资[4]。峰以其苦行，呼为头陀。

一日，峰问："阿那个是备头陀？"师曰："终不敢诳于人。"异日，峰召曰："备头陀何不遍参去！"师曰："达磨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

暨登象骨山[5]，乃与师同力缔构，玄徒臻萃。师入室咨决，罔替晨昏。又阅《楞严》，发明心地，由是应机敏捷，与《修多罗》[6]冥契。诸方玄学有所未决，必从之请益。至与雪峰征诘，亦当仁不让。峰曰："备头陀再来人也。"雪峰上堂："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师出众曰："忽过明镜来时如何？"峰曰："胡汉俱隐。"师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

住后[7]，上堂："佛道闲旷，无有程途。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8]，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真。非属造化，动则起生死之本，静则醉昏沉之乡。动静双泯，即落空亡。动静双收，颟顸[9]佛性。必须对尘对境，如枯木寒灰，临时应用，不失其宜。镜照诸像，不乱光辉。鸟飞空中，不杂空色。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行踪。不堕往来机，不住中间意。镜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镜钟不相交，句句无前后，如壮士展臂，不籍他力。师子游行，岂求伴侣？九霄绝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这里，体寂寂，常的的，日赫焰，无边表。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无

出入，名相无体，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同修证。只要虚闲不昧作用，不涉尘泥，个中纤毫道不尽，即为魔王眷属。句前句后，是学人难处。所以一句当天，八万门永绝生死，直饶得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道人行处，如火销冰，终不却成冰。箭既离弦，无返回势。所以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处所。若到这里，步步登玄，不属邪正，识不能识，智不能知，动便失宗，觉即迷旨。二乘胆颤，十地魂惊。语路处绝，心行处灭。直得释迦掩室于摩竭[10]，净名杜口于毗耶[11]。'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释梵绝听而雨花[12]。'若与么见前，更疑何事没栖泊处？离去来今，限约不得，心思路绝。不因庄严，本来真净。动用语笑，随处明了，更无欠少。今时人不悟个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尘，处处染着，头头系绊。纵悟，则尘境纷纭，名相不实，便拟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闭目藏睛，终有念起。旋旋破除，细想才生，即便遏捺。如此见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散的死人。冥冥漠漠，无觉无知，塞耳偷铃，徒自欺诳。这里分别则不然，也不是限门傍户，句句现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绝尘境，本无位次，权名个出家儿，毕竟无踪迹。真如凡圣，地狱人天，只是疗狂子之方。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升沉？悟则纵横不离本际，若到这里，凡圣也无立处。若向句中作意，则没溺杀人。若向外弛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没可安排。恰似焰炉不藏蚊蚋，此理本来平坦，何用划除？动静扬眉，是真解脱道。不强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这里，纤毫不受，指意则差。便是千圣出头来，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上堂："我今问汝诸人，且承当得个甚么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还辨得么？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见事便差。知么！如今目前，见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种种诸物，皆是狂劳花相，唤作颠倒知见。夫出家人，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汝今既已剃发披衣，为沙门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尽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争解为得人？仁者！佛法因缘事大，莫作等闲相似，聚头乱说，杂话趁谩。过时，光阴难得，可惜许大丈夫儿，何不自省察看是甚么事？只如从上宗乘，是诸佛顶族，汝既承当不得，所以我方便劝汝，但从迦叶门接续顿超去。此一门超凡圣因果，超毗卢妙庄严

世界海，超他释加方便门，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与汝作眼见，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两生，久积净业。仁者！宗乘是甚么事？不可由汝用工庄严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会么？只如释迦出头来作许多变弄，说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场佛事。向此门中用一点不得，用一毛头伎俩不得。知么？如同梦事，亦如寐语，沙门不应出头来，不同梦事，盖为识得。知么？识得即是大出脱、大彻头人，所以超凡越圣，出生离死，离因离果，超毗卢，越释迦，不被凡圣因果所谩，一切处无人识得。汝知么？莫只长恋生死爱网，被善恶业拘将去，无由自分。饶汝炼得身心同虚空去，饶汝到精明湛不摇处，不出识阴。古人唤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觉，妄为恬静。恁么修行，尽出他轮回际不得，依前被轮回去。所以道，诸行无常，真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无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顿超去。解省心力么？还愿乐么？劝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构去，更不教汝加功炼行，如今不恁么，更待何时？还肯么！”便下座。

上堂：“汝诸人如在大海里坐，没头浸却了，更展手问人乞水吃。夫学般若菩萨，须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脱得去。若是根机迟钝，直须勤苦耐志，日夜忘疲，无眠失食，如丧考妣相似。恁么急切，尽一生去，更得人荷挟，克骨究实，不妨易得构去。且况如今，谁是堪任受学的人？仁者！莫只是记言记语，恰似念《陀罗尼》[13]相似，蹋步向前来，口里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诘问着没去处，便嗔道和尚不为我答话，恁么学事大苦。知么？有一般坐绳床和尚，称善知识，问着便摇身动手，占眼吐舌瞪视。更有一般说昭昭灵灵，灵台[14]智性，能见能闻，向五蕴[15]身田里作主宰，恁么为善知识、大赚人。知么？我今问汝：汝若认昭昭灵灵是汝真实，为甚么瞌睡时又不成昭昭灵灵？若瞌睡时不是，为甚么有昭昭时？汝还会么？这个唤作认贼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缘气。汝欲识根由么？我向汝道，昭昭灵灵，只因前尘色声香等法而有分别，便道此是昭昭灵灵。若无前尘，汝此昭昭灵灵同于龟毛兔角。仁者！真实在甚么处？汝今欲得出他五蕴身田主宰，但识取汝秘密金刚体。古人向汝道，圆成正遍，遍周沙界。我至少分为汝，智者可以譬喻得

解，汝还见南阎浮提日么[16]？世间人所作兴营、养身、活命种种心行作业，莫非皆承日光成立。只如日体，还有许多般心行么？还有不周遍处么？欲识金刚体，亦须如是看。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国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尽承汝圆成威光所现。直是天人群生类所作业次，受生果报，有情无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尽承汝威光。只如金刚体，还有凡夫诸佛么？有汝心行么？不可道无便得当去也，知么？汝既有如是奇特当阳出身处，何不发明取？因何却随他向五蕴身田中鬼趣里作活计，直下自谩去。忽然无常杀鬼到来，眼目诲张[17]，身见命见，恁么时大难支荷，如生脱龟壳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未解盖覆得毛头许。汝还知么？"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乐的人，只大作群队干他人世，这边那边飞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么争行他王道？知么？国王大臣不拘执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龙神荷护汝，也须具惭愧知恩始得。莫孤负人好！长连床上排行着地销将去，这是安乐未在，皆是粥饭将养得汝，烂冬瓜相似变将去，土里埋将去。业识茫茫，无本可据。沙门因甚么到恁么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唤作地狱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后日入驴胎马肚里，牵犁拽耙，衔铁负鞍，碓捣磨磨，水火里烧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须恐惧。好是汝自累。知么？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这个消息。若不了此，烦恼恶业因缘，不是一劫两劫得休，直与汝金刚齐寿。知么？"

师因参次，闻燕子声，乃曰："深谈实相，善说法要。"便下座。时有僧请益，曰："某甲不会。"师曰："去！谁信汝。"

鼓山[18]来，师作一圆相示之。山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师曰："情知汝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山曰："和尚又作么生？"师曰："人人出这个不得。"山曰："和尚与么道却得，某甲为甚么道不得？"师曰："我得汝不得。"

上堂，众集，遂将拄杖一时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险入地狱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复人身。"僧侍立次，师以杖指面前地上白点曰："还见么？"曰："见。"如是三问，僧亦如是答。师曰："你也见，我也见，为甚么道不会？"

师尝访三斗庵主，才相见，主曰："莫怪住山年深无坐具。"师曰："人人尽有，庵主为甚么无？"主曰："且坐吃茶。"师曰："庵主元来有在。"

侍雪峰次，有二僧从阶下过，峰曰："此二人堪为种草。"师曰："某甲不与么？"峰曰："汝作么生？"师曰："便好与三十棒。"

因雪峰指火曰："三世诸佛在火焰里转大法轮。"师曰："近日王令稍严。"峰曰："作么生？"师曰："不许搀夺行市。"云门曰："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

南际[19]到雪峰，峰令访师。师问："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长老作么生？"际曰："须知有不求知者。"师曰："山头和尚吃许多辛苦作么？"

雪峰普请畲田次，见一蛇，以杖挑起，召众曰："看！看！"以刀芟为两段。师以杖抛于背后，更不顾视。众愕然。峰曰："俊哉！"

侍雪峰游山次，峰指面前地曰："这一片地好造个无缝塔。"师曰："高多少？"峰乃顾视上下，师曰："人天福报即不无，和尚，若是灵山授记，未梦见在。"峰曰："你又作么生？"师曰："七尺八尺。"雪峰曰："世界阔一尺，古镜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镜阔一丈。"师指火炉曰："火炉阔多少？"峰曰："如古镜阔。"师曰："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

师初住普应院，迁止玄沙，天下丛林，皆望风而宾之。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学徒余八百，室户不闭。

上堂，良久曰："我为汝得彻困，也还会么？"僧问："寂寂无言时如何？"师曰："寐语作么？"曰："本分事，请师道。"师曰："瞌睡作么？"曰："学生即瞌睡，和尚如何？"师曰："争得恁么不识痛痒！"又曰："可惜如许大师僧，千道万里行脚到这里，不消个瞌睡寐语，便屈却去！"

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用自己作么？"问："从上宗乘，如何理论？"师曰："少人听。"曰："请和尚直道。"师曰："患聋作么？"又曰："仁者，如今事不获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劝，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闻，尽成颠倒知见。将此咽喉唇吻，只成得个野孤精业谩汝，我还肯么？只如有过无过，唯我自知，汝争得会？

若是恁么人出头来，甘伏呵责。夫为人师匠大不易，须是善知识始得知。我如今恁么方便助汝，犹尚不能构得。可中纯举宗乘，是汝向甚么处安措？还会么？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灵山会上有百万众，唯有迦叶一人亲闻，余尽不闻。汝道迦叶亲闻的事作么生？不可道如来无说说，迦叶不闻闻，便得当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庄严的事，知么？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嘱大迦叶，我道犹如话月。曹溪竖拂子还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国内宗乘中事，未曾见有一个举唱。设有人举唱，尽大地人失却性命，如无孔铁锤相似，一时亡锋结舌去！汝诸人赖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颠倒知见，随汝狂意，方有伸向处。我若不共汝恁么知闻去，汝向甚么处得见我？会么？大难。努力珍重。”

师有偈曰：“万里神光顶后相，没顶之时何处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来踪触处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须臾失却头。”又曰：“玄沙游经别，时人切须知。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有语非关舌，无言切要词。会我最后句，出世少人知。”

问：“四威仪外如何奉王？”师曰：“汝是王法罪人，争会问事？”问：“古人拈槌竖拂，还当宗乘也无？”师曰：“不当。”曰：“古人意作么生？”师举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师曰：“待汝悟始得。”问：“如何是金刚力士？”师吹一吹。

闽王送师上船，师扣船召曰：“大王争能出得这里去？”王曰：“在里许得多少时也？”

师问文桶头：“下山几时归？”曰：“三五日。”师曰：“归时，有无底桶子将一担归。”文无对。

师垂语曰：“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只如三种病人，汝作么生接？患盲者，拈槌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瘂[20]者，教伊说又说不得。若接不得，佛法无灵验。”时有僧出曰：“三种病人还许学人商量否？”师曰：“许。汝作么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师曰：“不是！不是！”罗汉曰：“桂琛现有眼耳口，和尚作么生接？”师曰：“惭愧！”便归方丈。中塔曰：“三种病人，即今在甚么处？”又一僧曰：“非唯谩他，兼以自谩。”

有僧请益云门，门曰：“汝体拜着。”僧礼拜起，门以拄杖桩之。

僧退后。门曰:“汝不是患盲么?”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曰:“汝不是患聋么?”门曰:“会么?”曰:“不会。”门曰:“汝不是患痘么?”僧于是有省。

长庆[21]来,师向:“除却药忌,作么生道?”庆曰:“放憨作么?”师曰:“雪峰山橡子拾食,来这里雀儿放粪。”师因僧礼拜,师曰:“因我得礼汝。”

普请斫柴次,见一虎,天龙曰:“和尚,虎!”师曰:“是汝,虎。”归院后天龙问:“适来见虎,云是汝。未审尊意如何?”师曰:“娑婆世界[22]有四种极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阴界。”

师问长生:“维摩观佛,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无住。汝作么生观?”生曰:“放皎然[23]过,有个道处。”师曰:“放汝过作么生道?”生良久,师曰:“教阿谁委悉。”生曰:“徒劳侧耳。”师曰:“情知汝向鬼窟里作活计。”

问:“古人皆以瞬视接人,未审和尚以何接人?”师曰:“我不以瞬视接人。”曰:“学人为甚道不得?”师曰:“塞[24]汝口,争解道得。”

问:“凡有言句,尽落裸裸,不落裸裸[25]?请和尚商量。”师曰:“拗折秤衡来,与汝商量。”

问:“承古有言:举足下足,无非道场。如何是道场?”师曰:“没却你。”曰:“为甚么得恁么难见?”师曰:“只为太近。”

师在雪峰时,光侍者谓师曰:“师叔若学得禅,某甲打铁船下海去。”师住后[26]问光曰:“打得铁船也未?”光无对。

师一日遣僧送书上雪峰,峰开缄,见白纸三幅。问僧:“会么?”曰:“不会。”峰曰:“不见道君子千里同风?”僧回举似,师曰:“山头老汉蹉过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师曰:“盂青犹寒也不解道。”

师问镜清:“教中道不见一法为大过患,且道不见甚么法?”清指露拄曰:“莫是不见这个法么?”师曰:“浙中清水白米从汝吃,佛法未会在。”

问:“承和尚和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学人如何得会?”师曰:“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用会作么?”僧便休。师来的却问其僧:“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汝作么生会?”曰:“尽十方世界是一

颗明珠，用会作么？”师曰：“知汝向鬼窟里作活计。”

问：“如何是无缝塔？”师曰：“这一缝大小？”

韦监军来谒，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师曰：“抚州取曹山几里？”韦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韦曰：“抚州取曹山几里？”曰：“百二十里。”韦曰：“恁么则上座不到曹山。”韦却起礼拜，师曰：“监军却须礼此僧，此僧却具惭愧。”

问：“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脓滴滴地。”问：“如何是亲切的事？”师曰：“我是谢三郎。”

西天有声明三藏[21]至，闽帅请师辨验。师以铁火筋敲铜炉，问：“是甚么事？”藏曰：“铜铁声。”师曰：“大王莫受外国人谩。”藏无对。

师南游，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来日，师问小塘长老：“昨日许多喧闹，向甚么处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师曰：“料掉没交涉。”

问僧：“干闼婆城[22]汝作么生会？”曰：“如梦如幻。”

师与地藏在方丈说话，夜深侍者闭却门。师曰：“门总闭了，汝作么生得出去？”藏曰：“唤甚么作门？”师以杖拄地，问长生曰：“僧见俗见，男见女见，汝作么生见？”曰：“和尚还见皎然见处么？”师曰：“相识满天下。”

问：“承和尚有言：闻性遍周沙界。雪峰打鼓，这里为甚么不闻？”师曰：“谁知不闻？”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师曰：“以眼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师曰：“快救取好！”

师举志公云：“每的拈香择火，不知身是道场。”乃曰：“每的拈香择火，不知真个道场。

师与韦监军吃果子。韦问：“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师拈起果子曰：“吃。”韦吃果子了，再问。师曰：“只这是日用而不知。”

普请搬柴，师曰：“汝诸人尽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师力，何用普请？”师叱之曰：“不普请争得柴归？”

师问明真大师：“善财参弥勒，弥勒指归文殊，文殊指归佛处，汝道佛指归甚么处？”曰：“不知。”师曰：“情知汝不知。”

大普玄通到，礼觐。师曰：“你在彼住[23]，莫诳惑人家男女。”曰：“玄通只是开个供养门，晚来朝去，争敢作恁么事？”师曰：“事难。”曰：“真情是难。”师曰：“甚么处是难处？”曰：“为伊不肯承当。”师便

入方丈，拄却门。

僧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路。"师曰："还闻偃溪水声么？"曰："闻。"师曰："从这里入。"

泉守[30]王公请师登楼，先语客司曰："待我引大师到楼前，便舁却梯。"客司禀旨。公曰："请大师登楼。"师视楼，复视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师与泉守在室中说话，有一沙弥揭帘入见，却退步而去。师曰："那沙弥好与二十拄杖。"守曰："恁么即某甲罪过。"师曰："佛法不是恁么。"

梁开平戊辰示[31]寂，闽帅为之树塔。

【注释】

①咸通初年：唐懿宗李漼年号，公元860年。

②宴坐：闲坐。

③昆仲：兄弟。

④师资：可以效法的人。

⑤登象骨山：即师从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在福州象骨山雪峰创广福院传法。

⑥《修多罗》：梵音，意译则为"契经"或"经本"。《华严探玄记》曰："修多罗，或云修伱路，或言素怛罗，此云《契经》。"契"有二义，谓契理合机故，经亦二义，谓贯穿法相故，摄此所化故。"

⑦㉖住后：住持寺院以后。

⑧三际：犹言三世，前际即过去，二际即未来，中际即现在。

⑨颟顸(mānhān)：糊涂，不明事理。

⑩释迦掩室：佛教著名典故，说释迦牟尼在摩竭陀国掩室静坐，不为众人讲说道法。此处用典，意谓佛法精微，非语言所能传达。摩竭，梵语言译，"摩竭陀国"之省称。

⑪净名：菩萨名，即维摩法。毗耶，即毗耶离城，维摩法所居之处。《维摩法经》记载，文殊在毗耶离城向维摩诘问不二之法，维摩诘沉默不语，文殊赞曰："善哉！"后以"净名杜口"为典故，说明佛法微妙，不可言传。

⑫"须菩提"二句：语出《肇论》须菩提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又名空生，以善说空义、空法著称。"无说"，当即空义之说。释梵：帝释与梵天。

⑬《陀罗尼》:经名。

⑭灵台:指人的心灵。

⑮五蕴:蕴是梵语 Skandha 之意译,意为"集聚组合",佛教认为人是五种东西聚合而成:色蕴(身体)、爱蕴(情感)、想蕴(意象活动)、行蕴(意志及活动)、识蕴(意识)。

⑯南阎浮提:亦作"阎浮"或"南赡部洲",佛教所谓"四大洲"之一,因在须弥山之南,故曰:"南。"据称印度、中国等东方诸国即在此洲,故以之指人间世界。

⑰诪(zhōu)张:欺诳。

⑱鼓山:住持福州鼓山禅院的神晏禅师,与之皆为雪峰义存之法嗣。

⑲南际:僧名。

⑳瘂:同"哑"。

㉑长庆:长庆慧棱禅师,与之同门。

㉒娑婆世界:意译则为"堪忍世界"。此界众生,安忍于十恶,不肯出离,故称。

㉓皎然:与师备同师于雪峰义存后曾住福州长生山的皎然禅师。

㉔晶塞:同"逼塞"。

㉕裷(yuān)褪:裷是覆物之巾。"褪"同"缋"(huì),成匹布帛之头尾。"落裷褪",当解作被包裹覆盖。

㉗声明三藏:"声明"是古代印度学者所研究的"五明"之一,近于语言学中的训诂和词汇学。"三藏"是对学问高深的僧人的尊称。

㉘干闼婆城:或作"干达婆城"、"干达城",意译则为"寻香城",乐人幻作之化城也,又云"蜃气楼"。

㉙住:住持。

㉚泉守:泉州太守。

㉛开平戊辰:后梁太祖朱晃年号,公元 908 年。

青原下七世
玄沙备禅师法嗣
罗汉桂琛禅师

漳州罗汉院桂琛禅师，常山[1]李氏子。为童儿时，日一素食，出言有异。既冠，亲事本府万岁寺无相大师，披削登戒，学毗尼[2]。一日，为众升台，宣戒本布萨[3]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依文作解，岂发圣智乎？"

于是访南宗，初谒云居、雪峰，参讯勤恪，然犹未有所见。后造玄沙，一言启发，廓尔无惑。沙问："三界唯心，汝作么生会？"师指倚子[4]曰："和尚唤这个作甚么？"曰："倚子。"师曰："和尚不会三界唯心？"曰："我唤这个作竹木，汝唤作甚么？"师曰："桂琛亦唤作竹木。"曰："尽大地觅一个会佛法的人不可得。"师自尔愈加激励。沙每因诱迪学者，流出诸三昧，皆命师为助发。师虽处众韬晦，然声誉甚远。时漳牧[5]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请师开法。

因插田次，见僧乃问："从甚处来？"曰："南州。"师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师曰："争如我这里，栽田博饭吃。"曰："争奈三界何！"师曰："唤甚么作三界？"问僧："甚处来？"曰："南方来。"师曰："南方知识，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虽贵，眼里着不得。"师曰："我道须弥在汝眼里。"

一日，同中塔[6]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体。"中塔不对。沙乃问师："作么生会？"师曰："这僧着一棒不知来处。"

僧报曰："保福[7]已迁化也。"师曰："保福迁化，地藏入塔。"

后迁罗汉[8]，大阐玄要。

上堂："宗门玄妙，为当只恁么，也更别有奇特。若别有奇特，汝且举将来看。若无，去，不可将两个字便当却宗乘也。何者？两个字谓宗乘、教乘[9]也。汝才道着宗乘，便是宗乘；道着教乘，便是教

乘。禅德[12]，佛法宗乘，元来由汝口里安立名字，作取说取便是也。斯须向这里说平说实，说圆说常。禅德，汝唤甚么作平实，把甚么作圆常？傍家行脚，理须甄别，莫相埋没。得些子声色名字，贮在心头，道我会解，善能拣辨。汝且会个甚么？拣个甚么？记持得的是名字，拣辨得的是声色。若不是声色名字，汝又作么生记持拣辨？风吹松树也是声，蝦蟆老鸦叫也是声，何不那里听取拣择去！若那里有个意度模样，只如老师口里，又有多少意度与上座？莫错，即今声色仏仏[13]地，为当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灵性金刚秘密应有坏灭去也。何以如此？为声贯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缘即塞却汝，幻妄走杀汝，声色体尔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么处得声色来，会么？相及不相及，试裁辨看。”少间又道：“是圆常平实，甚么人恁么道，未是黄夷村里汉解恁么说。是他古圣，乖些子相助显发。今时不识好恶，便安圆实，道我别有宗风玄妙，释迦佛无舌头，不如汝些子，便恁么点胸。若论杀、盗、淫罪，虽重犹轻，尚有歇时。此个谤般若，瞎却众生眼，入阿鼻地狱[14]吞铁丸莫将为等闲。所以古人道，过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僧问：“如何是罗汉一句？”师曰：“我若向汝道，便成两句也。”问：“不会的人来，师还接否？”师曰：“谁是不会者？”曰：“适来道了也。”师曰：“莫自屈么？”

保福僧[15]到，师问：“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你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师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甚么？不塞你耳，闻个甚么？不坐你眼，作么生分别？”

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审是甚么字？”师曰：“汝实不会那？”曰：“学人实不会。”师曰：“看取下头注脚。”

问：“如何是沙门正命食[16]？”师曰：“吃得么？”曰：“欲吃此食，作何方便？”师曰：“塞却你口。”问：“如何是罗汉家风？”师曰：“不向你道。”曰：“为甚么不道？”师曰：“是我家风。”

问：“如何是法王[17]身？”师曰：“汝今是甚么身？”曰：“恁么即无身也。”师曰：“苦痛深。”

上堂才坐，有二僧一时礼拜。师曰：“俱错。”问：“如何是扑不破

的句?”师曰:“扑。”问:“一佛出世普为群生,和尚今日为个甚么?”师曰:“甚么处遇一佛?”曰:“恁么即学人罪过。”师曰:“谨退。”

问:“如何是诸圣玄旨?”师曰:“四楞塌地。”问:“大事未肯时如何?”师曰:“由汝。”问:“如何是十方眼?”师曰:“眨上眉毛着。”

请保福斋[16],令人传语曰:“请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为阿谁?”师曰:“和尚恁么道,浑是不慈悲。”

玩月次,乃曰:“云动有,雨去有?”僧曰:“不是云动是风动。”师云:“我道云亦不动,风亦不动。”曰:“和尚适来又道云动。”师曰:“阿谁罪过。”

师见僧,举拂子曰:“还会么?”曰:“谢和尚慈悲示学人。”师曰:“见我竖拂子,便道示学人,汝每日见山见水,可不示汝?”又见僧来,举拂子。其僧赞叹礼拜,师曰:“见我竖拂子,便礼拜赞叹。那里扫地竖起扫帚,为什么不赞叹?”

问:“承教有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是非相?”师曰:“灯笼子。”问:“如何是出家?”师曰:“为甚么作家?”

问:“僧甚处来?”曰:“秦州。”师曰:“将得甚么物来?”曰:“不将得物来。”师曰:“汝为甚么对众谩语?”其僧无对。师却问:“秦州岂不是出鹞鹘[17]?”曰:“鹞鹘出在陇西。”师曰:“也不较多。”

问:“僧甚处来?”曰:“报恩。”师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师曰:“既是僧家,为甚么不定?”僧无对。

王太傅上雪峰施众僧衣[18],时从弇上座不在,师弟代上名受衣。谢归,弟曰:“某甲为师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么?”弟无对。师代云:“师兄得恁么贪。”又曰:“甚么处是贪处?”又代云:“两度上名。”

师与长庆,保福入州,见牡丹障子[19]。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长庆曰:“莫眼花。”师曰:“可惜许一朵花。”

问僧:“汝在招庆[20]有甚么异闻的事?试举看。”曰:“不敢错举。”师曰:“真实的事作么生举。”曰:“和尚因甚么如此?”师曰:“汝话堕也。”

众僧晚参,闻角声,师曰:“罗汉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时相助。”

问："如何是学人本来心？"师曰："是你本来心。"问："师居宝座，说法度人，未审度甚么人？"师曰："汝也居宝座，度甚么人？"

问："镜里看形见不难，如何是镜？"师曰："还见形么？"问："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师曰："总有也。"

师因疾，僧问："和尚尊候较否[21]？"师以杖拄地曰："汝道这个还痛否？"曰："和尚问阿谁？"师曰："问汝。"曰："还痛否。"师曰："元来共我作道理。"

天成三年[22]秋，复届闽城旧止，遍游近城梵宇已，乃示寂。茶毗[23]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隅，谥真应禅师。

【注释】

①常山：县名，今属浙江。

②毗尼：梵语言译，意为"戒律"，是佛教"三学"(戒、定、慧)之一。

③布萨：或为布沙池，梵语音译。出家人每半月集众说戒律，使之常在净戒之中，谓之"布萨"。

④倚子：即"椅子"。

⑤漳牧：漳州地方长官。

⑥中塔：僧名。

⑦保福：保福从展禅师，与桂琛之师玄沙师备同为雪峰义存法嗣。

⑧罗汉：指罗汉院。

⑨宗乘：禅法。教乘：禅宗自称"教外别传"，故将其他教派称为"教"。又，佛教有禅、律、教三宗。故"教乘"是指禅宗之外的佛教宗法。

⑩禅德：对禅宗僧人的尊称。

⑪抓(chuāng)：通"撞"。

⑫阿鼻地狱：梵语音译，意译"无间"，即痛苦无有间断之意，为八热地狱中第八狱。

⑬保福僧：漳州保福院的僧人。

⑭正命食：出家人以乞食自资色身，清净延命，此曰"正命食"。反之，不以乞食而以其它方式自活，称"邪命食"。"邪命食"又分四种，以种植田园和合汤药以求衣食为下口食，以仰观星宿日月风雨雷电之术数学而求衣食为仰口食，以巧言媚结权豪势要，通使四方而活为方口食，以咒术卜算而求衣食为维

口食。

⑮法王：即佛。

⑯斋：僧人进食。

⑰莺鹆：今作“鹦鹉”。

⑱施众僧衣：向众僧施舍僧衣。

⑲障子：屏风。

⑳招庆：指慧棱禅师，曾在泉州招庆院传法。

㉑尊候较否：犹言“症候要紧吗？”尊，敬词。较：计较，注意。

㉒天成三年：后唐明宗李亶年号，公元 928 年。

㉓茶毗：梵语音译，即焚烧。或作“荼毗”。

青原下八世
罗汉琛禅师法嗣
清凉文益禅师

金陵清凉文益禅师，余杭鲁氏子。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illegible]禅师落发。弱龄稟具于越州开元寺。属律匠希觉师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师往预听习，究其微旨。复旁探儒典，游文雅之场。觉师目为我门之游、夏[①]也。

师以玄机一发，杂务俱捐。振锡南迈，抵福州，参长庆，不大发明。后同绍修、法进三人欲出岭，过地藏院[②]，阻雪少憩。附炉次，藏[③]问：“此行何之。”师曰：“行脚去。”藏曰：“作么生是行脚事？”师曰：“不知。”藏曰：“不知最亲切。”又同举《肇论》[④]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藏曰：“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师曰：“别。”藏竖起两指，师曰：“同。”藏又竖起两指，便起去。雪霁辞去，藏门送之[⑤]，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着甚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近一月

余，日呈见解，说道理。藏语之曰："佛法不恁么。"师曰："某甲词穷理绝也。"藏曰："若论佛法，一切见成[6]。"师于言下大悟，因议留止。

进[7]师等以江表丛林，欲期历览，命师同往。至临州，州牧请住崇寿院。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时，僧正白师曰："四众已围绕和尚法座了也。"师曰："众人却参真善知识。"少顷升座，僧问："大众云集，请师举唱。"师曰："大众久立。"乃曰："众人既尽在此，山僧不可无言，与大众举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8]自长庆来，师举长庆偈问曰："作么生是万象之中独露身？"子方举拂子，师曰："恁么会又争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师曰："唤甚么作万象？"曰："古人不拨万象。"师曰："万象之中独露身，说甚么拨不拨？"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诚。自是诸方会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则行行如也，师微以激发，皆渐而服膺。海参之众，常不减千计。

上堂，大众立久，乃谓之曰："只恁么便散去，还有佛法道理也无？试说看，若无，又来这里作么？若有，大市里人丛处亦有，何须到这里？诸人各曾看《还源观》、《百门义海》、《华严论》、《涅槃经》诸多策子，阿那个教中有这个时节？若有，试举看！莫是恁么经里有恁么语，是此时节么？有甚么交涉？所以道：微言滞于心首，尝为缘虑之场；实际居于目前，翻为名相之境。又作么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么生得正夫，还会么？莫只恁念策子，有甚么用处？"僧问："如何披露即得与道相应？"师曰："汝几时披露即与道不相应？"问："六处不知音时如何？"师曰："汝家眷属一群子。"师又曰："作么生会，莫道恁么来问，便是不得。汝道六处不知音，眼处不知音，耳处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争解无得？古人道：离声色，著声色；离名字，著名字。所以无想天修得，经八万大劫，一朝退堕，诸事俨然，盖为不知根本真实，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9]，四生一百劫[10]，如是直到三祇果满[11]。他古人犹道，不知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12]等见。又道弹指圆成八万门[13]，刹那灭却三祇劫[14]，也须体究。若如此用多少省力！"僧问："指即不问，如何是月？"师曰："阿那个是汝不问的指？"又僧问："月即不问，如何是指？"师曰："月。"曰："学人问指，和尚为甚么对月？"师曰："为汝问指。"

江南国主[15]重师之道，迎住报恩禅院，署净慧禅师。僧问："洪钟才击，大众云臻[16]，请师如是。"师曰："大众会，何似汝会？"问："如何是古佛家风？"师曰："甚么处看不足？"问："十二时中，如何行履，即得履，即得与道相应？"师曰："取舍之心成巧伪。"问："古人传衣，当记何人？"师曰："汝甚么处见古人传衣？"问："十方贤圣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师曰："十方贤圣皆入。"问："如何是佛向上人？师曰："方便呼为佛。"问："如何是学人一卷经？"师曰："题目甚分明。"问："声色两字，甚么人透得！"师却谓众曰："诸上座且道，这个僧还透得也未？若会此僧问处，透声色也不难。"问："求佛知见，何路最径？"师曰："无过此。"问："瑞草不凋时如何？"师曰："谩语。"问："大众云集，请师顿决疑网。"师曰："寮舍内商量，茶堂内商量。"问："云开见日时如何？"师曰："谩语真个。"问："如何是沙门所重处？"若有纤毫所重，即不名沙门。"问："千百亿化身，于中如何是清净法身？"师曰："总是。"问："簇簇上来，师意如何？"师曰："是眼不是眼？"问："全身是义，请师一决。"师曰："汝义自破。"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流出慈悲喜舍。"问："百年暗室，一灯能破。如何是一灯？"师曰："论甚么百年？"问："如何是正真之道？"师曰："一愿也教汝行，二愿也教汝行。"问："如何是一真之地？"师曰："地则无一真。"曰："如何卓立？"师曰："转无交涉。"问："如何是古佛？"师曰："即今也无嫌疑。"问："十二时中如何行履？"师曰："步步蹋著。"问："古镜未开，如何显照？"师曰："何必再三。"问："如何是诸佛玄旨？"师曰："是汝也有。"问："承教有言，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无住本？"师曰："形兴未质，名起未名。"问："亡僧衣众人唱，祖师衣甚么人唱？"师曰："汝唱得亡僧甚么衣？"问："荡子还乡时如何？"师曰："将甚么奉献？"曰："无有一物。"师曰："日给作么生？"

师后住清凉，上堂曰："出家人但随时及节便得，寒即寒，热即热。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不见石头和尚[17]因看《肇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他家便道，圣人无己，靡听不已。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契》[18]，末上云："竺土[19]大仙心。"无过此语也。中间也只随时说话。上座今欲会万物为自己去，盖为大地无一法可见。他又嘱云："光阴莫虚度。"适来向上座道，但随时

及节便得。若也移时失候，即是虚度光阴，于非色中作色解。上座于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时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不当，上座若恁么会，便是没交涉。正是痴狂两头走，有甚么用处？上座但守分随时过好。珍重！如何是清凉家风？"师曰："汝到别处，但道到清凉来。"问："如何是诸法无当去？"师曰："甚么法当着上座？"曰："争奈日夕何！"师曰："闲言语。"问："观身如幻化，观内亦复然时如何？"师曰："还得恁么也无？"问："要急相应，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师曰："更添些子得么？"问："如何是法身？"师曰："这个是应身。"问："如何是第一义？"师曰："我向你道是第二义。"

师问修山主："毫氂[30]有差，天地悬隔。兄作么生会？"修曰："毫氂有差，天地悬隔。"师曰："凭么会又争得？"修曰："和尚如何？"师曰："毫氂有差，天地悬隔。"修便礼拜。师与悟空禅师向火，拈起香匙，问曰："不得唤作香匙，兄唤作甚么？"空曰："香匙。"师不肯。空后二十余日，方明此语。僧参次，师指帘，时有二僧同去捲。师曰："一得一失。"

云门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门曰："江西一队老宿簟语[31]住也未？"僧无对，后僧问师："不知云门意作么生？"师曰："大小云门被这勘破。"

问："僧甚处来？"曰："道场来。"师曰："明合暗合。"僧无语。师令僧取土添莲盆。僧取土到，师曰："桥东取，桥西取？"曰："桥东取。"师曰："是真实，是虚妄？"问："僧甚处来？"曰："报恩来。"师曰："众僧还安否？"曰："安。"师曰："吃茶去。"问："僧甚处来？"曰："泗州礼拜大圣来。"师曰："今年大圣出塔否？"曰："出。"师却问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师问宝资长老："古人道，山河无隔碍，光明处处透。且作么生是处处透底光明？"资曰："东畔打罗声。"师指竹问僧："还见么？"曰："见。"师曰："竹来眼里？眼到竹边？"曰："总不恁么。"有俗士献画障子[32]，师看了，问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师曰："那个是汝心？"士无对。

僧问："如何是第二月？"师曰："森罗万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师曰："万象森罗。"上堂："尽十方世界，皎皎地无一丝头，若有

丝头，即是一丝头。”师指凳子曰：“识得凳子，周匝有余。”僧问：“如何是尘劫来事？”师曰：“尽在于今。”

师因患脚，僧问讯次，师曰：“非人来时不动，及至人来动不得。且道佛法中不得甚么语？”曰：“和尚且喜得便。”师不肯，自别云：“和尚今日似减。”

因开井被沙塞却泉眼。师曰：“泉眼不通被沙碍，道眼不通被甚么碍？”僧无对。师代曰：“被眼碍。”师见僧搬土次，乃以一块土放僧担上，曰：“吾助汝。”僧曰：“谢和尚慈悲。”师不肯。一僧别云：“和尚是甚么心行？”师便休去。

师谓小儿子曰：“因子识得你爷，你爷名甚么？”儿无对。师却问僧：“若是孝顺之子，合下得一转语。且道合下得甚么语？”僧无对。师代曰：“他是孝顺之子。”

师问讲《百法论》[28]僧曰：“《百法》是体用双陈，《明门》是能所[29]兼举。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么生说兼举？”

师一日与李王[30]论道罢，同观牡丹花。王命作偈，师即赋曰：“拥毳[31]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32]。”王顿悟其意。师颂《三界唯心》[33]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触眼。眼色耳声，万法成办。万法匪缘，岂观如幻。山河大地，谁坚谁变？”颂《华严六相义》[34]曰：“华严六相义，同中还有异。异若异于同，全非诸佛意。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绝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

师缘被于金陵，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师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凡举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皆应病与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国主亲加礼问。闰月五日剃发澡身，告众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寿七十有四，腊五十四。城下诸寺院，具威仪迎引。公卿李建勋以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起塔，谥大法眼禅师。塔日无相。后李主拗报慈院，命师门人玄觉言导师开法，再谥师大智藏大导师。

【注释】

①游夏：子游、子夏，都是孔子学生，是孔门的著名传人。

②地藏院：地藏院是供奉地藏菩萨的禅院，此系漳州牧所建，请桂琛禅师演法，桂琛在此驻锡十八年。

③藏：指驻锡地藏院的桂琛禅师。因桂琛圆寂后，李唐国主谥号“大智藏大导师。”

④《肇论》：后秦僧肇作，以作者之名为题，乃其《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妠无名论》四篇论文的合集，四论之前还有一篇《宗本义》，总名《肇论》。

⑤门送之：送至门外。

⑥一切见成：见通“现”。作“见”亦通。

⑦进：指法进。

⑧子方上座：子方，僧名。

⑨三生六十劫：佛教声闻乘修行时间，极速者三生转世得极果，极迟者六十劫得极果，地球数万年毁灭一次再重建为一劫。

⑩四生一百劫：四生指人类胎生，鸟类卵生，虫类湿生，无所依托而生为化生。缘觉乘修行，极速者以四生之加行得道果，极迟者以百劫之加行得道果。

⑪三祇果满：三祇，“三阿僧祇劫”之略，指菩萨修行的时间。菩萨在三阿僧祇劫问修六度之行，更于百劫间修感三十二相之福业，乃成佛。

⑫三乘权学：佛教度脱众生的三种方法，一般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教法皆非根本法，而系权宜方便之说，故称“三乘权学”。

⑬八万门：八万四千法门。佛教以能诠之教曰法藏，以所诠之义为法门，皆有八万四千之数。

⑭三祇劫：见注⑪。

⑮江南国主：指南唐国主李璟(biàn)。

⑯大众云臻：大众云集。

⑰石头和尚：即石头希迁。

⑱《参同契》：禅学著作，石头希迁所作。

⑲竺土：天竺之国土。

⑳氅(máo)：长毛。

㉑癡语：即“呓语。”“癡”为“呓”之本字。

㉒画障子：画轴。

㉓《百法论》：佛学著作《大乘百法明门论》之省称，唐玄奘译。

㉔能所：“能”指主动、自动一方，“所”指被动、受动一方，两方之对待称为“能所。”

㉕李王：指南唐中主李璟。

㉖毳(cuì)：鸟兽之细毛，此指鸟羽编成的衣服。

㉗“拥毳”诗：此诗亦见于《五代史补》，有文字不同。“拥毳”为“拥衲”，“趣”为“事”，“发”为“鬓”，“是”为“似”，“晚”为“晓”，“待零落”为“对零乱”。

㉘《三界唯心》：华严经颂偈。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㉙《华严六相义》：《华严经》十品地所说，一切缘起，必具“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

青原下九世
清凉益禅师法嗣
天台德韶国师

天台山德韶国师，处州龙泉[①]陈氏子也。母叶氏，梦白光触体，因而有娠。及诞，尤多奇异。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龙归寺受业，十八纳戒于信州开元寺。后唐同光[②]中游方，首诣投子见同[③]禅师，次谒龙牙[④]。乃问：“雄雄之尊，为甚么近之不得？”牙曰：“如火与火。”师曰：“忽遇水来又作么生？”牙曰：“去！汝不会我语。”师又问：“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师经十七次问，牙只如此答。师竟不谕旨，再请垂诲。牙曰：“道者，汝已后自会去。”师后于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话，遂具威仪，焚香遥望龙牙礼拜曰：“当时若向我说，今日决定骂也。”又问疏山[⑤]：“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槎芒绳缚鬼子。”师曰：“不落古今，请师说。”曰：“不说。”师曰“为什么不说？”曰：“个中不辨有无。”师曰：“师今善说。”山骇之。如是历参五十四员善知识，皆法缘未契，

最后至临川谒法眼，眼一见深器之。师以遍涉丛林，亦倦于参问，但随众而已。

一日，法眼上堂，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师于坐侧，豁然开悟。平生凝滞，涣若冰释。遂以所悟闻于法眼。眼曰："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诸方异唱，古今玄键，与之决择，不留微迹。寻回本道，游天台，止睹智者颉禅师[6]遗踪，有若旧居。师复与智者同姓，时谓之后身也。初止白沙，时忠懿王为王子，时刺台州[7]，向师之名，延请问道。师谓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汉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国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礼。

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8]者，屡言于师曰："智者之教，年祀浸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9]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住后，上堂："古圣方便犹如河沙，祖师道非风幡动，仁者心动斯乃无上心印法门。我辈是祖师门下客，合作么生会祖师意！莫道风幡不动，汝心妄动，莫道不拨风幡，就风幡通取，莫道风幡动处是甚么？有云附物明心，不须认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风幡动，应须妙会。如是解会，与祖师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许如是会，诸上座便合知悉。若于这里彻底悟去，何法门而不明？百千诸佛方便，一时洞了，更有什么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万惑。上座岂是今日会得一则，明日又不会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难会，有一分下劣凡夫不会？如此见解，设经尘劫，只自劳神乏思，无有是处。"

僧问："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为人师？"曰："汝到诸方，更问一遍。"曰："恁么则绝于言句去也。"师曰："梦里惺惺。"问："舻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师曰："庆汝平生。"问："如何是三种病人。"师曰："恰问着。"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此问不弱。"问："如何是六相？"师曰："即汝是。"问："如何是方便？"师曰："此问甚当，"问："亡僧迁化向甚么处去也？"师曰："终不向汝道。"曰："为甚么不向某甲道？"师曰："恐汝不会。"问："一华[10]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如何是一华开五叶？"师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结果自

然成?"师曰:"天地皎然。"问:"如何是无忧佛?"师曰:"愁杀人。"问:"一切山河大地,从何而起?"师曰:"此问从何而来?"问:"如何是数起底心?"师曰:"争讳得。"问:"如何是沙门眼?"师曰:"黑如漆。"问:"绝消息时如何?"师曰:"谢指示。"问:"如何是转物即同如来?"师曰:"汝唤甚么作物?"曰:"恁么则同如来也。"师曰:"莫作野干鸣。"问:"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于莲华上为父母说法。未审如何是太子身?"师曰:"大家见。"上座问曰:"恁么则大千同一真性也。"师曰:"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问:"六根俱泯,为甚么理事不明?"师曰:"何处不明?"曰:"恁么则理事俱如也。"师曰:"前言何在?"

上堂:"大凡言句,应须绝渗漏始得。"时有僧问:"如何是绝渗底句?"师曰:"汝口似鼻孔。"问:"如何是不证一法?"师曰:"待言语在。"曰:"如何是证诸法?"师曰:"醉作么!"乃曰:"只如山僧恁么对他,诸上座作么生体会?莫是真实相为么?莫是正恁么时无一法可证么?莫是识伊来处么?莫是全体显露么?莫错会好!如此见解,唤作依草附木,与佛法天地悬隔。假饶答话拣辨如悬河,只成得个颠倒知见。若只贵答话拣辨,有甚么难,但恐无益于人,翻成赚误。如上座从前所学拣辨、问答、记持,说道理极多,为甚么疑心不息?闻古圣方便,持地不会,只为多虚少实。上座不如从脚跟下一时觑破,看是甚么道理?有多少法门,与上座作疑求解?始知从前所学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阴界里活计。所以古人道,见闻不脱,如水里月。无事珍重!"师有偈曰:"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闻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

师后于般若寺开堂说法十二会。上堂:"毛吞巨海,海性无亏;纤芥投锋,锋利无动。见与不见,会与不会,唯我知焉。"乃有颂曰:"暂下高峰已显扬,般若圜通遍十方。人天浩浩无差别,法界纵横处处彰。珍重!"

上堂,僧问:"承古有言,若人见般若,即被般若缚。若人不见般若,亦被般若缚。既见般若,为甚么却被缚?"师曰:"你道般若见甚么?"曰:"不见般若为甚么亦被缚?"师曰:"你道般若甚么处不见?"乃曰:"若见般若,不名般若。不见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么生说

见不见?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苦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无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

僧问:“乍离凝峰丈室,来坐般若道场。今日家风,请师一句。”师曰:“亏汝甚么处!”曰:“恁么则雷音震动乾坤界,人人无不尽霑恩。”师曰:“幸然未会,且莫探头。”僧礼拜,师曰:“探头即不中。”诸上座相共证明,今法久住,国土安宁。珍重!”

上堂,僧问:“承教有言,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何是归源性?”师曰:“你问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门?”师曰:“你答我问。”曰:“如何趣向?”师曰:“颠倒作么?”问:“一身即无量身,无量身即一身。如何是无量身?”师曰:“一身。”曰:“恁么则昔日灵山,今日亲睹。”师曰:“理当即行。”乃曰:“三世诸佛,一时证明上座,上座且作么生会?若会时不迁,无丝毫可得移易,何以故?为过去、未来、见在三际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际,泽霖大海,滴滴皆满。一尘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上堂,僧问:“四众云集,人天恭敬。目睹尊颜,愿宣般若。”师曰:“分明记取。”曰:“师宣妙法,国王万岁,人民安乐。”师曰:“谁向你道?”曰:“法尔如然。”师曰:“你却灵利!”问:“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诸佛,为甚么却不知有?”师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为甚么却知有?”师曰:“你甚么处见三世诸佛。”问:“承教有言,眼不见色尘,意不知诸法。如何是眼不见色尘?师曰:“却是耳见。”曰:“如何是意不知诸法?”师曰:“眼知。”曰:“恁么则见闻路绝,声色喧然。”师曰:“谁向汝道?”乃曰:“夫一切问答,如针锋相投,无纤毫参差。事无不通,理无不备。良由一切言语,一切三昧,横竖深浅,隐显去来,是诸佛实相门。只据如今一时验取。珍重!”

上堂:“古道者,如何是禅?三界绵绵,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么道三界绵绵,何处是十方浩浩的道理?要会么?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无空阙处,无转动处。上座作么生会?横亦不得,竖亦不得,纵亦不得,夺亦不得。无用心处,亦无施设处。若如是会得,始会法门绝拣择,一切言语绝渗漏。曾有僧问:作么生是绝渗漏底语?,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会,自然不通风去如识

得尽，十方世界是金刚眼睛。无事，珍重！”

上堂：僧问：“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如何是王？”师曰：“日晓月明。”曰：“如何领会？”师曰：“谁是学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患难。此是佛语，古不易今。不迁一言，可以定古定今。会取好，诸上座。”又僧问：“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师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无形本寂寥？”师曰：“谁问先天地？”曰：“恁么则境静林间独自游去也。”师曰：“乱道作么！”乃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要会么？言发言声，也前不物，始会天下太平，大王长寿。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现成，一切具足。岂不见道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若如是也，且谁欠谁剩，谁是谁非，谁是会者，谁是不会者？所以道，东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么得成东西南北？若会得，自然见闻觉知路绝，一切诸法现前。何故如此？为法身无相，触目皆形，般若无知，对缘而照。一时彻底会取好！诸上座，出家儿合作么生？此是本有之理，未为分外。识心达本源，故名为沙门。若识心皎皎地，实无丝毫障碍。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僧问：“欲入无为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师曰：“常无所住。”曰：“如何是无为海？”师曰：“且会般若船。”问：“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无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师曰：“不遗丝发地。”曰：“如何是遍地无行路？”师曰：“适来向你道甚么？”乃曰：“百千三昧门，百千神通门，百千妙用门，尽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为于无住本建立诸法。所以道，生灭去来，邪正动静，千变万化，是诸佛大定门，无过于此。诸上座大家究取，增于佛法寿命，珍重！”

上堂，僧问：“世尊以正法眼付嘱摩诃迦叶，只如迦叶在毕钵罗窟，未审付嘱何人？”师曰：“教我向谁说？”曰：“恁么则灵山付嘱[11]，不异今日。”师曰：“你甚么处见灵山？”问：“法眼宝印，和尚亲传，未审今日当付何人？”师曰：“咚咚鼓，一头打，两头鸣。”曰：“恁么则千圣同俦[12]，古今不异。”师曰：“禅河浪静，寻水迷源。”

僧清遇问：“帝王请命师赴王恩，般若会中，请师举唱。”师曰：“分明记取。”曰：“恁么则云台宝网，同演妙音。”师曰：“清遇何在！”

曰："法王[13]法如是。"师曰："阿谁证明？"乃曰："灵山付嘱分明，诸上座一时验取。若验得更无别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虚，日明云暗，山河大地，一切有为世界，悉皆明现，乃至无为，亦复如是。世尊付嘱[14]，迄至于今，并无丝毫差别，更付阿谁？所以祖师道，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灵山付嘱榜样。诸上座彻底会取好！莫虚度时光。国王恩难报，诸佛恩难报，父母师长恩难报，十方施主恩难报。况建置如是次第，佛法兴隆，若非国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报恩，应须明彻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

上堂，僧问："古德[15]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来同。"师曰："山河大地。"曰："学人不会，乞师方便。"师曰："甚么处不是方便？"问："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诸缘，诸师直指。"师曰："谢此一问。"曰："不睹王居壮，焉知天子尊。"师曰："贪观天上月，失却手中桄[16]。"问："教中道，心清净故法界清净，如何是清净心？"师曰："迦陵频伽[17]，共命之鸟。"曰："与法界是一是二？"师曰："你自问别人。"乃曰："大道廓然，诅齐今古。无名无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无边，心亦无际。无事不彰，无言不显。如是会得，唤作般若现前，理同真际，一切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墙壁瓦砾，并无丝毫可得亏阙[18]。无事久立，珍重！"

上堂，僧问："承师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师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师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盖，如钩如锁，如金与金，位位皆齐，无纤毫参差，不相混滥。非一非异，非同非别，若归实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来问个如何若何便是，不问时便非，在长连床上坐时是有，不坐时是无。只如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19]，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因甚么得不会去！若一向织络言教，意识解会，饶上座经尘沙劫[20]，亦不能得彻。此唤作颠倒知见，识心活计，并无得力处。此盖为脚跟下不明，若究尽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时现前，不欠丝毫。不剩丝毫。诸佛时常出世，时常说法度人，未曾间歇。乃至猿啼鸟叫，草木丛林，常助上座发机，未有一时不为上座。有如是奇特处，可惜许！诸上座大家究取，今法久住世间，增益人天寿

命，国王安乐。无事，珍重！”

上堂，举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间。若人不会，绿水青山。且作么生是一言的道理？古人语须是晓达始得。若是将言而名，于言未有个会处，良由究尽诸法根蒂，始会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会唤作一言。若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闭目藏睛，暗中无所见，唤作言语道断。且莫赚会，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要会么，假饶经尘沙劫说，亦未曾有半句到诸上座。经尘沙劫不说，亦未曾欠少半句。应须彻底会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劳心力，并无用处。与诸上座共相证明，后学初心，速须究取。久立，珍重！”

上堂，僧问：“髑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触家风，如何是髑髅常干世界？”师曰：“更待答[21]话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触家风？”师曰：“时复举一遍。”问：‘一人执炬自烬其身，一人抱冰横尸于路。此二人阿谁辨道[22]？”师曰：“不遗者。”曰：“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你名敬新。”曰：“未审还有人证明也无？”师曰：“有。”曰：“甚么人证明？”师曰：“敬新。”问：“牛头未见四祖[23]时如何？”师曰：“异境灵踪，睹者皆羡。”曰：“见后如何？”师曰：“适来向你道甚么？”问：“古者道，敲打虚空鸣彀彀，石人木人齐应诺。六月降雪落纷纷，此是如来大圆觉[24]。如何是敲打虚空底？”师曰：“昆仑奴[25]著铁裤，打一棒行一步。”曰：“恁么则石人木人齐应诺也。”师曰：“你还闻么？”乃曰：“诸佛法门，时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万浪，未尝暂住，未尝暂有，未尝暂无，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于毛端，圆古今于一念。应须彻底明达始得，不是问一则语，记一转话，巧作道理。风云水月，四六八对，便当佛法，莫自赚[26]！诸上座究竟无益，若彻底会去，实无可隐藏。无刹不彰，无尘不现。直下凡夫，位齐诸佛。不用纤毫气力，一时会取好！无事，珍重！”

师因兴教[27]明和尚曰：“饮光[28]持释迦丈六之衣，在鸡足山候弥勒下生，将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应量恰好。只如释迦身长丈六，弥勒身长千尺，为复是身解短邪？衣解长邪？”师曰：“汝却会。”明拂袖便出去。师曰：“小儿子，山僧若答汝不是，当有因果。汝若不是，吾当见之。”明归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劝曰：“汝速去忏悔。”明乃至

师方丈，悲泣曰："愿和尚慈悲，许某忏悔。"师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许忏悔，某当终身给侍。"师为出语曰："佛佛道齐，宛尔高低。释迦弥勒，如印印泥。"

开宝四年辛未[9]，华顶西峰忽摧，声震一山。师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殒于峰顶，林木变白。师乃示疾于莲华峰，参问如常。二十八日，集众言别，跏趺而逝。

【注释】

①处州龙泉：今浙江龙泉县。

②后唐同光：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

③同禅师：即在故乡安徽投子山结茅传法的大同禅师。

④龙牙：即在湖南龙牙山传法的居遁禅师，为曹洞宗传人。

⑤疏山：即疏山光仁禅师，又称匡仁，亦曹洞宗传人。

⑥智者颜(yí)禅师：即天台大师智　，"智者"是晋王所赐德号。

⑦忠懿王：指钱俶，五代时吴越国君，当时任台州刺史。

⑧义寂：宋天台山螺溪传教院高僧，天台教传人。智者教，指天台教。

⑨新罗国：朝鲜古名。

⑩华：同"花"，

⑪灵山付嘱：指摩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把正法眼藏付嘱给摩诃迦叶。

⑫同涛：同辈。

⑬法王：佛的称号。

⑭世尊付嘱：同"灵山付嘱"。世尊，释迦牟尼的称号，犹言世间至尊。

⑮古德：对已故高僧的尊称。

⑯桡(ráo)：浆。

⑰迦陵频伽：梵语，鸟名。译曰好声、和雅。

⑱阙：通"缺"。

⑲如恒河沙：比喻数量极多。恒河在印度。

⑳尘沙劫：尘沙，喻数量极多。尘沙劫，喻修悟时间极长极长。

㉑答：原作"荅"。

㉒阿谁辨道：谁更认识道路。阿，前缀语。

㉓牛头：指牛头宗之祖道融，因在金陵(今南京)牛头山修行，世称"牛头

山僧”，称其禅法为“牛头禅”。四祖：指禅宗第四祖道信。相传道信曾入牛头山，向道融传付顿教法门。

㉔“敲打”等四句：此是禅宗形容禅法妙悟的奇喻，敲空作响，木石说话，六月降雪，皆不可能之事，而若能领悟到此，则是最大的觉悟。觳(què)：当作象声词。

㉕昆仑奴：或作“昆仑子”，昆仑国之黑人。

㉖自赚：自骗。

㉗兴教：寺名，始建于唐总章(668～670)年间，后因唐肃宗题额“兴教”而得名，其地在今西安市南、长安县杜曲镇东，寺内有玄奘墓塔。

㉘饮光：迦叶之译名。摩诃迦叶为西天禅宗一祖。

㉙开宝四年辛未：开宝为宋太祖赵匡胤年号，此年为公元 971 年。

灵隐清耸禅师

杭州灵隐清耸禅师，福州人也。初参法眼，眼指雨谓师曰：“滴滴落在上座眼里。”师初不喻旨，后因阅《华严》感悟，承眼[1]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节度使钱亿执事师之礼。忠懿王命于临安两处开法。后居灵隐上寺，署了悟禅师。

上堂曰：“十方诸佛常在汝前，还见么？若言见，将心见，将眼见？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又曰：“见色便见心，且唤甚么作心？山河大地，万象森罗，青黄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为什么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见色便见心。还会么？只为迷此而成颠倒，种种不同，于无同异中强生同异。且如今直下承当，顿豁本心，皎然无一物可作见闻。若离心别求解脱者，古人唤作迷波讨源，卒难晓悟。”

僧问：“根尘俱泯，为甚么事理不明？”师曰：“事理且从，唤甚么作俱泯的根尘？”问：“如何是观音第一义？”师曰：“错。”

问：“无明实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师曰：“唤甚么作无明？”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亘古亘今。”问：“不问不答时如何？”

师曰："寐语作么？"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青山绿水。"曰："见后如何？"师曰："绿水青山。"

师问僧："汝会佛法么？"曰："不会。"师曰："汝端的不会！"曰："是。"师曰："且去，待别时来。"其僧珍重。师曰："不是这个道理。"

问："如何是摩诃般若②？"师曰："雪落茫茫。"僧无语。师曰："会么？"曰："不会。"师示偈曰："摩诃般若，非取非舍。若人不会，风寒雪下。"

【注释】

①眼：指谥号大法眼禅师的清凉文益。

②摩诃般若：梵语音译，意即大智慧，指洞察世相，超脱生死，到达彼岸的大智慧。

永明道潜禅师

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河中府武氏子。初谒法眼，眼问曰："子于参请外，看甚么经？"师曰："《华严经》。"眼曰："总别、同异、成坏六相，是何门摄属？"师曰："文在《十地品》①中。据理则世出世间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还具六相也无？"师懵然无对。眼曰："汝问我，我向汝道。"师乃问："空还具六相也无？"眼曰："空。"师于是开悟，踊跃礼谢。眼曰："子作么生会？"师曰："空。"眼然之。

异日，因四众士女入院，眼问师曰："律中道，隔壁闻钗钏声，即名破戒。见睹金银合杂，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师曰："好个入路。"眼曰："子向后有五百毳徒②，为王侯所重在。"

师寻礼辞，驻锡于衢州古寺，阅《大藏经》。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萨戒，署慈化定慧禅师，建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居之。师欲请塔下罗汉铜像，过新寺供养。王曰："善矣！予昨夜梦十六尊者，乞随禅师入寺，何昭应之若是？"仍于师号加应真二字。师坐永明，常五

百众。

上堂:“佛法显然,因甚么却不会?诸上座欲会佛法,但问取张三、李四。欲会世法,则参取古佛丛林。无事久立。”

僧问:“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师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览师的的意。”师曰:“何处览?”问:“如何是永明家风?”师曰:“早被上座答了也。”

问:“三种病人如何接?”师曰:“汝是聋人。”曰:“请师方便。”师曰:“是方便。”

问:“牛头未见四祖时,为甚么百鸟衔华[3]?”师曰:“见东见西。”曰:“见后为甚么不衔华?”师曰:“见南见北。”曰:“昔日作么生?”师曰:“且会今日。”

问:“达磨西来传个甚么?”师曰:“传个册子。”曰:“恁么则心外有法去也。”师曰:“心内无法。”

问:“如何是第二月?”师曰:“月。”问:“如何是睹面事?”师曰:“背后是甚么?”

问:“文殊仗剑,拟杀何人?”师曰:“止!止!”曰:“如何是剑?”师曰:“眼是。”

问:“诸余即不问,向上宗乘亦且置,请师不答。”师曰:“好个师僧子。”曰:“恁么则礼拜去也。”师曰:“不要三拜,尽汝一生去。”

众参次,师指香炉曰:“汝诸人还见么?若见,一时礼拜,各自归堂。”僧问:“至道无言,借言显道。如何是显道之言?”师曰:“切忌拣择。”曰:“如何是不拣择?”师曰:“元帅大王,太保令公。”问:“如何是慧日祥光?”师曰:“此去报慈[4]不远。”曰:“恁么则亲蒙照烛。”师曰:“且喜没交涉。”

【注释】

①《十地品》:《华严经》之品名,详说十地菩萨之修业,是《华严经》的中心部分。

②毳(cuì)徒:小徒。毳,细毛。后果然常有五百徒众相随。

③华:通“花”。

④报慈:寺名。

报恩慧明禅师

杭州报恩慧明禅师，姓蒋氏。幼岁出家，三学[1]精练。志探玄旨，乃南游于闽越间，历诸禅会，莫契本心。后至临川谒法眼，师资道合。寻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吴越部内，禅学者虽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阃处[2]，师欲整而导之。

一日，有新参到，师问："近离甚处？"曰："都城。"师曰："上座离都城到此山，则都城少上座，此间剩上座。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僧无对。僧问："如何是大梅主？"师曰："阇黎今日离甚么处？"僧无对。

师寻迁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彦上座博学强记，来访师敌论宗乘[3]。师曰："言多去道转远。今有事借问，只如从上诸圣及诸先德，还有不悟者也无？"彦曰："若是诸圣先德，岂有不悟者哉！"师曰："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殒。今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殒去！"彦不知所措。自是[4]，他宗泛学来者皆服膺矣。

汉乾祐中[5]，忠懿王延入府中问法，命住资崇院。师盛谈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极。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天龙禅师问曰："一切诸佛及诸佛法，皆从此经出，未审此经从何而出？"师曰："道甚么！"天龙拟进语，师曰："过也。"资严长老问："如何是现前三昧？"师曰："还闻么？"严曰："某甲不患聋。"师曰："果然患聋。"师复举《雪峰塔铭》问诸老宿："夫从缘有者，始终而成坏；非从缘有者，历劫而长坚。坚之与坏即且置，雪峰即今在甚么处？"宿无对，设有对者，亦不能当其征诘。时群彦弭伏[6]，王大喜悦，署圆通普照禅师。

上堂："诸人还委悉么？莫道语默动静，无非佛事好！且莫错会。"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还见香台么？"曰："某甲未会，乞师指示。"师曰："香台也不识？"问："离却目前机，如何是西来意？"师曰："汝何不问？"曰："恁么则委是去也。"师曰："也是虚

设。”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我见灯明佛本光瑞如此。”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特地伸问是甚么意？”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十万八千真跋涉，直下西来不到东。”问：“如何是第二月？”师曰：“捏目看花花数朵，见精明树几枝枝。”

【注释】

①三学：指戒学、定学、慧学。这是佛教的全部内容。

②置之阃外：即排斥在门槛之外。

③敌论宗乘：辩论禅法。

④自是：自此。

⑤汉乾祐中：后汉及北汉年号，公元948年至956年。其时吴越忠懿王钱俶在位。

⑥群彦弭(mǐ)伏：“彦”指才学德行高超之人。弭：止、息。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国师法嗣
永明延寿禅师

杭州慧日永明延寿智觉禅师，余杭王氏子。总角之岁[①]，归心佛乘。既冠不茹荤[②]，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属翠岩参禅师迁止龙册寺，大阐玄化。时吴越文穆王知师慕道，乃从其志，遂礼翠岩为师，执劳供众，都忘身宰[③]。衣不缯纩，食无重味[④]。野蔬布褊，以遣朝夕。寻往天台山天柱峰，九旬习定，有鸟类斥鷃，巢于衣褶中[⑤]。暨谒韶国师[⑥]，一见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谓师曰：“汝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

初住雪窦[⑦]，上堂：“雪窦这里，迅瀑千寻，不停纤粟。奇岩万仞，无立足处。汝等诸人，向甚么处进步？”僧问：“雪窦一径，如何履

践?”师曰:“步步寒华结,言言彻底冰。”师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

忠懿王请开山灵隐新寺,明年迁永明大道场,众盈二千。僧问:“如何是永明妙旨?”师曰:“更添香著。”曰:“谢师指示。”师曰:“且喜没交涉。”僧礼拜,师曰:“听取一偈: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问:“学人久在永明,为甚么不会永明家风?”师曰:“不会处会取。”曰:“不会处如何会?”师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红尘。”问:“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轮回,亦出不得。未审出甚么处不得?”师曰:“出汝问处不得。”问:“教中道,一切诸佛及诸佛法,皆从此经出,如何是此经?”师曰:“长时转不停,非义亦非声。”曰:“如何受持?”师曰:“若欲受持者,应须着眼听。”问:“如何是大圆镜?”师曰:“破砂盆。”

师居永明十五载,度弟子一千七百人。开宝七年[8]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常与七众[9]授菩萨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诸生类,不可称算。六时散华行道,余力念《法华经》,计万三千部。著《宗镜录》一百卷,诗偈赋咏凡千万言,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开宝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10]焚香告众,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注释】

①总角之岁:总角是儿童发髻向上分开的样子,后遂以“总角”代称童年。

②既冠不茹荤:成人之后不食荤。既冠:成年之后。古礼男子二十加冠。

③都忘身宰:忘记了自己的官员身份。

④缯纩(zēngkuàng):缯是丝织品总称,纩是絮衣服的新丝绵。重味:多味调合为重味。此句谓其粗衣淡食。

⑤“九旬”等句:言其入定九个十天,以致有像斥鷃的鸟,在他的衣褶中做了窝。衣褶(zhě):衣褶。

⑥韶国师:即天台德韶。

⑦雪窦:雪窦寺,位于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西北十里外雪窦山上。

⑧开宝七年:公元 974 年。宋太祖赵匡胤年号。

⑨七众：一比丘，二比丘尼，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义摩那，沙弥尼之学六法者；四沙弥，五沙弥尼，男女之受小戒者；六优婆塞、七优婆夷，男女之受五戒者。此即佛教经论中所谓“七众”。上五众出家，下二众在家。

⑩越二日：提前二日。

九曲庆祥禅师

杭州九曲观音院庆祥禅师，余杭人也。辩才冠众，多闻强记。时天台门下，推为杰出。僧问：“湛湛圆明，请师一决。”师曰：“十里平湖，一轮秋月。”问：“险恶道中，以何为津梁？”师曰：“以此为津梁。”曰：“如何是此？”师曰：“筑着汝鼻孔。”问：“无根树子向甚么处栽？”师曰：“汝甚处求得？”

青原下十一世
棲贤湜禅师法嗣
兴教惟一禅师

杭州南山兴教院惟一禅师。僧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白云数重。”曰：“出世后如何？”师曰：“青山一朵。”问：“如何是道？”师曰：“刺头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师曰：“干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为甚么不见国师？”师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见？”师曰：“草鞋跟断。”

净土素禅师法嗣
净土惟正禅师

杭州净土院惟正禅师，秀州华亭[1]黄氏子。幼从钱塘资圣院本如隶业，且将较艺于有司。如[2]使祷观音像，以求阴相[3]。师谢曰："岂忍独私于己哉？"郡人朱绍安闻而加叹，欲启帑[4]度之。师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机密旨，今反是，去古远矣。吾堕三宝[5]数，当有其时。"已而遇祥符覃恩[6]，得谐素志。独拥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师曰："佛乎佛乎，仪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后有愿输奉岁时用度，俾继如[7]之院务，亦复谢曰："开拓钵乞食，未闻安坐以享。闻历谒诸祖，未闻废学自任。况我齿茂气完，正在筋力为礼，非从事屋庐之秋也。"于是提策东引，学三观[8]于天台，复旋径山[9]，咨单传之旨于老宿惟素。素董[10]临安功臣山净土院，师辅相之，久而继度焉。然为人高简，律身精严。名卿巨公，多所推尊。叶内翰清臣牧[11]金陵，迎师语道。一日，叶曰："明日府有燕饮，师固奉律，能为我少留一日，欵清话否？"师诺之。翌日，遣使邀师，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标致。

师识虑洗然，不牵世累，雅爱跨黄犊出入，军持[12]巾钵，悉挂角上，市人争观之。师自若也。

杭守蒋侍郎与师为方外友，每往谒，至郡庭下犊谭笑，终日而去。蒋有诗曰："禅客寻常入旧都，黄牛角上挂瓶盂。有时带雪穿云去，便好和云画作图。"

师尝作山中偈曰："桥上山万层，桥下水千里。唯有白鹭鸶，见我常来此。"

平生制作三十卷，号《锦溪集》。又工书，笔法胜绝，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拥炉，以荻花作球，纳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盘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达旦，率以为常。

九峰韶禅师尝客于院，一夕将卧，师邀之曰："月色如此，劳生扰扰，对之者能几人？"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饥，意作药石⑬，顷乃橘波汤一杯。峰匿笑曰："无乃太清乎！"

有问曰："师以禅师名，乃不谈禅，何也？"师曰："徒费言语。吾懒宁假曲折，但日夜烦万象为敷衍耳。言语有间，而此法无尽，所谓造物无尽藏也。"

皇祐元年⑭孟夏八日，语众曰："夫动以对静，未始有极。吾一动历年六十有四，今静矣。然动静本何有哉？"于是泊然而逝。

【注释】

①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

②⑦如：指上文所述之本如禅师。

③阴相：即荫助之意。

④帑(tǎng)：库银。

⑤三宝：佛教将佛、法、僧称为三宝。堕三宝，即言皈依得法。

⑥祥符：旧县名，今属河南开封。覃恩：广施恩泽。旧指君王对臣下普行封赏或赦免。

⑧三观：天台宗三观之说，一为空观，二为假观，三为中观。

⑨径山：地名，在今杭州。有兴圣万寿禅寺。

⑩素：指惟素禅师。董：主持。

⑪牧：封建时代称官中治理地方为"牧"。

⑫军持：僧人舀水器。千手观音第四十手中持瓶，此即所谓"军持手"，此瓶则谓之"军持"。

⑬意作药石：以为是晚饭。药石：佛教徒称晚饭为"药石"，也作"药食"，因他们过午不食，故称晚饭是疗饥渴病之药食。

⑭皇祐元年：宋仁宗年号，公元1049年。

青原下十二世
灵隐胜禅师法嗣
灵隐延珊禅师

杭州灵隐延珊慧明禅师。僧问："如何是道？"师曰："道远乎哉！"问："如何是正真一路？"师曰："丝发不通。"曰："恁么则依而行之。"师曰："莫乱走。"

上堂："与上座一线道，且作么生持论佛法？若也水泄不通，便教上座无安身之命处。当此之时，祖佛出头来，也有二十棒分。恁么道，山僧还有过也无？不见世尊[①]生下，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云门[②]云："我当初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何以如此？贵图天下太平。且道云门恁么说话，有佛法道理也无？虽然如此，云门只具一只眼。久立，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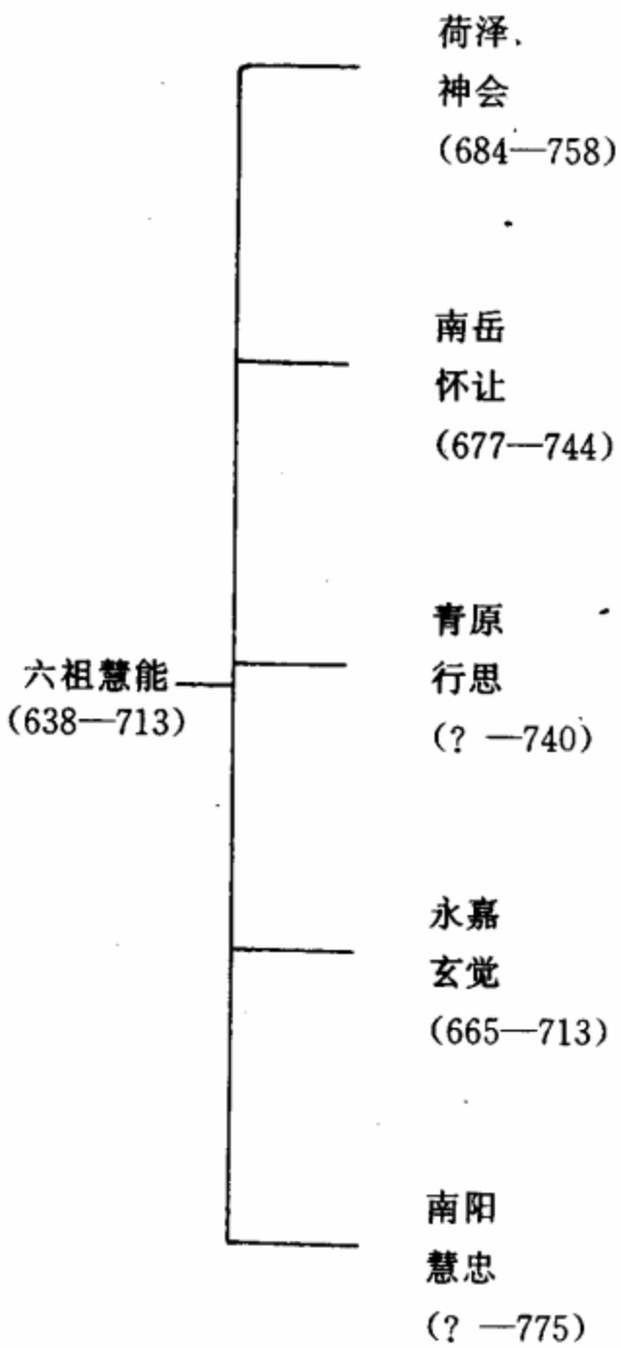
【注释】

①世尊：释迦牟尼的尊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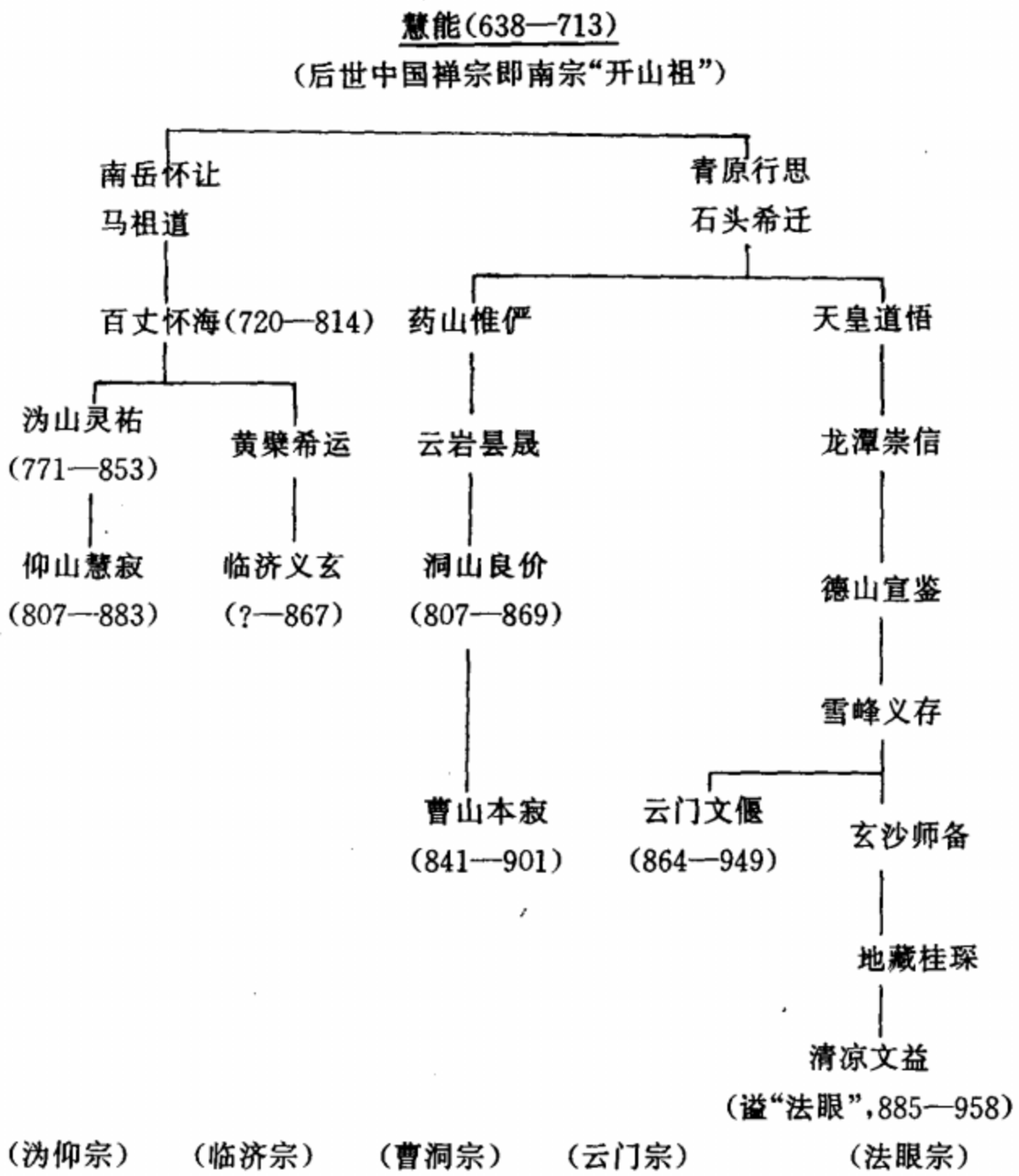
②云门：指云门宗玄宗禅师云门文偃，曾有此论，详见"云门文偃禅师。"

附录一

(一)禅宗六祖慧能门下“五大宗匠”表



(二)后世禅宗"一花五叶"传法世系表



（三）临济宗下“两派”传法世系表

